

世界十大系列丛书

世界 十大 阴谋家



彭树智 主编
白建才 分册主编

三秦出版社

让世界史知识进一步走向大众

彭 树 智

我看到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十大系列丛书》目录，读了丛书中的《中国十大皇帝》、《中国十大高僧》等书后，感到十分的欣慰。我在长期从事史学科研和担任全国与陕西史学社团的工作中，深感走向 21 世纪的史学，应当拓展它的社会文化功能。特别是从近些年来史学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作用，使我更加认识到：史学应该为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崛起提供精神动力。同时，我也进一步体会到，21 世纪的中国史学，应当走出专业者的狭小圈子，在大众的广阔天地中，进普及历史的工作，因为大众需要历史。只有把历史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史学的开阔视野、启迪智慧、提高素质、教化育人的诸多功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三秦出版社陈景群同志提议要我主编《世界十大系列丛书》时，我便欣然应命了。

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老一辈史学家做出了许多成绩。吴晗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小丛书，至今人们尚记忆犹新，它的社会效果确实很好。吴先生是研究中国史的名家，但他有全面的视野，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没有忽视外国历史。中国史加上外国史，才是世界史，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类历史。

中外历史小丛书，就是这样的世界史和人类史的普及读物。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普及世界史知识，具有特殊的意义。世界史工作者为此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反躬自省，这一迫切任务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现在的工作，还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迄今为止，在我国十几亿人口中，无论是对外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知识，或者对外国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都同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都正在走向全球化。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决离不开世界。我们应当同时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大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了解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不能没有世界意识。实际上，对外国了解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发达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公民，不具备世界史知识，就是文明程度上的缺陷和落后的表现。21世纪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交往全球普遍化的世纪，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与密切。如果对外国事物知之甚少，如果任这种落后状态长期存在，是要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的。

普及世界史知识的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世界史专业工作者要以艰苦的劳动、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通俗读物，来引起大众的兴趣，使他们经过自己的学习，从实际体验中认识到世界史知识对于现代公民的重要性。当然，既有科学真实性，又有可读性的通俗读物的写作，不是每一位专业工作者都能做到的。要知道，能深入者，未必都能“以浅出之”。但是，对中青年世界史工作者来说，把普及与提高相

结合作为一个努力方向，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普及世界史知识的工作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而深远的社会价值。那种以为普及工作不屑一为，或者在评估科研成果中把普及读物作为末流下品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一个正在步入现代化的国家，毫无疑问是需要普及世界史知识读物的。普及世界史知识的途径很多，通史性的、断代史性的、专门史性的和地区国别性的读物都需要。但近些年的实践证明，大众更欢迎历史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传记。因此，我们的普及世界史知识的工作，便从此入手，并从此侧面深化普及工作。在这套《世界十大系列》丛书的100个世界历史人物选择上，我们一方面尽量考虑到读者可能想要知道的人物，另一方面，我们更多地考虑到读者应该知道的人物。我们之所以看重后一点，是因为中国越来越密切地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因为21世纪的中国公民必须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

早在18世纪的清代，中国虽处于闭关锁国之时，尚有敏感的人物萌生世界意识。如赵翼在《檐曝杂记》中就感慨地说：“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而已。”晚清自魏源以后的思想家，都有对“大同世界”的追求。王国维由“大同世界”转向“文学大同”，把借鉴西方文学家的基点放在超越国界的“世界性”上，他谈到托尔斯泰，强调托尔斯泰属于“世界之人物”，而“非俄国之人物”。他写了德国文学家歌德和席勒的“合传”，称赞他们是“世界之文豪”，并发出这样的慨叹：“胡为乎文豪不诞生于我东邦！”王国维的“文学大同”思想，使人联想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文学”。从历史交往的普遍化和

世界市场的形成，伴随而来的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与融合，出现了这种世界意识，从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先导。

放眼看世界史，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范围之内，的确会起大开茅塞、开阔视野的作用。中国人都知道千古唯一女皇武则天，但如果把目光稍微东盼日本，就会发现有位 41 代日本持统女皇，她即位于 690 年，正是周圣神武皇帝武则天天授元年。这位持统女皇与武则天同时当皇帝，也有行元嘉历、仪凤历和广开农桑之举。更为饶有趣味的是在她之前还有两位女皇。一位是本丛书中已经列入的日本 33 代天皇——推古女皇（592~628 在位，相当于隋开皇 12 年至唐贞观 2 年），还有一位两度登上女皇宝座的奇特女子，她就是日本 35 代天皇——皇极女皇（642~645 年在位，相当于唐贞观 16 至 19 年）和 37 代天皇——齐明女皇（655 年皇极女皇再即位，改称齐明女皇，相当于唐永徽 6 年，去世于 661 年，相当于唐显庆 6 年）。她经历了日本大化改革时代和中日关系密切的时代。东邻日本这三位女皇的历史现象，同武则天时代如此相近，自然会使人们产生许多历史遐思。这个史例说明，本系列丛书不敢奢望有什么新的创造，只是想沟通一条历史上长期人为造成的中外隔绝的闭塞界壕，让读者在了解中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英雄豪杰的同时，也了解外国历史海洋中灿若群星的英雄人杰，从而为适应人类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潮流打下知识基础。

中国的读者大多了解康熙和乾隆的文治武功，也知道他们向外国传教士学习天文、代数等自然科学知识。他们二人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也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如果放在当时世界文明潮流中去考察他们，就会对他们

作出更全面的评价，并且会获得有益于后世的启迪。从康熙 1661 年即帝位到乾隆 1798 年去世，这 137 年间，英、美、法三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而康熙却在 18 世纪初推行封海禁矿政策，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阻断了中国与外界的正常交往。他们不了解世界文明的真正变化。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而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西方传教士更不可能带来瓦特的蒸汽机、工业制度和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如果进一步把康熙和彼得大帝（已列入本丛书）加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康熙虽然在个人才赋和文治武功的许多方面超过彼得一世。但是彼得一世却能走出国门，到荷兰、英国、普鲁士去考察。他从世界近代文明的前沿地区引进先进技术和科技人才，敞开俄国大门与世界交往，大力发展本国的工业，这些都是以天朝自居的康熙大帝所望尘莫及的。彼得一世于 1724 年创立彼得堡科学院——今日俄罗斯科学院的前身，欧洲很多著名科学家如欧拉、贝努利都曾在那里任职。这与恢复八股考试、大兴文字狱、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康乾的文治，在旨趣上是南辕北辙的。对近代世界文明潮流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后果也是完全不同的，由此更可以领悟到继续扩大开放对于一个国家的必要性。

这里所说的对待世界文明潮流的态度，十分重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说的这一名言，很好地说明了潮流和态度二者的关系。潮流是大势所趋，这是客观存在，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关键是主观上对潮流的自觉性，要把顺应潮流看成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如孙中山所认识的那样，是“昌”或“亡”的问题。为了提

高中国公民的综合文化素质，紧随和平发展的时代步伐，适应东西方文化普遍交往的总趋势，必须从全球的眼光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对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思想有深刻研究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对此讲过一句颇有启发的话：“知中可知西，知西更知中”。

总起来说，从写人物传记入手，进一步开展世界史的普及工作，必将为沟通中外历史知识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毋庸讳言，写世界史人物传记比写中国人物传记要困难得多。首先是资料上的困难。有些人物是必须介绍给读者的，可是一经选择后，仔细寻找资料，无论中文、外文，都难于发现可供写作的起码资料，因而不得不作罢而数易其他传主。有些人物仅有一般政治经历，而无生活记述，也给历史普及读物的撰写者造成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少也只能把做干饭变成熬稀粥了。其次是写作普及读物的风格上的困难。要求长期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去写普及读物，就要允许专业人员有一个适应过程。有些人可能快一点，有些人会慢一点。一本多作者的著作，必然是参差不齐的。还有一个写作安排上的困难。专业工作者都有原来的教学科研工作计划，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现在要他们承担不习惯的课题，就必须要重新调整计划，因而完成的时间也不会是同时的。

尽管有种种困难，本书的撰述者在这一点上是认同的：路虽远不行不至，事虽难不办不成。写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写历史人物的普及读物最重要的是可读性和趣味性。把这两者巧妙和有机结合起来，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用简明易懂、并且略有文采地叙述历史人物的生平，是我们丛书的起码要求；而史实叙述准确，融知识化、可读

性和趣味性于一炉，则是我们丛书力争达到的目标。我们丛书还有一个努力方向，这就是通过对史实的开掘和阐述，揭示人物的精神经历和心灵升华，给读者以人生的启迪和感悟。这种由史实叙述方式，深入到人物精神世界的传记，已经不是一般白描人物生平或综合叙述，也超越了评价功过是非或普通的社会与道德标准。这种传记可能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枯燥，无多少动人情节，但耐心的读者细细品味，就会被展现在眼前的人物所震动，进而对人物的精神发出会心而由衷的感叹。这种上乘之作，我们在史圣司马迁的笔下，可以多次读到。《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著作，它比号称“世界传记之王”的希腊普鲁塔克的《列传》几乎早两个世纪。《史记》中的许多传记，既是史学，又是文学，而且是哲学三者的统一体。这些传记不但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引人入胜，而且用生动真实的史实，把读者引入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发人深思，给人知识，增人智慧。作为历史普及读物，理应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史学传统，让读者走进世界史的丰富多彩的人物丛林，又带着思考人生问题走出这个丛林，从而升华为智力而重返现实人生的行程。

我觉得，历史普及读物和专门书籍尽管各有自己的不同要求，但在质量第一这方面是相同的。质量第一就是精品意识，各类著作都应当有这种意识。历史普及读物的生命在于质量。而质量集中表现在历史真实性与可读性、趣味性相结合，结合得越好，质量就越好，结合得越深入，品位就越高。这中间的关系，既有作为基础和前提的真实性问题，又有面向大众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完美表现形式和方法问题，二

者不可偏废。没有真实性，就不是历史普及读物，而是历史小说了。同样，没有可读性和趣味性，也不成其为历史普及读物，而是历史专门著作了。这里关键是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对象的问题，是一个为什么人写书的问题。

因此，保证质量从根本上说，其责任在作者。本丛书的作者队伍主要是由多年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所组成。长期的专业训练和经验，可确保在叙述史实方面的正确。同时，他们都是热心于普及历史知识，乐于把世界史知识普及到大众中去，所以在选择史实、构思行文，甚至遣词造句，都在考虑读者的要求和口味。为了保证质量，本丛书在总主编之下，设有分册主编，负责各册的审阅工作，加上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审阅，层层把关，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当然，本丛书是多作者的著作，参差不齐的现象是存在的。因而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还要由读者来评判。我们丛书的全体编撰人员将竭诚欢迎批评指正，以便以后有可能再版时修改提高。从我个人的心情上说，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可用西方一句日常用语表达：尽管瓦特制作的第一台蒸汽机是很粗糙的，但它毕竟是第一台。

1996年10月间，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在同《百年潮》杂志记者谈话中说：“历史学中既需要主要供研究工作者读的专门著作，也需要适合一般读者口味的、大众化的历史作品，使历史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近些年来，在历史教育的普及工作方面，许多历史学家都在积极行动，他们或奔走呼吁，或组织队伍，或执笔编写，使各种历史普及读物、特别是世界史普及读物与日俱增。更令人鼓舞的是，中外历史知识的学习，已被中央领导所重视，列入到各级领导

干部的学习日程。这自然也加重了历史学人的责任。作为世界史工作者，我和本系列丛书的全体编撰人员，愿同中国史学界同行一道，朝着历史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向努力，并且坚持不懈地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让世界史知识进一步走向大众。

目 录

苏 拉——狐狸与狮子的化身	何 蓉(1)
风流少年 崭露峥嵘 进攻罗马 转战亚欧	
复仇之剑 推行新政 神秘退隐	
布鲁图斯——暗杀恺撒的元凶	何 蓉(47)
成长的烦恼 政治的困惑 矛盾的选择	
独裁的威胁 横剑杀恺撒 天涯亡命客	
魂断腓力比	
塔列朗——法兰西政坛九头鸟	杨 锐(96)
幼年多舛 多情教士 咸于维新 一波三折	
台前幕后 帝国明月 力挽狂澜 英伦夕阳	
丹 东——法兰西政坛双面人	杨 锐(135)
幸运降临 咸于维新 乘风破浪	
游刃有余 推波助澜 大浪淘沙	
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光环翼底下的阴谋家	
.....	侯学华(162)
流亡岁月 风流少年 流产兵变 阿姆书生	
和平政变 加冕称帝 称雄欧陆 远霸亚美	
折戟色当 帝国残阳	

拉斯普庭——沙俄末日的灾星..... 陈新明(216)

家运多舛	铤险盗马	装神弄鬼	淫逸放荡
时来运转	引荐入宫	博取宠任	执掌“神灯”
左右朝政	祸国殃民	天怒人怨	葬身冰窟

墨索里尼——乞丐帝国的恺撒大帝..... 张咏梅(263)

寸笔挫群雄	不战降罗马	罗马新恺撒
与恶狼为奸	打劫地中海	难圆非洲梦
为伊人憔悴	米兰魂西归	

希特勒——制造世界末日的千古罪人..... 张咏梅(309)

维也纳的流浪汉	囚犯的宣言书	唇舌征服德国
虎狼也有情	绝灭犹太人	不战屈人国
下土指挥将军	万世留骂名	

土肥原贤二——策划侵华的急先锋..... 赵 璐(356)

峥嵘初露	逐鹿东北	奉天市长	炮制伪满
无孔不入	华北谋“鼎”	黔驴技穷	狼狈为奸
死有余辜			

佛朗哥——凶残狡诈的西班牙独裁者..... 宋永成(405)

初露头角	密谋叛乱	血洗共和国	建立独裁统治
狡诈中立	摆脱孤立	走向现代化	恢复君主制

苏 拉

——狐狸与狮子的化身

何 蓉

他是一位独特的人，既有狐狸的狡诈，又有狮子的凶残。他依靠自己超群的才智、计谋与勇猛登上罗马权力的顶峰，他残忍地杀戮了无数罗马人、雅典人和意大利人，踩着他们的尸骨前进。他就是古罗马共和国的掘墓人——鲁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

风 流 少 年

公元前 138 年，苏拉降生在名闻遐迩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罗马。

奇迹在起点时总是那么平淡无味。金发少年苏拉其实血统高贵：他的六世祖曾两任罗马执政官，权倾一时。当时的罗马还是一个处在上升时期的小城邦，世风俭朴，这位前执政官由于被查出拥有超过 10 埃斯金银餐具而触犯了当时的法律，被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元老院，在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之后郁郁而终，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苏拉的父亲仍然牢记家族辉煌过去，他竭力要保持贵族的气度，却总是掩

不住囊中羞涩，英雄为之气短。贫贱夫妻百事哀，苏拉幼年见多了父母在生活的重压下口角不断，甚至拳脚相见，从而初识生活艰辛。

在灿烂的往昔与冰冷的现实的双重熏陶下，苏拉长成了一个英俊开朗的金发少年，厌倦了年迈的父亲无穷无尽的唠叨，同时也为方便自己四处寻欢作乐，他搬出了乏味的老宅，在罗马城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赁屋居住。

罗马城位于意大利这只著名长靴的中部，四季温和润泽。台伯河，罗马人的母亲河，从山间蜿蜒而下，据说正是在这河边，罗马城的创始人罗慕洛和他的兄弟被母狼救起，罗马辉煌的历史自此徐徐拉开帷幕，世世代代的罗马战士筚路蓝缕，力图开拓，遂造就了由一个城市统治着横亘欧亚非三洲的大片海外殖民地的不凡业绩。此时的罗马城规模宏大，已超过了西方世界其他所有城市。宽阔清洁的道路构成便利的市内交通网，混凝土的应用使优美的拱形建筑物比比皆是，马尔西亚水道为城市里的居民送来了源源不断的清水，四通八达的驿道从海外诸国为罗马人运来大量的金银币和奢侈品，以供罗马上层社会纵情享用。富人们居住在漂亮豪华的房子里，柱廊和花厅里女眷们悠悠而行。

可是富的尽管富，穷的依旧穷。穷人住宅区里，密密匝匝的木屋高耸摇晃，光线暗淡，一场出人意料的火灾或洪水就会危及他们的生存。苏拉的租屋正好位于富人区和穷人区的交界地，朱门酒肉与路边冻馁尽入眼底。他的楼上就住着一个快乐的解放奴隶，一年四季头上顶着一顶庇利阿斯帽子——这表明他曾是一个奴隶，在他的老主人临终时得到了自由。苏拉喜欢同他说话，每当这时，那个可怜的人总是紧紧

捏着那顶滑稽的毡帽，每一句话都忘不了诚惶诚恐地颂扬他那仁慈的已故老主人和眼前这位高贵的、年轻的老爷。

此时的罗马国势日强，俭朴刻苦的社会风气让位于奢侈虚荣的习惯，每一个重大的节日，每一次凯旋式，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赛会，观赏戏剧、舞蹈、角斗、马车赛，成为罗马人重要的社会活动，无论贫富，概莫能外。年轻的苏拉放纵任情，精力充沛，他倾心文艺，很容易被感动得大笑或流泪，尼维乌斯优美铿锵的拉丁韵文喜剧令他迷醉，普劳乌斯的史诗激起他的万丈雄心。而戏里戏外，说不尽的世态炎凉，人生百态，更激起他对自己身世的慨叹。他机智善谗，嗜好交际娱乐，终日混迹于优伶、小丑和娼妓之中，在这些底层人物中间，感悟社会人生。

在放浪形骸、纵情声色的生活中，苏拉的性格渐渐定型，那是一种对人的彻底鄙视、冷酷无情与刚毅果断、自信乐观、机敏狡狴等多种因素混合而成的复杂品质。这个罗马城里出名的浪子，内心渴望出人头地，那些香车宝马中的上层人物，不过仗着父祖的荫庇才飞黄腾达，论出身，论才能，有几个可与他苏拉匹敌？苏拉明白，自己需要的只是金钱而已，但可遇，不可求。

心智早熟并不妨碍天性快乐的他追花逐月。他举手投足落落大方，一派贵族气度，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美酒一般芳香四溢的气质，多情又冷酷，尤得女人青睐。因此他先后拥有众多的情妇，周旋其间，令她们时而迷醉，时而痛苦，时而嫉妒，时而悔恨，在经历这些复杂的剧烈的情感后更执着地痴恋着他。

不可小瞧罗马的妇女，或许是罗马历史上伊达拉里亚人

习俗的影响，她们的社会地位相当高，婚姻也较自由，可以参与国家公共事务，许多妇女实际上自行管理自己的财产。尤其在经历了无休止的战争后，罗马的许多重要家庭里男性绝迹了，母亲与妻子往往是家庭的支柱，家族财产由妇女来掌管。

苏拉之幸运恰恰系于此，他的情妇之一、罗马城一个富有的名妓在撒手尘寰之际将自己巨大的财产悉数赠于他，苏拉由此得以脱离窘境。雪中送炭不多，锦上添花常有，接着，另一个非常钟爱他的女人，苏拉的继母也将遗产留给他。在金钱即是一切的罗马，苏拉的社会地位迅速改观。他曾纵情讥嘲上流社会的虚伪愚蠢，可是现在他是他们中间的新贵，骏马高车，扬鞭而去。歌犹在耳，他的下流社会的朋友们已经对他肃穆有加。

女人的感性选择就这样决定了未来几十年间的罗马历史。金发少年苏拉从此走上幸运的人生之旅。

崭露峥嵘

这是一个兵连祸结的时代，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伟大与卑微并存，诺言与阴谋相伴，生命可以尊贵、恢宏，为万众拥戴，也可以细若草芥，去来无声。战争随时随地发生，屠城比比皆是。所谓的田园风光，所谓的古老传奇，史家忠实的记录使这些浪漫诗篇终于只是想象。

这是政治家、阴谋家、军事家的时代，连年的战争和内乱为一切有野心又有能力的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盖约·马略就是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被人们尊崇

为“伟大的”，可是当他出生时，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农民的儿子。据说在他小时候曾有七只小鹰落在胸前，人们预言他将七次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那只是后人附会而已。他之所以出人头地，身居要职，完全凭自身的努力一步步从基层奋斗到权力顶峰。他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什么恩赐，每一件小事都得经过一番奋斗。罗马的政治生活里，主要是世袭的贵族轮流把持政权，出身寒素的马略是匹凌利的黑马，这种人通常被称为“新人”。

马略参加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因作战勇敢受到提拔，战后步步高升，转入政界后积累起相当的财富，后来甚至还与恺撒（后来名扬青史而那时还是个孩子）的姑母尤里娅结婚，从而得与贵族世家结下密切的关系。但与他自我奋斗的经历相一致，他待人处事有种强硬粗暴的态度，加之他一贯自诩为平民的政治代言人，与元老院的贵族遂成对立之势，给他的仕途不时造成阻碍，在政界陷于困境。

朱古达战争在公元前 111 年爆发，使长于军事的马略找到了新的起点。由于政治腐败，军队涣散，罗马在战争中屡战屡败。马略趁机大作自我宣传，在骑士和贫民支持下，公元前 107 年马略出任执政官，被授予在北非作战的最高指挥权。此前罗马的公民战时为兵，平时为民，缺乏正规训练和统一指挥，而且自备武器，质量难以保证。马略立即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取消士兵财产资格限制，改征兵制为募兵制，由国家统一发给武器装备；改进武器装备，改变传统的队形排列，扩大战术单位，提拔那些勇猛作战、积极主动的士兵，从而培养士兵的集体精神和对将领的忠诚，因此马略的士兵开始被称为“马略的骡子”。这种军事上的改革使士兵

对将领的忠诚超过对国家的忠心，从而使罗马政治的发展朝着个人独裁的方向发展。

这一次给罗马带来麻烦的是朱古达——地中海对岸，北非的罗马保护国努米底亚王国的一个王子，父亲死后，他抵制罗马人的“分而治之”政策，屠杀境内的意大利居民，从而与罗马处于战争状态。这是一个高明的骑手和天生的军人，在和气亲切的伪装下把他颇有谋略的狡黠和背信弃义行为深深地掩盖起来，由于他在战争前期的赫赫战功，他骄傲地号称沙漠之狮，直到他遇见了马略。

在辽阔的北非，马略和朱古达展开了激战，马略的军事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他的新军击溃了剽悍的蛮族士兵。但是朱古达本人逃到了东非毛里塔尼亚王国，国王波库斯、他的岳父收留了他。一时间，双方一个亟欲杀之后快，一个坚决不肯露面，形成僵局。罗马人对这场旷日持久又无利可图的战争早已厌倦，他们急切地想结束它，纵然马略作战勇敢，但缺乏耐心的公众要的是一个最后的了结。

结束战争的荣耀这时恰恰落在马略的财政官苏拉头上，他受命说服波库斯出卖朱古达。狡黠的苏拉从蛛丝马迹中看准波库斯其实对他飞扬跋扈的女婿颇有怨言，便趁虚而入，他不相信人与人之间会有忠诚，卸去一切伪装之后，只有自私自利与相互利用的关系。苏拉巧舌如簧，利诱与威胁并用，最后与波库斯合谋俘获了朱古达，从而使战争圆满结束，公众因此分外热情地欢迎这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英雄。元老院的态度使这种热情更持久，贵族们感到欣慰，这个出身高贵的新星将有力地对抗粗鲁的马略。马略分明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压力。久涉官场，马略知道自己不具备个人魅力，

但苏拉有，他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作事极为灵活，令马略既羨且怒。

荣誉在马略和苏拉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但苏拉对此恍若不知，嬉笑怒骂依旧，风流韵事不绝于缕，同时对马略忠诚不移，反而使马略为自己的小心眼而惭愧不已，作为补偿，他在二任执政官，抵御日耳曼人入侵的战争中重用苏拉为副将，在三任执政官时举荐他为保民官。苏拉果然很出色，出色得令马略痛苦，不再向他提供立功晋级的机会。

行为偶尔放纵，头脑从来清醒的苏拉早就看出了马略的用意。同时拥有两个盖世英才固然是国家之幸，但既生瑜何生亮，二虎必有高下之争，苏拉不甘心久居人下。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年轻力壮，有谋善断，处事圆滑，拥有一笔巨大的家产，而马略年长他二十岁，精力体力已大不如以前，经历虽然丰富一些，韬略尚欠一筹。在他和马略之间，元老院肯定会选择出身贵族的苏拉。苏拉作出决策，转投马略同僚卡图鲁斯麾下，卡图鲁斯懦弱无能，军中大权尽落苏拉之手，他指挥部队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区大部分蛮族，绥靖了意大利的北疆，为他自己带来了新的荣誉和权力。

放虎归山，马略眼睁睁地看着羽翼渐丰的苏拉飞黄腾达，但他已经无计可施了。

离开马略，是苏拉仕途的转折点，他摆脱羁绊，开始在政治舞台上独步一时。

公元前 93 年，苏拉当选行政长官，任满后被元老院任命为基里基亚行省总督。富饶的小亚细亚地区是罗马财税的重要来源，苏拉趁机扩大他在东方的影响，在卡帕多西亚，

他成功地扶持当地亲罗马的贵族为王——这块土地成为以后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而那场战争将给苏拉带来荣誉和权力。

从总督任上回国后，一帆风顺的苏拉陷入一系列的麻烦。开始有人控告他勒索盟国，这在贿赂公行的官场本是心照不宣的事，关于行贿受贿者有一句名言：“如果能够替它找到一个买主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买得到。”可是一旦有人栽了跟头，人人都是一副一尘不染的模样，落井下石本是人之常情，却令身处逆境的苏拉痛觉世人凉薄，所谓的友情，所谓的忠诚，到头来只是一场镜花水月的骗局。他不由得想起他那位不幸的六世祖，难道是天妒英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吗？不过，原告后来自知绝难取胜，最多能令苏拉在审判中难堪，权衡利弊，撤消了起诉，苏拉侥幸得脱。

仿佛老天还嫌苏拉的麻烦不多似的，紧接着，他和马略的矛盾又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事情起源于在神庙为苏拉竖立塑像。这令马略怒火中烧，他，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资格将领，无法容忍一个昔日的下属如此猖狂。这时，马略在政治上处于低潮，同时失去了平民和贵族的支持，威望一落千丈，隐居在罗马，静待时机以重出江湖。他痛悔自己出于高傲没有在那场官司中施加影响，及时痛击苏拉，没料到这个自命不凡的后生甫离险境就愉快地接受了这种公开的谄媚，这意味着他将不得不在这样一个一贯凭诡计取胜的小人面前低头，这样的屈辱他绝不肯受。眼见得形势变得紧张，两派人马剑拔弩张。

其实苏拉本意不愿再惹麻烦，况且是与这样一个垂垂老矣的昔日明星，他不想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爱惹麻烦的人。人

们虽然不再崇拜马略，但作为一个功高望重的长者，他如果被人冲撞，他们还是愿意谴责那个冒失鬼，借以表现自己丰富的同情心，因此争斗会对苏拉造成不利，他对此非常清楚。而马略自恃雄风犹在，大有不战不休之意，令苏拉挠头不已。

同盟战争适时爆发了，新的战争意味着新的利源。马略不得不含恨隐忍，苏拉大大松了一口气，心里明白决战推迟了。

这场战争爆发于公元前 91 年，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发动起义，要求取得罗马公民权，由于同盟者的核心是马尔西人，故又称“马尔西战争”。

自罗马征服意大利并对其实行“分而治之”以来已有二百余年，通过政治法律的影响，经济文化的交流，意大利诸民族逐渐拉丁化、罗马化，意大利人得与罗马人一起经商海外，在外族眼中，他们并无二致。可是罗马人名义上称意大利人为同盟者，实际上把他们当作属民，二者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意大利人用鲜血和生命与罗马人并肩战斗，开拓了广大的疆土，可是罗马的士兵可以分到土地，罗马的将军飞黄腾达，而他们既无权分地，又不准参与政治决策。在恃强凌弱的罗马官员面前，意大利人上至地方长官，下至平民百姓，既没有人格尊严，也没有人身保障。

意大利同盟者们认为，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没有公民权。但是他们还记得，当罗马和他们一样是意大利诸城邦的一部分时，经常慷慨地将自己的公民权赠给友人，借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随着罗马的崛起并征服意大利，作

为同盟者的意大利各城邦实际上降到附庸地位，罗马的公民权开始体现出优越性，更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但这时罗马开始变得吝啬起来，拒绝再给别人公民权。

为取得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采取了种种手段。开始时偷偷移居罗马城内，在罗马公民普查时混进公民名册，当然，贿赂贪婪的官员也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意大利人还把自己的孩子卖给罗马人，以为他们谋得一个好前程。大量存在的地下交易使罗马当局非常恼火，多次限制外来移民，甚至从罗马城驱逐所有的意大利人。这种保守排外的政策激起意大利人的不满，他们团结起来，放弃了秘密手段，理直气壮地向罗马人要求公民权。富有同情心的罗马民主派与他们结合起来，掀起了要求给予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的民主运动。但反动势力顽固守旧，民主派首领相继罹难。炽热的岩浆在平静的意大利地表下奔腾翻滚，同盟者绝望地拿起武器，以马尔西人为核心，意大利大部分民族团结在一起，组成了秘密的反罗马联盟，相互交换人质，商定同时发动起义。一个偶然事件的火花提前引爆了同盟者战争，同盟者自己组织了一个新的联盟共和国，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大军，装备精良，士兵勇猛，由于他们曾随罗马军队出征海外多年，熟悉罗马军事，因此同盟一旦破裂，朋友就成了劲敌。

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散漫的战争。敌对双方各个兵团同时在意大利各地进行战斗，时而分散，时而联合。大的战区有两个：北方拉丁语地区，罗马军队的统帅是执政官卢提略，南方战区则由另一执政官路西乌斯·恺撒统帅，双方各配备了一些最著名的将领任副将，其中，马略属于北方战区，苏拉属于南方战区。

卢提略作为一个军事统帅非常不高明，年高资深的马略却不得受制于他。在托林那河畔，罗马人突遭袭击，损失惨重，指挥官卢提略和他的八千名士兵被杀死，尸体顺流而下，下游的马略发觉后急急赶到，已无济于事。运回的尸体在罗马造成了一个悲惨的时期，元老院不得不下令，以后阵亡的人应就地掩埋，以免别人看到惨状不愿当兵。罗马当局任命马略和另一位副将分别指挥北方军队，这位副将也很快被起义军用计谋攻破，兵败身死。

马略踌躇满志，满以为现在该由自己出任最高指挥官职务了。可是元老院并无此意，马略愤而退兵，从而令南方战区苏拉的赫赫战功更有光彩。苏拉战败了素以剽悍著称的马尔西人，使他们遭到了开战以来第一次重大损失，从此不敢再对苏拉采取主动攻势，接着他又重创罗马宿敌萨谟尼特人，成为同盟战争的英雄，跻身最优秀统帅之列。

公元前 88 年，同盟战争已接近尾声，借着刚刚取得的军事胜利，苏拉第一次当选为执政官。另一个执政官克文杜斯。庞培与苏拉是儿女亲家，通过政治联姻，苏拉在罗马城结下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是犹不足，这一年，年已不惑的苏拉举行了他的第四次、然而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婚礼，新娘麦特拉是大祭司之女，富有的显贵遗孀，罗马城身价最高的嫁娘。他俩隆重豪华的婚礼给罗马人深刻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他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现在，苏拉已结成了牢固的政治联盟，在政治、宗教意义上，都是贵族派的领袖人物，处于罗马政治漩涡的中心。这是苏拉政治生活的第一个高潮，他向世人展示了不仅作为一个军事家而且作为一个政治明星的出色才能。

此时，在小亚细亚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对外战争，为了争夺最高指挥权，苏拉和马略将一决雌雄。

进 攻 罗 马

小亚细亚北部的本都是一个希腊化国家，它的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毕其一生与罗马争夺小亚霸权，公元前 89 年，他趁着罗马被同盟战争搞得焦头烂额之际，发动了第一次米特拉达特斯战争。

围绕战争的指挥权，马略和苏拉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马略自恃劳苦功高，志在必得，他认为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很容易而且有利可图，想借此机会重出江湖，再展雄风。但由于他在同盟战争中悻悻而退，此时苏拉的军事天才已成为时人共识，英气逼人，马略对此非常不满。双方再次展开争夺。拥有财产的占上风，何况苏拉正值壮年，在政界已颇有基础。明争暗斗的结果，在元老院的主持下，执政官苏拉通过抽签获得了战争的指挥权。

马略并不灰心，趁着苏拉尚未赴任前往小亚细亚的机会，他与保民官卢福斯结盟，由保民官向公民大会提议授权马略指挥战争。

为了达到个人目的，马略在意大利新公民中进行宣传鼓动。所谓新公民是同盟战争后的产物，在战场上，罗马人胜利了，而作为放下武器的代价，意大利人相继得到了罗马公民权。但是顽固的胜利者在让步的同时又作了种种局限，使新公民在政治上仍受歧视。马略看到新公民中日渐增长的不满情绪，趁机大作文章，他在同盟战争中明明是对权力分配

不满而退兵，现在却美化为不忍对同盟者举起屠刀才不战而退，矛头直指同盟战争的英雄苏拉。他并许诺如果保民官的提案能获通过的话，他就会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俨然以新公民的政治代表自居。这自然令新公民欢欣不已，但引起了旧公民的不满，两派在街头互相辱骂斗殴，冲突不断升级。

表决法案的日期已经快到了，由于新公民的人数大大超过旧公民，执政官苏拉和庞培感到十分忧虑，于是借口传统节日来临，宣布休假几天。因为按照习惯，休假期间停止一切公务，他们希望藉此拖延表决，赢得时间。

保民官不愿意丧失主动权，他命令党羽暗藏短剑，在广场集合，在那里，他发表煽动性演说，谴责执政官出于一己之私利，置公民利益于不顾，以所谓的休假来阻碍公民表决权的行使，号召他们向执政官要求立即停止休假，进行表决。群情义愤，骚动迅速蔓延，罗马城内杀气腾腾。

执政官庞培见势不妙，偷偷地跑了。愤怒的人群围住了他的儿子、苏拉的女婿，在混乱中杀死了他。这时苏拉露面了，面色苍白，形容憔悴，他宣布取消休假，人群霎时静了下来。他解释说他只是依照古老的传统行事，希望利用假期让大家冷静下来，弥合他们彼此之间不应有的分歧。他没有提到他女婿小庞培的死，但面容哀婉悲伤，眼中透出无辜受难的表情，善良的人们静默了，他又提到了马略，他所敬重的老上司，由于神意他得到了指挥权，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将服从公民表决的结果。为此，他请求他们允许他暂时离开这里，前往马略宅邸，向老师致敬。

出于对神意的恐惧，人们暂时忘记了马略们的鼓动演说，人群中让开了一条通道，苏拉迅速前往马略家，他的表

演天才及时地发挥了作用，仇恨和愤怒在胸中激荡，看上去他却是那么诚恳，那么谦卑，黑色的衣袂在风中飘摇，衬得他无比高贵而苍白。在马略的家宅，他见到了这位老上司，一反刚才的平和，他言辞尖刻，指责马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大搞阴谋诡计，这损害了马略本人在他心中的形象，更造成罗马人互相詈骂殴斗，罗马人现在既不团结，也无尊严可言，作为执政官他很痛心。为了顾全大局，他愿意取消休假，并将战争指挥权移交给马略，但作为交换，他请他们还给罗马和平与秩序。

苏拉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失去了作为执政官的威严，失去了他最钟爱的女婿，还将失去那场战争的指挥权。马略因此没有介意他的态度，同意平息拥戴者的骚乱。只要能够得到指挥权，马略自信他将以新的辉煌永垂青史。而如果再穷追不舍就会暴露私心，反而引起公众的反感，弄巧成拙。

公民大会如期召开，提案通过了，战争指挥权移交给马略，马略党人用美酒狂欢自己的胜利，参将被派往军营，准备接收部队。这时苏拉早已逃出罗马城，策马扬鞭，赶到兵营所在地诺拉，召开紧急会议。他沉痛地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他遭到了侮辱，损失惨重，这一切源于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权，本来，他可以率领他们征服小亚细亚，那里有无数的黄金、辽阔的土地、众多的可供奴役的人口，可恨马略把这一切都破坏了，无视神意的安排，鼓动暴民骚乱，于是为了罗马的安全，他，他们的统帅苏拉不得不让步，这一下马略的士兵可乐坏了，对付小亚的蛮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财富和光荣将毫无疑问属于马略的军团。

士兵们随着他的讲述一阵阵地骚动，人群中一个声音在喊：“打到罗马去！”越来越多的兴奋的人响应了这个口号，最后变成一股怒潮：“挽救祖国，使她不受暴君统治！”

苏拉大喜，立即率领六个军团向罗马进发。但是他的高级将领除了一个财务官外全都离开了他，逃往罗马。因为他们对率领军队进攻祖国的作法感到不寒而栗，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第一次罗马军队进攻祖国罗马城，第一次内战发生，第一支选择了忠于它的将领而不是忠于它的祖国的军队出现了。

逃到罗马的将领向罗马人叙述了即将来临的那支军队的详情，马略党人开始紧急备战，罗马当局派出了代表去质问苏拉意图何在，苏拉的军队以排山倒海的声音回答了他：“去挽救祖国，使她不受暴君的统治。”

就这样，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到罗马城下，逃亡的执政官庞培和他们汇合了，四个兵团的士兵分别占领了各处要塞，苏拉带着其余部队进入城内。罗马城一反平时的繁华景象，人们都躲在家里，怀着恐惧的心情等待不可知的未来。路边民房的屋顶上，有人用投射器袭击苏拉，直到被威胁要烧掉房屋才停止。

可是，苏拉的军队开始动摇。这熟悉的城市、广场、神庙，曾是他们拜神祈福和嬉戏游玩的地方，怒目而视的人群里，多少是他们的父兄好友，那种无声的谴责令他们一时抬不起头来，唤起了他们心中的负罪感。他们和马略匆匆武装起来的部队相遇在城门附近的一个广场上，对方士气高昂，肆意叫骂，苏拉的部队迟疑了，退却开了。这时苏拉夺过一

面军旗，冒着生命危险跑在最前面，高呼口号：“赶走暴君，挽救祖国！”

士兵们震惊了，苏拉是他们的灵魂，军旗象征着光荣，此刻因为他们的游移都处在危险的境地。放弃军旗是士兵莫大的耻辱，失去将军就失去了一切希望，于是士兵们迅速地重新排列出整齐的队列，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苏拉又调来援军，包抄后路，在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面前，马略党人节节后退，他们试图号召平民和奴隶们的帮助，回答他们的是死一般的沉默，在绝望中他们逃离了罗马。

现在罗马城尽在苏拉的掌握之中。在诸神和众人的面前，他处罚了那些在途中掠夺财物的士兵们，以表明这场战斗不是要扬威海外，为的是除暴安良，他尊重罗马人的尊严，并将保护他们的财产。他在全城各地驻扎卫兵，和庞培整夜巡查，安抚受惊的市民，督戒胜利的士兵，这样避免了新的冲突。

黎明的天光带来了罗马城新的一天。苏拉召集人民会议，娓娓而述：他为共和国的情况而忧伤，正因为不满意罗马一些群众受煽动家的支配，才迫不得已兵戈相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他建议，以后，一切法案若非元老院同意，不得在人民面前提出；公民表决资格也应以财产划分权力大小；削弱保民官的权力，因为这个职位已变得极端专横。

在富裕的罗马人和环伺的士兵的喝采声中，苏拉宣布剥夺马略的公民权，悬赏捉拿。这是苏拉开创的另一个先例，从来没有罗马人敢于剥夺另一个罗马公民的公民权，可苏拉做了。

共和国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群众的骚动由争论和斗争发展为谋杀，由谋杀发展为公开的战争，第一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队把罗马当作敌国侵入。从此以后，党派的纷争要用武力来解决，罗马城常常被进攻，战争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从此以后，良知或法律，制度或国家，对于暴行都失去了约束力。

十二名罗马政界名人被当作为人民公敌，悬赏捉拿，财产充公。保民官卢福斯被杀，而马略逃跑了。据说他的威仪使追杀他的人心惊胆颤，落荒而逃，有关他童年那七只小鹰的预言不胫而走，似乎命中注定他将东山再起，于是地方官觉得害怕，护送他逃离危险区，渡海前往阿非利加，在那里他和他的朋友们重新联合在一起，等待时机，重返罗马。

现在，通过武力进入罗马的苏拉自愿停止武力，开始行使他的执政官权力了。平和的气氛中，罗马城里马略党人的同情者又在谋求使他们被驱逐的朋友们回来，新的阴谋迅速形成，执政官庞培成了牺牲品，他被一群人围住，假装听他演讲的样子把他杀死了。

苏拉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即使在夜间，他忠实的朋友和卫兵也和他寸步不离。这时，到底是留在罗马稳住局势，还是前往小亚迎战外敌，在苏拉的部下中展开了剧烈的争论。苏拉自有打算，罗马城平静的表面下危机四伏，他固然可以大开杀戒以遏制反抗，可留在这里坐吃山空，很快会令士兵们倦怠，不如撤离这个是非之地，到海外去寻求财富和光荣。攘外与安内，必得分别进行，只有通过攘外才能真正安内。

主意已定，苏拉就前往部队驻地，率兵直指小亚细亚。

继任执政官的是秦纳，另一个同盟战争的英雄，他和新公民合作，为了赢得支持，还许诺给奴隶们自由，暴动再次发生。元老院借口秦纳身为执政官却在任期内离开了罗马，因此不适合继续任执政官。秦纳被驱逐出城以后走遍了各同盟城市，鼓动它们跟随他战斗。不同的人们聚合在一起，接受他的统率，一支大部队组成了，驻扎在罗马城外。

潜伏北非的马略等待这样的机会已经很久了，他一听到消息，就带着追随者回航。从船上下来，蓄着长发、衣衫肮脏的马略走入意大利的市镇，在街头向迅速聚拢的人们讲述他的光辉往事，并承诺在选举权的问题上，他一贯并将继续忠实于意大利人的利益。他就这样赢得了喝彩和士兵，秦纳高兴地欢迎他的来临，他们的部队合在一起，驻扎在台伯河边，一个新的政治联盟结成了。

马略出手不凡，首先截断了从海上和河道运输过来的对罗马的粮食供给，接着又闪电般地攻下了罗马城周围的市镇，因为那里有为罗马人储备的谷物，从而取得了陆地物资供应的控制权。在断绝了罗马城一切供应渠道以后，开始进攻罗马城。

罗马城的守卫者在人数方面处于优势，但他们不敢以国家的命运为赌注，全部投入一次单独的战斗。并且，在对方的煽动下，大批大批的奴隶投奔到城外的敌军中去了。粮食已经出现短缺，人心浮动，元老院感到恐慌，不得不派代表议和，被秦纳一口拒绝。

秦纳现在开始藐视他的敌人，他把军队驻扎在敌人射程以内的地方，元老院再一次派代表去议和，这一次不再期望会有什么有利的条件，只恳求秦纳宣誓不要进行屠杀。可是

秦纳高傲地拒绝了，马略在他身边，一语不发，从他黝黑的面孔上透出阵阵杀气。元老院接受了他们的一切条件，取消放逐马略和他的朋友的命令，请秦纳和马略入城。

罗马城再一次出现了一支罗马人组成的敌军，人人怀着恐惧的心情迎接他们。一场劫掠开始了，只要他们认为属于敌党的财产，就毫无顾忌地当作战利品霸占。没有任何阻碍，人们都沉默地躲在一边，不做反抗，只图保命。胜利者的矛头对准了那些带头反抗的人，秦纳的同僚、另一个执政官屋大维坐在他的坐椅上，穿着官服，等待着死亡，他的头颅被割下，高高悬挂在广场上。这是第一次，执政官的头颅被当做战利品示众，屠杀者既不尊敬也不畏惧诸神，既不害怕人们的愤怒也不害怕人们的憎恨，现在他们是胜利者，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利。元老们和骑士们的头颅也悬挂在那里。这个惊心动魄的习惯自此以后被历次屠杀沿用。

被杀害的人都不许被埋葬，尸体横陈，听凭狗和猛兽撕食。其他的人有的被放逐了，有的被剥夺了财产，有的人被免职了，而所有苏拉的朋友都被处死，至于他本人，则被宣布为公敌，正像他当初对马略和卢福斯所作的那样。这样还不够发泄马略的仇恨，于是他的家宅被夷为平地，他的财产被充公，他的妻子儿女因追杀都逃跑了。

秦纳收容的那些逃亡奴隶沉湎在杀人和抢劫之中，被奴役的耻辱和伤痛使他们在街上为所欲为，那些以前最忠顺的杀的人最多，手段也最毒辣，有些人特别选择他们自己的主人来实施报复。这影响了秦纳的计划，他屡禁不止，终于在一天带了一队亲信士兵，趁这些奴隶休息的当儿把他们包围起来全部杀掉。秦纳给了他们永远的自由与安宁，就是这样

履行了他当初的诺言。政治报复造成了罗马前所未有的最血腥的对平民的屠杀。

第二个竞选年度紧接着来临，马略第七次当选为执政官，七只小鹰的预言终于实现了。可是屠杀似乎已是七十一岁的马略最后的疯狂，上任后不过十几天他就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去世了。马略和苏拉的决战因这个人的死亡而告终。他一生的经历表明，军事上的造诣不一定总会伴随政治上的才能。马略的军事改革开创了罗马军事史的一个新时代，造就了大批优秀将领。但是投身政界后，他的光彩逐渐丧失了。他自己已跻身骑士阶层，并和古老的世家大族联姻，但在政治上又自诩为平民的代表，尤其注重在新公民中发展拥戴力量，这种矛盾造成他的两难境地，一旦贵族和平民的冲突尖锐化，他就会动摇，进而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平民利益。这使他在政治运动一开始就得罪了贵族，而最后又得罪了平民，两边都不讨好，威信急剧下跌。苏拉则不然，刚刚步入政坛时他曾依靠平民当上了行政长官，在保民官任上也颇得人心，但苏拉敏锐地发觉，罗马的平民是非常难与合作的，平民内有较富裕的，有一贫如洗的，有无所事事全赖国家每年的谷物补贴的，后来更加上一大批意大利新公民，他们嫉妒旧公民的表决权，旧公民又怨恨他们分享了国家的补贴，所以，平民的分层现象十分突出，内部矛盾重重，把平民作为政治力量基础不仅不牢靠，还吃力不讨好；而贵族人数较少，力量又较强，与苏拉同属一个阶级，操纵要容易得多，因此，苏拉只在一个短时期内和平民进行合作，之后就一直作为贵族派的一员干将，在政界叱咤风云数十载。但他也不是一个极端仇恨平民的政治顽固派，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

看准罗马人乐于分享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对外扩张吸引了大部分罗马人的支持，转移了人们在国内问题上对他政治立场的注意力。所以，苏拉以极为灵活的方式行事，善于进行移形换位，以攘外服务于安内。

从政治上来说，苏拉远比马略要高明许多。同时，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又将证明他也是一个有谋善断的军事天才。

转战亚欧

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出身于本都的米特拉达特斯王族，深爱希腊文明，他是在希腊化世界已处于崩溃的最后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而罗马正处于崛起的上升时期，因此他的对抗罗马就天生地带有一种历史的悲剧性。

他的父亲米特拉达特斯五世致力于对外扩张，兼并邻邦，国势日盛，并曾在罗马与迦太基的战斗中派遣部队帮助罗马，但他死于宫廷阴谋以后本都就迅速地衰落了。十一岁的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继位时，摄政的是他的母亲拉奥季卡，专横跋扈，竟图谋杀害亲生儿子。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不得不隐匿山林。几年艰辛，磨砺出一个高明的骑手、著名的猎人和天生的战士，见惯了大自然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的心也被冷酷的现实风化得残酷无情。他继承了父亲的对外扩张政策，梦想要在小亚和黑海周围广大的地区建立一个辽阔强大的帝国。

与此同时，罗马趁着本都衰落的机会，在小亚地区迅速扩张势力，建立了小亚细亚和基里基亚行省，当地大大小小的王国大都处于罗马的支配和影响下。小亚地区的财税收入

支持了罗马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因此罗马断断不可能轻易放弃在小亚的特殊权益。

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与罗马不可避免的冲突源于争夺卡帕多西亚。他派人暗害了卡帕多西亚国王、他自己的姐夫，不料自己的盟友、帕提尼亚国王尼科美德趁虚而入，娶了国王遗孀，堂而皇之地驻军卡帕多西亚。米特拉达特斯六世非常恼火，就王位继承问题与帕提尼亚国王展开激烈斗争。双方争执不下，罗马趁机插手其中，在当地贵族中扶持自己亲信继任为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隐忍未发，为了寻求新的支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亚美尼亚国王，两国遂结为联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唆使之下，公元前93年，亚美尼亚出兵卡帕多西亚，废黜了亲罗马的国王。时任基里基亚总督的苏拉受命出兵干预，挥师东向，进入亚美尼亚，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第一次出现了罗马军队的铁骑。苏拉一帆风顺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扬长而去。整个过程中，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始终没有援助自己的盟友，避免和罗马军队直接冲突。在罗马军队离开以后，本都军队才大举挺进卡帕多西亚，重新夺取了政权。

这时，在帕提尼亚，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敌人和前盟友尼科美德去世了，他的弟弟和儿子分别依靠本都和罗马的支持，展开了王位争夺战。罗马派兵遣将，一箭双雕，不仅在卡帕多西亚和帕提尼亚恢复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纵容帕提尼亚的新王封锁黑海出口，入侵本都国土，大肆抢劫。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发动了对罗马及其友国的战争。

当时的罗马，内外矛盾重重，一方面正被意大利同盟者

的战争搞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为应付庞大的战争经费支出不得不加紧对小亚地区的剥削，小亚细亚居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对于本都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经过长期的准备，积蓄了雄厚的财力物力，招募了大量军队，在外交上，与小亚及黑海沿岸各蛮族国家建立了友好联盟，与北非的叙利亚、埃及在对抗罗马问题上取得了援助的承诺。所以，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一方面一忍再忍，直到一个无可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进行了精心准备，选择良机，反击罗马。

双方第一次战役发生在阿姆尼阿斯河畔的一个大平原上。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几员大将迎战帕提尼亚军队，凭着优良的将才和士兵的勇敢，以少胜多，帕提尼亚军队的物资储备、大量的金钱都被本都取得，给予罗马人沉重的打击和极大的恐慌，而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亲自率领的部队还根本没有投入作战。他优待俘虏，给他们足够的旅费，让他们回家去，这又为他赢得了仁慈的美名。初战告捷后米特拉达特斯分兵三路，击败帕提尼亚和罗马的联军，占领了帕提尼亚领土，恢复当地秩序，进而侵入福里基亚，大军在罗马的亚细亚行省各地迫使罗马军队节节败退。

不堪忍受罗马奴役和掠夺的小亚细亚行省当地居民，把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视作仁义而勇敢的解放者，他们打开城门，把城市的统治权连同被捕的罗马官员一起交给他，在狂欢的气氛中，一场对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集体屠杀开始了，以弗所人、帕加玛人、阿德拉密丁人，等等所有被解放的小亚细亚居民都在自己的城市中屠杀所有意大利血统的人，孩子在母亲面前被杀，妻子在丈夫面前死去，老母目睹生气勃

勃的儿子在刀下流血，据说大约有八万人被杀。那些绝望的人们最后的避难所是神庙，但尾随而至的刽子手们毫无对神灵的敬畏之心，在落难者还紧紧抱着神像的时候就将他们用力扯开，然后杀死，甚至有些人扯不开，就干脆把手砍掉再杀死。有的人试图从海上凫水而逃，被追上后，大人被杀死，少年和儿童则被活活淹死。压迫愈深重，反抗愈惨烈，罗马人为他们一贯的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为小亚所发生的这一场惨剧而得意，这给了骄傲的罗马人一个教训，又在小亚居民和罗马人之间种下了深深的仇恨，骑虎难下的小亚各城市将不得不跟随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继续反抗罗马。一切正中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下怀。开战不久，在小亚的罗马军队统帅、前执政官曼尼阿斯·阿克利维乌斯被捕，他对于这场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在本都和帕提尼亚的冲突中偏袒后者，拒绝本都的申诉。为了谴责他对本都的不公正待遇，米特拉达特斯以惩处罗马人受贿的名义，将熔化了的黄金灌进了他的喉咙。这样，整个小亚细亚除了西南一隅外，尽属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所有。

接着，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将征战的光荣分别给予他的将军们，而他自己则专心于聚集更多军队，源源不断地接济前方。他的儿子占领了马其顿，大将阿基拉斯率领庞大的舰队出现于爱琴海，海陆夹击希腊，雅典发生起义，宣布脱离罗马，其他希腊国家纷纷响应，整个希腊除了伊壁鲁斯以外，全都置于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控制之下。

公元前 87 年，经历了一番斗争后夺得战争指挥权的苏拉在伊壁鲁斯登陆，他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罗马在东方的几乎所有属地都丧失了。苏拉首先在雅典地区与米特拉达特

斯六世的骁将阿基拉斯进行了一番较量。

苏拉兵分两路，一路进攻雅典，另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向阿基拉斯驻地庇里犹斯发动攻击。庇里犹斯有高大坚固的城墙，用云梯进攻代价太大，苏拉想出了一个用土墩围攻的计划，当土墩建筑得相当高了的时候，他把军事机械推了上去，准备进攻，突然土墩沉了下去，原来是阿基拉斯一直通过城中延伸出的地道在挖掘土墩下面的土，然后运走。罗马人佯装不知，暗地里却派了一些勇敢的战士，向着敌人城墙下面挖过去。挖土的人在地下相遇，潮湿黑暗的地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地面上，苏拉命令利用安置在土墩上的撞城机冲击城墙，到最后，城墙的一部分垮下来了，苏拉又在墙角堆了许多易燃物，火势一起便蔓延到全部城墙，有一段城墙垮下来了，守卫的士兵掉了下来，堕入熊熊大火，凄厉的惨叫令人不寒而栗。继续有城墙垮下来，时而东面，时而西面，保卫城墙的士兵们陷入绝望和沮丧之中，每个人脚底下的那块土地随时可能会跟着沉下去，在巨大的意外面前，士兵们不知所措，士气低落。

苏拉一直在他的士兵当中，安排他最勇猛的士兵用云梯攻城。战斗是艰苦的，他设法使他们换班，一队一队地补充登上云梯，持续作战。他用胜利的前景鼓励他们，用失败的耻辱刺激他们，使这些疲劳的人一次次地冲向高高的云梯。而城中的阿基拉斯表现出了更持久的耐性，他调来新的军队，不断督促他们，身处危难的士兵们再一次激起了高度的热忱。这两支勇者之师在烈火飞焰中争斗，相持不下。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苏拉下令退却，继续围困庇里犹斯，而他则把重点转向雅典。雅典已陷入了严重的饥荒，一

切可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阿基拉斯一次次地保证要运粮食来，苏拉又使他一次次地落了空。先前，根据庇里犹斯城内两个雅典奴隶的情报，苏拉两次突袭了阿基拉斯的运粮队，而后阿基拉斯连自身也难保，雅典彻底绝望了，有些人甚至开始吃人肉。一些不肯俯首就死的人逃了出来，苏拉发现后，命令士兵挖一条深深的壕沟环绕雅典城，防止任何人，无论士兵或是平民逃生。接着，城墙上搭上了高高的云梯，勇猛的罗马士兵开始突破城墙。雅典城衰弱的保卫者一触即溃，罗马士兵冲入城内，发现这已是一个饥饿之城，缺乏营养的居民无力反抗，连逃跑都不可能。苏拉下令，不分士兵平民，无论男女老幼，凡雅典人格杀勿论。这是一次极强者对极弱者的屠杀，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人们束手就死，把死亡视作一种解脱，既然不能求生，就但求速死，他们自动地涌向士兵的刀口，反而令习惯反抗的士兵们心中一时不忍。但苏拉的愤怒不可遏制，他认为雅典人不该和这些蛮族搅和在一起来反对罗马，屠杀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警戒，以便使他们在以后顺从。

恐怖降临雅典城。一个晚上之内，雅典城只剩下少数人侥幸逃脱了屠刀。第二天，苏拉在幸存者中处死了一切曾反对过罗马的人，按照他的意愿恢复了雅典的秩序。值得一提的或许是苏拉禁止焚毁城内任何建筑，保存了希腊文明的辉煌成果。史册上常见野蛮的征服者将被征服者的城市一把火烧掉，几代几十代人的文化积淀在烈火中灰飞烟灭，仅供征服者一夜狂欢。苏拉毕竟不是行伍出身的一介武夫，他曾醉心于文学的巨大魔力之中，也曾在戏剧舞台上感悟人生，面对雅典城，在作为一个军人的坚硬外表之下，一丝轻柔的怜

惜飘逸而出。尽管这已是一座饥饿之城，一座恐怖之城，在他眼中却仍然那么美，美得凄楚，美得沉重。

但庇里犹斯将难逃厄运。罗马士兵乘胜回攻庇里犹斯，苏拉使他们相信这已是辛苦的终点。攻下这座坚固的城市将为他们赢得最大的光荣。于是，阿基拉斯发现罗马士兵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冲上来进攻，他大惊失色，下令放弃城墙。士兵攻入城内，作为顽强抵抗的惩罚，庇里犹斯被焚毁，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也无一幸免。

米特拉达特斯派来了大量的援兵，阿基拉斯现在掌握有十二万人，由小亚细亚各部族勇敢的士兵组成，他率领这支大军，屡次向苏拉不足四万的部队挑战。苏拉丝毫不为所动，阿基拉斯摸不着头脑，数次惨败使他对诡秘莫测的苏拉心有余悸，于是他率兵转移。苏拉紧随其后，等待出击的良机。双方相遇在喀罗尼亚平原上，二百多年前，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和他十八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在这里打败了希腊诸城邦的联军，少年英雄亚历山大崭露头角，成为马其顿和他个人霸业的起点。这是一个极广阔的平原，纪念阵亡希腊将士的喀罗尼亚狮子碑高高耸立，悲天悯人地注视着这一场新的大战。阿基拉斯由于疏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将军营驻扎在平原上一块岩石丛生的地方，苏拉抓住了这个机会，占据了有利地形，发动进攻。阿基拉斯众多的士兵陷入一个很狭窄的阵地，四周都是围拢过来的罗马士兵，阿基拉斯亲自率兵抵抗，士气高昂，但很快陷入一片混乱，在岩石丛中，既没有地方作战，也没有地方逃跑，他们毫无抵抗地被杀死，有的是被敌人杀死，有的在拥挤和混乱中被自己的朋友杀死。罗马士兵尾随着逃兵冲入敌人军营，大获全胜。

喀罗尼亚战役使阿基拉斯十二万士兵只剩下一万人，十不余一。而罗马军队仅仅丧失了十五人，其中有一人后来还回来了。苏拉得到了大量俘虏、武器和战利品。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扭转了罗马军队在数量上的不利地位，极大地削弱了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军事实力，成为双方媾和的前奏。

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本人此时陷于危机之中。他不信任他的小亚细亚的附庸们，认为由于他的战败，这些人迟早会起来反对他转投苏拉的。先下手为强，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举行了一次夜宴，在狂欢的气氛中杀死了所有的客人，加拉西亚的其它小君主和他们的妻室儿女们都先后被杀。他还借口开俄斯城的一只船舰曾在罗得斯海战中冲撞过他的坐船，没收了开俄斯人的财产，占据了他们的城市，最后把开俄斯城的居民全部当作奴隶贩卖了。他的下一个报复目标是以弗所。在那里，本都掠夺者遭到了抵抗。可以说，开俄斯顺从地接受了被灭亡的命运，而以弗所则树立了以抵抗求生存的榜样。阴云密布，人人自危的小亚细亚，一个谋杀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阴谋秘密形成了，参与的人很多，人心自殊，有人向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告密，于是又一场新的屠杀来临了。天性多疑的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不相信任何人，他认为小亚人既然可以反叛罗马，当然也可以背叛他，必须以屠杀保证忠诚。可以说，是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本人把这些小亚细亚附属者推上了反叛之路，小亚细亚与他的矛盾迅速激化。

紧接着，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又在奥科美那斯战役中被苏拉战败，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一个儿子阵亡，只是由于苏拉没有舰队，才免于全军覆灭。如日中天的苏拉在这时得知

另一支罗马军队被派来小亚，名义上是进行对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作战，实际却把目标指向苏拉。这不仅没有影响他在士兵中的威信，甚至可以说还有好处，一方面因为他们依旧尊崇他，忠诚于他，为他鸣不平，另一方面士兵们不能容忍另一支罗马军队的存在，这意味着祖国不再承认他们此行是为国征战，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反叛之师，他们征战数年，不仅无功，反而有过，更没指望分到土地了。士兵的利益和苏拉的利益达到高度一致。在罗马秦纳和马略为所欲为，宣布他为公敌，他的妻儿费尽周折才到了他的身边，哭诉罗马城中发生的屠杀和掠夺，亲友的不幸皆由自己而来，是男儿孰能无情？苏拉急于返回罗马，恢复势力。

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趁机向苏拉求和。这对双方都有好处：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自开战以来，起初一帆风顺，但自苏拉出现以后，他的庞大的军队就不断地、迅速地遭到惨败，他在小亚地区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谋杀他的阴谋在各地时时酝酿，他需要时间进行休整；苏拉心中则充满了复仇的欲望，无心再打下去，他看到罗马在小亚细亚地区的统治不得人心的，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虽然残暴但仍不失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小亚苦心经营已有相当好的基础，两害相权取其轻，小亚人民毫无疑问倾向于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短时期内罗马不可能战胜他，他和罗马的对立将持续很长时间。趁着此刻占了上风，不如接受他的请求，只要媾和成功，就是他，苏拉的一大功勋。就这样，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公元前85年，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与罗马前执政官苏拉会晤，缔结了和约，第一次米特拉达特斯战争遂宣告结束。那支后来被派来小亚的罗马部队被苏拉的军队团团包

围，将领走投无路，只得自杀，士兵全部倒向苏拉一边。本都所占领的小亚领土现在重归罗马所有，亚细亚行省充满了悲哀，苏拉惩罚了那些曾凶残屠杀罗马人而与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结盟的城市，城墙夷为平地，居民贩卖为奴，杀戮那些反抗的平民和奴隶，对于幸存者，也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力，勒令各城市交出罚款和五年的赋税。

满载着仇恨和战利品，苏拉很快离开了东方，在希腊作了短暂停留之后挥师直指罗马。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杀死了十六万人，恢复了罗马在希腊、马其顿、亚细亚和其他被米特拉达特斯六世占领的国家的统治权，剥夺了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舰队。仇恨是一朵不死的花，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化作利刃刺向敌人的胸膛。各种各样的仇恨如阴霾笼罩着小亚和罗马，挥之不去。

复仇之剑

或许是海风吹来了远方铁与血的气息，罗马开始骚动不安。

秦纳们东奔西走，在新公民中要求支持，征集金钱、士兵和军需品。他们获得了萨谟尼特人的支持，这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在同盟战争中惨败于苏拉，痛苦的回忆使他们与苏拉有不共戴天之仇。

在胜利和完全毁灭之间没有任何中间道路。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苏拉有仇必报，绝不会给敌人留下一点生机。他是第一个进攻自己祖国的罗马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冒

天下之大不韪。而在遭遇了被宣告为公敌、财产被充公、房屋被夷平、亲友被杀被逐之后，谁也不敢设想他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空气中的血腥味愈来愈浓，意大利各地，惶惶不安的人们发现了许多“异象”，地震发生，神庙被毁，仿佛兆示着即将到来的灾难。接着，秦纳本人在兵变中被杀，更使民主派惶惶不安。

苏拉的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大军在意大利登陆了，这是一支忠诚于将领胜过忠诚于国家的军队，一支久经沙场的胜利之师。苏拉有恃无恐，写信给元老院，用高傲的语气指责罗马当局待他不公，他为国奋战，功勋卓著，到头来名誉扫地，人财两空，为此他将对那些有罪的人复仇。

苏拉的傲慢是有道理的，在他身边，旧羽新知丛聚。除了那些在马略时期被迫逃亡的老苏拉党人和叛变民主派、新近投靠苏拉的人之外，一大批极年轻而富有的政治人物登场了。

首先是庞培。他的父亲野心勃勃，在动荡的年代里是罗马的名将，曾任执政官。受父亲的影响，庞培酷爱军事，十七岁时就曾随父出兵，镇压意大利同盟者的起义。此时他凭着父亲生前的权力和影响，招兵买马，组成了一个兵团。在投奔苏拉的途中，这个年轻的将领初试锋芒，锐不可当，冲破了马略部下的封锁，并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因此，庞培成为苏拉得力的助手和最受器重的一员猛将，由此，庞培开始了他一生的辉煌功业。是年，庞培年仅二十三岁。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便是克拉苏。克拉苏的父亲担任过罗马的执政官、监察官以及西班牙总督等职务，在秦纳和马略攻进罗马

城以后，他的父亲被宣布为政敌并放逐，不久自杀身死。克拉苏秘密逃出罗马，在西班牙海滨的岩洞里躲避了八个月。当他得知秦纳已死而苏拉正向罗马进军时，立即招募了一支军队，经过一番波折投奔了苏拉。他的财富大大地帮助了苏拉。这些年轻的贵族派之所以投靠苏拉，乃是为了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谋得一个稳定的支点，苏拉的权势已如日中天，足以谋得一个进身之阶。他们野心勃勃，见惯了阴谋欺骗，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在他们的政治道德中，高贵者就是握有实权者，哪怕在他胜利的道路上铺满冤死者的尸身。

现在苏拉有许多贵族派的支持者了，他的实力大为增强，他任命自己和梅特拉斯为代执政官，引军前进，直逼罗马城而去。公元前 83 年，新的内战开始了。这一次双方的力量对比完全有利于苏拉。罗马城中，人们知道这回苏拉所打算的不是单纯的处罚、纠正和警告的问题，而是毁灭、死亡的问题，至于执政官们，他们痛恨苏拉，并且比其他人更加害怕苏拉到来，因此他们四处奔波，组织抵抗，表面上仿佛是为了共和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生存。他们能组织起来的力量是有限的，而且士气低落，执政官西庇阿的军队叛降苏拉，偌大的军营一走而空，只剩下执政官父子俩面面相觑。

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战争。在意大利持续了三年，而在西班牙，甚至苏拉死后还在继续进行。交战双方带着私仇，怀着你死我活的决心，愤怒地冲击，毫不畏惧也不退缩，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次年，罗马选出的执政官是二任此职的卡波和马略的侄

子小马略——刚刚 27 岁的一个政治新秀。冬季的严霜薄薄地覆盖着干枯的土地，马蹄踩在上面滴溜溜直打滑，显然这是双方休养的良机。在刀光剑影中厮杀流血的士兵难得地享受了一次清静的假日，而双方的统帅部里，运筹帷幄，一派紧张气氛。到了春天，紧锣密鼓的战斗开始了。对苏拉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春季，梅特拉斯在伊西斯河畔打败了卡波的一支大军，庞培在普勒尼斯特附近打败了马略，苏拉紧随其后，在普勒尼斯特城下截获了许多俘虏，杀死了其中的萨谟尼特人。苏拉再次表现出了极大的耐性，他对普勒尼斯特城进行包围，想以饥饿使这座城市不战而降。同时，梅特拉斯继续在对卡波军队的作战中取胜，大批士兵叛降。

失败的阴影愈来愈浓重，小马略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他写信给罗马的大法官，以一些莫须有的借口，除掉了自己的私敌，尸体被抛入波涛滚滚的台伯河。这是小马略对罗马所作的最后一件事情。

这时苏拉派遣部队分头前往罗马。沿途的市镇怀着战栗恐怖的心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至于罗马，在无数次的激情和血与火的洗礼后她已疲惫，饥饿使罗马人毫无反抗地打开了城门。苏拉进入罗马，初步稳定了局势，那些反对他的人都已逃跑了，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进行公开拍卖。

激烈的战斗在罗马以外不断发生。斯波雷敦平原，庞培和克拉苏歼灭卡波部下一个军团的士兵，叛降苏拉的士兵越来越多，卡波无奈逃往阿非利加。双方最后的决战在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发生于罗马附近的科林门外。苏拉亲率一部分士兵从左翼进攻，右翼由年轻的将领克拉苏指挥，结果克拉

苏的进攻很成功，而左翼战败逃往城门口。城内的守军见敌人紧随其后跟了过来，赶紧放下城门，疲惫的士兵不得不回过头来，继续作战。罗马城下的战斗持续了一个通宵，到清晨，苏拉彻底打败了民主派的联军。八千多萨谟尼特人俘虏被苏拉用标枪射死，敌军主将的头颅高高地悬挂在普勒尼斯特的城墙上示众。这给了普勒尼斯特人一个信号，因此他们也叛变了，把自己的城市交给了苏拉的将领，小马略在一个地道里自杀身亡。普勒尼斯特的俘虏们被分为三部分在苏拉面前走过，罗马人被饶恕，而普勒尼斯特人和萨谟尼特人一个不留，全被射死。

现在苏拉的将军们以战争、火和屠杀摧残意大利之后，驻扎在各城市里。庞培前往阿非利加去进攻卡波，继而转战西西里。紧随胜利而来的是恐怖。苏拉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罗马，开始了著名的“公敌宣告”，日复一日地公布“黑名单”，对列入黑名单的“公敌”，捕杀者有赏，告发者有奖，隐匿者必受处罚。元老和骑士们陷入极大的恐慌，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看见明天的太阳，日复一日，在希望和绝望中苦苦等待自己的末日。苏拉喜欢这样折磨他的猎物，仔细把玩他们的垂死挣扎，等到看厌了，挥挥手令人杀掉，有的被从半空中抛下，活活摔死在苏拉脚下，有的被拖过城市，任人践踏，有的在他还在走路、说话的时候就被刀剑夺去了生命。每新的一天都有新的惨剧接着上演。有一天，苏拉的士兵抓来了一个少年，苏拉认识他，马略的妻子是少年的姑母，在马略的提携下，他13岁就当选为朱庇特神庙的祭司。苏拉杀机刚起，旁边有人劝阻：“放了他吧，他还是个孩子呢。”这个侥幸逃生的18岁

的少年就是以后威震海内外、把罗马的疆土推进到空前广阔的尤利乌斯·恺撒。

血雨腥风洒向意大利。那些曾与马略等人结盟的意大利人也有很多被屠杀、放逐，财产充公。私仇乃是残杀肆掠之因，财富成为招灾惹祸之源，全意大利的法庭现在都在用各种罪名对他们进行惩罚——有的因为指挥过军队，有的因为在军队中服务过，有的因为捐献过金钱，有的因为出谋划策反对过苏拉。款待客人、私人友谊、借贷金钱都被看作是犯罪的行为，常常有人因为对一个有嫌疑的人作了一点好事，甚至仅仅是与有嫌疑的人偶然相遇的旅伴而被捕，株连到了一种无处不在概莫能免的地步。丈夫在妻子面前被杀，儿子死在母亲的怀里。在对个人的控告不能成功的时候，苏拉就对整个城市进行报复，毁掉城市的建筑，用繁重的赋税摧残它们，并在大多数城市里安插了军事殖民团，用忠诚于他的士兵把整个意大利严密包围起来，没收的土地和房屋都分给了他的士兵，从而为自己造成了一个坚固的统治基础，甚至在他死了以后，他们还是拥护他的最坚强的战士。

最后一个宿敌卡波的头颅也被庞培送到了苏拉面前。苏拉的敌人，现在只剩下在遥远的西班牙的一支民主派军队，他派遣梅特拉斯去对付那里的敌人。在罗马，没有任何人、任何事会成为苏拉的障碍，所有的人都默默地承受着罗马新近发生的一切。苏拉镀金的骑士像竖立在讲坛前面，上面刻着铭语：“永远幸福的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以纪念他在对敌人作战中保持不败的辉煌战绩。

喧嚣的台伯河终于宁静下来了，河畔重又出现了来往的小贩，勤劳的洗衣妇。但是有些东西一去不复返了，荣誉和

权力在人们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七丘之城罗马迎来了新的一位统治者，一位独裁者。

推行新政

苏拉为自己举行了庄严盛大的凯旋仪式，热闹非凡。人群喧嚣，惊走了在罗马城盘旋觅食的尸鹫，可是只有孩子们是真心高兴的，可不是吗，好久都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玩了，大人们成天都阴沉个脸，闷都闷死人了。他们哪里知道，这镶金边的军旗上，这锃亮的剑刃上，洒过多少父兄的鲜血，这气宇轩昂的将军，是踩着牺牲者的尸体才一步步爬到今天的高位上。谄媚者也不在少数，鞠躬微笑，点头哈腰，只要能得到权势，国仇家恨算得了什么，人格尊严又是什么东西。

苏拉转而致力于“宪政改革”，开始实现他个人的关于国家应该如何重建的梦想。为了这个目的，他从遥远的古代给自己挑选了独裁官的位置。这是罗马共和国早期法律规定在没有执政官的情况下，为了处理紧急状态而设置的临时性官职，任职期限不超过六个月。苏拉认为这种大权独揽的形式将有助于他恢复罗马、意大利的秩序和政府统治，他公开声称，鉴于意大利已被党派斗争和战争弄得四分五裂，他只有长期在这个职位上，才能够对罗马作出最大的贡献。他授意摄政官弗拉库斯向公民大会提交有关提案。罗马人不喜欢他的这种作法，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只有欢迎这个伪装的选举，作为他们自由的影子和外衣，推选苏拉为专制的主宰，并且没有作何期限，他愿意作多久就是多

久。在最后一任独裁官被废弃以后一百二十年，苏拉不仅恢复了这种形式，而且第一次使它成为无限期的，因此他成为集立法、行政、司法、经济、军事诸种大权于一身的名副其实的独裁者。这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但是他却竭力维持共和国的形式：他所有的官职和荣誉都是通过公民大会合法授予，所有的议案仍提交公民大会，经批准后方可成为法律，每年仍有执政官和全部原有官职的选举。

为了与他的专制统治相适应，苏拉决定恢复元老院的权力。虽然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苏拉自己以邪恶对抗邪恶，采取了向罗马进军的赤裸裸的军事行动，从而大大破坏了元老院的权威，但是他决心不让其他人再这样作，可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任何提案非经过元老院的审议不得提交公民大会表决。在他为元老院所作的事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改造法庭。法庭的数量至少增加到七个，每个法庭审理一个专门范围的案件，原由骑士控制的常设刑事法庭的权力收归元老院，确立了审判程序。由于大批的元老在内战和战后的屠杀中死去，他从自己的追随者中选出了三百名骑士补充进去，从而不仅扩大了元老院的规模，而且扩充了自己在其中的势力。

在有关职官的法令中，他为各个官位规定了一定的资格限制、晋升和其他方面的严格制度，从而使政权成为贵族的禁脔。保民官是罗马的平民经过长时期的斗争才为自己争取到的政治领域的代言人，以与代表贵族利益的元老院抗衡。苏拉认定，必须不断地破坏保民官的权力，保障贵族权益。他自己也曾作过保民官，深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为人民利益说话就必须与贵族阶层为敌，对于大多数出身于贵族的

政治家来说，二者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许多人争着作保民官，只是为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为此不惜鼓动平民联合起来反对元老院和罗马当局，成为党争的渊源。因此，苏拉规定，在刑事案件方面，保民官的否决权被废止了，其他方面也进行了限制，而且，规定担任人民保民官职务者以后不得再担任其他重要职务。这样，许多有名望有野心的人，过去对这个职位孜孜以求，现在都裹足不前了。

对于新公民来说，苏拉上台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他把意大利分为若干自治市区，意大利人出身的新公民保留了原有的权利并且被平均分配到各个部落中去，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同盟者战争以后意大利人所得到的权利。

苏拉痛恨向城市贫民廉价配粮制度。这一制度是只在罗马城实行的，因此，所有意大利的流氓、乞丐、无赖都聚集到罗马城来了。一些年轻力壮的人依赖于平价配给粮，整天游手好闲，终了一生，许多生活富足的人也钻空子冒领平价粮，真正善良无助的贫民反而被欺不得食。在他从政的数十年间，正是那些游手好闲之徒被利用在罗马城制造混乱，导致党争化为街头斗殴，进而演化为战争。意大利新公民虎视眈眈，对完全的罗马公民权耿耿于怀，一个很大的原因也在于罗马贫民的经济特权，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废除了这个流弊丛生的制度。作为对贫民的补偿，他大兴土木，招募年轻力壮的城市贫民作工，给以报酬，让他们凭双手自己养活自己。城内，到处呈现一片繁忙景象，一处处废墟渐渐消失，新的建筑物一个个拔地而起，万象更新，罗马城重又显出一派恢宏气派。平民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奇迹，靠双手吃饭，这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他们不再是寄

生于罗马的乞食者，他们是自食其力的罗马人，罗马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他们的汗水。在经历了战乱和屠杀之后，人们别无所求，和平和繁荣是所有人唯一的渴望，重建的喜悦使人们不再计较；按照传统，这些巨大的建筑本应该是由君主来主持建设并且作为君主统治的象征而存在的。

对苏拉满怀感激之情的还有那些被解放的奴隶们。他们的主人被宣布为公敌，苏拉不仅没有将他们出卖，而且在其中选择了一万多名年轻力壮的人为平民，给他们自由和罗马公民权，按照自己的名字，赐这些人姓科尔涅利乌斯。于是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一支唯苏拉马首是瞻的力量，与苏拉的军队一起，成为苏拉独裁统治的支柱和驯服的工具。

神秘退隐

现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了。人们各干其事，对于苏拉本人则怀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恐惧，恭敬地服从他，谄媚成为一种本能。独裁官苏拉有 24 侍从肩上扛着象征权力的斧头走在他车驾的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卫队时刻保护着他的安全。他的气派连古代的国王也要稍稍逊色几分。可是，犹如一支进行曲中止在最高昂的旋律上那样突然，公元前 79 年，苏拉宣布辞职。苏拉是第一个而且是当时唯一一个自愿地把这样广泛的权力不传给他的后人，而传给他所残暴统治的人民的人。他曾为争夺最高权利而含辛茹苦，冒着许多危险，不惜以道德的堕落、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灾难和万千生命的毁灭为代价。而在取得了这个权力之后，又神秘地、自动地放

弃了它。

对于他的退隐，人们众说纷纭，或说是他利用独裁手段，完成了旨在恢复贵族共和制的宪政改革之后，所作出的一项还政于民的信义之举，或说是他因改革无望知难而退的明智之举，或说是在一切权利欲望均已满足之后感到厌倦而向往田园生活，还有人说他是困扰于严重的皮肤病所以无法再展鸿图，等等。从性情上来说，苏拉本来就喜欢戏剧化的结局，永远出奇不意，神秘莫测，难怪人们称他为“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他喜欢在戏剧中揣摩人生，而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又有多少如戏如梦的场面令他或开怀大笑或尴尬难熬，甚至滴下几多英雄泪。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到末了，只有他这样的强者，能够摆脱宿命的力量，为自己的人生戏剧设计了这样一个令所有人一时不知所措的结尾，也让好奇的后辈在倾慕他的功绩的同时不断地猜心。史册上独步一时的英雄所在皆是，而能同时辉煌于军界和政坛的却不多见，取得了最高权力之后自愿无条件放弃的则恐怕只有苏拉一个。苏拉一定特别满意这样的结局，若地下有灵，这时他没准又在得意地纵情大笑了。

他的心思如此巧妙，他的勇气也丝毫不弱。在他所进行的内战中，有十万青年死亡，对于他的敌人，他毫不手软，放逐和杀害了九十名元老、十五名高级官吏、两千六百名骑士，这些人的财产被没收，尸体被抛弃。不害怕这些人在国内的亲友，不害怕外国的流亡者，不害怕那些城墙被他摧毁，土地、金钱、特权被他一扫而光的城市，现在苏拉居然宣布自己为一个普通公民了。他解散了自己的侍从和带斧头的卫队，闲散地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和几个朋友步行到广

场，谈笑风生，安然自若。甚至到这个时候，群众还在以恐惧的心情看着他，没有人敢于向他问好。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苏拉还是残暴的独裁官的时候，他们对他百依百顺，暗地里诅咒他，希望他快点倒台，而一旦苏拉自己心甘情愿地从最高权位上退下来，他们对他的恐怖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平白增加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看到这个杀人如麻的人悠悠然散步在罗马街头时，仿佛看到死亡的威胁近在眼前。这令苏拉非常不高兴，他原本是想重温少年时在平民中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的。

可是天下钱买不来、棍棒打不出的是情愿。苏拉对喧闹的罗马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他索性退隐到普特奥利的乡村别墅中，垂钓水滨，间或涉猎诗文，很遗憾他那长达二十二卷的回忆录没有流传下来，不知是否因为苏拉在文学领域的能力远不如他的军事和政治天才，一向自负的苏拉总算在这件事上力不从心。

在风光如画的普特奥利海滨，苏拉一如既往地纵情酒色，他喜欢那些年轻的透着青春傲气的面容，在其中，他为自己选择了第五任妻子，美丽的范莱莉亚。

新婚的苏拉在一个清晨写下了自己的遗嘱，有一些事必须要处理，有一些话必须要说明，他把遗嘱封好以后，在那个傍晚发起了高烧，当夜就在别墅里死去了。这个人曾抛尸无数，可是自己却安静地、毫无拖延地死在家中的床上，妻子的身边。如果说幸福就是一切得遂人愿的话，那么苏拉无疑就是幸福者中最幸福的，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

苏拉的葬礼与他的身份相称，声势浩大。他的尸体抬在金舆上，游行整个意大利。他生前使用过的旗帜和权标在金

與前面高高举起。骑兵和号兵们紧随其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苏拉的老兵们自动地组织成一个庞大的送葬队伍。游行队伍最后到达罗马，因为害怕这些悲痛的士兵们，所有的男女祭司都穿着礼服护送遗体，元老院全体成员和高级行政长官、骑士也来参加葬礼。葬礼上，哀乐长鸣，毕毕剥剥的火苗吞噬了苏拉的躯体，只有这无知又无情的火才会毫不畏惧地亲近他，毁灭他。这时人们向苏拉高呼永别了，其中有些人是害怕苏拉的军队和他的遗体，有些人却是真正地怀念他，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党羽来说意味着财富和关怀，可是对于他的敌人来说，甚至在他死了以后，还是最可怕的。

苏拉被葬在马斯广场，这在过去，是只有国王才配享有的待遇。

这就是苏拉的结局。他给自己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

“没有一个朋友曾给我多大好处
也没有一个敌人曾给我多大危害
——但我加倍回敬了他们！”

没有标榜，没有伪饰，甚至不曾以空白与沉默期许后人的评语。戏已落幕，人将永别，在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之间经历了爱与恨的挣扎，灵与肉的搏斗，义与利的冲突，苏拉不需要赞美或诅咒，他所做的事情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自信得不需要任何谅解或宽恕。

台伯河边，春风依旧。汨汨的河水把一切暴力的痕迹都抹去了，有人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可是，在这人欲横流的尘世里，有多少卑鄙的事是在高尚的名义下做出来的呀！只可惜世人煞费苦心，却总是

人算不如天算，荣华富贵转瞬成了水中花，名利原是一场空。只有台伯河，永不停歇地向大海奔流。马略、苏拉、庞培、恺撒，正如这河中泛起的朵朵浪花，随着河流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苦乐悲欢，甚至这些盖世的英雄也有穷途末路、呼天不灵的时候。而他们既蔑视又利用、既讨好又出卖的人民大众，却以一个群体的形式永远存活，英雄固然伟大，民众却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人。

苏拉的时代是恐怖的时代。苏拉的独裁是罗马城邦危机渐趋严重后，贵族为克服这一危机而实行的个人军事专政。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和他的敌人们不惜以内战来解决权力分配中的纠纷，千千万万的青年为此丧失了生命，罗马人对死亡已经麻木不仁了，以致于后来当和平降临时，他们突然发现由于死亡减少，罗马变得拥挤了。对于苏拉，他所实行的恐怖手段使当时人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以一种敬畏和恐惧的心情面对他。在有关罗马发展的问题上，苏拉的法案把时钟倒拨，试图恢复贵族寡头政治的统治地位，不但没有解决罗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反，他的独裁和他的其他政治遗产使得形势更加恶化。因此，他的改革是短命的，徒劳的。

苏拉的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公正的政治道德，败者为寇胜者王。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言，苏拉玩世不恭，对于人怀有一种彻底的鄙视，后人戏称他为“政治上的唐璜”，对于马略和其他人加诸于他身上的不公正，他以邪恶对抗邪恶，以更多的屠杀惩罚屠杀，他是第一个把军队用于自己的目的，虽然以后他禁止其他人这样作。这也是苏拉被人们怀着恐怖的心情永远铭记的原因，在其后

三十年间，罗马人不敢再进行大规模的内战。但对于那些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苏拉给予他们超乎想象的财富和关怀，从而为他缔造了一支忠诚的支持力量。

苏拉的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在他之前，共和制的危机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已表现出来，罗马的将军们致力对外扩张，大大推进了罗马帝国共和国在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势力发展，从而又在政界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与元老院的贵族寡头统治产生尖锐的矛盾。马略的军事改革使征兵制为募兵制所代替，忠于将领胜于忠于国家的雇佣军出现了，军人的力量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苏拉是把这种力量完全用于自己私人目的的第一人，虽然他掌握了独裁权力以后，极力阻止其他人这样作。通过内战、屠杀、掠夺，苏拉建立了个人的独裁专制，但他仍然保持着共和制的外表，起初他进攻罗马使衰落中的元老院受到了决定性的一击，但是日后正是他竭力恢复元老院的权威。这种前后矛盾，只能有一种解释，即苏拉仍局限于共和制的理想，他看到了共和制在统治这样一个辽阔疆域时已力不从心，但他也看到罗马人酷爱自由与共和制，他们不会容忍在最后一位国王被驱逐数百年以后，再造一个新的国王。这种思想深入人心，即便最下层的罗马人也敢于反抗他们所认为的专制。所以他的对策只能是扶持共和制，他以独裁的方式来重建共和制。这种作法明显是逆历史潮流的，客观后果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政治家们将不再求助于共和制的外壳，不再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个新时代的代表就是他的部将庞培、克拉苏与恺撒结成的三头同盟，以军队为后盾，以个人秘密联盟为主要形式，对抗元老院贵族统治，是三头为实现个人独裁而

毫无疑问，苏拉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在制度上，他多有创新，为共和国的崩溃勾勒了最初的轮廓。他的残暴乃是因为那是一个残暴的时代，而出色的谋略过人的勇气为他带来了接二连三的胜利，“幸运者”苏拉从此留名青史。

布鲁图斯

——暗杀恺撒的元凶

何 蓉

马可·布鲁图斯，这是他的名字，他的姓氏表明他出身于罗马最古老、最高贵的家族，至于他本人，则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哲学家，罗马政界的要人，贵族元老院的宠儿，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的人。在这些美誉之下，掩盖着他出众的阴谋和政治上的野心。这样的一个人是最危险的，他像一个不知何时爆发的火山一样，平静的外表下是奔腾的岩浆。

在历史上他以刺杀恺撒的凶手而闻名。这在当时是一个无法被饶恕的错误，为此他从罗马逃亡，转战亚细亚、希腊，最后，埋骨于马其顿的腓力比。他身后凄凉，毁誉不一，在一代代人好奇的审视下，他一生的爱恨情仇，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成长的烦恼

生于乱世，体质孱弱的马可·布鲁图斯能够活下来是个奇迹。

他的父亲，一位著名的贵族、元老院的实权派、富有的

财主，在苏拉和马略的内战中被作为公敌而被放逐。逃亡生活充满艰辛，虽然在外省还有一些财产，亦有不少追随者，但父亲被杀后，树倒猢猻散，母亲塞尔维利亚忍泪含悲，抚育小马可。他给了母亲重振家业的信心。塞尔维利亚同样出身于罗马豪门，她的曾祖父是上个世纪罗马著名的监察官加图，这个家族素以俭朴和克制出名，塞尔维利亚秉承家风，性格坚强，以纤弱的肩头担起抚育小马可的重任，她亲自哺乳这个孩子，而不像其他罗马贵妇那样，把孩子交给奶妈。

小马可天资聪颖，童言稚语为寂寥的寡母增添了不少乐趣。只是他的身体始终那么多病多灾，成为塞尔维利亚一块心病。于是在辽阔的大海边，每当海风柔柔，水波不兴的时候，总有这一大一小两个人，手牵着手，在海滩上留下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塞尔维利亚希望新鲜的空气、适当的锻炼可以令这个孩子强壮起来，到后来她失望了，疾病成了常例，好在小马可每次都侥幸地逃脱了死神的追索。

缠绵病榻的孩子最富于想象力。何况塞尔维利亚一向以夫家与娘家的显赫历史自豪，母子俩个每天夜里都聚在一起谈家史，一个讲，一个听，讲的人慷慨激昂，听的人热血沸腾，马可眼前随着母亲的描述浮现出一幕幕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往事，幼小的心灵被祖先正义和光荣的事迹激励着，以致于总在梦中伴随着先祖，出生入死。也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他的金戈铁马的雄心，白天里，他总是那么瘦弱单薄，不堪一击。

同龄的男孩子所玩的游戏与他无缘，不过他不缺少友谊。他性格温和，聪明机敏，母亲们称赞他懂事，孩子们敬重他高明，病榻前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交圈。他自小就善

于操纵同伴，让那些比自己强壮得多的男孩子们服服贴贴。更让塞尔维利亚欣慰的是，马可酷爱读书，从《伊利亚特》到拉丁韵文诗，或者希腊先贤的哲学著作，只要他能找见的，他都读得如饥似渴，他甚至弄到了老加图的《农业志》，一本正经地欣赏起来，尽管那部书主要是对于农庄管理方法的一个总结，这孩子却在字里行间寻觅先祖伟岸的身躯。

马可最崇敬那位驱逐国王的老布鲁图斯。他不畏强暴，带领贵族们驱逐暴虐的国王塔魁尼阿斯，一手缔造了罗马共和国，并且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执政官，以他的仁慈干练创立了罗马的共和制。因此，他的雕像被陈列在卡皮托神庙，和历代罗马国王的雕像一起，受到人们的膜拜，以纪念他对罗马的贡献。父亲对于马可只是个概念，无形中，这位老布鲁图斯几乎成了他精神上的父亲。

这时一位男子闯入了马可的视野，并从此与他结下一生的恩怨。

那是在一个阴冷的冬日黄昏，母子俩照例围坐在炉边，絮絮而谈。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接着一个不速之客闯入，打断了谈话，那一种惊心动魄的印象布鲁图斯终生难忘：绣金的长袍风尘仆仆，英俊的面容透出精明，年轻的身躯清瘦却富有活力，目光深邃，锐利的黑色眼睛只一瞥就把整个大厅扫视了个遍。他对小马可极温和，眼睛里透出怜爱之情。这一切深深地吸引着马可，但小马可本能地抗拒着他的吸引，或许是因为那张男子气十足的面容令他感觉陌生，或许是那种洞察一切的眼神，或许只是因为母亲在这个人面前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女性的娇柔，她面色微红，是炉火的映衬还是……？小马可心烦意乱，两个大人在低声密语，马可有

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被忽视了。对于母亲，这个性格温顺的孩子由于多病已形成了极大的依赖，甚至是一种在感情上的霸占，今天他的绝对中心地位受到了挑战。他跳下软榻，故意光着脚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可气的是母亲竟恍若不知，倒是他微微一笑，马可觉得自己的小心眼被揭穿了，有点害羞，有点气恼。好在母亲来解了围，她命令马可去吃药睡觉。

这一夜客厅灯火通明，毕毕剥剥的炭火伴着两个大人的轻言细语，在暗夜中响了很久。马可失眠了。这个始终被妇女抚养的孩子习惯了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汉的地位，但今晚这个陌生人对他构成了一种威胁。他决定不喜欢他，可是那英俊的面容又时时浮现眼前，强烈地吸引了小马可。他开始怀念他那早逝的父亲，却始终记不得一点点，倒是那双黑眼睛似笑非笑的样子拂之不去。

这是布鲁图斯第一次见到尤利乌斯·恺撒，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出色的将领、最伟大的政治家。那一夜小马可作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梦，第二天起得很晚。他连忙下楼，早不见了那个恺撒叔叔，马可心里竟有些怅然。只见母亲坐在桌边，正在吩咐着什么，家里所有的奴仆环伺身边，恭敬如常。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喜上眉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母亲好像说完了，挥挥手让仆人们散去，把马可抱到膝上，欣喜地说：“我们可以回罗马了！”

罗马！这个令马可魂牵梦萦的地方，难道真的要接纳他们了吗？马可知道，罗马记载了祖辈的光荣，可也是母亲的伤心地，在内战中，家产被没收，家人流离失所，父亲又在流亡中丧生，因而以前马可从不敢主动提起罗马。这一次，在恺撒的帮助之下，他们终于可以回去了。

罗马城多么令人陶醉！美丽的建筑比比皆是，高大宏伟的神庙、剧场超出了马可的想象。车如流水马如龙，宽阔的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华衣美服，令人目不暇接。在罗马，所有的人都对他彬彬有礼，为的是他先祖的光荣，马可骄傲极了，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徜徉在广场、圣路，追寻昔日的踪迹。夕阳西下，广场后边巨大的希腊式雕花柱廊沐浴在最后一抹阳光里，光与影的变幻瑰丽无比。马可小小的身影被拖得很长，他沉醉其中，久久忘返。

塞尔维利亚回到罗马，如鱼得水，重新成为社交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喜欢这种生活，人也变得年轻妩媚，只是马可很少再能同她谈话了，偶而一次母亲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耐心，她的心思完全放在现实中，对于马可过于迷恋往事觉得有些可笑，又有些担心。

的确，自小没有父爱，母亲性格专断，管教甚严，但她毕竟是女人，无法真正代替父亲的作用。渐渐长大的马可性格温和，感情丰富，非常机智灵活，另一方面，掩盖在柔弱外表下，他的意志非常坚强，甚至有些固执死板。他还极为骄傲，可以说，唯其骄傲，才使他待人接物分外温和，因为他觉得这是与自己的家世匹配的风度。

他再次见到了恺撒，恺撒的英雄气概照例深深地吸引着他，两个人这次建立起了一种男人与男人之间的默契。恺撒从不敷衍他，而是以一种很认真很平等的态度对待这个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恺撒还施加影响，让马可在罗马的公共场合露面，马可进退有度，颇有世家风范，得到了罗马人上下一致的赞许。

罗马城不是一个清静之地。各种居心叵测的人随时能在

空气中嗅到异味，恺撒对小布鲁图斯的关心招来了流言纷纷。有人说他野心很大，试图拉拢布鲁图斯家族的孤儿寡母，作为政治投资，有人说小马可根本就是恺撒的儿子，理由是小马可出生的时候，凯撒是塞尔维利亚的情人。

聪慧敏感的布鲁图斯从人们戏谑的语气、指指点点的神情中感到了什么。他已初通世情，罗马人的生活奢侈放荡，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之外不断寻求新的恋情，花开何处总是成为贵族社会公开谈论的话题。塞尔维利亚有财有貌，是罗马城地位最高的寡妇之一，求婚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门户相当、家资巨万者，可塞尔维利亚只是含笑摇头，怨不得思慕者百般猜忌，以为她心有所属。与塞尔维利亚有过一段恋情又常出入布鲁图斯家的恺撒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可是当马可鼓起勇气要探问个究竟的时候，塞尔维利亚只是叹了口气，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不久，流言不攻自破，但是布鲁图斯心里的疑问却无人解得，伴随他度过沉闷的青春期的。恺撒忙于政事，步步高升，罗马城到处有人称颂他的慷慨大度，他与马可见面的机会却少得多了。有时候，布鲁图斯在冥想中也曾偷偷地把他设想为父亲，可是又禁不住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家族的光荣不容他有丝毫的越轨。

布鲁图斯穿上成人的宽袍时，母亲塞尔维利亚开始关注儿子的婚事。布鲁图斯家族世代显赫，哪一个姑娘不想嫁呢？但其中，真正门第相当又人品出众的委实不多，尤其在母亲挑剔的眼里，儿子娶任何一个姑娘都是屈尊了。

布鲁图斯成长中的烦恼被表妹波喜阿信手抛开。

波喜阿小他几岁，自幼两人谁都不买谁的账。波喜阿对

这个药罐子表哥很不耐烦，她自己习惯在家中的农庄里无拘无束地疯，甚至敢和家奴的孩子们玩得热火朝天。而表哥总是一副小大人模样，一起玩怕摔着累着，捉弄捉弄他又招大人骂，好不扫兴。布鲁图斯呢，波喜阿的作派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之外，经常衣衫不整在野地里疯跑，乱蓬蓬的金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哪里有一点名媛淑女的样子。

女大十八变。不经意之间，波喜阿成了一个沉稳又机敏的大姑娘，她不乏似水柔情，但不同于寻常脂粉，她从不矫情做作。她倾听布鲁图斯充满哲理的话，有时甚至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呓语，她很少插嘴，但每一句总能击中要害，即便不说话，布鲁图斯也能从她明亮的眼睛、微翘的唇角读出信任、理解。在波喜阿身边，他忘了烦恼，心如止水。再说，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与加图家族联姻对于未来的政治前程大有好处，熟知政界内幕的布鲁图斯不知不觉已学会了权衡利弊，连婚姻也不过是政治结盟的手段罢了。

塞尔维利亚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不久为这一对少年佳偶操办了婚事。

结婚意味着成年。为承继布鲁图斯家族的光荣，马可进入了政界。

政治的困惑

苏拉死后，罗马政界出现新一轮群雄争霸，三个风云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克拉苏、庞培和恺撒。

克拉苏出身于罗马古老的平民家族。父亲在内战中被罗马民主派放逐后自杀，他招集了一支部队，投靠了民主派的

死敌苏拉，得到赏识，从此在罗马军界和政界崭露头角。他长袖善舞，敛财有术，从经营高利贷和投机商业中大获其利。尤其在苏拉进行公敌宣告、整个罗马陷于恐慌之中的时候，克拉苏软硬兼施，用种种欺骗性的手段低价收购大量产业，成为罗马首富。公元前 73 年，斯巴达克斯起义爆发，克拉苏作为前任大法官受命出征，由于起义者内部的纠纷，克拉苏最终使斯巴达克陷入困境并杀死了他，6000 名起义奴隶被钉死在阿庇安大道两侧。他的“赫赫战功”为罗马人解除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加上他人又巧舌如簧，善于以金钱笼络的手段和极其灵活的态度周旋于政界，因此，与庞培并驾齐驱，同为罗马名噪一时的显赫人物。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大胆的财政上的投机家，也是一个谨慎的政治家，长于幕后指挥。

庞培是苏拉的部将和女婿，随之征战南北，并代表苏拉在西西里和北非连续取得胜利，俨然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将军。公元前 77 年底，29 岁的庞培被派往西班牙去对付一个反苏拉分子建立起来的独立政府。庞培的军事才能在这时受到挑战，但是当这个颇具才能的将军被一个平庸的下属杀害之后，庞培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其余的人，这个戏剧性的结果提高了他的军事声誉。

这两个野心勃勃的人在公元 71 年都带领着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尽管互相猜疑，他们却仍然达成了一项协议，向元老院要求成为公元前 70 年的执政官。从法律上讲，没有遣散自己的军队，他们俩谁也没有成为候选人的资格，而庞培因为年轻甚至还没有取得元老职位，遑论执政官。但最后元老院仍不得不让步，公民大会通过了由他们任下年执政

官的提案。这给未来的政治家一个重要的启示，野心勃勃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就能挫败共和制。克拉苏和庞培的这次联合恰恰成为以后三巨头联盟的前奏。

他们在任期内专注于推翻苏拉的制度——一项使他们获利甚多的制度。罗马政治旧有的灵活性和无政府状态恢复了。克拉苏在任满之后仍满足于在家中积累他的经济财富和政治影响，而庞培等到了一个使他的军事威望迅速提高的机会，他被授予地中海的指挥权和 12 万士兵去查禁海盗，期限三年，而他在三个月内消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罗马商船的大量海盗。他的才能为人赞叹，同本都的米特拉达特斯六世作战的任务又落在他肩头。他的战略天才几乎没受到什么考验就获得了胜利，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被同盟者抛弃，而他的儿子也背叛了他，英雄一世，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被迫自杀。庞培着手对西亚事务作一个彻底的了结，在东方他建立和恢复了 40 多个希腊化城市，作为罗马政治影响和被庇护者的中心。庞培证明他不仅是一个出众的战略家，也是一个第一流的行政官员，他为罗马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的收入，而战利品和东方小君主的大量赠品使他的财富几乎可与克拉苏相媲美。

这时候，布鲁图斯年轻的恺撒叔叔在军功上不能跟庞培竞争，在财富上无法与克拉苏相提并论，但他出身名门，作为马略的内侄，秦纳的女婿，与民主派有密切的关系。苏拉死后他进入罗马政治生活，这时正是苏拉的部将们叱咤风云的时候，恺撒年龄与之相差无多，想要出头很难。但他通过揭露前马其顿总督的贪污案，震惊了罗马政坛。继而在姑母尤利娅去世的时候，恺撒大肆操办追悼活动，公开地赞扬姑

父马略，在送葬时还抬出了马略的模拟像，这是自苏拉宣布马略为公敌后，马略的像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出现，引起罗马各界很大的震动，恺撒由此提高了自己的身价。之后，恺撒出任罗马市政官等职，逐渐和庞培及克拉苏接近，为了笼络人心恺撒出手豪阔，欠下了大量的债务，多亏大富翁克拉苏作担保，他才得以赴任西班牙总督。西班牙是恺撒一生霸业的起点，他的军事天才和理财能力得到了出色的发挥，获得了士兵的爱戴。

在公元前 60 年，也就是青年布鲁图斯踌躇满志的时候，克拉苏、庞培和恺撒是罗马最具实力的三个人物，可是固执守旧的元老院极为短视地同时冒犯了这三位将军和财主。他们首先指责庞培在东方的政策没有与首都商量，是庞培一大串专横、越轨行为中的一次，另外，庞培代替元老院的一名成员在东方作战并取得胜利，无形中丢了元老院的脸，因此他们拒绝了庞培的要求，不承认他在东方措施为政府的合法决定；其次，无视克拉苏和庞培的分歧，在一项财政决定中否决了克拉苏的要求，从而把可能的同盟者推向敌人一边，仿佛这些错误仍不够似的，元老院继续冷落了第三个共和国的英雄恺撒，恺撒希望竞选前 59 年的执政官，但元老院趁机迫使他放弃举行凯旋、扩大个人影响的机会，并在恺撒很可能竞选成功的情况下为未来的执政官分配了极不重要的行省。可以说元老院的种种行为是对恺撒个人的一种蓄意侮辱。

在这种情况下，三个被冒犯的人放弃了他们之间的分歧，通力合作来对付那些侮辱他们的人，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盟，恺撒如愿成了执政官，三头联盟集中了共和国大部分权力，不久就为公众所知。元老院被大大地削弱了，它第

一次成为纯粹的政治团体，而不是有效的政府。贵族寡头政治从此一蹶不振。

这就是布鲁图斯步入成人世界以后所面临的政局。他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缺乏政治经验，只觉得目中所见与他的共和制理想格格不入。由于年轻而高贵，他只担任了几个尊贵的宗教职位，冷眼旁观之下，罗马政坛竟无几人是清白的：庞培是个骄傲自大的人，冷漠而狡猾，克拉苏和蔼可亲的表面下掩盖着阴谋与贪婪，而恺撒，始终让布鲁图斯心烦意乱，他为人慷慨，做事机敏，具备了一切领袖的才能，但每次布鲁图斯试图与他谈论政治，尤其是如何摆脱共和制危机的时候，他都浮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黑眼珠也仿佛看得很远，超出了凡世，不知是在笑话布鲁图斯的幼稚呢，还是在倾听神秘的呼唤。

与布鲁图斯爱好相近的似乎是西塞罗。作为一名有志于政治活动的富家子弟，西塞罗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那个时代，政治家的核心就是雄辩术，西塞罗的天才和完善的教育使他能熟练运用华丽的拉丁语，藉此他一次次地说服并征服了元老院。这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热心又奢侈的人，他不是贵族，却又过分崇敬贵族，强烈地希望得到承认，从而过分地顾影自怜，他鼓吹“等级和谐”，刻薄的人不免要说他是想弥补出身平民的先天缺陷。吸引布鲁图斯的或许是他的博学，西塞罗在希腊和罗马都受过全面的训练，出口成章，才华横溢，完全不同于那些靠吃祖宗老本的纨绔子弟，言谈举止大胜过唯利是图的银行家、粗鲁简单的骑士。在接触中布鲁图斯渐渐发现，西塞罗尽管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他缺乏罗马公共生活中所需要的冷酷无情的果断性，相反，他具

有一种致命的对于每一问题的双方都进行审查的律师式的才能，这造成了他犹豫不决的特点，往往丧失良机。

布鲁图斯冷静地审视着这位洋洋自得的“新人”。对于西塞罗极力鼓吹的“等级和谐”，布鲁图斯觉得无可无不可，他所推崇的是共和国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共和理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贵族寡头政体。目前的紧要任务是如何改变共和政体步履维艰的现状，而不是奢谈什么各等级的和谐。布鲁图斯认为，只要奴隶主贵族们在政治上强大起来，摆脱个人独裁的威胁，元老院重振雄风，那么，骑士、银行家、商人、平民、奴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等级和谐自然而然地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最根本的是要强化元老院，对抗三巨头。可是这个设想与现实反差太大，他只能等待，伺机而动。

布鲁图斯忧郁地注视着春风得意的恺撒。他抛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三头同盟的提案，直指通向独裁的道路，完全把反对意见撇在一边，他甚至派人殴打他的执政官同僚以获得自己提案的通过；克拉苏在财政上的要求得到满足；他的女儿尤利娅被他嫁给了庞培，从而与这位大他六岁的新女婿共享主宰政权的巨大利益。作为回报，他的两头同伙迫使元老院把重要的山南高卢分配给他，任期长达五年，从而给予恺撒一展才华的机会。

即将长期离开罗马的恺撒必须保证后方稳定。除了把尤利娅嫁给庞培之外，他亲自上阵，娶了下一年执政官之一派索的女儿卡尔柏尼亚，监察官加图抱怨共和国成了一个单纯的婚姻介绍所。他还提拔了一个有才干的年轻政治家克劳狄乌斯任保民官，尽管克劳狄乌斯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并被

控告在宗教仪式中和恺撒的妻子庞培娅私通，不敬神祇。这控告或许是想使恺撒难堪，但恺撒只和妻子离婚了事，从而把一个私人的遗憾变成一个有利的计划，对敌人施以恩惠，借此打击另一个更危险的敌人。

恺撒离开罗马后，布鲁图斯反而觉得与他在情感上近了一些。恺撒的军事天才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用分化瓦解和武力征服相结合的方法，经过三年苦战基本上并吞了整个高卢地区。其后，他一方面平定了高卢地区的叛乱，另一方面远征不列颠岛，展示了他的军队的极大的能量，更是一个声明：罗马的边境和他本人的抱负都是没有止境的。市坊间流传着恺撒每一封粘着桂树枝的报告胜利的信，罗马人喜欢能够把领土扩张得超过他们的地理知识，恺撒成了传播共和国威仪的理想的经纪人。恺撒也给布鲁图斯写过许多信，多数是纵马扬鞭时口授给随从文书的，质朴的叙述掩不住胜利的喜悦。阅读加上想象，布鲁图斯仿佛身临其境，与恺撒大军一起策马扬鞭，纵横捭阖。与西塞罗华丽无比的拉丁文相比，恺撒字里行间透出来的令人畏惧的才华和清楚简明的拉丁文使这些朴素得多的作品成了另一种杰作。布鲁图斯知道恺撒身体孱弱，更知道他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因此赢得士兵交口称赞。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布鲁图斯一边神往遥远的战场，一边禁不住思绪翻滚：这样一个才情出众、人物风流的世家子弟，为了取悦民众不惜挥金如土，几乎被搞到破产，为了政治安全不顾克劳狄乌斯令他当众难堪，反而施以恩惠，为了巩固三头联盟他改变了女儿的婚约。并且，在兵连祸结的年代里，他精心培植了一支长期追随他、忠心耿耿的精锐之

师，——这一切表明他胸有大志，绝不甘居任何人之下。

恺撒的成就直逼庞培以前在东方的功劳，他的功劳与引起的嫉恨成正比，最后，罗马城内三个人的死亡加快了恺撒与庞培之间矛盾的爆发。

公元前 54 年，恺撒的女儿、庞培的妻子尤里娅去世了，从而大大削弱了这两个领导人之间的联系。次年，他们的第三位同僚克拉苏因为自觉财富有余军功不足而下决心远征帕提亚人，被诱敌深入后遇难，三头政治自此不复存在，各怀竞争目的和野心的庞培和恺撒处于直接对抗的地位。再下一年，克劳狄乌斯被谋杀了，作为恺撒一个极有效的代理人，他曾长期与西塞罗、庞培等人对抗。他的死使庞培没有任何阻碍地成为罗马城最有权力的人，凭借西塞罗的帮助，庞培获得了为罗马供应粮食五年的非常权力。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职务，而且在罗马处于极度混乱时一人任职达数月，出于妒忌他拒绝了恺撒再度联姻的建议，通过新的政治联姻，通过西塞罗的往来穿梭，他和贵族派联系起来。庞培向贵族派靠拢说明他害怕恺撒，试图借与元老们的联盟抗击恺撒。

恺撒作为一个杰出统帅的个人特点就是速度、时机的选择和对突变情况的极强的适应性，他思考和行动的速度远远快于他的敌人。面对庞培的挑战和元老院明显的偏袒一方，恺撒先是进行试探性的议和，不出所料，元老院仗着与庞培的联盟，迫切想要置敌于死地，因此把恺撒的提议视作挑战。恺撒于是主动出击，在公元前 49 年 1 月 10 日晚上，渡过卢比孔河，这条宁静的小河构成了山南高卢和东部意大利之间的边界。当他率领一个军团的士兵走过霜结的小桥时，没有战斗的口号，士兵们沉默地服从他的一切命令，他们知

道他正在触犯罗马叛国法，这项法令禁止总督率领部队到他的行省之外去。这一天的行动是罗马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它意味着在苏拉内战之后三十年的和平宣告结束，共和制进入了大变动的晚期。

布鲁图斯困惑了，他自己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矛盾的选择

自走出书斋以来，布鲁图斯尚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主要从事宗教和法律的一些职务。按照惯例，贵族子弟首先要在这种无足轻重的职位上消磨长短不等的一段时间，当然职位仍有高低等级之分，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权势地位。古代人成熟得很早，度过童年期就是成人期了，对于罗马的贵族世袭传统而言，必须使这些未来的元老们很早就在公共场合露面，获得一定的知名度，可能的话，最好是从担任宗教职务开始，这些职务往往是荣誉性的，既代表着家族的地位，又享有很高的声望。这段时期，他们要熟悉宗教仪式，培养对共和国的忠诚，父亲们会给他们细述家史以及各个显赫家族的世系，输入流行的政治道德，还会为他们选择社交的伙伴，当然必须是门户相当、利益相关的。最后，在他们积累起一定的经验之后，另一件人生大事就是婚姻。在政治几乎等同于交易的年代，婚姻往往成为两个家族的政治联盟手段，反正，婚外的寻欢作乐早已成为心照不宣的默契。

对于布鲁图斯而言，母亲塞尔维利亚是生活中最好的顾问，妻子波喜阿是医治烦恼的灵丹妙药。通过两代联姻，他的家族与加图家族获得了紧密的联系。此时的加图是一个极

有原则性、甚至有些冷酷无情的人，他极力反对恺撒发展一己势力只是出于他对于共和制的忠心，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反对元老院任命庞培为独裁官。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图是当时少有的置共和理想于最高追求的一个政治家。可能由于自身体质虚弱罢，布鲁图斯小时候不大喜欢这个嗜酒成性，待人严厉的亲戚，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越来越尊重这位意志坚强的政治家，为了追求理想，他能够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使布鲁图斯敬爱有加。由于加图和西塞罗的大力推荐，年轻的布鲁图斯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

布鲁图斯同时成了恺撒、加图和西塞罗的被庇护者。这是一个令多少人艳羡不已的地位，但布鲁图斯自己却毫无乐趣可言。加图是他的至亲，西塞罗鼓吹的正与他的思想暗合，而恺撒始终以他独特的气质吸引着布鲁图斯，那极富男子气的神情变幻莫测，盖世的天才令人惊叹，而那神秘的流言始终在布鲁图斯心中萦绕，不可否认，恺撒的形象总是与布鲁图斯对父亲的想象重合，有时候他宁愿那是真的。往事如烟，但无论是母亲塞尔维利亚还是恺撒本人都没有丝毫更接近的迹象，生活已改变了他们很多很多，年少轻狂的花季早已不再。在讲求实际的罗马，连恋情都带上了势利的色彩。自幼丧父的布鲁图斯对恺撒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唯其如此，他才更为严厉地看待恺撒的所作所为，情感的矛盾导致了布鲁图斯政治选择的困惑。

恺撒逼近罗马的消息比瘟疫传得都快。意大利所有乡村的人都在慌乱痛哭，没有人知道实际的情况，只是认为被惹怒的恺撒带着一支巨大的军队全力进攻。流言纷纷，各种迷信的说法迅速流传开来，去神庙祈福的人川流不息。元老院

有点后悔了，起码，应该做好对付恺撒的准备工作以后才好决裂。再次审视恺撒的条件，这次西塞罗觉得信中的要求可以予以考虑，他主张与恺撒议和。

但庞培不肯放过这次机会，他的军事才能是元老们信心的基础，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他劝诱执政官们离开罗马，对于留恋家园不愿逃亡的人进行恐吓。罗马贵族中出现了混乱。

恺撒的渡河行动对于布鲁图斯而言无疑是一种解脱。这种公然冒犯共和制的行为与他贵族的身份相对立。布鲁图斯认为恺撒虽然聪明，这次未免太妄自尊大了，以区区几个兵团的力量对抗整个共和国，无异以卵击石。权衡利弊之后，布鲁图斯决定加入反恺撒派，冷眼旁观恺撒与庞培的争斗。身体虚弱的布鲁图斯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惊人的学习能力，在与权贵们的周旋应酬中，他看到了口蜜腹剑、落井下石、趋炎附势……伪装像一层薄薄的糖衣，很快就融化了，丑陋的现实是一种赤裸裸的争斗。

现在庞培拥有两个执政官和大部分的元老的支持，从而使他的行为有了合法性。他带着这些惊慌失措的贵族前往卡普亚，在那里有一些军队可供调遣。之后，庞培放弃了意大利，从卡普亚到了努塞里亚，又跑到勃隆度辛，从那里渡过亚得里亚海，到伊壁鲁斯去。他寄希望于他的海上部队和东方的各城市、部落的王公贵族，这些东方的君主对他的神威和精明记忆犹新，也感激十多年前他在东方的政治措施，因此，东方各行省为庞培派遣了大量的军队。他们驻扎在提累基阿姆，企图从希腊反攻意大利。

布鲁图斯意兴索然地与那些悲悲凄凄的元老们同行到了

卡普亚。这些人不停地抱怨，怀念他们不得不在意大利的财产奴隶。布鲁图斯遂前往西西里，那里由加图控制。

与亚平宁半岛一水相隔的西西里风光旖旎，在布鲁图斯眼里充满异域风情，与罗马相比，这里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布鲁图斯喜欢踏青野外，他的新朋友、伊壁鲁斯人斯图拉特时时伴他左右。斯图拉特温柔敦厚，崇拜伊壁鸠鲁，布鲁图斯惊叹于他心如止水，从不大喜大悲，仿佛世间万事尽在他预料之中一样。布鲁图斯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关心这刀光剑影的现实，斯图拉特认真地看了他一眼，说：“罗马人如果少关心一点别人的生活，这世界会宁静得多。”

从意大利不断传来的消息大致都是一个模式，无非是恺撒如何无往而不胜，如何对败军之将施以恩惠。他也派了一支部队来到西西里，加图势单力薄，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涂炭生灵，便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西西里被和平移交给恺撒的将军。这时，布鲁图斯已经在他的朋友斯图拉特的陪伴下，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

越过浩瀚的海洋，翻过青青的山岗，他们在希腊世界四处漫游。希腊文明的灿烂光芒曾随着希腊勇士的征战照亮了无数蒙昧的未开化的人民，现在，希腊各城市虽然已是罗马俯首贴耳的被庇护者，但希腊的文明依然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周边各国，罗马的哲学、文学、建筑等等深深烙下了希腊文化的影子，甚至罗马贵族子弟也以受希腊式教育为荣。在希腊，上至王公，下至平民，人人看上去都彬彬有礼，对比之下，喧闹的罗马人像一群没有教养的乌合之众，好胜又好斗，有一点家底就挺胸腆肚，恨不得贴到脸上。

布鲁图斯在雅典的公共图书馆潜心阅读，在宏伟的神庙

前回味历史的沧桑。可是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地，异乡愈美，乡愁愈浓，布鲁图斯开始怀念起罗马。此时恺撒早已进入罗马，出乎大部分人意料之外，没有屠杀，没有公敌宣告，恺撒心平气和地安抚了留在城内的元老和骑士们，任命他所信任的人负责管理意大利和各行省。他对待政敌非常温和，反而让这些人反思庞培是否无中生有搅混水。恺撒在意大利已无事可作，于是他前往西班牙，在那里庞培早就安置了大量的精锐部队。一场不可避免的恶战即将开始。

大约同时，布鲁图斯也投奔了庞培，正式与恺撒为敌。

庞培在积极备战。新造的三列桨大战舰威风凛凛地陈列在海港中，从意大利、埃及归来的罗马军团聚集在一起日夜操练，来自爱奥尼亚、马其顿、彼奥提亚、克里特、色雷斯等地的辅助兵、弓箭手、投石手、标枪手等使这次内战成了大罗马共和国治下的各地军事力量的大荟萃。这些人相貌各异其趣，说话不知所云，服装五彩缤纷，习俗千奇百怪，煞是好看，当地人成群结队地去看他们的军事训练，就像是去看表演一样。白发苍苍的庞培是人们眼中一个焦点人物，他亲自参加士兵的训练，时而站在步兵的前列，时而策马奔驰在骑兵阵前，赢得了士兵和人民的爱戴。

对于体质虚弱的布鲁图斯而言，他不得不暂时收拾起万丈雄心，在庞培人数众多的智囊团中担任个不甚起眼的角色。可是他善于周旋，颇有智谋，加之出身显贵，很快就被刮目相看。

庞培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海上，以己所长克敌所短。恺撒在这时没有合用的舰船，他的有些士兵不得不搭乘商船过海。庞培认准在风高浪急的冬季结束之前，恺撒不可能渡过

来亚得利亚海，他的臆测导致他把军队分开驻防，一部被派往马其顿等地的冬营中去养精蓄锐去了。

布鲁图斯没有料到，不同凡响的恺撒竟以惊人的速度抵达勃隆度辛，他集结了几个兵团，打破了冬季不作战的惯例，乘商船登陆，袭击小城俄利康，进军阿波罗尼亚，直逼庞培的军械库提累基阿姆，一路所向无敌，他的目的是显明的，极乏给养的恺撒要把庞培储备一夏的装备据为己有。

庞培大为震惊，一场速度的较量在双方军队展开。庞培从马其顿、恺撒从阿波罗尼亚调兵前往提累基阿姆。结果，兵强器利的庞培率先抵达，双方最后隔河相望，虎视眈眈。

布鲁图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兴奋。他注视着对岸迎风飘摇的鹰旗微笑了，对方军营里士气涣散，恺撒疲惫的士兵雄风不再，饥饿使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对一次次征战充满怨恨，恺撒不断向他们许诺，又不断地落空。庞培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果然，恺撒被接连打败两次，他的士兵甫一受创就迫不急待地逃回军营，庞培的军队夺得了许多战利品，恺撒的鹰旗都几乎失手。

或许庞培最后的失败此刻已肇其端。在趁胜追击的时候，他疑心恺撒败中有诈，下令只追杀士兵，不敢直捣恺撒的军营。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错误的决定。恺撒由此获得喘息机会，安抚了战败的士兵，转回阿波罗尼亚，获得了军队急需的食物、休息和装备。

审时度势，布鲁图斯感到庞培应该回到意大利去，那里现在没有军队，又拥有众多的拥护者，对付恺撒区区几个军团尚绰绰有余，这几个军团里尽是些年老思归的老兵，跟随恺撒多年，无疑已被他无尽的欲望摧折得精疲力尽，叛乱时

有发生。只要意大利的局势得到控制，恺撒失去大后方，也就会完全失去士兵的拥戴。

可是年近六旬的庞培不愿再拖下去了，他只想尽快把恺撒彻底打翻在地，这个天生的敌人令他如芒在背已经好多年了，他们彼此熟悉，谁也不肯向对方低头。设若天假以年，庞培会有耐心和信心奉陪到底，但岁月不饶人，庞培不愿迂回曲折，他真正的敌人只有恺撒。所以，他没有听从布鲁图斯们的建议，而是领着他的军队前进，驻扎在法萨卢附近恺撒的军营对面。

表面看上去，庞培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士兵都是新招募的年轻人，虎虎有生气，军粮通过陆路和海路从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而恺撒只有很少量的费了很大力气才积聚起来的一点装备。但庞培越看越沉默，恺撒的老兵显然已摆脱了失败的阴影，在上一次战役中他们可耻地失败了，现在，出于一种雪耻求战的迫切心情，他们紧密地团结在恺撒周围，发誓要积聚十年的军事训练和作战经验打败庞培那些华而不实的新兵。庞培和布鲁图斯离老远就能感到一种秣马厉兵的紧张气氛。

庞培感到前些时的确有些操之过急了，但事已至此，他决定发挥自己储备充足的优势，拖延战争，使敌军在饥饿难耐的时候不战自溃。

无奈他被许多和他官阶相当的元老们、著名的骑士们以及来自东方各国的国王和王公们所包围。这些人本是依靠他才鼓起勇气的，这时，其中一些人因为缺乏战争的经验，一些人因为在提累基阿姆的大胜而得意忘形，另外一些人厌倦战争，渴望速战速胜，以便早日回到罗马去料理家事，何

况，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庞培的士兵人数要多得多，——所有的人都失去耐心了，极力主张立即作战。

庞培竭力想向他们说明他的战术，可是没有人肯听他。吵吵闹闹的元老们直把异乡认故乡，像在元老院一样发挥着雄辩的口才，要求庞培即刻出兵，有的人甚至冷嘲热讽，好像他们流落他乡如此凄凉如此无私，而庞培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还要拖延这场早该结束的战争。

庞培精疲力尽了，他看着这些自以为是的王公贵族，不由得怀疑，牺牲和恺撒的联盟来屈就这些不学无术的混蛋，是不是值得。或许恺撒是对的，和这些只会侈谈什么国家利益的人有什么道理好讲，刀架在脖子上时，他们比谁都溜得快。

布鲁图斯偷偷觑了庞培一眼，突然间发现将军的白发增加了许多，他垂着头好像陷入了沉思。高谈阔论的人们渐渐静了下来，满怀希望地看着庞培。庞培如梦初醒，环视一周，到处都是被妄想烧红了的眼睛，他终于开口了：“准备作战吧。”

人群欢呼起来，相互拥抱，犹如已经回到了罗马。反正只要说服庞培应战，就不关他们的事了。庞培站起身，迅速地穿过人群走出帐外。

繁星点点，夜色清新。即将开战的消息随夜风传遍整个军营，到处都是狂欢的人群，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月桂枝被精心装饰在营帐上，好像胜利女神已经向他们微笑了一样。贵族们摆起了盛宴，追花逐月的狂呼滥笑在风中传得很远，人们甚至开始讨论该由谁接替恺撒的最高僧侣的地位。

这是庞培一生中唯一一次违背自己意愿所进行的战争。

截止目前，他从来都是幸运的，没有尝过失败的滋味，但这次他不再是一个令出如山的司令官，而是一个受人指挥的人，他所作的一切都违背了他的意愿。

法萨卢战役是庞培厄运的开端。布鲁图斯眼睁睁地看着恺撒吃苦耐劳的老兵如神兵突降，疯狂地冲上来，用他们的矛向敌人脸上刺过去，庞培缺乏经验的新兵正值青春时期，他们无法摆脱刺向面上和眼上的尖利的长矛，于是狼狈而逃。恺撒的部队被自己的胜利激励着，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布鲁图斯觉得整个战争就像一场恶梦，没有多余的口号和呐喊，各种各样的屠杀和伤害无声无息地进行，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恺撒下令只追杀辅助兵，而宽恕本国的同胞。

庞培的意大利士兵因这意外的恩惠而感恩，他们抛下武器，听从恺撒的命令，站在原地。庞培弃营而逃，大部分贵族目睹了恺撒对待士兵的仁慈，料想他不会不尊重这些共和国最尊贵的人，所以都留下了。而布鲁图斯更是恺撒特令保护的对象。

当受命的恺撒士兵找见布鲁图斯的时候，他正目送着庞培远去的背影，为这个末路英雄而叹息。至于他自己，可不愿因为党派之争作无谓的牺牲，败迹方显，他就下决心转投恺撒，在恺撒卵翼之下，开拓自己的事业。

恺撒见到了布鲁图斯。他是作为胜利者而出现在这些显赫的罗马人面前的，空气中有一丝很微妙的紧张。但恺撒完全是一副和解的口吻，他允诺保留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财产，他谦和的态度逐渐使元老们平静下来，起码，在经过两年的流亡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安全地回到罗马了。

布鲁图斯的目光追逐着那双明亮的黑眼睛，掩不住的疲劳使那张英俊的脸上显出了几分苍老。四目相对，恺撒欣慰地微笑了，使他的目光在刹那间显得柔和，布鲁图斯突然觉得自己像个任性出走的孩子，在回家的路上徘徊。

独裁的威胁

不幸的消息从埃及传来，庞培在那里被埃及年幼的统治者杀掉了。虎落平阳，末路英雄庞培含恨冤死异国他乡。借惩处凶手的名义，恺撒的势力扩张到了埃及。

在埃及，恺撒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一个女人——埃及国王的姐姐克娄帕特拉，立她为埃及女皇，不仅赢得了克娄帕特拉的芳心，而且为自己也为罗马赢得了富有金钱、粮食、士兵、武器和战舰的埃及。二十一岁的克娄帕特拉是一个对自己美貌极有信心的女人，一个精通六七国语言的谋略家，还是一个承继了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思想的专制君主，她对罗马的民主思想嗤之以鼻。在埃及，恺撒体会到了专制的乐趣，没有元老聒噪，他自由地行使权力。

恺撒对于罗马人的拖拉的民主政体夙有怨言，在埃及初尝禁果之后，他的余生再也不能忘情于独裁。无疑，在他想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专制制度是最少阻碍，最有效率的。恺撒对罗马无休无止的争论厌倦极了，他盼望着给罗马人一个新的、更有效力的政体。

但庞培留下的军事力量现在分驻阿非利加和西班牙。恺撒打败了米特拉达特斯六世的儿子法那西斯，处理了罗马的债务人叛乱，又准备前往阿非利加去作战。

出征前夕，恺撒为自己最器重的一些人分配了任务，布鲁图斯被派往山南高卢任总督。山南高卢即北意大利，是罗马最重要的行省之一。过去，英勇善战的高卢人是罗马人的死敌，罗马人在与他们作战的历史中蒙受了奇耻大辱，为此甚至专门在国库里为和高卢人的战争备有大量的黄金做为军费。好男儿谁不想建功立业，布鲁图斯知道他的好意，何况这样一个重要的行省恺撒苦心经营已十余年，最大的危险已经解除了。恺撒了解布鲁图斯，他温文尔雅的样子虽不是创业的猛帅，倒堪作守成的良将，山南高卢正是这样一个光荣而较容易的职位。另一个布鲁图斯，狄西摩斯·布鲁图斯是恺撒在高卢作战时的一员猛将，甚得器重，这次被任命为山外高卢的总督。

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舒展地横亘在意大利北部，在这个时代它是罗马国家内部两个行省的边界线。这两个布鲁图斯一路结伴而行，狄西摩斯追随恺撒多年，熟悉高卢的风土人情，这一次故地重游简直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一路上，他向马可讲述了他们彻底打败高卢人一次次进攻和叛乱的过程，旅途因此颇不寂寞。在阿尔卑斯山已清晰得仿佛伸手就能摸到的时候，两个人恋恋道别，各奔前程。

布鲁图斯一路留心着地形地势，往日在恺撒信中出现过的地名成了具体可感的山川河流，他不由得惊叹恺撒的敏锐，他简短的描述总是恰到好处，击中要害。高卢人比罗马人要高大得多，一路上，肤色白皙、金发碧眼的高卢人对新来的罗马总督兴趣盎然，指点不已。

布鲁图斯任上并无大事发生，恺撒在这里的威慑力显而易见。布鲁图斯温和亲善的态度在当地高卢人中赢得好评，

应他们的邀请，布鲁图斯多次参加了他们的宗教仪式，神秘的凯尔特巫师完全攫住了这些高卢人的心灵，使他们随之兴奋、呐喊、哭泣、舞蹈。高卢人的盛宴出名的美味可口，布鲁图斯不禁哑然失笑：如果他们把操在食物上的心减少一点点，恺撒要取胜说不定还得再要十年吧。

返回罗马后，布鲁图斯被视作恺撒的特殊被保护人，人们都知道法萨卢战役中恺撒对他的特殊关照，以及对于他曾为庞培效力不以为忤，反而授予高官。羡慕他自羡慕，当事人布鲁图斯却觉得烦恼在缠绕着他。

他听说了加图的遇难。从阿非利加回来的人私下里向人们描述他死时的惨烈。那是在乌提卡，加图在这里守卫着一个军械库，他们的精锐部队被恺撒击败，乌提卡成了下一个进攻目标。加图从容地安排好一切，他的平静令仆人们害怕，他们偷偷地藏起他的短剑，但是被加图发现，在他的坚持下，仆人不得不交还那把锋利无比的武器。夜里，加图趁人放松警惕的时候用短剑刺入自己的胸膛，冲进来的仆人请医生为他包扎，然而他再一次撕开了绷带，扯出内脏，鲜血流光而死。

布鲁图斯为他的死而难过。这个高贵的罗马人像一个野兽一样死去，以实现他绝不妥协的誓言。布鲁图斯钦佩加图身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却不阿附任何派别，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恺撒明智地避开他，就是庞培又何曾不想摆脱他呢？他一生为自己的理想而战，在罗马人中享有公正无私的名声。西塞罗，这个雄辩的政治家，现在也不得不屈从于恺撒，可是在加图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事高于原则，他为共和国和共和制而死，无怨无悔。

布鲁图斯的哀伤只是出于敬重加图的人格，至于他自己则别有打算。在罗马，崇尚的是一种实用的政治道德，人们都在正义的名义下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布鲁图斯认为加图虽然惨烈却未免迂腐，毕竟恺撒只是一名执政官，他还不是国王。他感到在恺撒手下，自己仍可有一番作为：庞培和恺撒这两个人之间的战争使全意大利的人口减少了近一半，荒芜的乡村，没落的城市随处可见，意大利百废待举，不堪再战，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布鲁图斯盼望自己能在政坛出人头地，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这个强将如云的时代，他无法脱颖而出，但他的智谋、家世、名声使他能够在和平建设时成为一代骄子，而且，恺撒对他的优宠是他最好的外部条件。当初克拉苏和庞培就是在苏拉手下日渐高升的，日后当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候，有谁会追究他们的当初呢？他决心利用恺撒的恩宠，达到权力顶峰，最终达到维护共和的目的。

元老院中冒出了许多新贵，每次与他们议事，都令布鲁图斯感到与这些从社会中下层暴发出来的新贵们同事着实难以忍受。在他心目中，元老院是贵族的禁脔，这些昔日的穷措大一朝得志，既没有平民的淳朴，又无贵族的气派，还想充作一代天骄，举止猥琐，言语粗鄙，布鲁图斯简直羞与为伍，自己的忍耐且不提，怕是祖先在地下也要蒙羞了。只是因为恺撒对他总是另眼相看，这些人因此分外巴结布鲁图斯，在布鲁图斯的高贵孤傲面前不敢造次，布鲁图斯才忍而未发。从长计议，姑且再忍忍罢。

恺撒永远在追求着军事征服的胜利。他在罗马举行的大规模的凯旋式还令罗马人记忆犹新，赞叹不已，而他自己又

转身投入西班牙南部的战斗。在那里，他亲自结束了这次大规模的、代价无法估量的内战。从此以后，他用“元帅”这一头衔作为个人的专用称号，表示他是所有将军的首领。他的军事天才和功劳使他无愧于这一称号，罗马贵族敢怒而不敢言。

公元前 45 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恺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最高行政长官的天才。首先，在意大利和各行省，恺撒建立了广大的殖民地以安置他的老兵，使这些新建的城市成为拱卫本土的重要堡垒。其次，他以极大的耐心处理了债务问题，作为一个曾深受其苦的前债务人，恺撒把几个世纪以来困扰着历代政治家的债务问题作了一个了结，使罗马的经济生活摆脱了桎梏。

不仅在制度上，现在罗马在外观上也大大地不同了。恺撒用他的财富建立了宏伟的建筑。命名为尤利娅的一座新的办公大厅正在罗马的广场上兴建，紧挨着它的一个以恺撒本人命名的广场开始初具规模，这广场饰有巨大雕花柱廊的围地位于维纳斯女神神殿的侧面，这是尤利乌斯家族奉为先祖的神，在维纳斯的塑像边恺撒摆上了克娄帕特拉的金色青铜塑像，女皇美丽安详地注视着罗马人，显然，这是恺撒的另一种战利品。

罗马人得以亲眼见到这位风华绝代的女皇，在与恺撒共商国事的名义下她来过罗马。她盛大的仪仗、奢华的作派充满异国情调，她对恺撒进而对这个国家施加影响：恺撒建立的宏伟的公共图书馆显然受了著名的托勒密王朝图书馆的影响，他雄心勃勃的运河工程大都归功于埃及的工程师，因为埃及是这些技术的发源地；在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

的指导下，恺撒修订罗马的历法，这历法直到本世纪还被一些东正教国家沿用。

克娄帕特拉还以其君主制思想深刻地改变了恺撒。他的行动越来越带有急不可待的专制倾向，他按自己的意图和需要塑造了元老院，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吸收了大批曾经帮助他取得权力的银行家、军官、地主，使元老院不再为贵族阶层所垄断，从内部产生了分化，因而永久地改变了元老院的性质。他的半身雕像分布在意大利和各行省，向世界显示他既是一个伟大人物又是一个有特色的个人，巧妙地把现实主义和宏伟庄严混合在一起，使恺撒如同国王一样显著。当他的头像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铸币上时，当他以各种方式拥有执政官、监察官、终身保民官和大祭司长等头衔，集国家大权于一身时，当他进而宣布就任终身独裁官时，布鲁图斯忍不住拍案而起！

这样的政治还谈什么民主、共和！贵族成了唯唯喏喏、毫无独立意志可言的摆设，选举成了由恺撒一手控制的戏剧表演，国家官吏成了恺撒的家臣，军队无异于恺撒个人野心的工具。连西塞罗也在苦笑：“我们是恺撒的奴隶”了。人们在猜测、怀疑，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私下里认定恺撒的最终目的将是在罗马恢复君主制，实际上，现在恺撒本人只缺少一个君主的称号罢了，他对罗马所作的一切比国王还像个国王。流言纷纷，在宴会和沙龙里传开了去。

布鲁图斯感到由于恺撒的声誉的急剧下降，恺撒对自己的优待开始使他在贵族中的地位受到了影响。他可以选择，一个是继续与恺撒站在一起，可是看上去恺撒必然要走向君主制，而他不愿意拥戴一个独裁者；另一个就是现在

就反对恺撒，可是恺撒权倾一时，他又势单力薄，以卵击石，无异自取灭亡。此时，命运女神仿佛在向他频频招手，两条路摆在眼前，他一生的机遇或许就系乎于此。

横剑杀恺撒

到现在为止，恺撒一如既往地信任布鲁图斯。当时他已和喀西乌斯同时受命为大法官，在十六位大法官中，罗马城市大法官是最有权力的一位，执政官不在罗马时可以代理其职位。喀西乌斯本人是一个勇敢的将领，曾在庞培麾下对抗恺撒，后来率领他的大批战舰投降恺撒，很受器重。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两人都自认是罗马城市大法官不争的人选，两人因此明争暗斗，官司闹到恺撒那里去，据说恺撒对他的朋友说，公理似乎在喀西乌斯一边，但是他将袒护布鲁图斯。

正因如此，布鲁图斯觉得，为了取得政治上的突破，他必须以行动表明立场。审时度势，他认为，恺撒正在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使他的威信受到极大的影响，也损害了布鲁图斯在贵族中的地位。布鲁图斯自知缺乏金戈铁马纵横天下的能力，政治上的优势不过是贵族的出身和良好的声誉，至于恺撒的优待，在目下的情势中，对他来说有害无利。元老院的贵族们近来与他已疏远了好多，长此以往，布鲁图斯苦心经营的政治基础将大受损失。布鲁图斯忧心忡忡。

恺撒，这个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永不言败的勇者，凡是看到的土地，都被他征服了，当他死去时，他正在计划征伐新的国土。公元前44年，远征帕提亚人再次列入罗马的

对外战争计划，他计划在这一年的三月离开罗马，他的两个主要秘书俄彼乌斯和巴尔布斯将长期代表他，执行他的命令。这个消息在贵族中引起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被一个尚在岗位上的终身独裁官统治已足够令人生厌了，由他的助手或秘书在他离开时进行统治的前景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况且，这两个秘书现在甚至还不是元老，恺撒对元老院的轻慢由此可见。布鲁图斯被这种蓄意污辱所激怒，但另一方面又感到这或许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他相信，贵族们虽然因内战的失败而不得不屈从于恺撒的专制统治，但天生的骄傲会使他们不再听从任何暴君的代理人。他还相信，管理国家是贵族的天职，自由是罗马人最宝贵的财富，可是恺撒在临行前已经替罗马人安排好了未来五年的行政长官，这不仅是对贵族权力的干涉，更是对罗马人自由权力的亵渎。

布鲁图斯认为他了解罗马历史因而也了解罗马人民。他以为纯正的罗马人民仍然是那种在老布鲁图斯驱逐国王时的罗马人民，那时候他们热爱民主和自由，仅仅因为国王的儿子强暴了一位罗马妇女就揭竿而起，为自己争取权利。那是一个平民的尊严得到承认的时代，可是，自那以后，平民自身就发生了变化，民族融合的结果使所谓纯正的罗马人已不存在了，被解放的奴隶和他们在服饰、公民权方面和他们一样，其中一些有手艺的解放奴隶拥有的财富比许多平民都多，平民丧失了他们在早期所拥有的特权；并且共和国的分配谷物给贫民是仅在罗马实行的，因此，全意大利的懒汉、乞丐、流氓都跑到罗马来了，这些人有奶便是娘，在历次党派相争的时候都是被争取的对象，他们善于讨价还价，毫无廉耻可言，他们的理想就是尽量争取最高价的贿赂，自由民

主公正，有谁会去管它。

在上层为了利益之争丑事做尽、甚至不惜使国家陷入内战的年代，布鲁图斯还妄想平民中找到高尚的共和理想，真的是鬼迷心窍了。这个“鬼”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在卡皮托山上像国王一样备受礼遇的老布鲁图斯。小布鲁图斯具有文人的一切特质，包括天赋予文人的弱点，他迷恋祖先的光荣，迷恋贵族寡头统治主导罗马政治生活的时代，为了逃避现实的重重矛盾，他把昔日的一切都涂上一层玫瑰色。如果他是一个诗人或哲学家，他可能满足于纸上谈兵罢了，但他恰恰踏入了政治生活，居然要在政坛实现他那几近虚无缥缈的共和理想。他无视恺撒把罗马的疆土扩展到超过罗马人地理知识范围之外，无视士兵和平民因恺撒的德政而欢呼，无视作为个人恺撒一再地向他表示了极大的关爱，只是因为要挽救老朽的共和制、谋求自己的光荣而一步步走上毁灭，他自知势单力薄，因而不惜以极端的暗杀手段对待罗马人的英雄。这样的人实际是最危险的，他作恶但又不自知，还冠之以种种高尚的名称，这样的人也是最可怜的，他被自己的想象蒙蔽，既得不到人民的赞许又得不到荣华富贵，落得个亡命天涯的下场。

因为他的缘故，恺撒成了一个阴谋的牺牲品。这个可怕而自私的阴谋的策划和执行者都是他所亲幸的人，他们的核心就是布鲁图斯。

布鲁图斯首先团结了表亲喀西乌斯。喀西乌斯在内战中投降了恺撒，他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权力而对恺撒怀恨在心。罗马人都知道布鲁图斯与他是竞争的对手，但布鲁图斯恰恰选择了他作为合作伙伴，不能

不说是棋高一着。他也深知身体衰弱、富有仁慈和智慧美名的哲学家布鲁图斯迷恋传说中祖先作为共和国拯救者的光荣，野心勃勃地想要爬上高位。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布鲁图斯发挥了足智多谋的优势，一个完美的阴谋形成了。

许多讽刺性的字条被人秘密地贴在了卡皮托神庙里的老布鲁图斯雕像上，出现在布鲁图斯自己办公的法庭里，对布鲁图斯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布鲁图斯表面上显得很狼狈，实则静观其变，果然一切恰如所料，人们对字条事件议论纷纷，布鲁图斯趁机在恺撒信任的人当中，网罗了一批同党。这中间包括备受恺撒宠爱的狄西摩斯·布鲁图斯，已被恺撒任命为山南高卢总督，得到小亚细亚的特累邦尼阿斯，分得俾泰尼亚的西姆柏，等等。布鲁图斯坚持要在恺撒的亲近中寻求同盟军，唯其如此，才能表明他们不顾个人利害，为共和国而战的决心。喀西乌斯们对这个天才的阴谋家极佩服，因而言听计从。

布鲁图斯决定要暗杀恺撒。他深知恺撒党羽众多，尤其握有重兵，非采取迅速和极端的手段不可。至于事后的报复，布鲁图斯倒不担心，他太了解罗马人了，没有什么绝对的忠诚，树倒猢猻散，只要恺撒本人一死，余孽何足惧。

布鲁图斯证明自己是一个智慧出众的人，他巧妙地发展了十余个同伙后就中止了，以免泄露秘密。说到底，恺撒也是肉身凡人，戕害他的身体这么多人足矣。至于行刺地点，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必须在私人的没有防备的场合。布鲁图斯出语惊人，建议在元老院行刺。他竭力把一件暴行作成一个大义凛然的样子，在众多的元老面前表明无私无畏的决心，这个建议在赞赏声中被接受下来。

嗜杀的喀西乌斯提议刺杀安东尼等恺撒的干将，以免除后患，但布鲁图斯不同意，因为这样就难免带有党派之争的嫌疑。刺杀必须只针对恺撒一个人，以表示这不是一个私人的阴谋，而是为了反对独裁，为了拯救祖国，为了公众的利益。从心底里讲，布鲁图斯还愿意恺撒派人数越多越好，这样，恺撒死后他们内部的斗争才激烈呢。

那一天是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元老院开会的日子。布鲁图斯早早就到了元老院，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微笑，但他的双眸阴不可测。陆续来了许多人，嘈杂声中他看到恺撒乘着肩舆来了，一些人跑上去致敬交谈。毫无戒心的恺撒早就拒绝使用他的西班牙卫队，这使他的生命如任何一个 56 岁的老人一样脆弱。他很不耐烦地按惯例进行占卜，看上去似乎有些不顺利。

布鲁图斯果断地下了命令，恺撒刚刚步入，行刺者就一拥而上，像屠夫一样集体进行了一场暴行。猝不及防的恺撒反应灵敏，抵抗了一阵，但当他受到布鲁图斯的一剑后终于绝望了，不再反抗，倒在地上，承受背叛的伤害。

或许是天意，他恰恰倒在老对头庞培的雕像脚边。紫袍盖住了他的脸，好像不愿意再看这穷凶极恶的一幕。可是刺杀还在继续，凶手们生怕他死不了，这说明当他们作恶时是多么的心虚。

元老们被这巨大的变故惊呆了，这些被恺撒或庇护、或宽恕、或宠爱的人，现在驻足不前，最后恺撒总共受了 23 处重伤，毫无抵抗或支援地死去了。

在作恶后的狂乱心情中，布鲁图斯忽然有一种手脚冰凉的感觉。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对沸腾的罗马平民、士兵感

到担心，他听从母亲塞尔维利亚的安排，和伙伴们一起逃往卡皮托，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着罗马的自由与民主，也代表布鲁图斯家族最辉煌过去，他们希望在那里避开可能的袭击。

罗马城在混乱中接受了这个事实。元老院的大多数人想方设法要帮助布鲁图斯他们脱离险境，一部分平民被收买，恺撒党人为了自己的野心而向凶手们妥协。在避免内乱、保护公众利益的口号下，恺撒的朋友和恺撒的敌人取得了妥协，布鲁图斯们获得了大赦，这时，他们才敢从卡皮托山走下来。

恺撒的遗嘱被公布于众，他的花园赠于罗马人民，他的财产中的很大一部分分给了每一个罗马人，由于他没有子嗣，他把姐姐的外孙屋大维过继为子，最悲惨的是凶手之一，狄西摩斯·布鲁图斯被指定为第二继承人，如果第一继承人屋大维不能继承时即可递补。

舆论哗然，人们想起了恺撒的好处，想起了他的惨死，不由得悲从中来，哭声震天。在人人欲得而食之的紧张气氛下，凶手们四散而去，那些从恺撒手中取得行省总督职务的人堂而皇之地去就任了，但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还在罗马大法官任上，必须留在罗马城内。民众骚动使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感到极度不安全，他们不再寄希望于平民和老兵，也不相信反复无常的安东尼，同时，共和国令人失望地并没有巩固下来，元老院再次充满了争吵，他们只信任和他们处境相同的狄西摩斯等人。为了安全也为了政治前程，布鲁图斯极想去接收马其顿，那是恺撒死前分配给他的。

元老院为他们解了围，让他们管理从世界各地运来罗马

的谷物，这一个莫须有的职务倒使他们能够体面地离开罗马，在外省消磨这一年剩下的时光，等待明年赴任。

随后发生的事就不那么合意了。执政官安东尼和多拉培拉合作，分别夺取了马其顿和叙利亚，对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的补偿是两个微不足道的行省。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决定以武力夺取这两个行省，为此，布鲁图斯聚集了一支军队，战舰、运输船、武器和金钱充裕。这种对峙的态势持续没多久，元老院就宣布安东尼为公敌而重新表决喀西乌斯任职叙利亚，布鲁图斯则除了马其顿又加上了伊利里亚，并且命令亚得利亚海和叙利亚之间的所有其他罗马行省的总督和军队司令官都得服从喀西乌斯和布鲁图斯的号令。

恺撒的继子屋大维这时成为罗马的新焦点人物，大群追随者从意大利各地集合在他周围，特别是恺撒的老兵，他们为恺撒痛哭，恨安东尼、雷必达不惩办凶手。经过一段时间分分合合的较量，公元前43年1月，恺撒党人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在意大利北部公开结盟，依靠军队支持，借口为恺撒报仇，议决共同执政五年，史称后三头政治联盟。他们对意大利进行势力划分，喀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占据的亚得利亚海以东地区由安东尼和屋大维负责征讨。

后三头的结盟是共和派灭亡的开始。布鲁图斯听说了他们充满挑战性的结盟，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共和国的命运感伤，顾影自怜，究竟是造化弄人，还是自己生错了时代？

天涯亡命客

喀西乌斯和布鲁图斯很好地利用了元老院的恩宠。

喀西乌斯抢在多拉培拉之前进入叙利亚，在那里升起总督的旗帜，戏剧性地得到了那里 12 个军团的士兵，其中一个军团是恺撒的一个亲戚率领的，由于兵变，恺撒不得不另派几个军团去包围叛乱者，在双方的僵持状态中，喀西乌斯渔人得利，取得双方的兵权。除此之外，他手下还有一些帕提亚的弓箭手，因为在他作为部队财政官随从克拉苏远征帕提亚人的时候，他的精明能干使帕提亚人对他比对克拉苏还看重，此时这些帕提亚勇士出于对他的尊敬和对与罗马人对立的前景的担心而追随他。

多拉培拉这时在爱奥尼亚，他向各市镇征收贡税，招募水手，精心组织了一支海军，前往叙利亚准备进攻喀西乌斯。在雷俄狄西亚双方发生了两次战斗，喀西乌斯在海上击败了对手，又秘密收买了守城的敌人，最后攻下了雷俄狄西亚。多拉培拉被杀，这个人在恺撒被杀的时候混水摸鱼，痛骂那个提拔他为执政官的恺撒，试图分享杀死“暴君”的光荣，此计不成又重披执政官的官袍，转与安东尼联合，此时他为自己的反复无常、忘恩负义付出了代价。

这时布鲁图斯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屋大维和安东尼将要渡过亚得利亚海来到马其顿。面临一场恶战，喀西乌斯不得不放弃对埃及的欲望，两个人进行了协商，布鲁图斯建议将马其顿作为他们的主要基地，而喀西乌斯认为恶战不可避免，目前首要问题是保证决战时的后方，因此他们决定分兵进攻小亚细亚的吕西亚人和罗得斯人。

喀西乌斯把目标放在罗得斯有点擒贼先擒王的味道。他生长在罗得斯，深知这个城市是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各地海上商路的重要中转站，居民富庶，文化发达，对

于周边各民族很有影响力。加上罗得斯人热爱自由，从不屈从于外力的威胁，从马其顿的狄密多留到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六世，接连不断的强大进攻都没有使这个城市就范，罗得斯人人为此而骄傲。但这次他们过分地自信了，轻率地把希望寄托在它的航海技术上。两军对垒，罗马人庞大众多的战舰包围并将敌舰挤入狭窄的海湾，海战以罗得斯人的失败告终，喀西乌斯乘胜攻城，罗得斯抵挡不住，终于陷落。

喀西乌斯以严格的纪律约束他的士兵，但以死亡威胁罗得斯人，从而得到了罗得斯人的大量金钱，由于这个城市几百年来从未被劫掠过，从神庙、国库和私人手中喀西乌斯得到了数量惊人的财富。喀西乌斯乘机向所有亚细亚其他民族征收十年的贡税，那些城市因罗得斯人的遭遇而心惊，这笔款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交纳了。

至于布鲁图斯，他得到了亚细亚的某些士兵和贡款后进入彼奥提亚，现在伊利里亚和马其顿都经过元老院的表决合法地归他所有。希腊曾以它的文明打动了布鲁图斯的心，但他永远只能是欣赏而已，他没办法像他的朋友斯图拉特那样，心清如水，不为所动，作为一个典型的罗马人，他有一颗躁动好胜的心，尽管另一方面，在外表和性格上，他显得谦和温文。

他的外表博得了人们的好感，从罗马到意大利，从希腊到小亚细亚，投奔和报效他的人如潮水般涌来。几经周折，他手中掌握了 8 个军团的兵力。其中包括他在亚细亚收服的，从伊利里亚得到的，其中大部分都在恺撒部下服务过，训练有素。他以智慧和金钱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指挥。

布鲁图斯还曾与安东尼的弟弟作战，同恺撒在法萨卢对待罗马人的态度一样，将他们围而不攻，反而命士兵向他们致礼，几擒几纵，颇有仁者风度，从而招降了这个军团，杀了安东尼之弟。除此之外，布鲁图斯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马其顿士兵，他认为马其顿士兵的战斗力和忍耐力都是第一流的，因此以罗马的方式精心训练，希望他们能融合马其顿和罗马的优势。

他为自己制造了仁慈的名声，而名声远扬，又为他带回了幸运和金钱。一个色雷斯王公的遗孀把儿子和家产托付给他，希望得到他的照拂，抚育儿子长大夺回王位。布鲁图斯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他把这些金属铸成货币，做为军费使用。罗马人灵活的经济观念可见一斑，布鲁图斯认为这意外的财富是幸运的赐予，并没有义利之辩的烦恼：如果这笔钱使他脱离困境他就会成功，才有可能完成孤儿寡母的复国愿望；而如果他顾虑万千，坐失良机，他就会失去一切，遑论替人复仇。

小亚细亚半岛的桑萨斯与埃及隔海相望，背倚高山，可进可退，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住在这里的桑萨斯人为了保护家园在城郊坚壁清野，使布鲁图斯的士兵没有住所和食物，城墙边挖掘了深深的壕沟和高与墙平的堤坝。面临几道封锁线，布鲁图斯安排士兵组成了巨大的包围圈，时而用撞城机轰击城墙，时而用步兵进攻城门。守城者坚持作战，双方相持不下，布鲁图斯佯装退兵，诱敌夜袭，使敌人遭到重大损失。

兵不厌诈，布鲁图斯再次佯退，桑萨斯人果然上当，气势汹汹，杀将出来。潮水般涌上前去的罗马士兵趁机追杀到

城内，开始面对面的肉搏战。布鲁图斯早就联络了桑萨斯人的仇人，他们带领罗马士兵从城后的高山上爬进城去，打开城门，内外夹攻，桑萨斯陷落了。

气贯如虹的布鲁图斯乘势而下，迫降了巴塔拉，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港口和许多金钱。吕西亚同盟现在派遣大使与布鲁图斯订立了军事同盟，他们答应供应所有的金钱并提供舰队。胜利征服吕西亚之后，布鲁图斯航海到达阿卑多斯，在那里等待喀西乌斯的到来。

与此同时，守在勃隆度辛的共和党人封锁了安东尼，他不得不向屋大维求缓，而屋大维这时正在和庞培的幼子绥克斯都为争夺西西里岛而战。战事频繁的年代，地中海遍布从事劫掠的海盗，商人和沿海居民为了自卫也将自己武装起来，天长日久，盗即是民，民即是盗。父亲死后，小庞培趁机网罗人众，发展实力，夺取了西西里。屋大维希望获得夺取西西里的光荣，但小庞培在海战中将其击败，屋大维不得已暂时放弃征服西西里，前往勃隆度辛与安东尼会合。

我们无法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布鲁图斯、喀西乌斯和小庞培不进行有效联合，合作对付后三头。这时候，意大利各地因为后三头的血腥屠杀，普遍存在对立情绪，屋大维和安东尼内部矛盾重重，而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在陆上拥有 20 个兵团，海军力量在富裕的伯罗奔尼撒地区驻扎，获得充足给养，后又停泊在勃隆度辛港口附近，扼制安东尼向马其顿进军，而小庞培以西西里为基地，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能迅速地来往于地中海之间任意两地。如果共和党人密切合作，由庞培拖住屋大维，布鲁图斯一人趁安东尼运兵渡过亚得利亚海时，水陆夹攻，杀他个措手不及，必能予敌重创，

或许还能够扭转他们个人的命运。

但这一切都是事后的推测罢了，屋大维终于航海前往勃隆度辛，和安东尼联合在一起。他们乘着顺风，把大军运过亚得利亚海，同时，他们预先派往马其顿的 8 个军团开始从马其顿走过长长的路程，向色雷斯的山岳地带进军。他们越过腓力比，夺取了色雷斯人占领的险要关隘，控制了从欧罗巴到亚细亚的唯一通道，切断了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的后路，使他们处于腹背受敌的地步。

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意图，他们认为饥饿的敌人大概是要通过那里往色雷斯去掠夺军需。遂率大军从阿卑多斯出发，渡过色雷斯的刻索尼苏斯地峡，抵达墨拉斯湾。这里，屋大维的先遣部队守着山脉之间的关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成为共和党人前进的阻碍，当地的色雷斯人给他们指点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非常难走而且很远。布鲁图斯没有采纳，而决定迎敌而上，突破天险。

墨拉斯湾是色雷斯和色雷斯的刻索尼苏斯半岛之间的一个海湾，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军旗猎猎，随海风舞动，发出很大的声音，惊动了海鸟，它们成群结队地飞向辽阔的蓝色大海，把喧闹的人声留在身后。布鲁图斯满意地看着他们的大军：巨大的讲坛上，坐着一些元老，他们是在三头的血腥屠杀中逃出罗马投奔到军中来的，讲坛下一排排一列列的士兵整装待命，他们的服装和肤色差别很大，居中心的是罗马步兵军团，周围和前方是近万名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帖撒利人、高卢人、西班牙人的骑兵和阿拉伯人、帕提亚人的骑兵弓箭手，后方色彩鲜明的仪仗是来自亚细亚加拉西亚人的同盟国的王公们，他

们带领着一支数量巨大的步兵队伍，5000 骑兵紧随其后。

首先是洗罪典礼。在杀人放火司空见惯的年代，这样的洗罪礼是维持心理平衡所必需的。由于武器和战术的原因，敌我之间近在咫尺，血肉横流的景象会使士兵们害怕死者灵魂的报复，加之迷信认为罪责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可以转嫁洗清，因此许多地方，比如罗马在每年春天时疫流行的时候，都要举行这样的仪式，军队则在每次重大战争之前举行。布鲁图斯虔诚地行礼如仪，但莫名地感到一阵悲凉，在外奔波的两年间，他只是凭借求生的本能在做各种不得不做的事情，顾不上思想，顾不上享受哪怕是片刻的安宁。到今天终于规模初具了，他却忽然想起了恺撒，两年多来，在梦中他总摆脱不了那一袭染血的紫袍。今天，布鲁图斯第一次感到所有的理由都那么苍白，掩盖不了失败的事实：他们以反抗暴君为借口残忍地杀害了他，而现在，他们死的死，逃的逃，罗马的暴君成了三个，可奈其何！

当他这样黯然神伤的时候，年长些的喀西乌斯转向台下的大军，向他们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演说，喀西乌斯果然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鼓动家，他以手势、语言和许诺使士兵们随着他的演说，时而愤怒，时而欢呼，万马长嘶，好一派排山倒海的气势。

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积聚的大量金钱派上了用场。自马略和苏拉的时代以来，罗马的公民兵变成了忠于金钱的雇佣军。慷慨的赏赐使恺撒的士兵乐于为杀恺撒的凶手征讨前来复仇的小恺撒。

魂断腓力比

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沿着海岸线前进。前方有两个险要的关隘，科彼利山峡和萨彼亚山峡，分别由屋大维的两支先遣部队据守。布鲁图斯略施小计，就通过了第一道山峡，可是暴露了他们的前进目标，于是两处关隘的守军合到一起，严密把守萨彼亚山峡。

布鲁图斯望山兴叹，色雷斯的森林此时正值最美丽的秋季，林木繁茂，遮住了林间山民的小道，敌人就在山间的峡谷中盘踞。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布鲁图斯不得不走一条迂回前进的道路，预计要走三天才能到达一条小河，从那里再有一天的路程就可抵达腓力比。一队士兵被先期派往，开辟一条临时通道。

到了第四天，因艰苦的工作、缺水而疲惫的士兵开始恐慌，稠密的森林黑沉沉地横在前头，哪里有河流的影子。有的人意志消沉，有的人破口大骂，直到这一天的傍晚，最前面的士兵看到了那条潺潺流动的河，他们欢呼起来，因为喜悦，因为要使后面的兄弟们分享这个喜悦。这欢呼依次传了下去，直达后卫。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的领导下踏上那条开辟好了的小路前进。

归巢的飞鸟从林中惊起，在空中不安地盘旋，欢呼声也惊动了屋大维的守军，布鲁图斯或许对自己的实力具有信心，不屑于做掩护，或许认为这条小路极隐秘，连野兽也不能通过，或许是没顾上，总之他的行动被敌人发现了。萨彼亚山峡的守军火速行军，退守安菲玻里。

布鲁图斯全军到达了腓力比。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小山不高但很险峻，山顶较平坦，适于扎营，北面是森林，南面的沼泽地延伸到海滨，东面即是刚刚绕过的两个山峡，西面是一块肥沃的平原，草木润泽，花树团团。山周围有许多泉水从地底涌出，因此，这里原名就叫“众泉”，马其顿的腓力二世把这里做为对抗色雷斯人的绝好要塞，因此改名腓力比。

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发别驻扎在腓力比南北两座小山上，两山之间是从欧罗巴到亚细亚的主要通道，他们在山间建筑一道堡垒，把两个军营连在了一起，海军在背后保卫物资运输的安全，从各方面讲，这都是一个完美的军营。

安东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从安菲玻里前进，在腓力比，唯一能安营扎寨的就是腓力比西面的平原，燃料、饮水、物资供应都成问题，布鲁图斯居高临下，但安东尼的勇敢是第一流的，他在离敌营很近的地方建立塔楼，用壕沟、壁垒和栅栏防御起来。

双方各有 19 个兵团的步兵，数量相当的骑兵，这样两支庞大的军队平静地对峙数日，布鲁图斯决定发挥物资和地理的优势，以拖延战术来消耗敌人。时已入秋，安东尼的军需愈来愈少，维持这一支庞大的军队成为很沉重的负担，为此，安东尼千方百计，极想速战速决。

战斗在一个多云的午后突然发生。安东尼率军挑战，进攻喀西乌斯的军营，布鲁图斯的士兵按捺不住，没有得到军官的命令，就从侧面杀向安东尼，接着又进攻与他们对垒的屋大维的士兵。

战争事实上已经发生，安东尼大为兴奋，他冒着暴雨般

迎面而来的投射器，勇敢地冲破敌人的前沿阵地，破坏了一道道封锁线，最后冲入喀西乌斯的军营，他的士兵紧随着他，击溃了喀西乌斯的抵抗，士兵毫无秩序地四散逃去。

广阔的平原上杀声震天，尘土漫漫。安东尼攻下了喀西乌斯的军营，与之同时布鲁图斯攻下了安东尼和屋大维共同的军营，双方胜负相当。但在混乱中，谁也不知道彼此的命运，喀西乌斯被逐出军营，赶到腓力比城，可是蔽天的尘土把什么都遮住了，他只知道自己的军营被攻陷了。

后来发生的事当时人也在争执不休。有人说喀西乌斯把布鲁图斯向他报告胜利的使者认作敌人，因此绝望自杀；有人说喀西乌斯被他的手下为邀功请赏而暗杀。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一天是喀西乌斯的死期，恰恰又是他的生日。

痛失患难与共的友伴，现在布鲁图斯是孤军作战了。他顿时觉得一种极度的疲惫袭上心头，从他们举起屠刀开始，就成为众矢之的，他的同伙在意大利、亚细亚、高卢等地一个个被复仇之剑割去头颅，往日的誓言犹在耳边回荡，那些热血沸腾的同伴都已安眠地下。可是他认为他们是幸福的，死亡替人免除了烦恼和痛苦，只有他，承受了长久的折磨，现在，最后一个朋友喀西乌斯也走了，或许上天就是选择了他进行最严酷的惩罚。

军营外，安东尼的军队吵吵嚷嚷地向他挑战，辱骂他讥笑他，并在寻找突袭的时机。冬季就要到了，敌人嚣张的叫喊掩不住脸上的菜色，布鲁图斯决心继续执行拖延战术。为此他忙忙碌碌地奔波在军营中，顾不上休息，可是他的命令现在没有人认真地执行了。

一直以来，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总是各司其职，一个唱

红脸，一个唱白脸，喀西乌斯性格严肃刚愎，军队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命令，不敢过问太多。而布鲁图斯外表温和，人的天性总是有些欺软怕硬，军官们因此而意欲分享指挥权，士兵们公开地要求速战，都不把这位落了单的指挥官放在眼里。

在烦恼中，布鲁图斯让步了。他想起了法萨卢，在那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伟大的庞培被迫应战并一战而亡。他甚至还不如庞培，因为他的士兵很大一部分都曾为恺撒服务过，他担心他们会产生不满情绪，投向敌人，因而从一开始他和喀西乌斯就担心这一点，一直小心翼翼地不使士兵有这种不满的借口。眼下，没有了喀西乌斯的威慑力，他没有办法不让步。况且，布鲁图斯确实疲惫了，战争还没有开始，他就几乎要被巨大的悲哀和长期的心理压力拖垮了。

一开始，战斗就是可怕的。布鲁图斯的士兵们是为了向他们的将军证明自己的勇猛，回敬敌人持续的辱骂，而安东尼的士兵们简直是为了生存而战，与其饥饿而死，不如力战而生。渐渐地双方高下已分，布鲁图斯和士兵开始后退，最后变成毫无秩序的溃逃。安东尼乘势而上，大获全胜。

除了主营以外，现在布鲁图斯所有的军营都被摧毁了，所有的交通要道都被敌军把守着，布鲁图斯带着一支数量颇多的部队逃往山中，想在夜间回到主营里去，或向海边转移。但所有的通路都被敌人守卫着，那些士兵们享用着久违的美餐，在夜风中狂呼乱喊。

淡月残星，在乌云飘过的间隙映照着苍茫大地。团团簇簇的花树高低错落，油绿的野橄榄枝条错落，布鲁图斯颓然独立，一袭肥肥大大的玄色长袍在风中激荡，恰恰衬出他清

瘦孤傲的形象。到处是暗默的黑色：山，树，衣。只有腰间的长剑和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光。

在即将来临的黎明，布鲁图斯将迎接他的死亡。赴死前的这一夜，成了他一生中最漫长然而又最平静的一夜。往事历历，如影如幻，死去的人，他爱的，他恨的，甚至他从不曾在意的，轮番在他眼前出现，安慰他，斥骂他。他在痛苦中挣扎，仰望星辰，心里如海浪翻滚，到口边却只剩得一句：“不要忘记，宙斯，这一切灾难的制造者。”

布鲁图斯的军官们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布鲁图斯无心去听，但他们却不得不让他听，等到天亮，他们终于对布鲁图斯说明，他们为自己的轻率而惭愧，但他们不愿再战。

布鲁图斯回过头去，这么多天以来，他第一次浮现出了笑容，苦涩无比，他的同胞选择了妥协，他的祖国不再需要他了，他如释重负。

下山的士兵一步三回头，布鲁图斯把剑递给老朋友斯图拉特，他忠实地跟随布鲁图斯多年，苦乐与共，心心相印，此时，四目相对，斯图拉特怆然泪下……

寒光闪处，布鲁图斯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这是罗马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以共和对抗独裁，腓力比，也被史家称为共和派的坟墓。

马可·布鲁图斯自幼接受贵族传统教育，浸淫其中，深深迷恋先祖驱逐暴君、建立共和制的光荣，成人后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在贵族寡头制的政体之下，实现所谓民主共和。他具有优越的个人条件：出身高贵，颇有名望，善于玩弄权术

与阴谋，但历史偏偏与他过意不去：苏拉时期的短期独裁已开专制先河，而当布鲁图斯步入政坛时，恰值庞培、克拉苏和恺撒秘密建立的前三头政治联盟把持罗马政治生活，元老院成为三头的工具。布鲁图斯先是追随庞培，后被恺撒收降，但他极度不满恺撒越来越独裁的统治，并且错误地估计了罗马人民的民心向背，企图借对恺撒个人的消灭重建罗马共和国，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这显然不符合罗马历史的自身发展要求，当他和其他凶手们不得不逃亡时，实际上已经昭示着他们的失败。

所以，总的来说，马可·布鲁图斯是一个出色的谋略家，他亲自策划、组织和参加了谋杀恺撒的阴谋，可是他又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缺乏政治敏感性，一厢情愿地向罗马人兜售他的政治蓝图。殊不知，时移事易，在民族和阶级大变动的年代里，他所迷恋的遥远的美好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他死前一年，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建立了公开的、以军事力量为支柱的后三头政治联盟。布鲁图斯政治理想就这样被时代大潮冲得一干二净。因此他始以一杀惊天下，终以一死报天下。

新的元首政治确立了，罗马的平民现在满足于“演剧加竞技”的和平的公共生活，时不时举行的赛会和凯旋为他们带来一些意外的财富，对于不知不觉中丧失的选举权力他们并不怎么在意。他们拒绝了恺撒的专制，却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屋大维严格得多的控制。他们怀念恺撒，赞美屋大维，至于布鲁图斯，大概只有贵族们偶而会为他的命运而感叹，为自己失去的乐园而悲鸣。

布鲁图斯家族的两个人贯穿了罗马共和国的始与终：老

布鲁图斯建立共和，赢得无上的光荣，小布鲁图斯为共和制殉葬，身后凄凉。马可·布鲁图斯谋略超群，但他逆时代大潮而行，从而一步步走上毁灭，与罗马共和国一起被埋葬。

塔 列 朗

——法兰西政坛九头鸟

杨 锐

九头鸟，极言某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应变力。

他思维敏捷，举止高雅，谈吐不凡。美丽富有的斯达尔夫人声称愿倾家荡产，买断他的甜言蜜语。

在政治的疾风暴雨中，总有无数的情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冲锋陷阵。

他预见力超凡，不论政局如何扑朔迷离，总能化险为夷。

他无数次宣誓效忠某某，又无数次背叛，以至于他的名字都成了厚颜无耻的代名词。

集大胆和机智、狡诈与无耻于一身，不倦地追求权力与美色，对道德和理想不屑一顾。这，便是曾任拿破仑政府外交大臣的塔列朗。

幼 年 多 舛

1754年2月13日，巴黎的加朗西埃街四号，塔列朗来到人世。他的家族世据高位，徽章上的题铭“只信上帝”甚

至对王权不屑一顾。法国加贝王朝的第一王雨格·加贝问他的一位先人：“是谁封你为伯爵的？”“那么，是谁封你为国王的？”这位先人反唇相讥。塔列朗五岁时，他的父亲便荣任法国王太子的青年侍从。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是塔列朗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人们普遍对子女漫不经心，一个丈夫若让妻子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孩子，就会被视为是企图摆脱妻子，成为众矢之的。

出生不久，塔列朗便被寄养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小镇上。四岁时，他从桌上摔下，右脚受伤。保姆对此视而不见，结果延误了治疗，造成终生残迹。对此，塔列朗一直满不在乎，早晨起床和当众沐浴时，他毫无顾忌地亮出那只可怕的残脚。并且，他还轻松地调侃说：“我这只脚是猪咬伤的，保姆放下我，去和一个丑男人调情。”

塔列朗的叔父去看望他时，他正跛着脚和保姆喂养的另一个孩子在白雪皑皑的野地里追逐云雀，两人身上全是破衣烂衫。叔父见状十分不忍，立刻带他回家。

塔列朗的母亲正在华丽的客厅里与客人优雅地谈笑。叔父指着可怜巴巴的小塔列朗大声道：“嫂子，看看自己的孩子吧！来，乖侄儿，亲吻这位太太，她便是你母亲。”

结果，塔列朗被送往佩里戈尔的夏莱古堡，与曾祖母同住。佩里戈尔的古老城堡神秘而高贵，光线不够充足，却很温柔。曾祖母和蔼可亲，对塔列朗照顾得无微不至，使他体会到世间最美好的情感。

八岁时，塔列朗来到巴黎的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学习。这里由神父执教，古板而严厉。每星期，学生只可回家与父母团聚一次。父母总是对塔列朗说：“孩子，要听话，要让

神父先生高兴。”一次，塔列朗惨遭鞭打，他的父亲对此毫不同情，并告诉他说，就连最杰出的人物屁股上也挨过鞭打。

长期缺少父母的关怀，使塔列朗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他清楚地认识到：父母为了他们所谓的家族利益。决心把他培养成合乎他们理想的人，完全不顾他的天赋和愿望。

多情教士

哥哥早逝后，塔列朗成为长子，父母将他送入教会的神学院学习。

神学院的日子刻板而漫长，情窦初开的塔列朗却偷偷找到了自己的快乐。

街对面住着一个金发少女，俩人悄悄眉目传情，感情日炽。她是烤肉商的女儿，名叫朱莉。一个黄昏，朱莉女扮男装，叩开塔列朗的房门。她摘去棉布白帽，金发倾泻而出，遮住了面容。夕阳的余辉柔柔地包围着她，温馨迷人。塔列朗激情万分，紧紧拥抱她……

教堂的长椅上，一个身材修长的女子正在做弥撒，神情朴实而谦恭。空中飘起霏霏细雨，塔列朗拿出一把雨伞，送她回家。雨点密密地织在清凉的石板路面上，伞下的两人却都有暖暖的感觉。她叫多罗德，在法兰西喜剧院扮侍女角色，她家大门壁柱上有两个狮身人面浮雕。她进喜剧院是父母所迫，他进神学院也并非己愿。同病相怜，他们很快成为知己。他说她如同一朵绽放的红玫瑰，俩人缠缠绵绵，如胶似漆。

1775年6月11日，兰斯大教堂，路易十六加冕。“愿国王有犀牛般的力量，疾风扫落叶般，将敢于……”

对于祈祷漫不经心的塔列朗却紧盯着在场的拉瓦尔男爵夫人。她身材窈窕，生性风流，很快堕入情网。她丈夫大腹便便，整日昏睡。意乱情迷的夫人竟要塔列朗与丈夫去决斗一场，以便长相厮守。塔列朗大吃一惊，对她说男爵太胖，射击命中率会很高，决斗失之公平，而不公平的事是自己所不齿的。夫人只得作罢。

当教士的同时，他也扮演着唐璜的角色。天生的温雅，不凡的谈吐，奔放的热情，使他在脂粉堆里游刃有余。

1780年，容貌出众的布里约纳夫人成为他的情人。夫人长他20岁，这并未使塔列朗退却。征服一个与自己年龄悬殊的女人，一样令他愉悦。后来，他又迷上了夫人之女洛林公主。夫人嫉恨万分，想方设法分开了他们。藕断丝连，两人仍情意绵绵。公主病危弥留之际，仍紧紧握着塔列朗的双手。

1784年，他闯入了阿黛拉的生活。他们心心相印，有一个儿子。

餐桌上，朋友们问他：“你的情事何时才是尽头？”“与生命相始终。”塔列朗答道。他巧妙地与一切情人——包括那些浮光掠影的，全都保持着密友关系。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这将有利于他在权力道路上的进取。

咸于维新

1778年2月，伏尔泰出现在巴黎。

塔列朗跪在他面前，老人将枯瘦的手轻轻放在他头顶，为他祝福。

这个怀疑宗教的人，给塔列朗带来了广泛的知名度，却丝毫未影响他在教会内的晋升。

塔列朗在公众场合总是一副冷漠而矜持的面孔，但是当他为教会集钱款、分年薪和征什一税时，却热心勤恳。为表彰他，议会给他特别嘉奖。他还同英国财政大臣皮特建立了友谊，与“欧洲驮手”瓦舍尔公爵拉上了关系，大力开拓着交往面。

布尔热主教去世，塔列朗跃跃欲试，四处活动，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天无绝人之路。不久，奥坦主教之位悬空。塔列朗孤注一掷，请父亲相助。任摄政的父亲巡视归来，重病在床。他恳请路易十六将奥坦主教之位授予儿子，作为最后的赏赐。

路易十六对老臣托孤大为感动，准备签署任命状。母亲却站出来大义灭亲，指出儿子嗜好美色和赌博，放荡不羁，不宜担任高级圣职。“夫人，职责会改变您的儿子。”路易十六不改初衷。

1789年1月16日，塔列朗就任奥坦主教。僧侣会议上，他发表演讲，指出：当务之急是制订一部保证全体人民权利的宪章，应当宣布自今以后，国家的任何文件，只有得到全民族的正式认可，才能成为法律。这个大胆而时髦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塔列朗当选为奥坦的僧侣议员。

1789年5月4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薄暮中的凡尔赛钟声悠扬，彩旗飘飘，和风拂面。教堂前的广场，人头攒动，议员们手执蜡烛，寻找各自的位置。前边是身着黑色毛

料的第三等级；帽子插白色羽毛的贵族随后；以乐队为先导的教会代表压阵。

塔列朗就在 32 名教会代表之中，他头发上扑着白粉，挂着十字架，紫色长袍熠熠生辉，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拄着拐杖。

他敏感地觉察到法国正面临着革命风暴。在会议上，他明智待人，冷静理事，保持着稳健的作风。

不久，第三等级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米拉波在网球场上义正辞严地宣誓：“我们为民请命。”六月下旬，三个等级重新聚在一起开会，塔列朗成为国民议会议员。然而，为获得最大利益，他暗中向国王献策道：“拖延、谨慎与恩典，都无法消除陛下和法兰西所面临的危险；明智而巧妙地强化王权，才是上策。”

7 月 14 日，革命群众攻陷巴士底狱。午夜，塔列朗偷偷拜见国王之弟阿图瓦伯爵，建议采取断然行动，诉诸武力。然而，懦弱的路易十六已决定让步。

失望之至的塔列朗对伯爵说：“既然这样，殿下，大家各自相保吧！”“是啊！这正是我对你的忠告，不论形势如何发展，我都不怪罪你。你永远可以相信我们的友谊。”未来的查理十世答道。事已至此，塔列朗决定跻身革命。他很快谋得国民议会秘书一职。在讨论震撼世界的《人权宣言》时，提议并起草第六条。

10 月 6 日，群众迫使国王回到土伊勒里宫。“今天我们的革命，是时代发展之必然，它最终会成为有益于法兰西和全人类的事件！”塔列朗热情洋溢地讴歌革命，并预言：“第三等级必获胜利！”

财政状况在恶化，人们的目光渐渐盯住了教会拥有的巨额财富。塔列朗不失时机地说：“谁是这笔教会财产的真正主人？回答只会有一个：国家！”很快，国民议会决定没收教会财产。塔列朗宣称：“在我处的阶层中，几乎只有我一人支持这种侵犯本阶层利益的做法。”并且，他还惺惺作态道：“身为教士，我深为理解僧侣们的痛楚和不满；然而，作为一个公民，我将正视现实……”在拍卖教会财产过程中，塔列朗捞到了5万利弗尔。

1790年2月26日，他当选议会主席。不久，路易十六指定他主持弥撒。在40万听众簇拥的祭坛上，塔列朗与众人一起举行了忠于国家、法律和国王的宣誓仪式。路易十六许诺维护宪法。这时，太阳冲破云层，射出万丈光芒，群情振奋，山呼万岁声响彻云霄。

11月23日，议会要求僧侣宣誓效忠宪法。对此，塔列朗半推半就。两天后，塔列朗敦促索纳·罗亚尔省的官员教士宣誓，遭到强烈反对。震怒的教皇，撤销了他的一切教职，并限期悔过。“我被逐出教门了。人人都拒绝给我火和水，今晚只有冻肉和冷酒了，来安慰我吧！”他耸耸肩道。接着，他又严肃地讲：“革命使法兰西获得新生，我誓与民族共进退。为了法兰西，什么样的牺牲我都无所谓。”

米拉波曾说：“塔列朗无疑是个无赖。不过，他现在还有利用价值。”米拉波病重卧床，塔列朗闻讯飞奔去探望他，并说：“我一日三次来到你的门前，站在人群中等待你的消息，默默为你祈祷。”米拉波热泪盈眶，将遗嘱交予塔列朗。塔列朗在议会宣读遗嘱，并为米拉波致悼词道：“米拉波，这个时代的巨人，亲切的友人，法兰西自由的捍卫者和保护

人离我们而去了。这对于我们是多么大的损失啊！整个法兰西都在怆然泪下。”

以米拉波的灵柩为跳板，塔列朗将自己扮成米拉波的继承者，捞到了丰厚的政治资本。然而，米拉波尸骨未寒，塔列朗就攻击米拉波收受贿赂。

王室逃跑未遂，国王遭囚。但是王室势力还非同小可，塔列朗暗地里对王室频送秋波，“唯有尽快制定宪法，才能使陛下重获自由。”并且，他还让人捎话给国王，愿为国王效忠。然而，国王对塔列朗并不放心。他便改换手段，支使情人弗拉奥夫人公开鼓吹共和，在国王面前显露进步书刊。“他定不胜惊讶，你则可若无其事地说，这是为了迎合我，我已对王室失去了兴趣。然后，做出一副泄露了天机并后悔不已的样子。”他教她道。

同时，塔列朗又与罗伯斯庇尔·罗兰和布里索等共和派交往频繁，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就这样，他巧妙地在王室和共和派间玩着走钢丝的游戏。他声称自己的政治座右铭是：“不论法国形势怎样，我都将为之效劳。”而本质上，他所关注的只有自己的利益。

一波三折

革命引发战争。

然而，革命者也不能树敌太多，必须争取英国保持善意中立。

塔列朗受命赴英，展开外交周旋。

他向英王递交了路易十六的一封信——其实是他亲自起

草的——信中引用米拉波的话：“英法联合方能保持欧洲的和平。”

英国朝野反应冷淡。

塔列朗并不在意，此时法国局势的发展引起了他的关注。革命群众将路易十六投入监狱。应丹东之请，塔列朗在外国列强面前为废黜国王一事辩护，他指出：“路易十六以难以觉察的方式破坏宪法，罪不可赦。”

这时，在土伊勒里宫法王暗藏文件的铁柜子里，发现了一封国王年俸总监德拉波特的信。信里明确指出，他曾将塔列朗的一封信转呈路易十六，并说：“他对我说，陛下可赐给他一个合适的职务，藉以考验他的热忱和诚实。”

塔列朗的两面派面目再也掩藏不住了。革命党人发出通缉令。塔列朗背着牛头不认赃，在《箴言报》上撰文，声称自己“从未与国王和拉波特先生有过任何直接或间接联系。”可是，他也只能流亡国外了。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后，塔列朗身穿孝服，头戴白帽，表示哀悼。

即使在流亡之中，他也绯闻不断。一次，德·斯达尔夫人朗诵其新作《论激情对个人和民族幸福的影响》。塔列朗评论说，她的朗诵节奏紊乱、语气单调，不堪入耳。自恃才高的斯达尔夫人气恼万分，又看到弗拉奥夫人在他身边，气势汹汹地发难道：“若我与弗拉奥夫人同处一将沉之舟，你先救谁？”“当然不是你，夫人，您的游泳水平要略胜她一筹。”塔列朗冷冷地说。

1794年1月底，一位英国官员向塔列朗宣布说，依据国家有关外国人的法令——艾林法，旨在保护英国不受“革命感染”——限他五天内离开英国。

“最大可能是，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请英王驱逐我出境。看来，他们惧怕我这颗活跃的头脑，整个欧洲都因我的存在而发抖。”他向斯达尔夫人炫耀道。

他来到美国。在这里，他四处游历，对美国生活方式批评道：“豪华却粗野，没有人不想随时把他们的狗卖给我。”

同时，他还认识到，“美国将日益强盛，举世无敌。未来的新发现一旦使它接近欧洲，它将会积极干涉欧洲事务，古老的欧洲各国皆必须审慎对待之。”

法国政局几经周折，恐怖时期已告结束。塔列朗给国民公会寄去一份回国申请，声称拥护共和制。

他辗转请人在国民公会中发言道：“他（指塔列朗）高尚的心灵和执着的信念无愧为一名共和卫士。他现在置身在一个共和国，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国度。他注视着一个自由民族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等待法国出现建设者而不是杀人狂，等待法国成为共和天堂而不是徒有宪法的无政府状态。我请求诸位允许塔列朗回来，为共和国尽一份力。”

同时，塔列朗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对法国最新局势之感想》，极力赞美了新成立的督政府，确信在它领导下，法国将重新变成“人们最向往的国度”。国民公会一致同意塔列朗归国，1796年9月21日，他回到巴黎，结束了四年的流亡生活。

台前幕后

1796年的巴黎，舞会、演出和焰火取代了监牢和血腥，沉浸在一片灯红酒绿之中。

塔列朗与好友前往卢森堡宫，门卫要他交出手杖，他诙谐地说：“亲爱的，我看您的政府像是怕人给它当头一棒哟。”此语一出，人们纷纷议论他蔑视督政府。他急于挽回影响，在报上发表一封公开信，声称“始终希望法兰西共和国日益强盛。”

督政府三巨头之一的巴拉斯，被他视为重登仕途的突破口。这个重担落在他的情人斯达尔夫人肩上。

“塔列朗需要一个职位，为国效力。”斯达尔夫人对巴拉斯妩媚地说。她安排了一次约会，陪同塔列朗来到卢森堡宫。“此人极像罗伯斯庇尔。”巴拉斯皱着眉说。“他要好得多，没有什么朋友能比他更好、更可靠。他为人诚恳，定会忠实于您，为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您的仆人……您虔诚的仆人……对您感恩戴德的仆人，唯有对您的崇拜方能同对您的尊敬和感激相提并论。”塔列朗满脸恭顺道。

翌日，斯达尔夫人再次向巴拉斯发起了攻势道：“塔列朗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没有比他对您更忠诚的人了。应当任命他为大臣，您已见到他的文雅和才气，至少让他当外交大臣。”她紧握巴拉斯的双手，强使他靠自己坐下，半乞求半胁迫道：“巴拉斯，巴拉斯，我的朋友，我只有靠您了，没有您，我们就完啦。您知道吗？他说您若不让他当外交大臣，他就跳塞纳河一死了之！”她的胸脯强烈地一起一伏，纠缠同妩媚一样有强大的力量。巴拉斯让步了，答应与同事商量此事。

但由于塔列朗的出言不逊和他以往的表现，舆论对他很不利。有人甚至写诗讽刺他道：

“机智的塔列朗，

步履优雅。
无情前额心冷酷，
骑墙望风为其本。
一只可疑的脚，
悄悄伸进付钱者阵营。
另一只留在反对派一边，
原来是那只瘸的。”

“您向我推荐的人，政府内几乎无人对他有好感。”无人响应的巴拉斯灰心丧气地对斯达尔夫人说。

“妙极了，巴拉斯，正因为他最受其他人憎恨，您赏识他，他才会对您感激涕零，当您的耳目。这是您能找到的最忠诚的下属！”斯达尔夫人巧舌如簧道。

1797年7月，政府改组。巴拉斯力排众议，使塔列朗得到外交大臣一职。

这时，法国政坛一颗新星正在崛起，这便是拿破仑，他刚刚在意大利取得史诗般的伟大胜利。

就任外交大臣不几天，塔列朗便致信拿破仑：“我对自己职务带来的风险深感不安，然而，您的威名可以给外交事务提供方便和帮助，这慰藉了我不安的心灵。要知道，拿破仑这一大名足以平息一切危机。”令人惊异的先知先觉，已使他认识到：未来属于拿破仑。

在扫荡保王分子的活动中，拿破仑出了大力。塔列朗立即致信他，“将军公民，贺喜您，您天才地指挥了这一革命举动，挽救了共和国，功不可没！”

随后，他致函准备同奥地利谈判的拿破仑，劝他尽量强硬：“若我们得到莱茵河为界，威尼斯又不落入奥皇之手，

那样，才无愧将军您的威名。”

结果，莱茵河左岸划入法国，作为交换，奥地利得到威尼斯。变化多端的塔列朗又写信给拿破仑：“或许，意大利人会大发牢骚，却无碍大局。祝贺您，缔造和平的勇士！”拿破仑回信道：“政府选您任外交大臣，足以证明它远见卓识。您才具不凡，不会有辱于共和国的尊严。能与您通信，使我感到无上光荣，借此机会向您表达我对阁下的敬重之情。”

1797年12月5日，拿破仑一身布尔乔亚（资产者）打扮，回到巴黎，旋即拜会塔列朗，会见气氛热烈而和谐。

在督政府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上，拿破仑进场，全场起立，合唱《自由之歌》。接着，塔列朗致词：“诸位督政官公民，十分荣幸地向您们介绍拿破仑公民。他带来了和平，令我们忆起无数美好的往事。为了满足他的心愿，我要说，荣耀归于我们的革命。”

不久，拿破仑夫人约瑟芬从意大利归来。塔列朗为之接风，俊杰名流汇集一堂。斯达尔夫夫人向拿破仑递去一枝月桂。“应该把它留给缪斯。”拿破仑冷冷地说。斯达尔夫夫人没有注意到拿破仑的厌烦，又冒失地问：“将军，谁是您最爱的女人？”“我妻子。”“您最敬重的女人呢？”“最善于操持家务的那一个。”“那么，最杰出的女人呢？”“生孩子最多的。”说完，拿破仑便转身离开。“斯达尔夫夫人是怎样的女人？”他见到塔列朗时问道。“一个阴谋家。”塔列朗道。“可以做好朋友吗？”“朋友？她能先将朋友扔进河里，再用鱼竿钓起来。”拿破仑开怀大笑。舞会结束时，站在约瑟芬背后的塔列朗举杯道：“为享有最光荣姓氏的女公民干杯！”

1798年1月21日，督政府决定庆祝路易十六断头日，特派塔列朗请拿破仑出席。“什么？”拿破仑惊呼道，“您是想让我参加一个纪念屠杀的仪式吗？不，我对这样残酷的活动毫无兴趣。”“您明白，将军公民，从某种意义说，您我观点一致。但是，这一庄严活动有其政治目的；再说，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暴君死了总值得庆贺。想必您是天主教徒吧？”“当然。”“可您却跟着一个土耳其苏丹去清真寺？”“是的，那时我需要他的帮助。”“那么，现在也是一样，关于庆祝的事是对还是错，暂且不要去考虑。只要1月21日能成为一个节日，您就应该去参加庆祝活动，因为您需要法兰西的支持。”拿破仑点头称是。

为打击英国势力，拿破仑向督政府请命远征英属埃及。塔列朗主张与英和好，但他也不愿开罪拿破仑，还是表示了赞同。

拿破仑走后，法军在欧陆各战场节节败退，形势危急。人们将这归罪于外交大臣塔列朗。《世界自由人报》和《共和党人报》指责他：“无耻地迎合拿破仑因年轻和卓越而生发的勃勃野心，让他远离，造成国内空虚”。

这时，酝酿了一年多的若利事件给了塔列朗以致命一击。将军助理若利从塔列朗那里领到1400法郎，去意大利执行公务。但他却滞留巴黎，挥霍公款，寻欢作乐。督政府依据塔列朗的报告逮捕了他，旋即释放。

出狱后，他反诬塔列朗不曾给他指示，并上诉法庭。法庭作出了有利于若利的判决。两天后，塔列朗辞职。

经历了革命动乱的法国疲倦之至，它认清了一个腐败的政体，对督政府的失望与憎恨在与日俱增，山雨欲来风满

楼。

1798年8月，拿破仑抛开军队，潜回法国。不满现实者蜂涌而至，而拿破仑最早接见了塔列朗。塔列朗强调：应迅速夺权。“这可能吗？”拿破仑问。“四分之三已经到位。”塔列朗指出应以西哀耶斯为内应，推翻督政府。“您要的是政权，”塔列朗说，“西哀耶斯要的是一部新宪法，您可以携起手来，废除现在的宪法，它是您们二人共同的障碍。”

雾月18日，秋风扫落叶，拿破仑上台，与西哀耶斯、罗歇·迪科组成三人执政政府。塔列朗再次出任外交大臣。他致信拿破仑：“执政公民，承蒙您委任我为外交大臣，我决不辜负您的信任。我将为阁下效绵薄之力，阁下应出任第一执政，掌握一切方针大政，直接领导内务、警务及外交，其他两位执政可分管司法和财政。唯有这样，您才可以振兴法兰西。”“你知道，塔列朗很会出主意，很有头脑。”拿破仑对秘书说。

一次，拿破仑问塔列朗：“你如何聚敛财富？”“噢，这很简单，雾月17日买一份年金，三天后倒手卖掉。”塔列朗的直言不讳大获拿破仑的信任。

塔列朗偶尔也将外交事务告知另两位执政官，然而，他更经常的却是在土伊勒里宫，与拿破仑一连好几个小时讨论国事。他清楚拿破仑希望从他身上得到的东西——赋予新制度它所缺乏的典雅，清除政府依然存在的革命习惯，向外界表明：一切已走上正轨。用拿破仑的话说，便是：“我需要一个王子般玩世不恭的贵族。”善解人意的塔列朗是最佳人选。

在别人看来，塔列朗权倾一时。实际上，拿破仑主宰一

切。外交部给塔列朗带来了丰厚的利益，对于这种地位，他倒也处之泰然。

在对上应付自如的同时，塔列朗对合作者和下属也自有一套巧妙的领导策略和方法。对手下人，他认为应该让那些能干的人去干活。

一天，一个部属走进塔列朗的办公室。他半睁眼睛，示意部属讲话。“这是封信，是选帝侯来的，先生。”“那又怎么样？”“要立即回复，先生。”“若让你回信的话，你是否知道怎样写才算是得体的？”“当然，先生。”“那么，你就以我的名义回这封信吧！”塔列朗微笑道。

对于下属递上的材料，塔列朗总是迅速阅读，不满便还给写材料者，绝不做太多的评价。而下属必须揣摩他的心思，修改到他满意。塔列朗常说：“今天不易做好的事，最好明天再说。对重要的事拖拉一些，才会显得尊贵，给人以审慎的印象。”

1802年，他对受命出使伦敦的安德西说：“为了在政治交易中获得一个缓作答复的时间，可以拿没有接到指示作借口，这样，对方定无法拒绝。即使你有了明确立场，但由于害怕于己不利，或担心出差错，也可以这样做。在政治交易中，少有不容人缓冲的。在当今欧洲，任何拖延都不会导致恶果。”

塔列朗很少做长篇大论，他的话不是字优句雅，就是言辞刻薄，无人可以模仿。拿破仑就曾说：“塔列朗与众不同，他不让人察觉他的真实思想，但他能够从对方言谈中看出其之所思。”

一天，塔列朗对一些企盼从事外交事务的年轻人说：

“首先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财产？”“没有。”“我不是指大笔财产。可你们至少有六千利弗尔年金吧？”“也没有。”“既然如此这样，你们根本别想进入外交界。假如你们不愿损害自己的独立人格，就必须时刻做好被革职和主动辞职的准备。为此，必须有足够的钱财维持良好的生活，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六千利弗尔是可以的。既然你们没有，我就以长辈身份劝告你们，干别的去吧！”

恰恰在说这番话前不久，塔列朗雇用了一位青年外交官。这个青年欣喜若狂，在向塔列朗致谢时说，他这是头一次交好运。塔列朗于是大声道：“你始终也没有交过好运！我决定解除对你的任命。”

对合作者，塔列朗善于表现出宽容大度。但有时他也会用几乎是顺便提一句的口气对他们说：“我看贝松先生需要跟您谈一谈。”贝松是外交部司库，掌管奖金分配。听别人说话时，塔列朗往往精神集中，并常将客人礼送出门。有时他也会打断对方谈话，同时将那条瘸脚跪在长沙发上表示不耐烦。

一天，有人对他说：“宪法要短。”塔列朗接过他的话：“要短，并且措辞含糊。”

塔列朗充满智慧的话语常被人在沙龙里引用，并广为流传。“诸如生活中人们总说：‘以后再说吧’，随后又总对自己说‘已太晚了’。”

“要控制自己的原始反应，它几乎总是发自内心的。”“人的智慧受阻于官能。”“我原谅别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原谅他们自行其事。”“在这个世界上立身行事，要的是头脑，绝非诚实，人能说话往往是为了掩饰思想。”“要想发

财，需要的是头脑，最不需要的是诚实。”

1802年8月19日，拿破仑签发命令，“依据教皇庇护七世6月9日敕书，外交大臣塔列朗完全恢复非教会的世俗生活。”很快，约瑟芬和另两个执政，签署了塔列朗和卡特琳娜的婚约。

卡特琳娜身材颀长，腰肢纤细，蓝色的双眸炯炯有神，一头金发柔滑飘逸。她喜好追逐时髦。人们评价她：愚蠢且虚荣。在婚礼上，拿破仑对她说：“我希望塔列朗女公民永远如此端庄贤淑。”卡特琳娜回答说：“在这方面，阁下的夫人是我最好的榜样。”塔列朗很欣赏自己的妻子，他说：“她像玫瑰般鲜嫩，我不敢奢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妻子了。”

这时期，塔列朗与波旁王室秘密接触，对使者说：“请转告亲王殿下，尽管我现在不能为他效力，我对他本人仍万分忠诚，没有比他更和蔼可亲、更受敬爱的人了。”他似乎记起了巴士底狱陷落后第二天与阿图瓦伯爵的一席话，略带遗憾地说：“要不是这条腿，我很可能过戎马生涯了。也许，像您一样作王室使者了。”

波旁家族的当甘公爵在巴登的艾丁汉聚集党羽，图谋复辟。拿破仑派军队抓住了他，在巴黎将其处决。深受过王室恩泽的塔列朗后来辩白道：“拿破仑处决当甘公爵，是巩固他的地位之必须，任何人劝也没用。”这件事引起的国际纠葛，还是由塔列朗来一手处理的。瑞典索要当甘公爵的遗嘱。塔列朗致信瑞典政府，指出：“我们不干涉瑞典内政，也决不允许他人干涉我国内政。”

奥地利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富有远见的塔列朗急忙致信法国驻奥大使尚皮尼，说：“对他们可能提出的抗议一定要

加以驳斥，甚至可以用揶揄的方法。”

奥地利的抗议无疾而终。俄国却不依不饶，亚历山大及其宫廷为当甘公爵服丧，并要求对公爵的死作出解释。在回信中，塔列朗巧妙地提起保罗一世被其军官暗杀一事。保罗一世被杀后，因为他的儿子亚历山大赞成这一阴谋，故凶手一直未受到惩罚。自那以后，这一直是亚历山大心虚之处。塔列朗故意说：“如果英国人在密谋杀害保罗一世时，有人来告知亚历山大陛下，说谋杀分子就在距俄国边界一法里远的地方，他难道不认为自己有权利派人将他们逮捕归案吗？”沙皇恼羞成怒，却只能无可奈何地将驻法大使申斥一番了事。

外交上取得胜利的同时，法军愈战愈勇。拿破仑踌躇满志，建立帝国如箭在弦。

帝国明月

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加冕称帝，塔列朗兼宫廷侍卫长一职。

奥斯特里茨一役，奥地利溃败。塔列朗与奥签《普列斯堡和约》，奥地利割地赔款，损失惨重。就是这样，塔列朗还索取了奥地利大笔的酬金，以免掉某些苛刻的条件。

次年，拿破仑迫使奥皇放弃神圣罗马皇帝称号。他指令塔列朗调整德意志的部分领土，组建莱茵同盟。

这样，外交大臣的办公室成了欧洲的转盘。各国大使、特使、谈判代表、被废黜的亲王和即将荣升亲王的人，争相贿赂塔列朗。

一位亲王不愿降为附庸，送给塔列朗 50 万法郎。可是，他的王国不降格，另一位亲王就在劫难逃。塔列朗收到后者的 80 万法郎，便施惠于之。“我们的 50 万呢？”使者赶来质问。“你们？白扔了。”塔列朗冷面以对。这一次，他总共捞了上千万法郎。

1806 年，拿破仑封塔列朗为贝内旺亲王，领地是那不勒斯北部一块由教皇手里抢来的土地。这一时期，拿破仑与塔列朗合作密切。谈论国事时，塔列朗认真倾听，很少阐述自己的观点，只简明扼要地回答询问。拿破仑很欣赏他的谈话艺术，说：“他是我唯一的交谈对手。”塔列朗也很喜欢同拿破仑谈话，他说：“我要与之谈判的主要对象不是欧洲，而是拿破仑。”

一天，拿破仑问他：“您在欧洲堪称谈话艺术之王，诀窍是什么呢？”“陛下，您作战时，要选择适当的战场；而我也要选择谈话内容。我只就自己熟悉的话题与人交谈。他人的问题，我一般不作答，当然，您除外；我总是启发对方问我想回答的问题。”

法军势如破竹，向东挺进，占领华沙。1806 年，塔列朗来到这里，协助拿破仑处理波兰问题。在这里，他结识了玛丽·泰莉丝，她对他一见钟情，疯狂地迷恋他。无奈塔列朗身后总有一群美艳的女人。玛丽·泰莉丝柔肠寸断、黯然泪下。

华沙的大贵族通过玛丽，给塔列朗送去大批金钱，求他帮助恢复波兰。可是，拿破仑与沙皇撇开塔列朗，决定在涅瓦河和易北河之间，建立一个疆土有限的波兰国家——华沙大公国，作为法俄之间的缓冲带。

塔列朗只得悻悻地将钱归还原主。他上书拿破仑，指出：“在法兰西，恢复宗教、道德和秩序；遏制英国，同时欢迎她的文明；以莱茵联邦为帝国藩篱；从奥地利手中解放意大利；以波兰抵制沙俄，这应是帝国的永久性目标。”然而，此时法军横扫欧陆，所向无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拿破仑对塔列朗的精心策划置若罔闻，他野心勃勃地企图征服海峡对面的英国。

英、法特拉法加海战，法国海军一蹶不振，武力征服英国已不可能。拿破仑认为：英国是工业国，若切断英国商品进入欧陆的途径，必能置之死地。1807年11月，拿破仑颁布米兰敕令，规定：无论什么货物，若来自英国或其领地，或运往这些地区，一概没收，开始对英实施大陆封锁。

为防英国商品自伊比利亚半岛渗入欧陆，法军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先后入侵葡萄牙、西班牙。这大大违逆了塔列朗的总体规划，同时，卷入难缠的西班牙事务，也是塔列朗所不赞同的。

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塔列朗开始对拿破仑持保留态度。对此，拿破仑非常气恼，甚至责骂塔列朗道：“听着，你是装在丝袜子里的一堆狗屎”，塔列朗以沉默对之。被任命为副大选帝侯时，他辞去了外长之职。对此，他说：“我效力拿破仑，是因为他忠于法兰西。当他开始给法兰西带来深重灾难时，我便立刻辞职。”

同时，他也悄悄开始寻找后路。拿破仑与沙皇会晤，塔列朗作陪。借观剧之机，他同沙皇谈起了真诚的友谊，并对沙皇说：“要想拯救欧洲，必与拿破仑抗衡。在法兰西人民眼中，拿破仑帝国并不等同于法兰西。法兰西人民是文明

的，拿破仑是不文明的。陛下应联合法兰西人民。”

回到巴黎，在与奥地利大使秘谈中，他指出：“唯俄奥之携手，方能拯救欧洲于水火。”

1809年，拿破仑与约瑟芬离婚。拿破仑召见塔列朗，咨询应娶怎样一位新娘。“当然是奥地利公主”，塔列朗说，“哈布斯堡家族乃欧洲最古老的高贵家族，以多子多孙著称。陛下若与这一家族联姻，真乃今昔荣耀之结合，且能早得贵子。”其实，他想通过促使拿破仑与旧王朝的联姻，来将他引回自己设计的轨道。“您简直是个魔鬼，有时候，不得不听从您的。”拿破仑道。不久，拿破仑迎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但是，他的野心却并未因此而稍稍有所收敛。

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惨败，元气大伤。他请塔列朗复出，收拾残局。“我不了解您的事务。”塔列朗冷冷地回绝道。其实，他早已见风使舵，图谋复辟波旁王朝。

1813年，俄、英、奥、普等国再次结成反法同盟。莱比锡一役，法军溃败。

1814年3月6日，一辆四轮马车从通往里昂的路上驶离巴黎。车上坐着一个心事重重的人，他40岁左右，是一个下级官员，名叫维特罗尔。他带着一封由塔列朗口述，用密写墨水写的信。信中指出：盟军可趁虚直下巴黎。沙皇亚历山大得信大喜，挥师直指巴黎。1814年3月31日，反法盟军轻取巴黎。

沙皇下榻塔列朗府邸。“只能有一个原则：路易十八是法国的合法国王。”塔列朗向沙皇陈辞道。“我尊重合法权力，”沙皇声明道，“并且很高兴听到你这样的见解。但是，据我的见闻，你们的人民似乎并不欢迎波旁家族。”流亡的

路易十八曾到过俄国，沙皇对他印象欠佳。

沙皇提议将贝尔纳多特、奥尔良公爵等人作为王位候选人考虑。塔列朗强烈反对，他说：“陛下，不论是您、各大盟国，还是您认为有几分影响的我，我们谁也不能给法国一位国王。法国被征服了，是被您的武力所征服的。但今天您却不能强加给人民一个国王。要想建立一个持久的东西，并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必须依据一个原则行事。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原则只能有一个：路易十八是法国唯一的合法国王。”“我怎么能知道法国民众也同意这个原则呢？”沙皇问道。“陛下，我负责让参议院讨论，您很快就会看到结果的。”“您能肯定？”“当然，陛下。”“好吧！我拭目以待。”沙皇点头道。

不几天，在塔列朗一手操纵下，参议院作出决议，欢迎路易十八回国任法国国王。同时，反法盟军发布《告巴黎民众书》，宣布：“不再与拿破仑·波拿巴及其家族的任何人对话；尊重旧时法国合法君主统治时期的领土完整；承认并保证法兰西民族制定的宪法。”文告的末尾还说：“保持法国的强大是保证欧洲幸福的一个原则。”

塔列朗向尚在负隅顽抗的拿破仑士兵们发出公开信，说：“士兵们，您们是祖国最高贵的儿子，不要再跟随拿破仑，他让祖国陷入了灾难之中，破坏了我们民族的名声。参议院已代表全体法国人民解除了你们对他的誓言。”

穷途末路的拿破仑渐渐不支，4月6日，他宣布投降，被押往厄尔巴岛。百合花王旗又在巴黎上空飘扬，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在外国刺刀保护下复辟。外交大臣之职非塔列朗莫属。

力挽狂澜

1814年9月，塔列朗代表法国出席维也纳和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俄、奥、普、英操纵的一次分赃的聚会，赃物便是庞大的拿破仑帝国。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塔列朗的处境非常艰难。会议伊始，四大国处处孤立法国。塔列朗审时度势，与四国外长接触中，闭口不言政事；另一方面，却极力拉拢同样被冷落一旁的二流国家，影响力日增。

四大国逐渐感到不能等闲视之，邀塔列朗参加预备性会议。抓住文件中“盟国列强”一词，塔列朗大发异议。“盟国？”他故作惊诧道，“结盟对付什么人？不再是拿破仑：他如今在厄尔巴岛。法国国王？他是和平的保障。先生们，我们开诚布公吧！若还存在盟国列强，我在这里就是个多余的人了。”“用‘盟国’一词，仅仅只是为了使词句简练嘛。”

“先生们，您们怎么能因简练而破坏准确呢？现在欧洲的第一需要是永远消除能够凭借征服而获得权力的观念，恢复正统王位继承权这一神圣原则是秩序与稳定的保障，也是此次会议目的之所在。我作为路易十八的一位大臣，太阳王（法王路易十四的美称）后代的一位大臣出现在这里，正是对此强有力的实证。今天，你们的举动似乎是在说，正统的法国是此次会议的障碍，这完全背离了此次会议的宗旨，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一席话掷地有声，各国代表肃然起敬。

会议斗争异常激烈，萨克森问题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俄国企图独占华沙大公国，一心把萨克森划给普鲁士，以补偿其在波兰的损失。

萨克森国王是奥地利皇帝的近亲，奥地利当然替萨克森说话。同时，奥地利也想分华沙大公国一杯羹，反对沙俄独占之，而且普鲁士的强大也是奥地利所不愿看到的。

英国希望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反对沙俄的扩张和普鲁士的崛起，与奥站在一起反对俄、普。

诚然，将萨克森划归普鲁士，使东邻坐大，有损于法国的根本利益。塔列朗洞悉一切，巧妙地在美国间周旋。

沙皇接见他，说：“问题要在此解决！”“这取决于陛下。”“应该让各国各得其所。”“每个国家也应享有其权利。”“我决不会放弃我占领的地区。”沙皇指俄军当时仍驻扎在波兰。

“陛下只是想占有属于您的合法的那些东西吧？”“我赞同的是各大国的共识。”“不知陛下所谓的大国之中是否包括有法国？”“当然。”沙皇勉强答道，接着又问：“如果您不想让各国各得其所，您的主张又是什么呢？”“第一是权利，第二才是各得其所。”

再次接见塔列朗时，沙皇改头换面地问道：“在巴黎时，您曾支持重建一个波兰，为何改变主意？”“陛下，我从未改变过观点。”塔列朗平静地解释说，“在巴黎，问题是重建整个波兰，并让该国独立，现在我仍赞成这一主张。现在事情有了变化，这个问题牵扯到边界的确定，这一边界必须保证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安全。”

“这两国不应感到不安，”沙皇高声道，“我将萨克森给了普鲁士，奥地利毫无异议。”塔列朗冷冷地说，“我很难想象它会赞同，况且，这件事并非一两个国家说了就算的。”

又一次，沙皇对塔列朗道：“告诉我，法国是否真的还

在制造武器？”“是的，陛下。”“法王有多少军队？”“和平时所需要的数量。”“那么，让我们做一笔交易吧！”沙皇提议道，“你在萨克森问题上帮我一把，我将说服各国改善法国处境。”“陛下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没有关联，这种交易是做不成的。”塔列朗不为所动地说道。

塔列朗拜会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指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是你们的重要领地，怎么能听任它们陷入俄国的包围之中呢？”他又说：“贵国的公主嫁到一个昔日的好表兄（指萨克森王）家中，你们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将他的遗产送给你们的天然敌人呢？我们尚出于义愤从中反对，你们若袖手旁观的话，必遭世人耻笑！”

沙皇与奥皇会晤。“现今时代，”沙皇说，“我们这些君主不得不顺乎民意呀，萨克森民众不愿受分割之苦，要求全部归于普鲁士。”“您的理论有些古怪，我认为：一个国君，如果他愿意，可以让出他的一部分领土，但不能将整个国家和全体百姓让给他人。假如他逊位，他的权力将转到其合法断承人手里。他无权剥夺继承人的权力，整个欧洲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奥皇冷冷答道。

“这不符合时代精神！”沙皇嚷道。“这是我的观点，”奥皇平静地说，“也应当是所有国君的观点，因此也应当是您的观点。我永远不会改变！”

沙皇气极败坏，他找来塔列朗，对他说：“先生，就请您去说服普鲁士人吧，我无法收回自己的承诺。”“我与普鲁士人打交道很少，一定无法说服他们。”“那你说怎么办呢？”“陛下倒是拥有说服他们的一切手段，定可以让普鲁士人百依百顺。”“您的意思是……”“波兰的地盘给他们一点。”

“好奇怪的办法！”沙皇怒气冲冲地喊道，“你要我把自己的地盘让给他们？休想！”不出所料，沙皇的狂暴和贪得无厌很快传遍了维也纳全城，威望扫地。

不久，塔列朗拜见英国代表卡斯尔雷，指出，若沙皇得逞，维也纳便朝不保夕，欧洲大陆必将出现势力倾斜，势必危及英国的利益。他还表白说，当法国在武装起来的欧洲面前瑟瑟发抖时，不能想象法国还敢有什么荒唐的野心。“就算是这样吧！”卡斯尔雷说，“但如果一支法国军队为某种原因穿过德意志，那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唤起过多的往事。”塔列朗安抚他说：“没有必要进行战争。只要欧洲团结一致，共同对俄国即可。”接着，又建议说：“应当承认萨克森王的权力。在这个问题上，您、梅特涅先生和我，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小小的协议嘛。”“协议？”卡斯尔雷颇为惊诧，“您是建议我们结盟了？”“达成协议完全可以不缔结同盟。”塔列朗说，“但假如您愿意，也可以说一个同盟。”“可同盟就意味着战争，而我们是要尽力避免战争的。”“我和您的想法相同，应当尽力避免战争，但不能以牺牲荣誉、正义和欧洲的未来为代价！”“战争在我国会不受欢迎的。”“假如您赋予战争一个伟大的、真正为欧洲利益考虑的宗旨，它就会赢得民众的支持。”“这个宗旨是什么？”“重建波兰。”

其实同波兰人的命运相比，塔列朗更关心的是萨克森人的命运，他走这步棋只是想摸清卡斯尔雷的意向，看他可以接受哪些东西。他接着对卡斯尔雷说：“关于重建波兰的问题先放在一边。关键是在承认萨克森王的权力的问题上，用协议或记要的形式，您、我和梅特涅先生签署一个意向书。其实形式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本身。”“奥地利已

正式承认萨克森的权力，贵国也正式承认了他的权力，我也明确承认。您所建议的行动似乎是多此一举。”卡斯尔雷有所保留地说。

然而，普鲁士的态度却帮助英、法、奥走上了结盟之路。普鲁士代表狂热地叫嚷说：“我的国王将不惜余力地占有萨克森，整个王国的军队都在枕戈待旦。”

1815年1月3日，英、奥、法签订秘密同盟条约，维也纳和会上出现对峙局面。经过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萨克森保住了五分之三的领土，普鲁士受挫。法国得以保持1790年的所谓“正统疆界”，地位也大大改善。塔列朗向路易十八报捷道：“陛下，法兰西不再孤立，您已可以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和那些二流大国站在一起，所有不信仰革命原则和信条的国家不久也会加入进来。您将是这一联盟的真正首脑，它的诞生是为了捍卫您率先提出的原则。”

接着，维也纳和会对如何处置拿破仑展开讨论。路易十八坚持不愿解开钱袋，给拿破仑200万法郎的年金。“陛下，饥饿会引狼出林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破费一点吧！”塔列朗在信中劝说道。“若让这个恶棍呆在遥远的亚速尔群岛的话，我可以不考虑钱财。”路易十八亮出底牌道。

塔列朗立即将这个建议提交大会讨论。出席和会的代表们认为亚速尔群岛还是离欧洲太近，应将拿破仑送到僻远的圣赫勒拿岛去为妥。有人甚至明确说：“绝对应当这样做。这个魔头离欧洲大陆每近一点，我们的恐惧就会增加一分。”

2月10日，维也纳和会一致通过决议，将拿破仑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去。代表们拍手称快。可是这种愉悦并未持续多久，3月初，拿破仑重返法国。塔列朗闻讯后强作镇静，

求见梅特涅。他问道：“您是否有关于拿破仑的确切消息？”“目前尚无。”梅特涅答道。“不论怎样，他都是一只出笼的恶狼，必须集中全力对付他。”各大国授权塔列朗起草声明，指出：“拿破仑撕毁将其安置在厄尔巴岛的协定，从而自己剥夺了他一生唯一合法的地位。他怀着制造动乱的企图重新出现在法国，从而剥夺了自己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并且向全世界表明：有了他，世界就永无宁日。

各大国郑重宣布，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团结一致，以保证和平不再遭到破坏，使各国人民不被任何罪恶行径重新推入动乱和痛苦的深渊。团结在其合法君主周围的全体法国人民，一定能将这个疯狂的罪犯的最后挣扎一步步彻底击溃。尽管如此，我们仍要郑重声明，只要法国国王、法兰西人民，或任何一个遭受攻击的国家的政府提出请求，我们都将毫无保留地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这个破坏稳定的罪犯。”

不久，拿破仑便在万众拥护下进入巴黎，路易十八仓惶出逃。维也纳会议就是否出兵进行讨论时，气氛十分压抑。“拿破仑有的不是尊严，”塔列朗站出来说，“而是放肆和粗鲁。”“不错，”有人附和道，“观看演出时，他常常让人等好几个小时。”“他是所有君主中最粗暴最卑鄙的一个，”塔列朗接着说，“埃尔富特会晤期间，一群国王向他献媚，他却不停地羞辱他们。想起这些我就感到厌恶。他知道强大意味着什么；但毫无尊严可言，人们越是对他卑躬屈膝，他就越发无耻地侮辱他们。而且据我所知，他其实是个懦夫。”“可他的名声恰恰与此相反。”有人不解地问。“这是因为不是人人都了解他，”塔列朗解释道，“他从不喝饭桌上放在他旁边

的水，总是要桌子另一头的水；动身去外地，他的车总是防护得严严实实，生怕被子弹击中；甚至，在野外碰见打雷，他便藏到一颗树的后面，完全吓破了胆子。”“阁下讲的这些，”有人说，“越发使我们觉得拿破仑非同一般，因为他竟能让人相信他无比勇敢。”“这是因为，”塔列朗回答说，“拿破仑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骗子。他的最大本事便是欺骗。他身上的一切无不证明了他的本性，他走路的神态活像个软体动物！”“我估计很快他便会派人来要求和平的，”塔列朗断续说道，“这肯定又是一个大骗局。我们决不能上当，必须在他喘息未定之时消灭他。若让他的野心得逞，必然是后患无穷的。”

果然，拿破仑派蒙特隆为和平使者来到维也纳。蒙特隆向梅特涅建议奥皇和女婿拿破仑单独结盟，给予支持。“无此可能。”梅特涅冷面以对。蒙特隆托人询问沙皇的意向。“摧毁拿破仑。”沙皇无情地说。

鉴于形势，各国结束了他们无休止的争论，在维也纳会议的最终协定上签字，同时决定纠集一支大军帮助路易十八复位。

塔列朗应召回到流亡的路易十八身边。国王召开盛大欢迎宴会。席间，有人问塔列朗：“先生，您在维也纳做了些什么？”“瘸着腿走路。”他淡淡地答道。

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塔列朗落井下石，敦促各国将拿破仑流放到遥远的圣赫勒那岛。并且，他还建议国王任命极端保王党人，德·蒙克努侯爵为厄尔巴岛总督。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对付拿破仑这种人的最好办法。不得不成天与一个唠唠叨叨、愚昧无知而又自命不凡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是

何等残酷的折磨！我了解拿破仑，他定无法抵御这种烦恼，会因此而生病，然后慢慢地死去。”1815年9月20日，（反拿破仑）同盟向法国提出了苛刻的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割让大片领土，并赔款8亿法郎。

塔列朗坚持要求与盟国谈判，据理力争。“不论我们对陛下如何忠诚，”塔列朗郑重其事地对路易十八说，“倘若陛下不明确保证给我们支持并不惜任何人的反对，我们都很难应付眼下的困境和可能遇到的侮辱。假如不是这样，就请陛下另请高明吧。”

路易十八决意退让，他沉默片刻说：“那好吧！我任命一个新政府。”会见结束了。塔列朗呆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是那样的冷漠，毫无掩饰地忘恩负义，太令我心寒了。”他后来回忆道。

隐退后，塔列朗开始接近日益崛起的奥尔良家族。后来的法国王后玛丽·埃梅丽接待过他，她在日记中说：“在他那里，我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他完全符合我的想象：外表优雅，风趣诙谐，温和可亲。他的言语不多，但都经过细细思考。”

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则真诚地表示：希望塔列朗东山再起，重掌大权。这时，西班牙局势动荡，国王费迪南向法国求援。

路易十八冒充好汉，宣布：“为捍卫亨利四世一个后代的王位（西班牙国王亦属于波旁家族），10万法国军队随时准备出征”，一定要“将这个美丽的王国从废墟中拯救出来！”

然而，国际局势却证明路易十八这一举动将会是愚蠢的：英国坚决反对外国军队介入西班牙事件；奥地利担心法国过于强大会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俄国则声称只支持法国的和平努力。

同时，要让 10 万士兵出征，就需要钱；每人 1000 法郎，总共就要 1 亿法郎！虚弱的法国怎能承担这样重的负担？身为贵族院议员的塔列朗发言指出：“16 年前，当时统治世界的那个人进军西班牙，我表示了异议。但是，遭到疏远是我的诚实所得到的结果。多年以后，我又不得不向合法君主提出相同的建议。这是何等奇特的相似！”他预言说：“当年，拿破仑冒险去西班牙捅马蜂窝，结果损兵折将，走上了下坡路。现在，假如我们坚持进军西班牙，历史就会重演。我们会走向失败！”

路易十八恼羞成怒，对塔列朗说：“先生，也许到乡村休息一下对您不无好处。”“不，陛下，除非您去乡村，那我很荣幸能陪您去。”“不，不，我是说，”国王又平静地说，“我是问您是否准备回您的乡村宅第去。”“不，陛下。”“噢！您可否告诉我，从巴黎到您的别墅有多远路程？”塔列朗沉默片刻，假装在计算，随后说：“陛下，具体路程我不大清楚，但跟巴黎到根特（路易十八曾在此设流亡政府）的路程差不多。”在塔列朗的据理力争下，路易十八终于同意不再出兵西班牙。

1824 年 9 月，路易十八驾崩，阿图瓦伯爵即位，称查理十世。塔列朗主持加冕典礼。

典礼持续达三个小时。查理十世头戴沉重的王冠，右手握着君主权杖，左手握着正义权杖，出现在大厅中高呼“国

王万岁”的人群面前。顿时，钟声齐鸣。数千只鸽子腾空而起。人们评论查理十世说：“他大概不是个坏人。在寻常时代，他是一位不错的国王；在一个非常时期，他则会落入地狱。”

查理十世喜欢重复一句话：“我不想和哥哥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在这样一个乱世，做一个国王，或是顽强地抓住权柄，或是上断头台，此外别无选择。”他独断专行，任命了一个合他口味的政府，国人普遍不满。

被查理十世疏远的塔列朗后来解释说：“当查理十世选择那些国内最不得民心，除对他固执盲目地顺从外，别无任何长处的人组成内阁，并日益变本加厉时，他的失败便成为定局。”

1830年7月25日，查理十世签发敕令：取缔言论自由，解散议会，修改选举法。高压引发反抗，巴黎动荡起来，集会接连出现。政府各部门前，人们发出阵阵嘘声；装饰在公共建筑正墙上的百合花（波旁家族的象征）遭到石块袭击。到7月28日，巴黎响起炮声，人民揭竿而起，敲响了进攻市府的钟声。

塔列朗在家中召开反对派自由党贵族院议员会议，并派人告诉奥尔良公爵：应尽快进入巴黎领导起义。30日到31日的夜里，查理十世仓惶出逃，波旁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8月2日，查理十世逊位。8月7日，立法议会修改宪法，推举奥尔良公爵为法国国王。8月9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即位为法国国王。他的王朝被称为七月王朝。

在向路易·菲力浦宣誓效忠后，塔列朗不无得意地说：“陛下，这是我第13次宣誓了！”“先生，任政治制度更迭变

化，你却岿然不动。诀窍何在呢？”塔列朗答道：“恳请陛下相信，我在其中没起任何的作用。但我身上似乎有某种不可解释的东西，它总给轻视我的政府带来不幸！”

英 伦 夕 阳

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都是“神圣同盟”（维也纳和会后欧洲各国君主建立的同盟，以维护正统王朝为己任）的积极拥护者，而路易·菲力浦之父曾支持处死路易十六，被称为弑君者“平等的菲力浦”。故欧洲各国对七月王朝都持观望态度，不承认法国新国王。英国的圣·詹姆斯政府却首先承认了七月王朝。

路易·菲力浦立刻就此事咨询塔列朗。“应当同英国改善关系。”塔列朗强调道。路易·菲力浦深表赞同，任命塔列朗出任驻英大使。

72岁高龄的塔列朗受命前往英伦。他首先拜访威灵顿。这位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暗示：七月革命是场不幸事件。塔列朗解释说：“阁下应当相信，这场革命对于法国和法国希望与之友好相处的所有国家来说，都不是一场不幸……”一席话令威灵顿心悦诚服，他许诺支持新王朝，条件是“人们不再做蠢事。”塔列朗拜会俄驻英大使利埃万公主。女大使说：“说什么都没有用，法国发生的是明目张胆的篡位活动。”“完全正确，”塔列朗冷冷答道，“不过遗憾的是，它不像您的君主亚历山大希望的那样发生在16年前。”

他还见到了吕西安·波拿巴和约瑟夫·波拿巴，他说：“我对这家人一直都很敬重。拿破仑做了有损于我的祖国的

事，但我却不能忘怀他曾对我的恩惠。我对这家人的感激之情，却是一点也影响不到我的政治信念的。”

驻英期间，塔列朗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处理棘手的比利时问题。自维也纳会议以后，比利时被划归荷兰。比利时人对此很不满意。他们要求在获得社会地位方面与荷兰人享有同等权利：信仰自由；使用语言和接受教育自由；所有人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在报刊上发表言论等。这些要求被写进了无数请愿书中，但荷兰议会却视之为“孩子的妄想”，根本不予理睬。

比利时人不甘心做荷兰的藩属。七月革命将自由之风吹到布鲁塞尔，9月24日，荷兰国王举办的庆祝活动受到拒绝，布鲁塞尔人高呼：“今日受侮辱，明天闯革命！”

人群拥向荷兰王后的宫廷侍从长加夫尔亲王的府邸，口中高呼：“打倒荷兰人和他们的走狗！比利时人万岁！”雨点般的石块飞向亲王府邸的玻璃窗。

25日，布鲁塞尔的莫奈歌剧院上演歌颂那不勒斯反抗西班牙的英雄马萨尼罗的剧目，全场高唱“宁死不做奴隶！”布鲁塞尔响彻着愤怒的呼声，燃烧的烈火冲天而起。现在不再是少数人的游行示威，而是呼声震天的巨大人流。军队开始镇压，街道上洒满了鲜血。但很快，军队便弹压不住，向城外撤退，四五千比利时人聚集在中心广场上，市府门上飘起了红黄黑三色旗帜。布鲁塞尔的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革命，三色旗在比利时全国各地迎风招展。

荷兰国王调集军队进攻布鲁塞尔，惨遭失败；深受爱戴的比利时流亡者路易·德·波特回到国内；革命胜利了，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维也纳协定的保证国蠢蠢欲动。同比利时接壤的普鲁士准备帮助荷兰，秣马砺兵；奥地利认为这破坏了维也纳会议确定的欧洲秩序；英国更是将 1815 年的荷兰视为他们的杰作，绝不允许任何人乱碰！

而在法国，一些激进分子视比利时革命为七月革命的产儿，强烈要求国王派一支军队支持比利时人。战争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塔列朗深知战争将不利于法国，他费了不少口舌才使巴黎的狂热分子平静下去，并且每天都在为“不干涉原则”四处奔走。

这时，伦敦汇集了不少外交官，他们为了难以解决的希腊问题空谈了将近一年。塔列朗四处穿梭，呼吁召集 1815 年协定签字国会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1830 年 11 月 4 日，比利时问题伦敦会议开幕，塔列朗致词道：“我并没有给会议带来法国的声音。作为一个老朋友，我来和大家商谈一些事情。”他巧妙地使自己成为维也纳会议期间那样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斡旋下，各国很快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但是，比利时局势也在迅速地发展。11 月 10 日，比利时人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11 月 18 日，会议宣布比利时独立，并要求各国予以承认。

法国的外交大臣塞巴斯迪亚尼派弗拉奥给伦敦带来一项提案，建议：将比利时一部分划给普鲁士，一部分给荷兰，第三部分给法国，英国将获得安特卫普和斯海尔德河河口。

塔列朗坚决反对，他指出：“安特卫普！安特卫普交给英国人！怎么！让英国出现在欧洲大陆！只要法国还存在，不管她多么弱小，欧洲大陆就不会有，也不能有英国的存在。此案断不可行！”

终于，1830年12月20日，伦敦会议达成协议，规定：比利时脱离荷兰，由英、法、俄、奥、普五大国保证其永远中立，该国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

塔列朗对此成果非常满意。巴黎获悉伦敦协议后，路易·菲利浦国王向他祝贺，称伦敦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荷兰国王还占据着安特卫普，拒不归还比利时的全部领土。英法两国决定合作以促使伦敦协议得以执行。一支英国舰队封锁了海岸，杰拉尔元帅率领的法军包围了安特卫普。

1832年12月22日，安特卫普宣布投降，比利时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塔列朗在给法国新任外交大臣德·布罗葛利的信中洋洋得意地说：“从安特卫普投降之日起，比利时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了。”“更重要的是，法国重又恢复了她的一个重要地位。”他十分自豪地补充道。

抓住这个英法通力合作的契机，塔列朗再接再厉，迎来了英法关系阳光明媚的春天。1834年4月22日，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签署了四国同盟。塔列朗心满意足地说：“从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之日直到现在，建立法英两国间的亲密盟国关系，始终是最美好的愿望。因为我深信：世界的和平、自由的巩固和文明的发展，都只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在伦敦期间，塔列朗异常繁忙。伦敦会议往往通宵达旦，使年近八旬的他精疲力尽，健康状况恶化。弗拉奥夫人劝他道：“您来伦敦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的任务，应该感到满足了。您知道，年岁是不饶人的，年轻人可以奋斗不息，年长者却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激流勇退。历史对一个人晚年的评价要比对他早年的评价严厉得多，在一片赞美声中

退出是非常明智的。而且自己宣布老了，别人反而不觉得您老。我说这番话主要是不忍繁忙的工作使您飞速地老去，赶快抢在所有人之前庄严地说：退休的时候已经到了！”塔列朗接受了她的建议，在工作告一段落后，向国王提出辞呈。

路易·菲力浦再三劝他收回决定，但塔列朗的决心已定。法国舆论界对此好评如潮，有家大报公开赞扬道：“塔列朗先生完成了一项初时伟大、日后将会更加伟大的事业。”

隐退后，塔列朗隐居在小镇瓦朗塞。有人向他引见了一位声音尖细，话语滔滔不绝的年轻人，这便是法国未来的国家元首梯也尔。

“他是一个新贵。”旁边的人对塔列朗介绍道。望着手舞足蹈、夸夸其谈的梯也尔，塔列朗说：“小伙子真是热情激昂。”同时，他告诫年轻人，缺乏节制会导致失败，一切过分的东西都没有意义。

年轻的梯也尔为自己的不得民心而苦恼。塔列朗耸耸肩膀对他说：“40年来，我一直被人视为欧洲最不道德的人。可是我却始终大权在握。”

事后，塔列朗评价梯也尔道：“他称不上是一位新贵，但他将会是一个成功者。”1834年12月13日，塔列朗出席为梯也尔举行的法兰西学院欢迎新院士典礼。当这位昔日的法国外交大臣进入大厅时，全场起立向他致意。

在生命的最后四年，塔列朗不断自豪地总结他的一生，追忆非同寻常的往事。“您看，德·拉马丁（法国当时的著名诗人和政治家），”他对拉马丁先生说，“人们对我的名字作种种解释，进行各种各样的污蔑，他们说我不道德，像马基雅维里。我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嗤之以鼻。我从未给任何政

府出过什么坏主意，我也没有因他们的倒台而倒台。因为轮船遇难后，总还是需要有人拯救遇难者，我总是扮演着舵手的角色。我认为公众的愚蠢评价不值一提。一个国务活动家有多种方式表现他的正直。”

1838年5月17日，84岁高龄的塔列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临死前，他为自己辩白道：“我一生中的密谋活动都是为了拯救我亲爱的祖国，可以说，大多数法国人是我的同谋，所以密谋才能成功。也许有人认为我对拿破仑太忘恩负义了。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一个事实，战败的拿破仑只会给法兰西带来耻辱和灾难。我坚信：政体可以变化，政权可以更迭，法兰西却永远是我的祖国，我只为祖国效劳。”

丹 东

——法兰西政坛双面人

杨 锐

“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兰西才能得救！”

这个激动人心的声音，是丹东的声音。

在世人心目中，丹东一直是个勇往直前的革命斗士。那么，拨开这些令人目眩的光环，走下神坛的丹东又是怎样的呢？

不可否认，他有革命的一面：勇于斗争，洞察时势，一次次将自己送上革命的浪巅。然而，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复杂的社会形势下，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有相当的权谋。因此，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革命策略之外，丹东也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玩弄过许多阴谋。他贪财好利、生活浮华。革命在前行，他却日渐沉溺于玩弄阴谋，为自己谋取财富和权力，最终被时代的狂飙所吞没。

幸 运 降 临

塞纳河畔的帕尔餐厅总是生意兴隆，熙熙攘攘。

一天，这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青年。

造物主真会恶作剧，将丑陋与力量集中于一人：他身材魁梧，脖子粗短，头颅硕大，其貌不扬。然而，一对小眼睛却炯炯有神，跳跃着快乐的火焰。从他嘴里发出的声音更是铿锵有力。

老板的女儿加布里埃尔小姐光艳照人，青年很快就被淹没在那柔柔的眼波之中。他明白，小姐那么富有，若娶其为妻，必然会得到一大批财产，利益会尾随快乐而至。

他先从老板娘夏蒂埃太太那里入手做工作，太太是个浪漫的意大利人，总生活在玫瑰色的梦中，怀想那阳光灿烂的故乡。

青年会意大利语，既能侃侃而谈，又能专心倾听，必要时还会表示一下忠诚和同情。这一下子触动了这个南国女人脆弱的心弦，她很快就表示乐意做青年的岳母。

夏蒂埃先生却很谨慎，他四处打听青年的背景。

原来，青年名叫丹东。1755年10月26日生于香槟省一个美丽如画的小镇。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上过教会中学，成绩中上。现在则是一个没开业的律师。他有一股锐意进取的豪气，这是阅世很深的夏蒂埃先生最为欣赏的。

面对未来的岳父，丹东单刀直入：眼下他还不富裕，但不久就会有所改观。现在非常需要人相信他，能助他一臂之力。他已看中了一桩有利可图的交易。他打算以78000里弗收买一位名叫佩齐的律师的职位和一切特权。

夏蒂埃先生很为吃惊。丹东则笑了一笑。不错，这事似乎有点想入非非。然而，却是可以办到的。佩齐同意分期付款，现在只需56000里弗，丹东手头已有5000里弗。

夏蒂埃取下圆形假发，抠抠秃头，默不作声。丹东则不

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已筹到 36000，可是，还剩下 15000 呢？

丹东露出了动人的微笑。就全靠未来的岳父了，当然，若承蒙垂爱，认他这个女婿的话。

夏蒂埃先生的目光流露出了赞许的意思。“行！我成全你，小伙子！”丹东真是空前走运。其实，他并没有向夏蒂埃先生透露他的全部计划。他住的那座楼里有一位朱利小姐，她拥有一份颇为可观的不动产。丹东跟她很熟。她坦率地告诉丹东：她与一位律师苦恋了多年。但是，男方宣称，在没有足够的财产之前，不想结婚。而他唯一可能致富的方法便是出卖自己的职位和特权，但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成交：不是人们太穷，就是他的职位别人看不上眼。丹东灵机一动，表示自己可以为朱利小姐效劳。小姐想和爱人结合吗？那人必得先卖出自己的职位和特权，那么，买主就在眼前，就是他本人——丹东。不错，他自己没有钱，但小姐手头有钱，可以为了理想的婚姻而借给他嘛。朱利欣喜若狂，她答应在别人公证之下借给丹东 36000。一切犹如神话，结局十分美满。佩齐先生得到了他所需要的钱，朱利得到了心爱的丈夫，而夏蒂埃先生则得到了一个乘龙快婿。收获最大的还是丹东，他得到了美丽温柔的妻子，拥有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一条洒满阳光的飞升之路铺展在眼前。

婚后，丹东勤奋工作，事事应付裕如，一点点地还清债务。生活美满幸福，不久便喜得贵子。

这时，法兰西却像一只沸腾的大锅，开始动荡。

丹东安于美满的小日子，将自己的安乐与旧秩序联结在一起，惧怕革命。“谁酝酿革命，谁就要倒霉！”他恶狠狠地说。

但是，这诅咒声在他那里并未持久。

咸于维新

1789年7月13日晚，巴黎著名的律师拉沃先生在大街上散步。突然，警钟长鸣。他循声而去，走进科德利埃修道院。

这里挤满了人。中间一张大桌子，一个身材高大，方脸上布满麻子的人站在上面演说，声若洪钟，伴着有力的手势。这不是自己的同事丹东吗？他正号召人们拿起武器。拉沃惊讶万分。演讲结束后，丹东看见拉沃，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民众已经起来反对专制了！王位一定会被颠覆，社会将会有大的变化，好好想想这一切吧！”

丹东与往日判若两人，拉沃先生目瞪口呆。他昨天还在大唱国王与贵族的赞歌，今天却突然发表叛逆宣言！他的地位和收益全靠专制制度及其机构，一夜之间他忘恩负义，变成了它的破坏者！你看，他咒骂专制制度，而推崇人民至上。莫非，丹东先生发疯了？不，丹东清醒得很，胜过任何时候。法国1789年夏天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浪潮，使不久前还是命运宠儿的丹东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观点和行为。

整个法兰西似乎都站在第三等级一边，国王也被迫让步。丹东这个香槟农民的后代明白了：专制君主制已是日薄西山。现在需要迅速而明确的选择。他陷入了旁徨之中。1789年7月12日，起义群众控制了首都。这一夜，丹东辗转反侧。白天的一切浮现在眼前，王权雪崩一般垮掉，国王终敌不过人民。自由！多么简洁有力的字眼！它使丹东惶惑

而迷茫。也许自己抱着那可怜的一点点特权不放是很短视的。

况且，那算什么特权？诚然，可以有一些薪水。然而，在纳税人无权的社会中，金钱又能给他什么呢？任何一个小贵族，连那挥霍无度、穷困潦倒的贵族都可以恣意歧视他、侮辱他。也就是说，他永远只能是个三流的小角色。既如此，他丹东，热情而强悍，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为什么要抓住旧制度这具僵尸不放呢？

好！自由，从今也便是他的信条。识时务者为俊杰，丹东决定站在革命的一边。

这样便有了拉沃先生所见的一幕。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丹东在这一天加入了科德利埃区的国民军，成为一名上尉。他没有直接参加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然而一昼夜之后，他去了那里，将市政厅新任命的巴士底卫戍司令抓了起来。

警钟长鸣，睡眼惺忪的人们挤满了教堂，他们纷纷议论道：“这个丹东真有两下子，听说了吗，他揭露了新的阴谋！前天刚绞死了巴士底的司令，昨天又出了同样的坏蛋。丹东逮捕了他，送到这里，马上就要开会审判，丹东真是英雄，他拯救了祖国！”

八到九月，丹东不断登台发表热烈的演说，威信不断提高。他脱下军服，出任科德利埃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乘风破浪

科德利埃，这个区家喻户晓。在当时的巴黎，它是革命

的象征，起义的警钟常常从这里敲响，战斗的号角往往从这里吹响。它的居民形形色色，爱吵爱闹，同时又非常的固执任性。

黄昏的科德利埃教堂里，人声鼎沸。突然，鸦雀无声。丹东主席登上讲坛。“弄到国王，就有面包！”他的手势简洁有力，群情激昂，数千人向凡尔赛进发。国王路易十六全家被迫返回巴黎。很快，丹东率代表团致意，感谢国王决定回到巴黎。

这时，大资产者控制的市政厅认为革命已毕其功于一役，马拉却四处鼓吹革命。市长巴伊恨得咬牙切齿，策划逮捕他。

在科德利埃区庇护下，马拉住到了老戏院街 39 号。军队尾随而来，与区自卫队对峙不下。指挥官找到丹东，他沉着应付，虚与委蛇，一面拖延时间，一面悄悄将马拉转移到了别处。这时，39 号周围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等待着进一步行动的信号。丹东仔细权衡后决定解散人群，让军队进入 39 号。结果，士兵们闯入了一所空房子。

巴伊大为恼火，指使手下人大肆污蔑丹东。而科德利埃人却更衷心地拥护丹东，将他选入市政厅。不料，夏特莱高等法院发出了拘捕丹东的命令。科德利埃人针锋相对，写出一份感人肺腑的抗议书分发各区。绝大多数区声援他们，对夏特莱的行径表示愤慨。

议会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缓期办理，一切不了了之。不久，一本小册子——《关于伟大的丹东在科德利埃犯下的罪行及这一案件的后果的记述》，在人们手中流传。匿名作者极力赞扬丹东，对当权者极尽冷嘲热讽之能

事。在其笔下，巴黎的统治者，一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白痴。丹东没有带过的镣铐变成了他的桂冠！众多的巴黎人哈哈大笑，互相传递着眼色。和市政厅斗争了一番之后，丹东在公社中渐趋安静平和。他彬彬有礼，不再发表激烈的言论，也不轻易对人们争论的问题表态，只是认真地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渐渐，他在市政厅里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每天黄昏，走到家门口，他总能看到妻子那期待的目光。他和妻子生活幸福美满，每逢周末，在他们家里总聚集着一群快乐的年轻人，他们满怀革命豪情和青春的憧憬。谈及即将到来的选举，他们积极为丹东出谋划策。

丹东全力以赴，频频演讲。在雅各宾俱乐部，他说：“唯有人民赋予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我们应该向至上的人民致以崇高的敬礼。”柳暗花明又一村，丹东终于当选巴黎政务厅委员。宫廷暗地里给丹东送来大量金钱企图收买。丹东照单全收，却依然我行我素，不买宫廷的帐。

国王出逃未遂，丹东借此大肆抨击当权的拉斐德，并力主废除君主制。他说：“那个所谓的法国国王曾经宣誓捍卫宪法，可如今他却逃跑了。我听说他还没有失去他的王冠，这真让人吃惊！”而当人们推举他为特派代表起草请愿书的时候，他却将任务推给了别人，并附加了一点：要通过宪法途径废黜国王。

7月17日，市长巴伊实施戒严，签发了一系列的逮捕令，其中包括丹东。然而，丹东事先获悉，迅速逃出了巴黎。这样，丹东政治生涯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在任何一个旁观者眼中，丹东都是一个狼狈不堪的逃亡者。但是，他自己却不沮丧。诚然，一切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他已从坎坷中学

会了如何更好地识别陷阱，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他深深认识到：政治就是赌博，谁更灵活更机智，谁就会获胜；输了也没有必要垂头丧气，因为永远都会有下一轮的赌局。

8月，政府发布大赦令之后，丹东返回巴黎，他宣布自己支持宪法，并对革命群众们说：“我已将生命奉献给了你们。为了捍卫我们的事业，我愿赴汤蹈火，死而无憾！”他竭力消除左派和右派对自己的怀疑，让政府对他放心，讨好斐扬党（大资产阶级代表），接近雅各宾党人（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时争取民心，为自己的复出创造最有利的形势。

这时，欧洲封建君主打着“拯救法王”的旗号，组成了反法同盟，向革命的法国发动进攻。战争中，保王党人蓄意出卖，干涉军步步紧逼。

国难当前，法兰西人民奋起抵抗。丹东和马拉等人积极宣传，号召人民奋起拯救祖国。各地人民纷纷组织义勇军，开赴前线，《马赛曲》响彻云霄。前线的军事失利，宫廷的通敌及将领们的叛卖行为，引起革命群众的极度不满。他们把仇恨集中于王室，强烈要求废除君主制。

8月10日，丹东参与领导了一次革命，国王被监禁在丹普尔堡，斐扬派垮台。一个新的行政机构——行政委员会建立。委员们绝大多数是吉伦特派。丹东得到了司法部长之职。

游刃有余

在丹东的政治行为中有一个典型的特点：事业每达到一

个新高度，他便会陈述自己对今日的信仰和信条，发表纲领性的演说，解释他的行为和最近的打算。这往往只是当前的纲领，有时会与过去的或将来的大为矛盾。但是，丹东对此根本不感到奇怪：形势总是在发展变化，必须要适应这种变化，一成不变是行不通的。

丹东的政治小舟顺着革命洪流前行。当狂风怒号、巨浪滔天时，他也怒吼，呼唤暴风雨的洗礼；风平浪静之时，他便柔声细语，要头脑发热的人们冷静下来，遵守法律和秩序。

然而，不论何时，丹东都不会忘记黄金律——进攻时不能越过理性之限，后退时不能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他不愿革命失败，也不愿革命像脱缰之马一样失去控制。在革命符合他的设想和利益时，他是革命的同路人，把自己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8月10日起义为丹东开辟了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他深刻认识到：两股势力在竞争。一个利用法律，一个则依靠起义。一个谋求妥协，一个则力主快刀斩乱麻。对一股势力来讲，王权的颠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事情；对另一股势力来说，这是胜利的成果，应该拍手称快。

第一股势力是由吉伦特党代表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大本营是立法议会；第二股势力就是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的力量，他们植根于人民，起义的公社是他们的堡垒。立法议会害怕暴力，千方百计阻止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当起义终于爆发以后，他们又力图限制人民的胜利成果。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领导的公社警惕地监视着立法议会，挫败了它的一个又一个阴谋。

说到底，立法议会和公社都力图消灭对方，独掌大权。民主派宣布人民是最高主宰，要求用国民公会来取代按反民主的选民资格制产生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则针锋相对地通过决议，宣称起义公社是临时机构，应予解散。双方僵持不下，斗争越演越烈。

丹东立即认识到：自己应当站在立法议会和起义公社之间，不偏不倚。这样，他便是第三种力量，在实际上掌握执行委员会里的大权，从而左右局势的发展。所谓蚌鹤相争，渔夫得利。丹东决定扮演一次渔夫的角色，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政治好处。他不假思索地动用了自己最擅长使用的武器——演说。

8月11日。丹东走上议会讲台。他扫视四周，空气中似乎有些硝烟的味儿，弥漫着一股骚动的气息。他首先向群众说道：“公民们，首先感谢你们的革命义举，这是在专制暴政的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民众长久以来的呼声。其实，我们的国民极其宽宏大量，也试图同暴君达成谅解。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国民们回头来行使了自己的权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会聚在这革命的殿堂之上。让我们共同欢呼一声：革命万岁！”

接着，他又将视线投向了代表席，说道：

“革命不是纯粹为了破坏，它是为了破旧立新。革命之后最重要的是新制度的建设，这就需要恢复秩序，恢复司法机构的职能，在此，我呼吁革命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恢复革命的安定秩序。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在议会中坚决代表你们的利益，对你们负责！”会堂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各方面的人都从这个演说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丹东成为了吉伦特政府中唯一的民主派，事实上他却左右着政府。他把自己放在立法议会和革命公社之间，依靠后者恐吓前者。同时，他也把吉伦特派的部长们逐个琢磨了一遍，这些人只是些唯利是图的政客，并非才智博大之人。他们对丹东不说是毕恭毕敬，至少也畏惧几分，连政府会议都放在司法部召开，似乎丹东这个司法部长成了他们的常任主席。可是吉伦特派部长中也有人丹东不屑一顾，他就是内政部长罗兰。丹东心里明白，但表面上不露声色，这个罗兰孤掌难鸣，不理也罢。

8月底的一天，丹东饭后沿着大街漫步。一大群妇女围住了他。她们饥饿、疲惫，而且怒气冲冲。她们知道他是政府首脑，将饥荒归罪于他。不等丹东缓过神来，骂声、诅咒雨点般向他袭来。

丹东拨开了几只想拽他外衣的手，跳出人堆来喘了一口气。接着，他放低嗓门，平静地开口解释。他谈到了苦难深重的法兰西，谈到了为了未来而需要暂时的忍耐和牺牲，谈到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他那平静的话语中蕴涵着巨大的力量，他那变得庄严崇高的脸上流露着温柔与关切。随着话语的激昂，两行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妇女们也被感染了，她们忘记了自己的怨气，一个个哭了起来，抽抽泣泣地哭了起来，并且还用围裙的下摆，用因劳作而变的粗糙的双手抹着眼泪。

这件事引起了丹东的深思。既然连他这个公认的人民偶像都遭到如此围攻，形势看来是很险峻的。其实，形势不仅险峻，而且已处在了危急的关头。不久，普奥联军攻陷凡尔登，巴黎的大门被打开了。丹东大声疾呼：“警钟响了，这

并不是警报，而是向敌人进攻的号角。我们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兰西才能得救。”

法国民众踊跃参军，6万余人立即奔赴前线。打击外部敌人的同时，身为司法部长的丹东批准处死许多反革命分子，肃清了内部的异己分子。9月20日，瓦尔米大捷，法国转入反攻。丹东在拯救祖国的崇高事业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人民衷心拥戴他，将他选入国民公会。而当上国民会的代表，就意味着失去部长的职位，这是当时法律的规定。丹东毅然表态，宁愿当人民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而不要其它的一切，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最伟大的，为了人民，他可以舍弃一切。

在公众面前，他宣称自己在首都人民摧毁专制制度的隆隆炮声中，接过了权力，成为人民所信任的一名委托人，他将珍惜人民对他的信任。他对吉伦特党人说，他们的法律只不过是吓唬群众而编造的陈词滥调。在新的普选制度下，人民决不允许任何偏离民主制原则的事件发生，宪法和法律也只能反映人民的意见。

同时，丹东还提醒人们，应该理性一些，防止暴力的泛滥和无秩序现象。他说：“迄今为止，大家都在竭力鼓励人民，与暴君斗争只能依赖他们的力量。现在，对于一切胆敢侵犯人民胜利果实的人，法律也应像人民消灭暴政时那样坚决和无情。”台下一片掌声，所有的人都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吉伦特党人鼓吹理性和秩序；雅各宾派赞成丹东所谓要使革命彻底成功的说法和愿望；人民鼓掌则是因为演说清楚地表示要关心他们的利益。

于是，丹东缓缓地表达了他的演说中最主要的意思：

“许多人，甚至最诚实的公民都表示担心自由的事业狂热，会不会给社会秩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坚决摒弃任何极端行动。我们在此宣布，任何财产——土地、个人、工业财产——永远不可侵犯！”

这话的效果不可思议。掌声变成欢呼声，因为财产是国民公会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崇拜的东西。只有穷人坐的回廊默然无声。

丹东继续说道：“我们要说，必须重新审查一切，《人权宣言》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也必须由真正自由的人民来重新审查！”

掌声如潮，穷人们也由衷欢呼了。他们的偶像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切旧的东西都并非无可指责，都必须重新审查，不言而喻，要为老百姓的幸福而重新审查。

国民公会首次会议在高昂的气氛中继续，德布瓦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呼吁废除君主制。九月二十一日成为共和一年元旦。然而，吉伦特党不久便向雅各宾派开战了。这是贵族与平民、资产者与人民，大有产者与长裤汉之间的斗争，只有斗争一方彻底战胜另一方，斗争才会结束。

“现在是架起断头台，把杀人凶手及其唆使者通通处死的时候了！”

不言而喻，“杀人凶手”指的是革命人民，而“唆使者”指整个雅各宾派。吉伦特党来势汹汹，誓不罢休。

丹东的如意算盘这么快就破产，使他心情十分沉重，陷入沉思。他既是有产者，又是“长裤汉的显贵”。他接近雅各宾派，但也不愿两派斗争。无论哪一派获胜，都意味着他坐收渔人之利的第三派地位的消失。

他将一再寻求调和。要打破僵局，必须刚柔并济。既抽鞭子，又喂蜜糖。丹东九月二十五日的演讲使人震惊。他向吉伦特党人表白：把他、罗伯斯庇尔与马拉连在一起的所谓“三头政治”，纯属子虚乌有。他巧妙地回避了罗伯斯庇尔，声称自己与马拉毫无共同点。然后，他又攻击了吉伦特党的致命伤——联邦制，他指出：“这是企图肢解法兰西，必须铲除这种谬论，规定对提出这种思想的人处以死刑。法兰西应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永远！”

演说正中要害，吉伦特党人嗅出了危险，他们加强了对雅各宾派的攻击，却不敢碰丹东一下。然而，从另一方面却突然出了麻烦。吉伦特派的罗兰辞去了内政部长之职，同党纷纷要他收回成命。

他们叫嚷罗兰辞职会导致社会灾难。他们使国民公会通过一次专门表决来挽留罗兰部长。丹东发言，措辞极为平和，甚至俯就到称赞罗兰的程度。就在这时，他抬头看见罗兰傲慢十足的样子，顿时火冒三丈，冲决了理智的堤防，发作起来。

他尖刻地话锋一转：“如果你们要挽留罗兰，那可别忘了把罗兰夫人也请来，因为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为之说情的这个人不是独立处理政务的。国民要的是能不依靠老婆的指挥棒而采取行动的部长。”

“流氓……小人……他竟然这样胡说一气，可耻！”愤怒的叫喊声使大会震颤，吉伦特党人气得直跺脚。丹东咄咄逼人，又给罗兰沉重一击：他报告大会，祖国危急时，这位年高德劭的人曾想逃离巴黎。

这一下，雅各宾派发出了愤怒的喊声。总而言之，七窍

生烟的丹东把数日苦心经营的成果丢得精光：吉伦特党不能原谅他的发言。他们抓住丹东在司法部长职任上一些含糊的账目，大作文章。罗兰反戈一击：“我深信，若无道德基础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爱国者。”丹东的答复是：八月至九月的复杂局势要求相应的非常开支。

罗兰非常郑重地向国民公会描述了自己掌管的内政部的活动。“我没有任何秘密，我要大家都看到我的管理工作是完全公开进行的。”他直视丹东。人们向罗兰抛去花束，吉伦特党人高呼：“所有的部长都必须像罗兰那样交出清晰的帐单！”

丹东无法回避，他解释说在司法部长职任上，一些秘密开支，无法记录。“有一些为自由所必需的革命任务要执行，而这必然要付出巨额的金钱，在此，不便详细谈这些。”“账单！……丹东必须拿出账单！”吉伦特派锲而不舍地追逼着丹东。

最后，十一月七日，蒙日、克拉维埃尔、勒布伦和塞尔旺等部长都声明丹东的秘密开支，他们是知道的，而且他们也认为没有必要把有关的账记录下来。

事态稍稍平息。丹东在国民公会里的道德名声却不可挽回地败坏了，因为他确实不是无懈可击的。这时，雅各宾派伸出了热情的手，他们选举丹东为俱乐部主席。不久，杜伊勒里宫发现了一个镶在墙里的铁柜。路易十六大量的反革命文件被大白于天下。

然而，吉伦特派制造借口拖延判决国王，一心一意包庇国王。丹东站了出来，愤怒地抨击他们玩弄表决制的阴谋：“判决国王不需三分之二的多数，只要简单多数就够了，因

为共和制也是由简单多数批准的。”洪亮的声音在整个拱形大厅里回荡。“我投票赞成处死国王！”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押上断头台。“国王们威胁我们！我们迎接挑战，扔给他们暴君的脑袋！”丹东对人群疾呼。反法同盟必然会借此加紧武装干涉，丹东认识到这一点，在演说中他制定了战争的纲领，精确界定了法国应力图取得的战果。“我肯定地说，用不着害怕过分扩大共和国的版图。大自然早已为我们划出了国界：莱茵河、大西洋、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共和国的国界便是如此，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达到这些地方。”这样，“自然边界论”便形成了。它为侵占他国领土开了绿灯。防卫性战争结束了。四年后拿破仑进军的路线在这时第一次被描画出来了。法军节节胜利，似乎一切都向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微笑。胜利和兼并的狂热几乎吞没了整个国民公会。

雅各宾派不由自主地迷上“革命战争”——大概由于这些战争光彩夺目的革命外壳吧。只有罗伯斯庇尔一再告诫大家不要沉醉于胜利，马拉干脆反对侵占别国的土地。他们真正了解隐藏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局势下的危险，可是，他们孤掌难鸣。至于吉伦特党人，他们既受到丹东的鼓舞，又要尽快打倒他。他们接受“自然边界论”，却根本不想承认这一理论的创立者，不想与他和解。吉伦特党人与日俱增的恶意，使丹东很不痛快。可是展望未来，革命疯狂的推进，除了吉伦特派，谁还有力量抵挡来自雅各宾派过于猛烈的、毁灭性的进攻呢？

任何情况下，吉伦特党都是丹东的挡风墙。他力求与他们尽释前嫌，费尽苦心与吉伦特党魁们秘密会晤。可是，大

家不欢而散。无情的逻辑使他们失之交臂。

对于有文化的、世袭的资产者——吉伦特党人来说，丹东只是个暴发户而已，靠投机钻营发了横财的一介村夫。他太尖刻，太没教养，太过于炫耀自己。他们鄙视他，更主要的是他们惧怕人民的力量，丹东依靠群众，深受爱戴。在吉伦特人眼里，革命早已结束。丹东却还着眼于未来，人民仍是革命的主力，革命本身并未达到终点。差之分毫，失之千里，丹东只能与吉伦特党人分道扬镳。他独自站在了革命的风口上。

推波助澜

妻子病逝，丹东万分悲痛。“我们就让暴君和那些造成我们不幸的罪人们，不久就看到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的行动吧！”罗伯斯庇尔致哀道。

雅各宾派一口咬定：吉伦特党人害死了丹东夫人。他们趁丹东外出，连篇累牍地攻击他，称之为“恶魔”、“刽子手”。奄奄一息的女人日复一日地读到这些东西，触目惊心，就一命呜呼了。丹东宁愿相信这个说法。吉伦特党人毁了他的幸福，他决心以政敌的姿态跟他们斗争。

国民公会上，他慷慨陈词：“现阶段革命要胜利，必须调动人民的热情。苦难的人民要什么呢？资产阶级方面必须作出物质上的牺牲！”

掌声中，他继续说：“我个人的荣誉何足挂齿！关键是法兰西的自由事业。我不反对‘吸血鬼’之称，只要人民最终获得自由，我们就去吸血吧！”

他将了吉伦特派一军：要么保证外部战争胜利，要么遭殃！接着，发生了是否成立法庭的争论。“该休息啦，延续辩论干吗？”有人说。“一切正直的公民都留下！”丹东跳了出来，声音轰鸣地继续说：“怎么啦，公民们？在这危急关头，你们能够对拯救人民事业的问题不作出任何决定便四散离去？好好认识一下及时制定出惩处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措施的重要性吧！成立法庭正是为了惩处他们，这个法庭应当取代人民复仇！把他们从人民复仇的手里抢过来，这也是人道的要求！”“这是大屠杀呀！”这时有人喊道。“正是这样，若不汲取前车之鉴，那就会发生大屠杀！为了使人民不致变成可怕的，我们自己就得变成可怕的。我们成立法庭当然不是行善，这却是最小的作恶。要使人民知道，法律的宝剑是要惩处他们的敌人！”丹东强劲有力地说。

他的策略很清楚：直捣吉伦特党人的心脏，同时，又企图说服国民公会其余的人。他成功了，国民公会通过了成立特别法庭的法令。

杜穆里埃将军叛国投敌。丹东与他关系密切，吉伦特党人抓住这一点大肆攻击。“他们想把自己的罪行推到我们头上！”丹东喊道。他指出吉伦特党人与杜穆里埃有书信往来。“这是有实证的。”马拉证实道。丹东以动人的语气说道：“我总在想，我性情急躁，必须稳重一些。现在看来这是太软弱了。现在我要使自己决断起来，因为在坚持处死暴君的雅各宾爱国者与想搭救暴君，从而使我们在国人面前丢脸的坏蛋之间，再也不可能有暂时的休战了！”

掌声如潮，一浪高过一浪。四面八方传来高呼：“我们要拯救祖国！”丹东被选入救国委员会，他终于将自己的命

运和雅各宾派连在一起了。

要最终取胜，必须把吉伦特人赶出国民公会。雅各宾俱乐部起草了致各分部呼吁书，敦促他们立刻取消国民公会中那些曾经企图搭救暴君的人们的代表资格。

不久，一个由巴黎三十五个区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类似内容的请愿书，其中点了吉伦特党二十二个主要领导人的名字。

吉伦特党人既怕又恼，极力反扑，矛头直指马拉。他们在巴黎富人中积极进行煽动。“你们的财产正受到威胁，你们却熟视无睹。一场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战争正在酝酿，可是你们却不采取任何办法制止。几个阴谋家，一小撮密谋分子给你们制定法律，把你们拖进疯狂的冒险中，可是你们却没勇气抗拒他们！巴黎人，快从昏睡中猛醒，把这些害人虫赶走吧！”

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巴黎的富人处在穷人监视之下，雅各宾派控制着巴黎。丹东一如既往，慷慨陈词，不断发出热情的号召。他成功地为马拉辩护，群众给马拉戴上花冠。

吉伦特派知道巴黎公社是革命的堡垒，他们把持的国民公会组织十二人委员会，负责调查公社活动，十二个委员全是吉伦特党人，不久他们下令逮捕巴黎公社的副检察长阿贝尔。

外省的吉伦特派也很猖狂地与人民为敌，与反革命贵族勾结在一起，发动里昂政变，杀死数百个雅各宾派分子。在土伦和马赛他们也举行暴动。当此外敌入侵之际，这无异于卖国。

丹东大声疾呼革命。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

要么为自由而死，要么失去自由！

1793年5月13日，起义的钟声终于敲响。

吉伦特派的统治土崩瓦解。

大浪淘沙

革命进入新阶段，雅各宾党人执政。丹东成为胜者之一。

实际上，他是一个被战胜的胜利者。因为，现在他面对的是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巴黎的长裤汉——他们是一股可怕的力量，而迄今为止他只是在自己的纵横捭阖中才依靠过他们。

过去，在两个极端党派之间，他可以随机应变，这是他的天性，也是他的天地。他得心应手，感到自己不会受到伤害，是不可战胜的。现在，他自己也卷入了极端的党派。右边再也没有人了，不可能再随机应变，要么死心踏地跟着雅各宾派走，要么与之作对。

他贪财好利，革命后财富日益增多，害怕革命的狂流淹没了他的舒适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后者。

这是一条不归路。他本能地感到这一点。一天，邻居拿着一份报纸喊道：“好消息！吉伦特党人被处死啦！”丹东脸色陡然变白，慢慢地说，“这算什么好消息！你以为这对革命是幸事吗？不幸的人，你什么也不懂！”“怎么，难道他们不是阴谋家吗？”“阴谋家？要是他们是，那我们大家也都是，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应当死！”沉默片刻后，他又添了一句：“同样的命运在等着我们。”

罗伯斯庇尔踌躇满志，人民送给他“不受贿赂者”的称号。连政敌米拉波也说过：“罗伯斯庇尔前途远大，他坚信自己信仰的正确性。”

现在，他成了执政者，将彻底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革命同路人马拉被刺身亡。罗伯斯庇尔对他没有特别好感，他俩气质大不相同，对很多问题看法也是各异。但是，他怎么也无法接受丹东的话：“他的死比他活着对自由事业贡献更大，因为他的死指明了凶手在何处。”说得温和一点，这是双关语，可是……

丹东夸口他手里掌握着外交的一切线索。确实，在委员会里他和巴雷尔包揽外交。但是怎样进行工作呢？他们搞外交阴谋，在和平还如镜中花水中月时进行和平谈判，而且这位外交家信念变换之快，也令人咋舌，不久前，他还鼓吹“自然边界论”，“帮助各国人民反抗暴君”等等。战争已经打起来了，雅各宾派也要誓死捍卫共和，解放受压迫的人民，丹东却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但拒绝占领他人领土，而且拒绝与被奴役人民团结。

他与吉伦特外长勒布伦关系密切，起义后，勒布伦被捕，丹东却要求保留他的职务，并且继续与之商议工作。雅各宾党人注视着丹东。韦斯特曼将军战败投敌，他是丹东的人。救国委员会被改组，丹东不再是它的成员。当然，罗伯斯庇尔仍在怀疑这样对待丹东是否合理。

往日，丹东是久经锻炼的斗士，他对革命贡献巨大，普通老百姓，尤其是首都的长裤汉都很爱戴他。然而，衡量一切时，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罗伯斯庇尔的标准是德行，这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德

行就是爱祖国，爱它的法律，关心平等和巩固共和国。德行要求有高度的社会道德水平和个人道德水平：凡是无道德的人在政治上就是不合格的，凡是追求声色犬马的人就具有反革命性质。如果用之来衡量丹东，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罗伯斯庇尔不寒而栗。他不想知道总是伴随着丹东的那些肮脏的传闻，他不想听信毁谤和怀疑。他也不想知道丹东的财产——大家都断言那是靠不正当的手段积累起来的，而且一天比一天多。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学会尊敬贫穷而不是妒嫉财富。不，罗伯斯庇尔只考虑自己亲眼看到的或是可靠的人说的事。

可是，这样的事也是多得不得了了。丹东整个生活方式无疑是与德行的概念相抵触的。他让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包围自己，他总是跟一些居心叵测的阴谋家鬼混，他的酒肉朋友全是不可救药的人。在共和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照样花天酒地。他并不隐讳这一点，酒后吐真言，声称现在轮到他来啜饮生活的美酒了。

豪华的宅第、美味的食物、漂亮女人——这就是对他的革命忠心应给予的奖赏！在他眼中，革命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为自己谋利。“德行”这个词只不过会招来丹东的嘲笑。但是，一个不把道德放在眼里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捍卫者呢？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更使罗伯斯庇尔再也不能心平气和了。半年前，丹东眷爱的妻子去世了。罗伯斯庇尔认识她，非常敬重她。他真心同情自己的同志，当即给丹东写了一封诚挚的吊唁信。今天他真想把它收回。

丹东当时的悲痛看来是无法安慰的。可是刚刚才不过四

个月，他又结婚了！新娘才十五岁，父母是天主教徒、反动分子，他们要求：婚礼按天主教仪式举行，丹东事先应向教会忏悔并取得宽恕。

丹东竟照单全收。够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待丹东。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良心，一丝不苟的作风，他的公民情操不允许把他这样的人算作自己的朋友和战友。然而，使罗伯斯庇尔那样忿忿然的事，丹东却并不在意。他为了让岳父一家感到他是真正仗义疏财的骑士，便以自己婶婶的名义送给新娘一笔丰厚的赠款。这笔过分慷慨的赠款反过来害了赠款人。

因为订契约要取得公证，保密是不可能的。雅各宾党人知道了一切，当然，谁也不相信婶婶的神话。为了此事，在雅各宾俱乐部，丹东陷入四面八方的质问。他强烈地为自己辩护。“把我的脑袋拿去吧，要不就承认我是一个好的爱国者！”

丹东自然确信他的脑袋还牢牢地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渐渐地，他不再发言，纵然说几句，也越来越露出疲倦和消极的样子。他真诚地承认：“我已心力交瘁了。”炎热的仲夏，共和国最严峻的一个夏天。可是对丹东来说，却是情意绵绵的蜜月。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享受之中。

宾客盈门，宽阔的餐桌旁重新高朋满座，美酒佳肴摆满了桌面。音乐晚会、神话般的郊游恢复举行。新女主人那天真无邪的眼眸、纤弱的腰肢令酩酊的男人们着迷，她的长裙窸窣作响，风儿一般在大厅飘动。

一个朋友说：“丹东疲乏了。他已失去了革命的精力。”这些话言过其词。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正如日中天。夏天快结

束时的情况表明，这个老科德利埃人身上仍然富有力量、狡黠和警觉性。

人们看到了他的再一次腾飞。

这时，雅各宾政府受到来自左面的强力冲击。人民群众已接连四年巴望着满足自己的最低生活要求，他们不想再听童话。

雅各宾派为自己的农业立法而自豪。但农民的胃口却要大得多，他们要求分大地产，并且要立即动手！雅各宾派认为自己的宪法尽善尽美。而他们不久前的盟友“疯人派”则猛烈抨击它，雅克·卢在国民公会的栅栏旁发言宣称道：“在一个阶级可以让另一个阶级挨饿的情况下，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在富人可以通过收买取得生杀大权时，平等只能是一个幻影。在反革命可以日复一日任意改变食品价格，四分之三的公民只能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共和国也只能是徒具虚名！”

卢和战友们的鼓动宣传，使雅各宾政府大吃一惊。他们粉碎了“疯人派”，把他们的领袖投入监狱。但是，这并未解决问题，由埃贝尔和肖梅特领导的左翼立刻响应和支持卢的思想。

必须集中权力，然而由谁来领导专政呢？可供考虑的人选是：罗伯斯庇尔和丹东。丹东一扫消极的情绪，挺身而出。“是谁承担全民的灾难？是谁为捍卫自由流血牺牲？是那些一文不名的人。行动起来吧，无情地打击吧，干吗要管富人们的唠叨呢？对于他们有害的恰恰对人民有利！”他大声疾呼：“我们将成为严厉的人，像雄狮一般战斗！”

群情激扬。“向暴君开战！”“向贵族开战！”“向奸商开战！”长裤汉们大声喊出自己的愤怒与痛苦，巴黎的街头满

是游行的人群。肖梅特代表人民向国民公会请愿：“审判的一天，愤怒的一天终于来临！让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法庭跟在军队后面，一举粉碎种种阴谋吧！我们必须捍卫革命！”

国民公会茫然不知所措。对大多数代表来说，这么激进的要求令人不快，出乎意料。费了那么大劲才除掉的“疯人派”，不就是要求这样吗？丹东却异常满意，他走上讲台。“当人民提出自己的要求，当他们提议向敌人进击时，我们必须采纳他们的意见，因为它们是自由之神亲自提示的意见。让我们尽可能扩大这些措施吧！你们刚才向全国宣布，国家处于革命状态。对极啦！必须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结束语精采万分。“伟大的人民，我赞美你们！你们是坚强伟大的，你们前赴后继争取自由。为了自由，你们忍饥挨饿；为了自由，你们流血流汗！你们应当得到自由！我要和你们一同前进！你们的敌人必定灭亡。你们必将成为自由的人民！”

掌声经久不息。丹东又被选入救国委员会，他赢了第一个回合。然而，当他环顾四周时，这个胜利却越来越渺小。在委员会里，罗伯斯庇尔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丹东吼叫着，却毫无用处。他察觉了自己的虚弱，他宣称：“我认为还是不参加任何一个委员会的好。这样，我就能随时鞭策他们。”

他辞职去乡村，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消闲日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退出了政坛。

渐渐地，罗伯斯庇尔注意到他领导的政府中，多数派的旁边还有两个派别，一左一右。右派以丹东为中心，尽管说得很多很激昂，却显然力图延缓革命，制止革命的进展。左

派以埃贝尔为首，一再发动极左行动，破坏社会秩序，指责政府过于温和。

罗伯斯庇尔早就认识丹东及其朋友，对他们已有确定的看法。至于左派，则需要在斗争过程中来认识。罗伯斯庇尔极不喜欢埃贝尔和肖梅特——他们是“疯人派”的继承者。在认真分析了形势和任务之后，他仍然从左派学到一些东西，并把他们的某些意见吸收进自己的政策中。例如，他从前对恐怖手段不以为然，现在则把它作为自己整个体系的基石。他明白，在战争和反革命威胁时期，恐怖手段应起主要作用，作为德行的补充，成为它的守护者和捍卫者。

然而，当丹东离开战场时，埃贝尔开始起劲地逼迫政府。罗伯斯庇尔决定请出丹东，让他与埃贝尔派对阵。在俱乐部里，罗伯斯庇尔替丹东挽回了声誉。

丹东迅速会意，他授意好友德穆伦出版《老科德利埃人报》。该报第一期对罗伯斯庇尔极力吹捧，并暗示了他与丹东是一致的。第二期就开始将埃贝尔派作为攻击的目标，大肆进攻。两派一阵混战，唇枪舌剑好不热闹。

罗伯斯庇尔乘机抓住把柄，迅速消灭了埃贝尔派，坐收渔人之利。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共进晚餐。“让我们消除分歧，再次通力合作吧！”丹东对两人的和平共处还有一定的幻想。但罗伯斯庇尔反应极为冷淡。在他的心中，已下定决心要除掉丹东这个革命的绊脚石。他说：“国民公会已立志拯救人民，消除一切与人民作对的人和集团。”

在罗伯斯庇尔主持下，雅各宾政府决定逮捕丹东等人。

有人密告丹东，让他逃走。“我宁愿自己被杀，也不愿杀别人。”丹东作出一副殉道者的样子，实际上他正在暗地里策动推翻罗伯斯庇尔，此时此刻他不能临阵脱逃。再说，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怎可自己先认输？

可是，他只稍稍比罗伯斯庇尔晚了一点，这决定了他失败的命运。深夜，士兵们用枪砸开了门。丹东知道大势已去，但仍微笑着对妻子说：“他们比我想象的要麻利得多嘛。”

勾结米拉波，接受王室贿赂，与吉伦特派密谋，大批个人财富来路不明……等等，这些罗伯斯庇尔早就收集了的有关丹东的罪证，足以置丹东于死地。圣鞠斯特则尖锐地指责丹东道：“你就像个庸俗的和事佬。所有的演说看似慷慨陈词，实际都是在混淆黑白。对于一切你都虚与委蛇，花样百出。”

审讯时，丹东回答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道：“天堂不久将是我的居处，至于我的名字，你们将可以在万神殿里找到。”一切都不过是在走形式，丹东心里明白，但他不愿放过这个最后发泄的机会。

1794年4月5日，丹东被送上断头台。临刑前，他大叫：“罗伯斯庇尔，我等着你，你会跟在我后面来的！”凄厉的声音吓得人们纷纷后退。丹东等了3个月零22天。

热月政变，铡刀落在了罗伯斯庇尔脖子上。雅各宾派专政被颠覆，法国大革命的上升路线到此结束。

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光环翼底下的阴谋家

侯学华

历史能否重演？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波拿巴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而在1851年的这一天，也有一位拿破仑姓氏的人发动政变，并于1852年的12月2日，黄袍加身，登基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个人就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路易·波拿巴出生的年代，正是他伯父拿破仑·波拿巴事业辉煌、帝国鼎盛的时候，但他的少年时代却正是拿破仑帝国衰亡的时候，他的皇族身世也随着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而黯然失色。路易·波拿巴自小流亡国外，但他少有大志，矢志为恢复伯父的帝国而奔波，1836年，1840年两次潜回法国阴谋兵变夺权，未能得逞反而锒铛入狱。1848年欧洲大革命风潮怒起，他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靠的就是伯父“拿破仑”的姓氏……是“拿破仑”姓氏的灵光给他带来了尊贵的身世，是“拿破仑”的帝国神威给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带来灵气……但“拿破仑”身世也给路易·波拿巴带来了不幸的童年、造就了他放荡不羁的性格。

流亡岁月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开始执掌法国政权。他一上台，便大展其雄才伟略，文治武功，逐步使法兰西在欧洲的威势，如日中天，声威远扬。1808年正是法兰西第一帝国鼎盛的时候，首都巴黎更是到处歌舞升平，风流男女，浪漫情调，都体现在巴黎的歌剧院中。4月20日这天，拿破仑的弟妹、荷兰王后奥坦丝挺着大肚子，带着长子拿破仑·路易到剧场观看演出。当时剧场内艺妓如云，名伶荟萃，济济一堂，竞相献艺，女演员的走钢丝尤为扣人心弦。拿破仑·路易生性好动，看着女演员在钢丝上如履平地、往来穿梭，便好奇地蹦跳着走向前去。

“回来！孩子，那里危险。”奥坦丝怕演员一不小心伤着小王子，便艰难地站起来向前走去。

站在她身旁的大法官康巴塞雷斯，察言观色，急忙上前把小王子领了回来。然后又对奥坦丝说：“臣身体稍有不适，这就告辞，殿下今晚不至于有事吧？”大法官所说的有“事”，即是问王后是否会马上生产，因大法官的职责之一便是监护皇室人员的生育，作皇室人员生产时的见证人。

“请便吧，我没事。”奥坦丝估计自己不会马上生产便让康巴塞雷斯走了。然而，不一会儿，王后便脸色煞白，汗流如雨，在侍从的搀扶下中途退场，回到寝室便在床上翻滚不已……大法官立刻被人请了回来。过了几个时辰，奥坦丝生下一个脑袋硕大，四肢短小的婴儿。在场的人纷纷向王后道喜。

“喜从何来？”奥坦丝有气无力地问，“孩子如此虚弱，能活得了吗？”

“王后放心！孩子虽然瘦小，但福星高照，前途无量，”产婆边安慰王后边奉承说。

不久，《政府公报》颁行天下：“4月20日，星期三，凌晨1时，荷兰王后殿下喜得王子，帝国司法大臣康巴塞雷斯目睹了婴儿的诞生，旋即奏明皇帝、皇后、国王、王后。鉴于皇帝国王均不在场，新生儿尚未取名，以后颁圣旨由两位陛下恩赐。”

拿破仑自己没有子嗣，得知奥坦丝又生一子，喜不自禁，接连写了两封信祝贺，并为新生儿赐名“夏尔·拿破仑”，但奥坦丝固执己见而命名为“路易·拿破仑”，以示孩子是自己的丈夫——路易·波拿巴的亲生骨肉。

1810年11月5日，小王子路易·拿破仑的洗礼仪式。（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在枫丹白露宫举行，教父母便是拿破仑皇帝夫妇。

小王子路易·拿破仑，自小聪颖灵慧，但常常贪玩不爱读书，“我想变成一只小鸟，在听你的课时飞走，上德语课时再飞回来。”小王子在回答教员贝特朗提问时答道。

“我的小王子，你的话对我来说简直是太不客气了！”贝特朗面带恼怒地说。

“噢，先生，我只是就课文而言，不是有意冒犯您。”小王子巧舌如簧随口辩解。

路易·拿破仑还和许多的孩童一样喜欢玩枪、玩打仗游戏。

“我常出操，有时指挥军队，我还有一支小枪，跟皇帝

的一模一样！”王子时常自豪的对门卫炫耀。

“是，王子殿下，我听您的命令。”门卫立正，严肃地回答说。

“那好，请听我的命令！”王子站在台阶上，学着长官的样子，发号施令，“持枪，开步走！”

“遵命，殿下。”卫兵立刻把枪放在肩上认真操练起来。

“立定，枪放下，稍息！”王子说完跑回房内，拿来一大块饼干犒赏卫兵。

但美好的童年不久被反法联军的炮火破坏。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遭到惨败。次年兵败莱比锡，几乎全军覆没。1814年3月31日，英、俄、奥等国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皇帝被迫在枫丹白露颁诏逊位于幼子罗马王，但不久帝国倾覆，皇后玛丽·路易丝携罗马王逃离巴黎，荷兰王后奥坦丝也携幼子路易·拿破仑乔装打扮秘密逃离巴黎，开始了流亡岁月。

帝国已经崩溃，拿破仑被流放厄尔巴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奥坦丝的俸禄无以为继，只得节衣缩食，甚至取消了晚餐的糕点或水果。

“要是你同意的话，我去参军，妈咪，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上校。”年仅6岁的小路易，在艰辛的生活中懂得了生活的不易，安慰伤心的母亲。

“孩子，你可能永远报国无门了！”奥坦丝说。

“那我永远也不反对我的祖国，不和法兰西作对！”小路易对天起誓说。

“对，我们永远不和法兰西作对，这才是好孩子！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的。”王后赞许道。

随着法军在滑铁卢再次战败，拿破仑 1815 年 6 月 22 日被流放圣赫勒拿岛，拿破仑家族的人也处处碰壁，难有栖身之所。

“只有在法国我们才有幸福，但是我们只有远走高飞才能得到安宁！”奥坦丝不无讽刺地安慰自己，并带着小王子路易迁居到埃克斯累班。在这里，小路易闲着无事便和邻居的孩子玩打仗游戏，整天敲锣打鼓，冲冲杀杀，吵得鸡犬不宁。这使奉命来监视他们母子的警察不得不严加防范，威逼他们说：“日后若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就要严惩不贷。”

1815 年底，奥坦丝一行来到伯尔尼，先是住在乡间客栈里，后又搬至附近的一幢旧楼里。小路易时常随母后一起到离这儿不远的康斯坦茨湖边散步，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这里的美景，返回时摘几朵紫罗兰，插在花瓶里。这使他们母子俩的流亡生涯平添了几分情调。他们逐渐对这里产生了感情，遂以 4.1 万利弗尔的代价买下了一座名为阿内堡的宅第，精心修葺一番，使这里焕然一新。

就在这时，荷兰王路易向王后奥坦丝提出了离婚要求。奥坦丝虽然对荷兰王没有感情，然而她却喜欢她的拿破仑姓氏，一旦离婚，她自己头上所戴的“荷兰王后”的桂冠将不复存在，因此权衡利弊，虚荣心，名利感战胜了她的感情。她对受理他们离婚案的康斯坦教会表示“我与荷兰王路易感情仍然深笃，坚决不同意离婚”，继续做有名无实的夫妻。

拿破仑的兄弟姐妹亦反对路易和奥坦丝离异，拒绝提供证明。他们认为，波拿巴家族已成众矢之的，在欧洲几无立锥之地，怎么能再家丑外扬，授人以柄？路易无奈，只得把离婚一事暂搁一边，但要求奥坦丝把小路易教育好，以便波

拿巴家族后继有人。奥坦丝自然诺诺应允，立即为小王子路易·波拿巴请来了家庭教师菲利浦·勒巴斯。

勒巴斯生于 1794 年，中学毕业后参军，晋升为军官，拿破仑时代结束后为塞纳省的官吏，是位虔诚的共和分子，认为拿破仑是大革命之子，但不承认他是“真正的君主”。

1819 年，勒巴斯来到阿内堡，向路易·拿破仑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结果颇为失望。“我 12 岁的学生，有点小聪明但并不突出，对许多事情一无所知。”他哀叹说，“我只要求他做一件事，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我甚至误认为他只是个七八岁的孩子，这虽然合乎逻辑却又悖于常理，我要调动他学习的积极性，塑造他的性格，启迪他的心灵，我甘愿做一名农夫，唯有勤奋才能使贫瘠的土地获得高产。”勒巴斯为学生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早晨 6 点起床，由教师带领外出散步 1 小时；7 点至 8 点，上法语课；8 点至 8 点 30 分休息；8 点 30 分至 10 点 30 分，做拉丁文（译成法文）练习；10 点 30 分至 11 点 30 分，午餐；11 点 30 分至 15 点，上数学、德语、希腊语及书写课；15 点至 16 点，游泳课；16 点至 18 点，历史地理课；18 点至 20 点，晚餐，散步；20 点至 22 点，做作业。从这安排周密的课程表上可以看出，勒巴斯对小王子的严格与细心。从此，小路路易王子便开始专心学习，虽然并没有彻底改变思想懒惰的习惯，但毕竟已开始学习了。

1821 年，小路路易进入当地的奥格斯堡中学，学习成绩由刚入校时的 54 名，逐步跃到第 19 名，可见小路路易正在逐步成长。1821 年 5 月，拿破仑皇帝病逝圣赫勒拿岛，消息迟至 7 月才传到欧洲。7 月 24 日，小王子路易得知伯伯去

世的噩耗，痛不欲生，忙给正在操办丧事的母后奥坦丝写信说：“惊悉噩耗！令人悲痛的是，我竟不能为伯伯送终。在巴黎时，我年幼无知，如今只能在心里追忆。每当我做错事时，只要想起这位伟人，似乎总感到他的影子在对我说，要配得上‘拿破仑’这个名字。”

奥坦丝是一个风流放荡的女人，加上皇室的侈靡之风，使路易·拿破仑也常受到感染，年龄一大，便放荡不羁，到处拈花惹草，经常出没于灯红酒绿的世界。“王子温顺可爱，思想日趋成熟，视野逐渐扩大，但终日沉湎于奢侈的环境中，”勒巴斯不无忧虑地对奥坦丝说，“这叫他如何安心学习？所有的学业几乎都停顿了下来，我甚至找不到时间让他朗读塔西佗的佳句。我虽然提了意见，大家亦觉得有理，但无济于事，失去的时间永远再也追不回来了！”

1826年，路易·拿破仑年满18岁，奥坦丝认为儿子已大了，便辞退了勒巴斯。虽说奥坦丝为人轻佻，生活奢靡，但却望子成龙，时常对路易·拿破仑晓以大义：“波拿巴家族必须记住，任何力量都来自人民的意志，应该倾听人民的呼声，即使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亦要遵照执行。”“作好准备，面对现实，既不拒绝，亦不委身于人，广纳天下志士，即便是猎奇者，纸上谈兵者，出谋划策者亦能为我所用。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像演员一样善于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喜剧、悲剧中扮演角色，深入下去，时刻小心，永远不要囿于约束，一旦时机成熟就见机脱颖而出。”

在母亲的教导下，路易·拿破仑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1828年，他向瑞士政府申请参加保卫希腊的战斗，但未能如愿。1829年，又要帮助俄国向土耳其开战，又被政府泼

了一头冷水，但他并不气馁，转而向政府申请服兵役。这次终于如愿以偿，1830年6月成为瑞士军人，这是他流亡海外的第16个年头。

风 流 少 年

或许是出生于王室的缘故，或许是因为母亲奥坦丝生性风流，放荡不羁，应了“有其母必有其子”的俗谚，路易·拿破仑一生也是声色犬马，艳遇如云，风流一生。

小路易年纪虽小，却早已心荡神移，四处骚情。还在12岁的时候，他就偷偷爱上了邻居的女儿，把她的名字刻在花坛上，种上花卉，每日洒水，企望爱情之花早日破土而出。家庭教师勒巴斯见此大怒，不顾学生苦苦哀求，拿起十字镐把这盆尚未盛开的爱情之花砸得稀烂。但这一切都无法祛除路易·拿破仑心中荡漾的春情，好色之心难以收敛。13岁时，他强暴了女仆埃拉扎，征服了邻居米克小姐，到处拈花惹草，偷香窃玉，弄得四邻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当地州长代表受害家长对此提出抗议，但奥坦丝听了只是淡然一笑，置之不理，并不把儿子的风流韵事放在心上。

1821年的夏天，天空蔚蓝，阳光明媚，轻风微拂，莱茵河水正如小路易的心一样荡漾着春情。他兴致勃勃地陪同三位到瑞士造访的表妹沿着莱茵河追逐嬉戏。

“中世纪的骑士爱情最为忠贞。”最小的表妹玛丽突然把话题转入男女之事。

“何以见得？”小王子反问道。

“那时，只要女士说一句话，骑士就心甘情愿，跋山涉

水，接受考验；如今，女士可不敢如此考验情人了，而且整日提心吊胆，唯恐她的白马王子又有新欢，忘了原有的情人。”

“我看不见得。”小路易颇为不服，表兄妹两人便为此争辩起来。

事有凑巧，微风将玛丽的胸花吹落河中。

“亲爱的路易，显示骑士勇气的时刻到了！”玛丽指着河中随波漂流的胸花激将。

“看我的。”小路易毫不迟疑，“扑通”一声纵身跳入河中，捞起表妹的胸花，然后浑身湿漉漉地爬上岸来，向小表妹大献殷勤。

虽然路易·拿破仑已渐趋长大，并在表妹面前大逞“骑士”风采，但更多的时候他仍然顽性不改，时常坐在母亲两腿上逗乐，或是在女仆们中间寻开心。有一天，路易·拿破仑把自己的一双鞋子藏在一名女仆的房内，自己则躲在窗外看热闹。当女仆回房正准备休息时，忽见房内有一双男人的鞋子，误以为是有歹徒躺在床底下，惊吓得魂不附体，叫喊着逃了出去，而肇事者却在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尽管如此，由于自小受母亲的正面教育以及拿破仑家族的荣耀感和自豪感，17岁的路易·拿破仑，并不是只知道玩耍，有时他一人坐在阳台上，双手托着下颏，两眼凝视天空，目不转睛，苦思冥想，不仅仅想女人，还在想如何继承拿破仑的事业，弘扬帝国的业绩。

就在路易·拿破仑穿上联邦十字臂章军服，成为瑞士军人的1830年，法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与日俱增，7月27日——29日爆发了“光荣革命”，大资产阶级窃取了

胜利果实，于8月9日把闲居在家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扶上了国王的宝座。

“三色旗如今在法兰西上空飘扬，那些率先令三色旗光芒四射的人真是幸运！看来波拿巴家族成员返回祖国的日子就要来了。”路易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跳了起来。

“不要期望太大，否则，到头来你的失望便越大。”奥坦丝告诫年轻的儿子。

果如奥坦丝所料，路易·拿破仑回归法国的希望迅速被化作乌有，七月革命后新成立的政府重申拿破仑家族的人不得返回法兰西，否则将受到严惩。原来新国王路易·菲力浦是在七月革命中被人捧上王位的国王，实权仍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他作为大革命时期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菲力浦的儿子也饱尝了流亡之苦，对于波拿巴家族的遭遇也非常同情，但由于不掌实权也只得在不准拿破仑家族的人回国的法令上签字。

此时的路易·拿破仑被失望、痛苦所包围。为了驱除心中的郁闷、苦寂，便从爱情或寻欢作乐中寻找慰藉和寄托。他先是爱上了表妹斯特凡妮和埃尔科拉妮，接着又与萨莱夫人纠缠不清，旋即又对母后奥坦丝的伴娘产生了兴趣，但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萎靡不振，整日郁郁寡欢。

归心似箭，路易·拿破仑母子决定暗渡陈仓。

1831年4月3日，凌晨4点，所有的人都沉睡在梦乡之中。奥坦丝身穿黄白相间的长裙——英国女士外出旅游的标记，路易·拿破仑剃光了头，顶戴无边黑丝软帽，身穿仆人号衣，仆人瓦莱里则提着箱子，主仆三人乘坐一辆马车偷

偷向边境前进。14日，马车进入了法国边境线，奥坦丝母子向放逐波拿巴家族的法律发起了挑战，希望就此和路易·菲力浦面谈。

马车一进入法国境内，路易·拿破仑就激动地哭了起来：这就是他15年来梦寐以求的故国，她是那么陌生而又那么亲切，一切离得都是很遥远，所有的印象不复存在，脑海里唯有一片空白而已。

在巴黎的王宫，奥坦丝母子与国王菲力浦就波拿巴家族的归宿展开了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路易·拿破仑可以返回瑞士定居，也可以假道法国到英国去。

1832年4月20日，从法国返回瑞士的路易·拿破仑正式加入了瑞士国籍，但他一边寻花问柳，一边密切关注着法国的政局，并在此时结识了佩尔西尼子爵。

佩尔西尼是名死硬的波拿巴分子，1808年生于小贵族家庭，1825至1831年在骑兵部队服役，自费出版报纸称赞“拿破仑热爱和平，颇具民主作风”，主张应该重新建立帝国。这位狂热的拿破仑分子正是出于对皇帝的崇敬，对帝国的崇敬与缅怀，便毛遂自荐来晋见拿破仑的侄子。自此两人便在一起密谋重建帝国，推翻资产阶级在法国的统治。

但此时的路易·拿破仑一直没有放弃对女人的关注，对窈窕淑女格外注意，他有意娶表妹路易丝·德克内为妻，却又不愿恪守传统。因此便移情他人，看中了年轻貌美的雷丁小姐。但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把雷丁小姐弄到手，为此这位情场老手竟一病不起。

奥坦丝第一次为儿子的婚事着急，开始为他张罗婚事。不久一位窈窕貌美的淑女又打动了爱子的心坎，这便是他的

表妹、热罗姆之女马蒂尔德。1835年，路易第一次见到随父来瑞士探亲的表妹：身材苗条，面如珍珠，明眸皓齿，唇似绽桃，好一个梦中的情人！一见面，路易便神魂颠倒，献上鲜花以示忠心。

不久，两人便双双坠入爱河。但双方父母都不同意这门婚事，随着热罗姆父女离开瑞士，两人都陷入了相思之苦。从此他们只能鸿雁传书，互表爱意。路易·拿破仑在爱情的激励下，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事业上来。

流 产 兵 变

路易·拿破仑与佩尔西尼密谋举事，推翻七月王朝在法国的统治。

“起事地点就在斯特拉斯堡，第一，该城位于法国东北边境，离瑞士较近，进可攻，退可守；第二，要塞的居民传统上酷爱自由，具有反叛精神，易于争取；第三，驻地的将士大多在拿破仑麾下效力，缅怀皇帝，易于倒戈；第四，驻地长官沃德雷仕途不顺，并且贪财好色，易于利诱争取。”佩尔西尼胸有成竹，振振有词。

路易·拿破仑和埃莱奥诺极力赞同。在这次密谋会上，佩尔西尼的情人埃莱奥诺还主动承担了争取斯特拉斯堡要塞长官沃德雷的任务。且不要小瞧埃莱奥诺，她虽为女流，却能歌善舞，技艺出众，骑马射箭不让须眉，受佩尔西尼的鼓动甘愿为波拿巴的事业献身。接受任务后便频频向沃德雷发射“肉弹”，几个回合就把沃德雷勾引到手，弄得他神魂颠倒，甘愿为埃莱奥诺服务。从此以后，埃莱奥诺也成了沃德

雷的情妇。

路易获悉要塞的长官甘愿归顺，真是喜出望外，便亲自到要塞鼓动争取士兵：“在下需要知道，军队是否能驾驭自己的命运？我的姓氏‘拿破仑’皇帝的神光可以为诸位庇护。”

“您不会在流放中衰落，我们将把祖国奉还给您”，众官兵齐声答到，“我们一向对您寄予同情和敬意，我们厌恶无所作为，我们耻于目前的局势，我们甘愿在王子麾下向法兰西进军。”

得到众将士的保证后，路易便去争取要塞司令瓦罗尔将军，但将军坚持说：“我恪守国家法令，只要国家不解除放逐波拿巴家族的法令，王子就不能从我的要塞进入法兰西。”

但路易·拿破仑不顾要塞司令的警告，决定铤而走险，于10月28日再次潜入斯特拉斯堡，与佩尔西尼、沃德雷等人商定：就地起事，逮捕抗命者，建立临时政府，向巴黎进军，逮捕路易·菲力浦……

10月30日，路易·拿破仑前往要塞驻地，向士兵们发表演说：“诸位年轻的士兵们，我感谢你们忠贞不渝地支持我们的事业，从现在起我们便风雨同舟，一起为法兰西的再生而奋斗！”

说完便命人展开鹰旗，以此为号向奥特里茨兵营进发。

“士兵兄弟们，展示诸位军人勇气、忠诚、献身祖国的时刻到来了，”沃德雷沿途向手下的士兵宣传，“在诸位面前的是我们景仰的拿破仑皇帝的侄子，请跟我们一起高呼：拿破仑万岁！皇帝万岁！”“拿破仑万岁！皇帝万岁！”众士兵一见自己的长官沃德雷在喊便稀里糊涂地跟着喊。“诸位将

士，我受东部城市和驻军之请来到法国，决心为人民的幸福自由献出生命！我愿意来到你们中间，一起为法兰西的自由而奋斗！”路易·拿破仑用手指着旗手说：“这便是法国的鹰旗！法兰西荣誉的象征，相信在我们诸位的努力下一定会成为自由的象征！”

在军队中骤然响起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随后，起义将士在路易·拿破仑率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营地，分头行动：一队赶去印刷起义声明；一队去逮捕省区司令，没有成功后，便把省长抓了回来；另一队在路易·拿破仑的带领下直奔要塞司令瓦罗尔将军的府第。

路易先礼后兵。但瓦罗尔将军并不为所动，于是便被兵士扣押起来。可是，当路易·拿破仑和沃德雷等率领大队人马前往兵营鼓动其他将士时，瓦罗尔将军挣扎着逃跑了。路易·拿破仑闻听此事惊恐万分：“放虎回山，后患无穷。这可如何是好呀？”

46 团的塔洛迪尔中校见状大喜，赶紧命令士兵：“关闭营门栅栏，敲鼓集合兵士。”“拿破仑皇帝万岁，拿破仑皇帝的侄子万岁！”冲进兵营的起义者高声喊道。“亲爱的士兵们，你们上当了！这不是真的，拿破仑皇帝的侄子是冒名顶替的，是一名乔装打扮的模特。”中校塔洛迪尔赶紧拉拢兵士，转身对沃德雷上校怒吼道：“现在你们逃不了了，赶紧投降吧！”

双方正在僵持不下，瓦罗尔带领 16 团的兵士赶来支援塔洛迪尔，塔洛迪尔中校见状心花怒放：“我们的人马已把你们团团包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放下武器，投降可免一死！”“王子，上校，反正是死，我们拼吧！”士兵们把

路易·拿破仑和沃德雷围住，请求道。“不，我们要活命！”沃德雷看到这阵势立即退却，“士兵们放下武器，一切听从中校的安排。”

路易·拿破仑见状拨开人群欲向兵营外逃走，但立即又被抓了回来，其他起义士兵也逐一被国王的兵士逮捕。斯特拉斯堡兵变旋以失败而告终，所有人犯一并锒铛入狱，唯有佩尔西尼一人侥幸逃脱。

奥坦丝得知儿子起义失败入狱的消息，痛苦万分，急忙四处行动，急欲打通关节，以求免于儿子一死。

在母亲的活动下，路易·拿破仑终于免于死，被发配美洲，临行前给母亲写信道：“亲爱的妈妈：儿即将登船赶赴美洲，勿再为我耽心，儿要是有幸获悉同伴亦能得救，便扪心无愧，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许多勇士已身赴黄泉，这将是我一生无法抹去的痛苦。”

波拿巴家族得知侄子起事失败发配美洲，便群起而攻之，昔日情人马蒂尔德见表兄已为朝廷钦犯，发配美洲，立即声明：“我对表兄只是真挚的友谊，更无其它亲密的感情，这种联姻并不能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反而可能把我发配到地狱里。”昔日花前月下的柔情蜜意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

路易·拿破仑在流放美洲的日子里一筹莫展，度日如年，整天沉迷声色犬马之中。

奥坦丝为儿子的事愁得一病不起，1837年4月4日，经医生诊断，确定为子宫癌，生命垂危。

路易·拿破仑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心急如焚，赶紧打点行囊，转道海上潜回伦敦，于1837年8月4日返回阿内堡，见到日夜思念的母亲，抱头痛哭。

但此时的奥坦丝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于 10 月 5 日离开人世。这女人一生虽然风流浪漫，但她对生活执着的追求却深深地影响了路易·拿破仑，使他为恢复拿破仑皇帝的伟业而奋斗不息。

且说，路易·拿破仑安顿了母亲的丧事后，便返回英国，与佩尔西尼、沃德雷等人密谋重新起事。闲来无事便寻花问柳，斗鸡走狗。先是爱上了法国女子埃米尔，三天两头登门拜访，馈赠名贵礼品，尽管大献殷勤，费尽心思却未能得到姑娘的爱情。随后又钟情于演员塔格丽奥妮，派人转达了自己的倾慕之情，但遭到了女演员的婉转拒绝：“我乐意见到路易·拿破仑先生，但希望见到一位普通法国人，而不是王位继承者。”

正当路易事业受挫、情场失意之时，麻烦又来了。一日，当他正在苦闷之际，忽然收到一个叫列昂的人写来的挑战书，约定在决斗场上一决雌雄。

这列昂何许人也？他是一名法国人，是路易·拿破仑的表兄、拿破仑与妹妹卡罗利娜之伴娘的私生子。他生性无赖，不学无术，时常好吃懒做，欠下一屁股债之后，受雇于警方，前来英国刺杀路易，或诱使表弟触犯英国的法律而被扫地出门。列昂多次行刺未果，便又心生一计：诱使路易·拿破仑违反英国不准决斗的法令。

当路易·拿破仑接到挑战书后，生性好强的性子一时盛起，不顾众人的劝阻，决计在赛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岂不知这正好中了列昂的计谋。1840 年 3 月 3 日，当他们两人来到赛场正准备决斗之时，警察闻讯赶来把他们当场抓获。两人分别被以违反英国法律进行决斗而分别交纳 500 利弗尔的

罚款和 500 利弗尔的保释金。虽然列昂想把路易·拿破仑逐出英国的计谋并没有实现，但此后路易·拿破仑便受到英国警方的注意。

在这百无聊赖之际，路易·拿破仑又想起了先母的教导“不要忘记你姓氏所赋予你的职责”，便挥毫疾书，写成了《拿破仑的思想》一书，极力称颂拿破仑的伟大业绩，进一步鼓吹，“拿破仑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犹在，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将秉承先皇的伟业，为法兰西的富强、民主而奋斗。”

且说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执政 10 年，国力蒸蒸日上，但国王觉得光举七月王朝的三色旗似乎不够，还必须弘扬昔日拿破仑帝国的威望来拉拢人心，因此除重用帝国的遗臣、在帝国万多姆广场上重竖拿破仑皇帝塑像外，还要求英国归还拿破仑的遗骸。

路易·拿破仑闻讯后，便与佩尔西尼、沃德奥等人密谋，夺回拿破仑皇帝的遗骨，趁机发动起义打回法国，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建立波拿巴家族的政权。

1840 年 8 月 6 日凌晨 3 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闻英吉利海峡惊涛阵阵，骇浪吓人。这时，一艘蒸汽船由远而来，息了马达，随着波涛缓缓驶近法国海岸，在海滩不远处抛锚，用二艘小帆船往返几次把 54 名波拿巴死党的密谋分子送上岸。身着少将戎装的路易·拿破仑立即率领众人向约定地点奔去。拿破仑的忠实追随者隆巴尔手举三色旗走在最前头。到了约定地点，与前来接应的另一位密谋分子阿拉德尼兹中尉交换情况后，继续向加莱和布洛涅的市政厅前进，妄图一举夺取市政权。为此，沿途不断散发声明：“加

莱和布洛涅的市民们，我带着一批英雄好汉踏上了法国的土地，而多年来不公正的法律一直禁止我回来，现在我，拿破仑皇帝的侄子还是回来了！我来此，旨在确保而不是损害法兰西的命运。我在国内外都有强大的朋友，我保证他们都支持我。随同皇帝遗骸和皇家之鹰回来的是钟爱和和解之情。

加莱和布洛涅的市民们，跟我走吧！请相信圣赫拿岛烈士赋予我的神圣使命！拿破仑守护神在军功柱上为我们祈祷！”

尽管许多市民被路易·拿破仑的声明打动，但国王的军队还是不吃这一套，本着为国王效命的原则，向这伙密谋夺权者开枪射击……

经过一阵枪战，路易·拿破仑一伙终于寡不敌众，当他们失魂落魄地逃回海滩时，却见他们乘坐的汽船正远离海岸。原来，船已落入国王军队手中，船长在武力的威逼下，对王子的到来无可奈何。远处国王的追兵越来越近，骑兵的马蹄声已清晰入耳，佩尔西尼、法弗尔等人拼命护着王子向前逃命……

子弹如雨点般射向小船，法弗尔头上中了一枪，一时站立不稳，溺水而亡。路易·拿破仑连中数枪，在佩尔西尼的保护下，在海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疲于奔命……国王的军队赶到，把路易·拿破仑等人拖上船，密谋分子除去死于枪战的，其余被一网打尽。

至此，路易·拿破仑阴谋抢夺拿破仑皇帝的遗骨，以此作为发号施令重建帝国的布洛涅兵变，又以失败而告终。所有密谋分子被分头押上囚车，在国民自卫军的监护下，离开布洛涅城堡，送押阿姆监狱看管。

阿 姆 书 生

8月9日凌晨时分，天空黑如墨染，世界死一般的寂静。一辆囚车，在众多高擎火把的兵士护卫下驶抵阿姆城堡，马车夫循着火光驾车通过吊桥，驶入院内，在楼前停下。

“先生，请下车吧！”监狱长拉尔德努瓦上校迎上前，打开囚车门，客气地说道。

路易·拿破仑身穿灰布裤子，头戴布帽，下得车来，脸色苍白地随上校进入囚室。囚室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见此情景，小王子不觉潸然落泪，感慨万千。

“路易·拿破仑先生，您还需要什么？”监狱长拉尔德努瓦上校彬彬有礼地问道。

“请给我一杯水。”路易·拿破仑回答，“以后不要叫我先生，我是法国王子，拿破仑皇帝的侄子，你就直接称呼我的头衔好了。”

8月11日，路易·拿破仑被迁押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该监狱位于塞纳河畔，原是一座配有塔楼的城堡，自16世纪起便成为专门关押朝廷重犯的国家监狱。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重要领袖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由此走上刑场，在断头台上身首异处。路易·拿破仑一想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激灵灵打了个寒颤，在囚室里辗转反侧，来回踱步，夜不成眠。

9月28日，法庭正式开庭审理“路易·拿破仑阴谋破坏

国家安全案。”

路易·拿破仑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胸挂荣誉勋位勋章，面色苍白，目光呆滞，在一名宪兵的带领下，神情紧张地走进卢森堡宫半圆形大厅，接受法官的审判。

“职业？”审判长问道。

“流亡的法国王子！”路易·拿破仑强打精神，鼓起勇气，自豪地回答。

“你有什么权利佩带荣誉勋位勋章？”审判长不满地问道，“你是法兰西的囚犯！知道吗？”

“在摇篮里我就戴上了勋章。”被告理直气壮，“我不是囚犯，我无意推翻政府，我只是想诉诸人民主权，给法兰西带来灵气和荣誉。”

拿破仑不等审判长反应过来，又接着侃侃而谈：“若无人民的主权，凡事皆不合法。可以通过全民投票询问人民要共和国还是要奥尔良王朝，是要帝国还是要波旁王朝？”

我虽生来便贵为皇位的继承人，却渡过了 25 年不该有的流放生活，到头来又身陷囚牢。这公平吗？在现在，政府还给人民主权吗？”

路易·波拿巴说完了这些冠冕堂皇、蛊惑人心的话后，对审判长的提问便一字不答，矢口否认布洛涅兵变是密谋，只说是他一人策划的，想把拿破仑皇帝的遗骨运回，以不负波拿巴家族的厚望。

路易·波拿巴的慷慨陈词使拿破仑帝国的遗老和现在仍在政府中任职的拿破仑党人大为感动，决心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辩护，花重金请来了当时最有名的律师贝利耶。他在辩词中为拿破仑事业大唱赞歌，深深打动了原帝国遗臣的

心，在他们齐心协力活动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被判在法国本土上服刑终身。其他同案密谋分子佩尔西尼、蒙托隆、隆巴尔等均被判处年限不等的有期徒刑。

1840年10月7日，路易·拿破仑被押回阿姆堡监狱服刑。该监狱距巴黎约120公里，是一座四边形城堡，四角筑有黑色锥堞碉堡，三座为砖瓦结构，一座为石块建筑。监狱戒备森严，四周壕沟很深，河水流经其间，来往行人只有通过吊桥，穿过长长的拱门才能入内。路易·拿破仑一想到将要在里面壁一生，便常常长嘘短叹，时而扪心自问，时而心烦意乱地捶胸顿足。有时实在闷得心慌，便披上蓝大氅，头戴将军帽，来到院子里散散步，排遣愁怅烦恼。

不久，城堡里住进了一位名叫蒂马什的神父，每隔一星期便在楼下做弥撒，除囚犯、监狱长、唱诗班孩童外，闲杂人员一概不得参加。

失去自由，精神空虚的路易·拿破仑，唯有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经常参加这个宗教集会，或唱圣歌或听蒂马什教父讲《圣经》。经过一段时间的监狱生活，路易·拿破仑也逐渐消沉下去，监狱的看守们见这位帝国的王子也不喊反动口号，也不做一些违反规定的事，也就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戒。1841年初，狱方同意他在院内一块空地上耕作，种植花卉等，后来入狱的一名同犯泰兰还被允许到城里去、甚至可以到圣康坦城购物。这样，路易·拿破仑因同伴泰兰可以自由外出而获得外界的信息，又因亲自参加田间劳动而逐渐快活起来。

“自然界给人以源泉，从未感受过的慰藉，令人永远幸福。”路易·拿破仑满怀喜悦地给朋友写信，“我可以缄口不

言，但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在思考。”随着心情的畅舒，年轻的王子寻花问柳的本性又膨胀起来，抑不住的欲火蠢蠢欲动……狱方看在眼里，也是为了消弥他的意志，于1842年就给他送来了一名爱尔兰女人，韦热奥·卡米，是个颇有几分姿色的织布工之女。

韦热奥白天洗补衣服，夜晚则与王子同床共枕，不出数月肚子便渐渐大了起来。监狱长弄巧成拙急忙向上司汇报实情，最后上司指示狱方，让韦热奥到巴黎分娩。1842年12月，韦热奥被迫离开阿姆堡监狱，在巴黎生下一男孩，取名欧仁。路易·拿破仑少年时虽然风流无羁，但做父亲还是第一次，喜悦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神悦心爽的路易·拿破仑，这时已不再意志消沉，而是把监狱看作大学。在这里勤奋读书，博学慎思，笔耕不辍，不时有论述问世，发表他对法国前途的看法。在论文《历史的摘要》中，推崇英国国王纪尧姆三世发表的《权利宣言》，扩大了人民的主权，把天主教君主从国王宝座上拉了下来，并号召法国人行动起来走英国之路。

王子对军事也颇感兴趣，时常通过一些外界带进的资料，补充正在撰写的《炮兵手册》，这也为他的思想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

路易·拿破仑对经济也颇为关注，他认为在法国广泛种植甜菜能促进法国的繁荣，为此他不断与食糖制造商会谈、讨教，为此还专门写过论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闲时间，他还学做木工活，自制长凳、沙发、雕刻木鹰……因他的特殊身份，狱方还允许他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在那里进行物理、化学试验。

路易·拿破仑还经常给在法国颇有影响的报纸，《加莱进步报》、《西部先驱报》、《警戒报》等投稿。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杰作《消灭贫困》于1844年写成，他在书中极力鼓吹：必须让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变为有产者；工人应当在国家兴建的集体农庄式的“垦殖场”里劳动；如果穷人不再受富人剥削、压迫，便不会犯上作乱，社会就会得到安宁等等。

思想逐渐活跃起来的路易·拿破仑，也不再安于囚犯生活，他在不断活动，力求恢复旧的社会关系网，重新为拿破仑皇帝的遗愿奋斗。

路易·拿破仑先是以父王病重为由，要求恢复自己在父亲跟前尽孝的权力，但被狱方拒绝。一计不成，他又心生一计。

有一天，路易·拿破仑正在冥思苦想脱离牢笼之际，忽然从窗口中发现，阿姆堡里边正在修缮房屋。木匠、泥瓦工早晨进入城堡之时要经过严格盘查，晚上下班时亦经过仔细盘问，但白天却进出自由，无人过问。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冒险的计划。

主意既定，路易·拿破仑便找在监狱期间结识的朋友泰兰、克劳福德夫妇等人密谋，随后便向狱方要求修葺居室。狱方不知是计，便派杂役潘凯等人负责翻建房屋，工期为一个月。

路易·拿破仑借修房之机与杂役潘凯打得火热，一天，他对潘凯说：“你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我知道后非常同情你，这里有4万法郎，另这2000法郎是对你这些天来对我照顾的酬谢，假如你能帮助我从监狱中逃走，日后定当厚谢。有朝一日我若成了法兰西国王，对你的恩德定不忘记！”

潘凯做了一辈子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一时见钱眼开，立即答应帮助王子越狱。

第二天，路易·拿破仑便穿上潘凯的工作服，剪掉了胡子，精心装扮成一名装修工人，同伴泰兰假装外出购物，身穿旅游服，怀抱小猎犬，漫不经心地走在扮作泥瓦工的主子前面，缠着看守闲聊，以分散其注意力，负责照顾路易·拿破仑的医生卡诺则边走边打岔说：“王子卧病不起，我要到医务室取药。”以麻痹正聊得起劲的狱卒。在他们的精心配合下，王子骗过了楼上守卫的狱卒，顺利下楼。

可是，院子里也有狱卒，王子正在思索如何蒙混过去之时，一不小心口中叨的烟斗掉在了地上，一下子把狱卒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恰在这时，一名工人扛着木板过来，众狱卒亦怕被木板撞着，忙躲到一边，王子趁机捡起烟斗，壮着胆朝大门口扬长而去。路易·拿破仑连闯两关，心中窃喜，心想，最后要是再躲过门口的卫兵的盘查，便大功告成。当走到门口时，王子仍忐忑不安，但想不到门口的卫兵对这位“泥瓦匠”并不在意，倒是泰兰手中的小猎犬颇感兴趣，纷纷伸手抚摸这个宠物，问这问那。路易·拿破仑顺利通过了大门口，他已不再是阿姆堡的囚犯了！

路易·拿破仑一混出监狱，便登上由泰兰租来的停放在路边的马车，到圣康坦搭乘火车去比利时！然后按原计划，会合追随者克劳福德夫妇，坐火车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然后搭乘渡轮来到伦敦。一到伦敦立即拜会英国首相要求政治庇护，接着又致函法国驻英大使，说明越狱原委。自此，路易·拿破仑便恢复了行动自由。

和平政变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欧洲政局动荡，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急骤增加，再加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激烈迫使资本家不断变换手法以欺压剥削工人阶级，致使工人运动风潮迭起。与此同时，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开始研究、宣传、组织工人运动，并逐渐使科学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成熟。30年代在英国、法国、德国相继出现了工运的高潮，以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人暴动、英国的宪章运动为标志的工人运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前提，而世界无产阶级以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这在法国表现的更为突出。

1830年7月，工人、士兵、农民起义，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然而政权却落入了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客手中，自此开始了“七月王朝”的统治。“七月王朝”统治期间，尽管出现过政治清明、社会进步时期，但革命以后的遗留问题、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就这样“七月王朝”步履蹒跚地走过十几年，到了40年代末期，由于欧洲农业歉收，人民生活困苦，即使这样资产阶级仍然不断聚财、敛富，进一步对人民进行欺诈压迫，人民群众更是把不满情绪完全倾注在“七月王朝”政府身上。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进入到自觉斗争的新阶段，并由经济斗争深化到争取政治权力

的斗争。这样便使“七月王朝”如同处在“火山口”上一样，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可能。

这时期在首都巴黎兴起了以举办宴会为名，实则抨击朝政、要求改革的政治性的聚餐活动，史称“宴会运动”。“宴会运动”首创于1847年7月，领导人是巴黎著名的律师巴罗，之后风靡全国，规模也越来越大，提出了改革选举制度，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等政治口号。

国王路易·菲力浦面对这种情势已是坐卧不安，但一时又没有办法，因为政府内的反对派也是群起而攻之，都把矛头对准了国王。在这些派系林立的反对派中，著名的有以梯也尔等为首的王朝反对派、拉马丁的共和派、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派以及布朗基的共产主义派等等。就是在这些政客们的鼓动、宣传下，巴黎开始出现了反对七月王朝的政治骚乱，并迅速蔓延到全国……

看到这种情势，天才鼓动家、拿破仑死党分子佩尔西尼闻到街上的火药味，立即预感到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马上致函路易·拿破仑，要求他立即返回巴黎，领导起义：“我尊敬的王子，请把握好时机，你的姓氏就是最好的武器，首都人民等待着你的到来！”

路易·拿破仑见信心中大喜，“你我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您我的心与思想却是相通的。”随后便纠集党羽密谋起事。

1848年2月，巴黎工人酝酿起义。22日清晨，寒风凛冽，大雨滂沱，首都七千名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不顾政府的禁令，高唱着《马赛曲》浩浩荡荡向波旁宫挺进，高喊着“打倒基佐政府，改革万岁！”23日，政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部分士兵却反戈一击，同工人、学生一起向政府军队开

火。国王菲力浦一见这阵势立即“弃车保帅”，罢免了基佐的首相职务，授权莫莱组阁。莫莱一上台立即采取铁腕手段进行镇压，但巴黎军民同仇敌忾，迅速攻占了市政府。国王路易·菲力浦被迫逊位，立9岁的孙子巴黎伯爵为王，由其母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自己则逃出王宫。25日，成立的临时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宣布成立共和国。

路易·拿破仑闻听此信，顿时从坐椅上跳了起来，神情激动，思忖良久，决意返回巴黎。

4月27日，路易·拿破仑偕同泰兰等人返回巴黎，沿途起义群众早已把铁路破坏，28日到达巴黎北郊时，因有路障被迫下车行走。

“喂，年轻人，过来帮忙把铺路石块重新放好！”突然，站在路边的一位女子朝他们喊道。“好呀，我勇敢的女士，我就是为此才返回巴黎的。”王子意味深长地爽快答应了。

不久路易·拿破仑会晤了死党佩尔西尼。“呆在巴黎不走，任凭政府驱逐、搜捕。政府越是使用武力越对王子的事业有利，因为公众舆论总是站在弱者这一边！”佩尔西尼老谋深算，鼓动王子在巴黎露面。他还认为重建拿破仑帝国的时刻业已到来，王子只要站出来，就会得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的拥护，就会立即接管政权。但他的计划却被路易·拿破仑拒绝了。“我不可以这样做，更不适宜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夺取政权，那样我在宝座上也不会坐多久。”

但是法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使民众越来越怀念拿破仑皇帝，希望拿破仑之侄来执掌政权。政府虽然仍把路易·拿破仑拒之门外，可是已有人在旺多姆广场圆柱底座放置了形同“N”的花环，追思帝国的丰功伟绩，有些市民高喊出了：

“拿破仑，重返祖国！拿破仑，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和分子！”

迫于形势，司法部长于6月2日宣布取消对波拿巴家族的放逐法令，路易·拿破仑开始成为一个合法的法兰西公民。

6月4日开始补选，路易·拿破仑成了候选人。许多人纷纷争投王子的票，传说一位家庭主妇在投王子的票时说：“只要投了有拿破仑姓氏人的票，卧病的丈夫便可以康复。”

不久选举结果揭晓，路易·拿破仑以84000票当选为巴黎议员。消息传开，全城鼎沸，“拿破仑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各种拿破仑派系的报纸纷纷传颂，绘声绘色地描述路易·拿破仑的伟业，争相转载有关他的传闻轶事。

鉴于形势，临时政府于6月7日颁布反集会法，禁止波拿巴分子上街游行示威。然而，公众舆论总是同情弱者，路易·拿破仑越是遭到迫害，人们越是拥护、同情他。但是许多明眼人已看出了事态发展的趋势：“波拿巴分子和末代王朝的亲王们正在酝酿骚乱，政府正在向动乱的火山口走去。”

6月12日，波旁宫前，高喊着“拿破仑万岁！”的群众，云集于门前，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许多士兵又陆续反戈，站到波拿巴分子的行列。但仍有许多波拿巴分子被捕，佩尔西尼等密谋分子也锒铛入狱。

6月14日，议会就路易·拿破仑当选的合法性进行辩论。但最后仍以王子当选合法结束。随后投机商人纷纷抛售路易·拿破仑头像。

但路易·拿破仑欲擒故纵，立即向议会呈交了辞呈书说：“获悉当选为巴黎议员，我非常荣幸，但又不堪从命，我的当选已引起了巴黎的骚乱，我决不能以个人的得失置国家于

不顾。”

或许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由某个人设计的。6月22日，巴黎工人、学生、士兵为反抗政府的不公正待遇而走上巴黎街头发动起义。二月起义后上台的政府首脑卡芬雅克命令政府军队向起义者开火镇压。6月28日，沾满起义者鲜血的“血腥亲王”卡芬雅克就任国家首脑，改革内阁，任命反动分子为政府各部部长，实行铁腕政策，镇压反抗。谁知路易·拿破仑获悉此讯，喜出望外：“天助我矣！卡芬雅克，此乃我的垫脚石也。”

9月份政府进行选举，但路易·拿破仑指示各地的爪牙不要选举他。王子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路易·拿破仑一面表示不参加选举，私下里却拉拢一名新闻记者为其起草《告法国人民书》、《告法国军队书》。此事对外却一直密而不宣。

然而，等到9月17日，制宪会议进行改选这一天，路易·拿破仑的党羽在塞纳省、科西嘉省、约纳省、下舍朗特省、摩泽尔省纷纷散发印有《告法国人民书》、《告法国军队书》的传单。一炮打响，震动了大多数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投了拿破仑的票，致使他以压倒多数票当选。路易·拿破仑闻听此信，欣喜若狂。但他心里也清楚离当选为总统，成为法兰西的真正独裁者还有一大段距离。他心中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要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登上法兰西至尊的宝座。

按照新宪法，11月4日开始选举总统，共有卡芬雅克、迪福尔、赖德律·罗兰、拉帕斯、路易·拿破仑等五人参加角逐。因路易·拿破仑党的羽广泛宣传，再加上拿破仑皇帝的威望，使路易·拿破仑轻易获胜。

1847年12月22日，议会宣布路易·拿破仑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卡芬雅克颇有风度地走上讲台移交权力。议长正色宣布：“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立即按例入主总统府！”随后，鼓声大作，路易·拿破仑春风满面地走出议会厅，来到院子里，登上恭候已久的马车，入主爱丽舍宫，登上了总统宝座。

当选为总统虽然离路易·波拿巴梦想的皇帝至尊还有一段距离，但从阿姆监狱的国家要犯到今天的法兰西总统已是天壤之别，这期间路易·拿破仑虽施展权谋、绞尽脑汁，但和平登上总统宝座的成功更加膨胀了他的野心和欲望，他要成为第二个威名远扬让整个世界震惊的有“拿破仑”姓氏的法兰西皇帝。

加冕称帝

且说路易·拿破仑通过和平的手段，玩弄阴谋，一步步当选为总统，入主爱丽舍宫之后，虽有不能像伯父那样加冕称帝的遗憾，但一想到这毕竟与当皇帝仅有一步之遥，不禁心花怒放。

路易·拿破仑本是寻花问柳之辈，一旦成为法兰西的总统，花心又动。其不得意之时都曾艳遇如云，更何况现在志高气盛之下呢？再说有些女子原本就是趋炎附势之辈。

一日总统正在爱丽舍宫闲得无聊，忽有侍卫传报，宫门外有一俄国夫人求见。总统想：俄罗斯夫人？但一想到是一位异国女性便随口答道：“让她进来！”

不一会儿，一位风姿绰约，体态丰腴的女子便展现在总

统的面前：“这不是马蒂奥德吗！”

这位女子是总统流亡时的情人马蒂奥德，当他兵变失败之时，马蒂奥德声明与他斩断情丝，不久便远嫁俄国。后来见表兄路易·拿破仑一步步登上了法兰西总统的宝座，便欲重温旧梦。于是和俄国丈夫离婚，在 1848 年法国大革命后来到了巴黎求见总统，虽然总统对往日表妹的绝情既往不咎，但对结婚之事闭口不提。并且同时把流亡英国时结识的情人霍华黛叫到身边，日夜厮混，即便是外出巡视也形影相随，为此在巴黎上流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总统虽然对此置若罔闻，却也意识到作为一国总统应该明媒正娶一位压国妇人了。但究竟选谁作为第一妇人呢？

英国女子霍华黛自从来到法国以后，时常以第一情人自居，轻浮、骄矜自傲，不规服礼节，引起满朝文武的非议。为此，出于政治考虑，路易·拿破仑也只能把霍华黛作为常务情人而不会娶她。并且除她以外，总统还同时和拉歇尔、布罗翁、阿丽丝、欧仁尼等艳丽倩女往来，常有巫山云雨之事。

同时跟总统时常欢会的女子中，有一位西班牙女子，芳名唤作欧仁尼。欧仁尼 1826 年生于西班牙贵族之家，孩提时代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伤得很重。这时一位神秘莫测的老妪走来扶起她，看了看她的面相，神秘地说道：“孩子，你将来的地位显赫，100 岁寿终正寝，夜间进入天堂。”姑且不论这是迷信与否，但历史竟应验了这话。再说，欧仁尼之母得知老妪之话，便为找乘龙快婿大伤脑筋，最后听说巴黎豪门富商、达官显贵云集，便于 1849 年携女来到花都巴黎，在旺多姆广场附近租了间房子住下，经人介绍便结识了

路易·拿破仑。路易·拿破仑身体微胖，两腿粗短，脑袋硕大，对女人并无什么吸引力，但欧仁尼看中的不是他的相貌，而是他的地位，是在法国享有崇高威望的拿破仑皇帝的侄子。

欧仁尼的确不是等闲之辈，论相貌，一双大眼，明眸善睐，勾魂摄魄，皮肤洁白、细腻、光滑，一双樱唇开启之处，皓齿如玉，对照鲜明，叫人赏心悦目。这样风流窈窕的女子怎能不叫好色的总统心动呢？但颇有心计的欧仁尼并不轻易委身于总统，非要总统对她明媒正娶不可。当时有一大臣看的分明：“总统必娶先挑逗而又不轻易委身于他的姑娘为妻。”历史证明了这个预言，1853年1月29日，拿破仑三世最终与欧仁尼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且说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意大利人民揭竿而起，于1849年2月9日成立罗马共和国。路易·拿破仑在被打败的罗马教皇的请求下，派乌迪诺率领1.4万名法兰西远征军出兵意大利。这一行动，立即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议会反对派趁机群起而攻之。路易·拿破仑为镇压反对派，立即下令取消了60家报纸，禁止所有的政党集会，严惩聚众闹事者。与此同时，总统又马不停蹄地频频出入巴黎地区的医院、贫民窟，广施小恩小惠，以笼络民心。

形势一旦稳定下来，总统又想复辟帝制。其实善于察颜观色的鼓动家，路易·拿破仑的死党佩尔西尼，早就为总统营造舆论了，他四处活动广泛宣传：“只有恢复帝国，法兰西才能得救。要知道恺撒的荣誉令其后代统治达400年之久。我们法兰西也有恺撒，那就是拿破仑皇帝，我们现在的总统，皇帝之侄就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

但是国内一些反对派也看到了总统想登基称帝的企图，部分政客，诸如巴罗、梯也尔、奥普尔等也明白总统的意思，不过，路易·拿破仑的权势此时正如日中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巴罗因反对总统而被罢免职务，奥普尔、梯也尔则因阿谀奉承得法而飞黄腾达。

不久，总统面对各界要求实行普选的群众，玩弄欺骗的手段，当时的大作家雨果抨击说：“明明是虚伪透顶，令人发笑，却偏要给这有限残缺的选举冠以什么‘全民’选举。全民选举曾取消了起义的权利，而现在的法律则予以恢复。”但即使这有限的、欺骗性的选举，不久也被总统废止。为此，法国境内谣言四起，各种传说纷至沓来：“总统要当皇帝”，“宫廷要发生政变”，“政变要回到拿破仑的时代”……

按照宪法规定，路易·拿破仑的总统任期到 1852 年 5 月 8 日，届时不得连任。虽然这时的总统羽翼渐趋丰满，许多政敌或被排挤出去，或者被投入监狱看管，可是皇帝还没有当上，眼见总统任期即将届满，路易·拿破仑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召集党羽密谋此事。

政客梯也尔对总统建议说：“我决不会帮您推翻共和国，但我会尽力为您争得一个重要的职位。宪法可以修改，总统不得连任的 45 款可以改写，这就是我能帮您达到的目的。”

总统听了暗叫：“正合吾意！正合吾意！”随后便叫党羽们分头行动，到各地组织“要求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的游行活动，迫使议会修改宪法。同时，采纳了死党佩尔西尼的建议，晋升了几位将军，以取得军队的支持。

一切准备就绪，便向议会和其他反对派人士开刀，光部长和议员被秘密逮捕的便有 400 多人。随后总统便颁布命

令：“议会已被解散、权利暂归总统，巴黎处于戒严状态，要恢复普选。”

议会的领导者们一见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也纷纷组织群众上街示威反抗，并煽动工人、学生、士兵起义。不久巴黎士兵、工人、学生的起义蔓延，总统立即调动警察、军队进行镇压，战斗在巴黎大街小巷里打响。

路易·拿破仑于12月2日这天走向街头，向示威的群众演讲，“我亲爱的市民们，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会捍卫你们的利益。有我的姓氏可以作证，拿破仑是法兰西的英雄，皇帝的侄子也会为法兰西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努力的！”

但是敏感的巴黎市民也意识到，12月2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的日子，总统、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命令军队和警察向人民和议会开枪意味着什么？但无奈总统掌握了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反抗又有什么用呢？

专制终于胜利了。在随后举行的全民投票表决中，路易·拿破仑以7439216张选票赞成重新当选为总统，并修改了总统不得连任的宪法条款。1852年1月14日新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10年，对法国人民负责，有权任命部长、统辖军队、宣布战争、缔结和约、解散议会等等。

权力已经等同于皇帝了，但路易·拿破仑并不满足。3月29日他向议会提出要求赋予他一个新的“称号”，以固定权力，说这完全“名正言顺。”

这时当上内政部长的佩尔西尼早就摸透了总统要当皇帝的意思，便推波助澜，在各省大造声势，造成人民想让总统称帝的呼声。此后总统每到一处，便响起“总统万岁”、“帝国万岁”的口号声。总统听了暗自高兴。

1852年11月7日元老院以压倒多数票同意路易·拿破仑称为“拿破仑三世”，恢复皇帝称号。12月2日，就是拿破仑皇帝发动“雾月政变”的这一天，第二帝国正式宣告成立。是时，巴黎上空，“拿破仑三世万岁！”“第二帝国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久久回荡在巴黎城……

称雄欧陆

路易·拿破仑登基称帝，重建帝国以后，便以拿破仑皇帝的继承人自居，妄图重振拿破仑帝国的雄威，称霸欧洲，为此拿破仑三世的首要目标便是联英抗俄，以报1815年法国失败的一箭之仇。经过与群臣密议以后，把突破口选在了远离法国的耶路撒冷，借口便是确保天主教徒掌握“上帝陵墓的金钥匙。”

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中部，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基督教经11世纪、16世纪两次分裂后繁衍出了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此后各派为争夺圣地长期争斗，金钥匙几易其主。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查理十世，路易·菲利浦无暇顾及圣地的教派纷争。拿破仑三世上台以后，为报拿破仑一世滑铁卢兵败之仇，与俄罗斯争雄，借口保护天主教，积极干涉各派的纷争，以图把法兰西帝国的势力延伸到这里。但俄国，作为东欧的大国，地大势强，也绝不会坐视法国染指耶路撒冷，因此拼死维护东正教在圣地的利益。

路易·拿破仑一上台便指示外交大臣对俄国大使说：“法兰西不愿铤而走险，让我们双方和解吧！”但是沙皇尼古拉

却无意言和，并想趁机消灭土耳其帝国，夺取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海峡。他对大使说：“那儿居住着数百万东正教徒，朕要使用朕的权力来保护他们。”

拿破仑三世闻听俄国的态度，与大臣们密谋商议后，觉得单凭法国的力量难以制服强大的俄国，因此便决定联英拒俄，这样还可以避免法俄两败俱伤后，英国独收渔翁之利。

英国人最初并没有把基督徒之间的争吵放在心上，甚至笑称：“应用基督精神解决基督徒的纷争。”但是，看到法俄两大国在此事问题上相持不下，剑拔弩张，英国马上也明白了圣地金钥匙背后却是战略要地的争夺，故不能坐视两家纷争，以免捞不到好处，加上法国人的邀请，英国便欣然出兵。

然而，耶路撒冷是在土耳其的地盘上，土耳其君主素丹在这里发号施令行使主权，早在 1853 年 7 月 3 日，俄国便先下手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虎视耶路撒冷。土耳其自恃有英、法两国支持，便勒令沙皇俄国从多瑙河公国撤军，见俄国不予理睬，遂于 10 月 4 日向俄国宣战。然而两军一开战，土耳其舰队便于 11 月 30 日在锡诺普港遭到惨败，舰队司令也被俘虜。

1854 年 1 月 4 日，法英两国联合舰队开进黑海，并警告俄国：“若俄国人袭击挂有奥斯曼旗帜的军舰，法英联合舰队就要予以还击；所有驶入黑海的俄国军舰必须立即掉头返航。”但是俄国拒不理睬，仍然渡过多瑙河向土军进攻。3 月 27 日，法英两国正式向俄军宣战，这样宗教派系之争最终酿成了欧洲大国之间的皇家战争。史称这次战争为克里米亚战争。

虽然拿破仑三世对内外宣传，战争是为了保卫基督徒的利益，其实并不是这样。拿破仑三世对佩尔西尼讲得十分明白：“我们之所以同英国一起对俄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就我们法兰西来说，不仅仅只是为了阻止俄国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首都）控制地中海的统治，而是为了执行法兰西的传统政策，排除欧洲的巨大危险，绝对不是盲目支持愚昧无知、野蛮无比、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政府。”在一次御前大臣会议上，他更是叫嚣：“我们对俄国开战，是为了消除1815年维也纳条约的影响，为了离间奥地利和俄罗斯，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组成威胁我们的联盟，捆住我们在欧洲行动的手脚。”

战争一开始，英国、法国虽派出大批的精兵良将，但因对地形不熟，又加上法国开进土耳其不久便染上了霍乱，导致法军的战斗力不强，虽然取得过几次胜仗，但是英、法联军却陷入了俄国军队的持久战术之中。英法联军惨败的战报不断送到拿破仑三世的手中。这位昔日狂傲的皇帝陷入了沉思……

“我总觉得有朝一日我要指挥一支伟大的军队，我一定会崭露头角，因为我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还在阿姆监狱时，这位囚犯看到一部军事著作后感慨万千。

“难道就不需要经验了吗？”妹妹科尔尼看着野心勃勃的兄长，笑着反问。

“即使是无名之辈亦能成就大事，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将军。”路易·拿破仑固执己见。

青年时代的誓言在耳边回响，促使拿破仑三世下定更大

的决心。“我要到克里米亚去，以便把俄国皇帝吸引到那里，在谈判桌上打掉沙皇的威风，不要英国参加，更不要德国参加。”主意一定，拿破仑三世便宣布御驾亲征，消息一传出，举国哗然，反对者认为：如法国军队在那里取胜，皇帝在那里毫无必要；如果法国败了，皇帝在那里更是百弊而无一利。当然也有人支持，认为皇帝亲征可以弘帝国雄威，振将士威志。这些赞同的人中首推皇后欧仁尼，她时常吹枕边风给皇帝鼓劲。

拿破仑三世要御驾亲征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女王一听皇帝要出征，那么英法联军肯定就要置于他的统辖之下，但英王绝对不想让 1812 年滑铁卢败将之侄染指英军，考虑再三，女王决定邀法皇访英，亲自劝阻法国皇帝。

1855 年 4 月 16 日，英国海滨名城多佛尔大雾弥漫，犹如披上了黑纱一般，码头上烟雾缭绕，饰有丹桂和花朵的凯旋门看不见踪影。

英国负责迎接法皇的艾伯特亲王跷首以待，不断派多桨快艇前去探听消息……当众人正在等得不耐烦之际，忽见两艘船如幽灵般地渐渐驶进了港口。舰船渐渐靠近码头，皇帝身穿戎装，胸挂荣誉勋团绶带和勋章，皇后欧仁尼身着苏格兰格子呢长裙，外披短大衣，头戴草帽，打扮得雍荣华贵的皇帝夫妇一前一后，笑盈盈地走出贵宾舱，来到甲板上频频点头示意，……

双方寒暄一番便一起上岸，登上鸾驾向英国王宫驶去。在温莎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切会见了法皇夫妇，随后便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宴会上拿破仑三世多次直面女王，谈起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事吃紧，法皇要御驾亲征之事，但足

智多谋的维多利亚对此事却避而不谈，仅仅要求法皇吃菜，喝酒……屡屡陪同皇帝夫妇游玩于英国的皇家宫苑、歌剧院……而拿破仑三世则瞅准机会，以法、英两国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皇帝应亲临前线慰劳为由，劝说英女王准许由法皇代行指挥权，但被英王屡屡婉言拒绝……

法兰西皇帝的访英活动甫告结束，却没有达到皇帝的预期目的。但拿破仑三世一返回巴黎，不顾英王的劝阻，仍执意去前线督师。等法皇到前线以后，果然法军士气大振，一举挫败了俄军的进攻。英军受到法军胜利感染的感染，唯恐法军抢头功，于是奋起直追，开始反击。

许多中立国一见英法联军进展顺利、胜利在望，纷纷改变立场，奥地利想坐收渔翁之利，普鲁士则立即倒向英法，丹麦、瑞典也不再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样，俄国一时陷入孤立，加上军事上接连失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言和。1856年2月25日，列强麇集巴黎商讨战后事宜，经过激烈争吵，最终于3月30日签订了和约。和约用国际公约的形式，把俄国的势力赶出了土耳其，而使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得以加强。

真可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1815年3月30日，拿破仑一世向以俄国为首的联军缴械投降，可是事隔41年，俄罗斯却在同月同日同一地点向以法兰西马首是瞻的联军低头认输，拿破仑三世总算为伯父拿破仑一世报了一箭之仇。拿破仑三世对此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但他想得更多的还是法兰西第一帝国鼎盛时的雄威、法兰西人民对拿破仑皇帝的景仰与崇拜。

第一帝国的光辉业绩在鼓舞着拿破仑三世要为法兰西的

强大而谋划，要为实现法兰西称霸世界的狂想而努力……

远霸亚美

19 世纪中叶，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势力膨胀的年代，走在资本主义世界前头的英国捷足先登，于 1840 年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于 1856 年制造“亚罗号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 1856 年 10 月 23 日，悍然向广州开炮，闯入广州城，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在侵略军受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后，英国政府便请求法国协同出兵侵华。

拿破仑三世起初有点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一大臣进言说：“陛下，若不出兵，届时英国可就要独占鳌头了，我们法兰西在远东的利益……”

“所言极是，可是，”拿破仑三世仍然举棋不定，“可是，到底应该师出有名啊！”

“陛下，‘马神甫案件’可以利用。”大臣说。

拿破仑三世一听龙颜大悦，喜上眉梢。

所谓“马神甫案件”即在 1856 年春天，法籍神父马赖，未经当地政府允许进入广西西林地区，无视中国的法律，在此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本是符合国际法律规定的，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拿破仑三世决心借此入侵中国。

主意已定，皇帝立即派兵远征中国，但对外却佯称是遣使调停、解决中英争端，对内也大造欺骗舆论，法兰西帝国《政府公报》称道：“葛罗男爵，额尔金勋爵分别被皇帝陛下、女王政府任命为中国特使，两位全权代表保证在未来的谈判中相互支持，和谈若能成功，必将为基督教文明，各国

贸易开拓新的天地。”实在是冠冕堂皇一派胡言。

1856年12月2日，法英炮艇带着最后通牒驶向广州，岸上的中国士兵拒绝英法舰只靠岸，英法联军则炮舰相向，向广州城猛烈开火，炮弹在城东激起股股浓烟，染红了天边。中国军民义愤填膺，开炮还击……一阵炮轰过后，联军抢占了滩头阵地，然后向前推进，中国军民便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躲在荆棘丛中，坟墓后面，突然猛射起来，子弹如雨般地射在联军的头上……但毕竟是洋枪洋炮厉害，东边的城墙终被打开缺口，敌兵凭借云梯爬上城头。不久，敌军便攻占了两广总督府，两广总督叶名琛、广州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纳等大小官员均被俘虏。总督叶名琛虽然被俘却大义凛然，浩然正气令敌军惊愕，不久被押送印度加尔各答，于1859年客死印度。然而柏贵和穆克德纳等人则卑躬屈膝，叩头请降，留任原职。在以英人巴夏礼为首的三人委员会监视下，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充当了英法联军的走狗，成为为人不齿的民族败类。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又向北进发，进攻大沽口，以威胁北京，妄图压迫清政府投降。经过几天的殊死搏斗，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后，溯白河而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要攻占北京。

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奉咸丰皇帝之命急忙赶到天津同联军接洽合谈事宜，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政府被迫向英、法两国赔款、割地、开埠通商。

《天津条约》签订一年后，葛罗凯旋巴黎，受到拿破仑三世的嘉奖。然而有人却认为既然法军已攻占天津，北京近在眼前，为何不一鼓作气直捣北京紫禁城，让大清皇帝投降

呢？

在英法两国内好战势力的鼓动下，拿破仑三世也觉得不攻进紫禁城不足以显示英、法两国联军的实力，于是便照会英国政府再次出兵侵华。1859年11月2日法皇拿破仑三世下诏为法军颁奖助威，8000名法兰西军队在他鼓动下，个个自豪地把自己比作恺撒的士兵，挺胸凸肚、趾高气扬地登上战舰，扬帆出海，二次侵华。

1860年5月，法军占领烟台，英军占领大连，互相配合，共同卡死了清廷出入海上的通道，随后相继攻陷塘沽、大沽、天津，兵进北京城。咸丰皇帝一看这阵势吓得两腿发软，再次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南下议和，并调命皇室勇将僧格林沁严密防守京城。但是英法侵略军并不想议和，而是借议和之机，调整军队部署，于9月18日发动猛攻。咸丰皇帝吓得屁滚尿流，急忙把朝政委托给恭亲王奕訢，自己则携带后宫佳丽逃亡承德避暑山庄。一时朝中混乱，人心惶惶，无心守战。10月6日，法军绕经京都东北郊进入圆明园后，立即协议英法两国共同瓜分园中之珍物。法军司令蒙托邦于当日函告外交大臣：“我命令法国委员会注意，先拿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请阁下将法国闻所未闻之物奉献皇帝陛下，而藏于博物馆。”

随后英法联军便在圆明园中大肆掠夺，一时军号鼓乐齐鸣，先伐树木，随后将宫室殿宇翰林花园焚烧净尽。金银珠宝，名贵器物，怀揣囊抱，无法搬运的便全部砸坏。当时管园大臣文丰父子劝阻无效后投湖而死，以抗暴行。

英法联军的暴行不仅令中国人义愤填膺，就连法国大作家雨果对此也作了极力的批判：“世界文明的奇迹瞬间便荡

然无存了。有一天有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夺，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这两个强盗手挽着手返回了欧洲，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

然而拿破仑三世对英法联军的暴行却大加赞赏，不仅对远征军赐以重赏，而且大肆封官晋爵。

随着侵略争霸战争的屡屡得手，拿破仑三世的扩张野心也逐渐膨胀，在欧洲的霸权逐渐稳固后，又把侵略的触角伸向了美洲，首先以索债为名，出兵墨西哥，以期与美国争个高低。

1861年11月下旬，法国又照会英国联合出兵，于1862年1月7日到达墨西哥东海沿岸城市韦拉克鲁斯，与先期到达的西班牙军队会合，共同兵犯墨西哥。然而这次出兵，三国虽然联合，但三国中间也矛盾重重，共同出兵过程中貌合神离，再加上当地瘟疫流行，所以联军进展缓慢，屡遭挫折。

拿破仑三世得知进军情况后，明白要征服墨西哥也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便写信给法军统帅洛朗塞，指示他在不能军事征服的情况下要实行“以夷制夷”的办法，在墨西哥人中选择一个听话的人做政府首脑，在当地建立傀儡政府，以稳固法兰西政府在墨西哥的利益。

不过，拿破仑三世也同时不断增派援兵，调整军事部署，以便在同英国、西班牙争夺权益的争斗中增加砝码，也给墨西哥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墨西哥人民就范。

1863年初，法国远征军先遣部队进入墨西哥城。随后

法军将领便在墨西哥城内广罗民族败类，组成政务会，又建立了 215 人的议会。不久，政务会吁请奥地利大公爵马克西米连就任墨西哥皇帝。

拿破仑三世扶植马克西米连当墨西哥皇帝后，马克西米连表示绝对忠诚于拿破仑三世，效忠于拿破仑三世的事业，为法兰西帝国统治好墨西哥。

但是法国傀儡政府在墨西哥的横征暴敛，激起了墨西哥人民的强烈反抗，再者美国作为美洲大陆的强国一心想排挤欧洲列强独霸美洲，在法国国内，因连年远征，军费开支过大，财政连年入不敷出，人民群众纷纷要求皇帝从墨西哥撤军。

拿破仑三世迫于国内外压力，决定逐步从墨西哥撤军。墨西哥人民军队乘机发动对法军的反攻，收复失地，对首都形成包围之势。马克西米连被法军抛弃，成为瓮中之鳖，朝不保夕。最终被墨西哥起义军队抓获，送上断头台。

“先生们，这便是法兰西的杰作！”马克西米连被枪决后，刽子手用脚踢了踢尸体，蔑视地对围观的人说道。

消息传到欧洲，各国朝廷震惊万分。拿破仑三世暗自忖道：“我可怜的马克西米连，若不是我把你扶上宝座，悲剧也不会发生！”

墨西哥帝国昙花一现，寿终正寝。法兰西远征军费时 5 年，以伤亡 6000 人，花费 3.4 亿法郎的代价扶植的殖民帝国，随着马克西米连的死亡也付之东流，拿破仑三世染指美洲霸权，争夺海外霸权的野心受到极大的挫伤。

折戟色当

19 世纪的欧洲，大国林立，国家之间纵横捭阖，战乱纷争频繁，但这些战争基本上是以英、法、普鲁士、奥地利四国为核心，相互结盟对抗，而不是各自为战的。

19 世纪初期，意大利还处于分裂割据时期，长期分裂，战乱频频，使当地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因而渴望一个统一的国家兴起、强大。最终意大利半岛统一的任务落到了撒丁王国身上。而撒丁王国要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必须首先打败占领意大利最富庶地区的奥地利，可是奥地利国势强盛、兵马精良，小小的撒丁王国绝对不是奥地利的对手。撒丁王国环顾四邻，唯有法国与奥地利素有世仇，因而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便奏请国王同意，邀请法皇拿破仑三世出兵帮助意大利收复国土，完成统一大业。

1858 年 7 月 20 日晚上，加富尔来到温泉疗养胜地普隆比埃，秘密晋见拿破仑三世，在说明来意后，拿破仑三世大喜过望，满口允诺：“朕决定大力支持意大利反对奥地利的统治，”皇帝话锋一转，“但朕要求，法兰西应得到萨瓦。”

“萨瓦！”加富尔惊叫，“那可是意大利最富庶的地方，国王家族之摇篮所在地呀！”

“哼！朕还要尼斯伯爵领地。”皇帝贪得无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是意大利固有的领土，若是让予他人，是意大利民族最大的耻辱。”首相愤然抗议道。

“这都是次要问题，因为上述地区要是得不到法兰西的

保护，迟早是要被人占领的。”皇帝冷冷地说道。

加富尔为了意大利的统一，在拿破仑三世的逼迫下，被迫奏请撒丁国王允诺了路易·波拿巴的无理要求。拿破仑三世一看借出兵意大利延伸法兰西帝国的势力，把宿敌奥地利的势力排挤出意大利半岛的阴谋得逞，便欣然允诺出兵帮助意大利完成统一大业。

1859年4月，拿破仑三世下令征召10—14万人的军队，发行5亿法郎公债。首批士兵秘密集结到里昂、普鲁旺斯等地，单等意大利与奥地利开战后，两败俱伤之时出兵渔利。

4月29日，奥地利军队发起进攻，撒丁王国军队尚未准备就绪，便被击溃。5月3日，拿破仑三世宣布向奥地利开战，说是“奥地利逞强凌弱，把事情做绝了。或者是奥地利统治阿尔卑斯山，或者是意大利获得自由……法兰西帝国参战的目的在于把意大利还给意大利！”

皇帝的声明令意大利人民倍受鼓舞，各地区的人民纷纷起义反抗奥地利的统治，支持撒丁王国和法国的军队向奥地利军队进攻。眼见法国士兵在对奥战争中连连取胜，拿破仑三世也蠢蠢欲动，决定御驾亲征，以示皇威。

5月10日，拿破仑三世全身披挂，由元帅、将军等簇拥着准备启程，皇亲国戚、文武群臣赶到宫里为皇帝饯行。小皇子虽然年小，似乎知道父皇出征事关社稷，蹦蹦跳跳地跑来，伸出纤嫩的小手抱住皇帝的大腿不放。皇帝见是掌上明珠，忙弯下腰来抱起皇子使劲吻个不停，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

拿破仑三世率领16万法军进入意大利国土同奥地利军

队对垒，在法军、撒丁王国军队的联合进攻下，经过 2 个多月的激战，奥军节节败退，撒丁王国意欲借此良机一举光复国土，但是拿破仑三世怕把战争继续下去会引起英、俄等国的干涉，不利于法兰西在意大利领土上立足，因而力主议和。撒丁王国国王、首相加富尔都对法国只为自己私利而割宰意大利的作法深恶痛绝，但因法国大兵压境不得不听之任之。

7 月 8 日，在拿破仑三世的指示下，法国——撒丁联军与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随后皇帝率领三军将士浩浩荡荡荣归法兰西。

这次法国与奥地利开战，却为日后法德战争埋下了伏笔，然而不同的是，法皇在这次战争中是位凯旋的统帅，然而在未来的法德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兰西霸主却成了色当城下的俘虏，被德国人生擒活捉。

德国在欧洲大陆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但是在德意志领土上，19 世纪前半期一直存在着一些四分五裂的小邦国，其中最大的要数奥地利和普鲁士，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力量的变化，四分五裂的现状严重阻碍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统一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承担统一重任的便是普鲁士王国。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厉精图治，为统一大业，兢兢业业地谋划着：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必须打击强邻法兰西，否则，法国必然会出兵干涉普鲁士的统一大业。

正在这时，西班牙国王位空缺。普鲁士、奥地利两国极力想扶植亲德国的人担任西班牙国王，但拿破仑三世害怕德国亲王任西班牙国王后，法国两面受敌，处境维艰，因此极力予以反对，而德国方面，尤其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则故意

借此机会挑逗拿破仑三世，然后来个后发制人，重创拿破仑三世，为德意志统一铺平道路。1870年7月初，西班牙政府首脑普里奥姆将军转告法国大使：“西班牙将选择普鲁士王室霍享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作为国王。”西班牙贵族，无不叫嚷要和德国人决一死战，以洗刷耻辱。法国上下认为与德国人开战必胜无疑，理由是法国军队战无不胜，克里米亚、意大利、中国、墨西哥等战争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拿破仑三世得知这一消息，在法兰西民族情绪的鼓舞下，一时也摸不着高低，决心再次御驾亲征，教训一下德国人。

多数德国人对法国兴师动众，大叫大嚷，颇为不解，认为法国人是小题大作。然而俾斯麦却唯恐天下不乱，希望越闹大越好，届时好用武力统一德国。

“若发生战争，德国人如何动作？”有人问道。“把他们带到巴黎去统一起来！”雄才大略的俾斯麦听后，坦然一笑，胸有成竹。

再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自政变得手以来，法国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四处征伐，又屡屡得手，却不料背后四分五裂的普鲁士突然强大起来，因此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况且，法兰西历朝历代视莱茵河左岸地带为他的自然疆界，拿破仑一世曾用武力夺得，但随着帝国的崩溃而失去。拿破仑三世上台以后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时刻梦想予以收回。现在看到德国统一即将告成，拿破仑皇帝取得的土地又为德国人占领，以拿破仑皇帝的事业继承人自居的路易·拿破仑岂甘坐视？

1870年7月16日，法兰西正式向普鲁士下了战书，普

法战争由此开始。拿破仑三世御驾亲征，同行的还有小皇子阿尔及利亚王，国内则由皇后欧仁尼监国摄政。

战事一启，法兰西军队在民族情绪的鼓动下尚能阻挡普鲁士的进攻，高喊着：“到柏林去！到柏林去！”凝重深沉地高唱《向莱茵河进军》，也还颇有气势。但怎耐两军实力相差甚远：德军号称 120 万人，实际上为 60 万人，而法国方面，对外宣传为 70 万人，而真正却只有 35 万人。

不久，普法两军短兵相接，在里希斯霍芬战役、萨尔布吕肯战役中，法军损失惨重。接着，阿尔萨斯、洛林北部又相继被德国人占领。消息传到巴黎，举国震惊，皇后欧仁尼惊慌失措，朝中群臣纷纷要求拿破仑三世率兵回国。

在法军司令部里，人人自危，纷纷要求皇帝下令撤兵。拿破仑三世环视四周，默默无言，沉思良久方才下令撤军。

然而拿破仑三世没有想到的是，德军得知法军撤退的消息，早已在色当要塞布置重兵，单等法军前来自投罗网。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法军仍不能冲出德军的重重包围，拿破仑三世面对德军的包围，不禁仰天长叹：“天灭我耶！”

法军突围无望。恰在这时普军送来了最后通牒：“2 个小时后，德军将重新向色当城开火，假若法国不接受普鲁士皇帝提出的和谈条件。”

“逼人太甚，欺人太甚！”拿破仑三世喃喃自语道：“孤皇要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拿破仑三世走向门外，只见德国兵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德国的大炮一字溜排开，炮口全部对准色当城。面对此景，皇帝终于就范，颤抖着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痛哭起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过了一会

儿，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趾高气扬地走进客厅，同神情沮丧的拿破仑三世进行晤谈。普鲁士国王说为法皇准备了一套住宅：威廉斯堡宫，位于法兰克福与汉诺威之间，原是其叔父热罗姆的宅第，当时名叫“拿破仑宫。”皇帝一听心里更是痛苦万分，但怎奈今日已成了普鲁士王国的俘虏。拿破仑三世请求普皇允许自己挑选侍从，途经比利时去德国，以免经过本国时蒙受国人唾骂。普皇允诺。

帝国残阳

法皇拿破仑三世投降以后，便转道比利时，被软禁于“拿破仑宫”。

囚徒的生活索然无味。夜深人静，拿破仑三世挑灯致函皇后欧仁尼：“9月3日、14日、15日的来信全都收到，心里略有宽慰。然而，我更为牵挂的是，外敌即将入侵京都，无政府状态即将泛滥，除了你和我们的儿子，我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你们母子将作何打算呢？”

的确，皇帝被俘后，帝国的形势万分危机，9月3日晚，巴黎咆哮了。人民纷纷起义，准备一举推翻残败的帝国，争取人民的权力和自由。起义的浪潮愈演愈烈，禁卫军紧急集合，准备保卫皇宫，但皇后欧仁尼却传令：“不论发生什么事，均不得向人民开枪！”随后，巴黎的骚乱四处蔓延，警察局被人民群众焚毁……巴黎人民高喊着：“打倒西班牙女人”，“打倒法兰西第二帝国，恢复民主”的口号，如潮水般地冲击欧仁尼所住的杜伊勒里宫……

皇后欧仁尼见大势已去，只得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

收拾停当便带领仆从，乔装打扮一番逃奔英国。

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正兵临巴黎城下，准备血洗巴黎。9月4日巴黎工人、士兵、学生发动起义，坚决反对法国投降，决心保卫首都免遭敌人入侵。不久，起义者成立了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路易·拿破仑凭借一系列阴谋建立的帝国，随着他兵败色当而寿终正寝。

且说，拿破仑三世在“囚室”中翻阅报纸，得知欧仁尼失踪，共和国成立，悲喜交集。悲的是自己创建的第二帝国寿终正寝，喜的是皇后逃命在外，没有成为巴黎起义人民的刀下鬼。不久有人传报皇子阿尔及利亚王已进入比利时境内，因染病不能前来同皇帝团聚。路易·拿破仑认定逃亡的皇后必定会逃奔英国，因而传谕皇子病痊愈后改道前往伦敦。没过几日便传来了皇后欧仁尼与儿子团聚的消息：“我一旦获释，希望同你与儿子一起到临近海港、藤攀满园的农舍居住。”拿破仑三世心中甚喜，立即写信祝贺，但随后又被囚徒生活的阴影所笼罩……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巴黎起义的被镇压，投降派向普鲁士签订割地、赔款的投降和约，普法战争以法国战败，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而结束。色当俘虏拿破仑三世也获准前往英国，与逃亡在伦敦的欧仁尼和儿子阿尔及利亚王团聚。

在伦敦，一家三口抱头痛哭，诉不完的伤心事一齐袭来。路易·拿破仑百般惆怅，万分感慨：“但愿这次惨痛的教训不被忘却，但愿法国人民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教训。一场噩梦结束了，但愿永远不再重复……”

路易·拿破仑在英国深居简出，韬光养晦，但内心深处还想东山再起，“拿破仑一世成功地从厄尔巴岛返回巴黎，

我为何不能从英国回去？我明白帝国丢失了 50% 的军威，但剩下的对共和党、正统主义党和奥尔良保王党毫无用处，却可怜我无法返回巴黎！”

欧洲列强亦希望路易·拿破仑复出重新领导法兰西。因为，巴黎工人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已播下的革命火种时刻都有重新燃烧的可能。再者，拿破仑三世经过失败的流放生涯会变得明智起来，会专心于重建法兰西，而无暇骚扰邻国。

路易·拿破仑得到列强的支持，便召罗旧部余党，精心研究谋划租船渡海计划。准备重返巴黎，恢复帝国后，便把皇位传给皇子阿尔及利亚王，以期“拿破仑四世”会给帝国带来生机。

然而，岁月不饶人，当雄心勃勃的路易·拿破仑正在部署密返巴黎的计划时，突然感觉下腹部疼痛难忍，经医生检查，确认为患有膀胱结石，说是结石有桃子那么大，建议立即动手术。1873 年 1 月 2 日，首次手术成功；6 日施行第二次手术时却遇到了麻烦，一块碎石堵住了尿道口，经过努力调治后终于排出，但路易·拿破仑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昔日死党、亲信，闻讯纷纷前来探望。

经医生确诊，前皇帝已经病危，不得不靠兴奋剂来维持最后的生命。

“你曾在色当？”注入兴奋剂后，前皇帝呼吸短促，慢慢苏醒过来，对身边的一位亲信问道：

“正是，我与陛下曾一起在色当战斗过！”

“对，你作战很勇敢。我在色当也不是懦夫吧？”病危的前皇帝带着渴求的神色询问道。

“决不是胆小鬼！我们都是好样的！”亲信安慰前皇帝，“皇帝神勇可与拿破仑皇帝媲美。”

路易·拿破仑听了这句话满意地合上了双眼。是时为1873年1月19日。

噩耗传出，侨居英国的法兰西人前来城堡，高唱国歌《马赛曲》，以示对前皇帝的哀悼。

遗体被放入裹有白丝绸，撒有三色花束及紫罗兰的棺材里。前皇帝身穿少将服，旁置宝剑，军帽盖在腿上，荣誉军团绶带斜挂在胸前，上面还有荣誉勋团勋章、意大利战役勋章、瑞士利剑勋章。死者的胡子经精心修剪，脸上抹了胭脂花粉。头枕在枕头上，两手下垂，犹如花岗石那样坚硬，手指上戴了枚拿破仑一世的结婚戒指……

一切收拾安排停当后，棺材合上了盖子。盖子上铭刻着：“拿破仑三世，法国人皇帝，1808年4月20日生于巴黎，1873年1月9日在英国奇泽尔赫斯特去世，安息吧。”

一代法兰西枭雄第二帝国的皇帝就这样长眠于地下了。这位立志秉承伯父拿破仑一世事业的阴谋家，精心谋划，屡次冒险，试图循着拿破仑皇帝的足迹重新统治欧洲，争夺世界霸权的拿破仑一世的皇侄就这样客死于异国他乡。或许，历史偏爱于他，或许在那个时代，在拿破仑皇帝阴魂不死、余威未散的时候，“波拿巴家族，拿破仑的姓氏就是很好的武器，而路易·拿破仑就是很巧妙的利用了这个武器，从失败的兵变，到和平的政变，再到登基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显得那么顺利，那么从容，这是人的智慧和谋略的胜利！路易·拿破仑这个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缔造者，实为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位在欧洲政坛上纵横驰骋、不可一世的欧洲霸主，称雄亚美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又怎能想到会在色当折戟沉沙，成为阶下囚徒呢？又怎能想到这一败就永远不能东山再起了呢？其功也，其过也，留待世人评说吧！

拉斯普庭

——沙俄末日的灾星

陈新明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俄罗斯史书上被称作“妖僧”的拉斯普庭，便是一个出现在俄国罗曼诺夫皇朝“将亡”时期的“妖孽”。

格里哥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本姓诺维赫，拉斯普庭是“淫逸浪荡”的意思，原是他的绰号，后即以此为姓。他生于1864年或1865年，是西伯利亚的农民，当过盗马贼。后来以宗教为名，俨然以“长老”、“先知”、“神人”自居，出入大户人家，无非是为骗取钱财。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后，被荐入宫，深得俄国皇后的宠信，从此活动于俄国宫廷，竟至于干预朝政，权势日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斯普庭插手一切军国重事，从任免大臣直到通过皇后用电话指挥前线军事行动，其中以密谋与德国单独媾和最遭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后台英法两国政府的忌恨。1916年底，政治局势日益白热化。拉斯普庭成为沙皇政府与在野的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矛盾的焦点。借为解决“上层危机”的一种

办法，几个旨在清君侧的上层人士合谋暗杀了拉斯普庭。

像拉斯普庭这类“宠臣”出现在二十世纪初，出现在革命前夕是合乎规律的，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枯树必生虫，恶狼从远处便闻到尸臭。俄国沙皇专政制度已经腐烂透顶，不可救药，所以生出拉斯普庭这类“妖孽”、“宠臣”。让我们看看，拉斯普庭是如何发迹、受宠，又如何遭到杀身之祸的。

家运多舛 铤险盗马

拉斯普庭的父亲名叫叶菲姆·维尔金，是萨拉托夫的农民，用公家马车运送地方当局的邮件。他由于经常在驿道旁的酒馆酗酒而生活贫困。一家人时常忍饥挨饿。

有一次，叶菲姆赶马车运送邮件，他在斯涅任诺驿站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完全不知道有人从车辕中偷走了辕马，扒手们把全部邮件都拿去烧了火。这是天大的渎职罪，要交付法庭审判的。叶菲姆被关进监狱。他在狱中痛心疾首，可是不管他如何痛哭流涕，表示要幡然悔悟，但依然没有放他回家。

在此期间，他家已一贫如洗。妻子应雇去给小市民粉刷墙壁，大儿子拉弗鲁沙给过路的先生刷洗马车，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患癫痫病的玛丽尤什卡和躺在火炕上的格里申卡（即后来的拉斯普庭）。一年之后，叶菲姆获释回家，他吻着圣像说，“我对你发誓，从今后滴酒不沾”。

他没有食言，戒了酒。虽然叶菲姆为人老实，但由于那次过错，再没有人要他用驿马迎送客人、运送邮件。他想在商手下找活干，但商人们不愿雇他，说他坐过监狱。叶菲

姆深感绝望，心想只有一条路，去讨饭。

但是时间不长，萨拉托夫省号召当地农民到广阔的西伯利亚去寻找新的生活。西伯利亚肥沃的土地自古以来尚未开发，白白地荒芜着。叶菲姆卖掉房子，带着一家人，与亲戚亲吻告别，坐上行李不多的马车，向东方奔去。他们被安置在距秋明 80 俄里的生荒地上，因此西伯利亚人按自己的习惯把叶菲姆·维尔金叫作“诺威赫”（意为“新人”）。按当地的习惯把叶菲姆的子女也都叫做“诺威赫”。一个新的姓就这样诞生了。对此叶菲姆未表示异议，因为他就是来寻找新生活的。在原始森林里，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村，按照教会的方式取名为波克罗夫斯科耶村，该村农民对见过世面、又会写字的叶菲姆甚为推崇。

叶菲姆因为识文断字，头脑好使，一开始就被推选为东正教徒小组长。当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与毗邻村落改组为乡时，叶菲姆又被推选为乡长。萨拉托夫的暴风雪对他来说已成为年代久远的梦境了，叶菲姆心情不错。逢年过节，或者在假日，他对白酒看也不看，同时很自尊地对乡亲们说：“我很乐于听你们的吩咐，但不能喝酒。因为上帝分给我的那份酒，我已经喝完了，现在即便是白喝，也不能随大流，请诸位原谅！”

叶菲姆一家富裕起来了，每个人都添置了羊皮大衣和毡靴，家里所有的人都干活，只有格里什卡一个人冬天躺在热炕上，春天把皮褥子铺在篱笆下面，躺在那里晒太阳。叶菲姆为了教训儿子，抽断了几根马缰绳，但最终也未能使他养成劳动的习惯，后来也就让步了，心想，让他躺着去吧，我们现在不是穷人了，养个懒虫也还能过得去。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叶菲姆的妻子别

拉盖娅忽然病得要死，大儿子外出去请巫婆。等儿子回来时，母亲已经躺在灵床上了。儿子也躺倒了，他骑马时出了汗，风一吹，着了凉，得了奔马痨，40天后死去。两座新坟还没长满青草，家中又遭受新的灾难。有一次，他唯一的女儿玛丽娅去河边给爸爸洗衣服。这姑娘癫痫病发作，扑通一声掉进河里。接二连三的不幸打击，叶菲姆精神垮了。在复活节前，他在教堂里开了斋，并向同村人宣布说，“看来我得罪了上帝。从现在起，我要同流合污了。”

叶菲姆开始酗酒了，从出卖马车开始，家业日益破败。到最后，连神像也换了酒喝。叶菲姆的教徒组长职务被革除。省长也不让他当乡长了。土地荒芜了，因为父亲酗酒，儿子懒惰。他们干脆不种地了，叶菲姆把地也换了酒喝，不但自己酗酒，而且还灌自己的儿子。

格里什卡生来沉默寡言，当他试着喝酒时，最多不过15岁。他长得骨瘦如柴，嘴边流着口水，不言不语，很早就长出胡子。有一天，叶菲姆酒后头疼，从邻居的篱笆上偷了一块破布做的擦鞋毡，带到小酒馆去。对于这种经常性的偷盗作风，农民决定以自己的农民审判会处理。他们闯进叶菲姆家，使劲揍他，被打得半死的叶菲姆昏厥过去。格里什卡把半死不活的父亲送往秋明，不久叶菲姆便离开人世。

格里什卡留在了医院里，住在楼梯下，吃的是残汤剩饭。当时秋明的医生中有不少被放逐的大学生，他们抱有善良的志愿。帮助格里什卡识字，时间不长他居然能念出店铺的招牌了。每天医院安静下来，他喜欢坐在角落里听人们理智的谈话。他虽然不理解复杂的事物，但还是记住了一些东西。可是他好吃懒做，恶习难改。虽然说给病人端尿端屎不

是一件好差事，可是在医院里毕竟可以穿得暖、吃得饱，并且也没有人欺侮他。如果过个三年五载，他本来可以当上护士。可是格里什卡鬼迷心窍，他偷了病人枕头下的钱包，医生们把他从医院赶了出来。

格里什卡无家无业，到处流浪，信手偷盗，后来流窜到省城托波尔斯克，在一个低级旅馆里当堂倌。小旅馆名声不太好，可是这儿很热闹，最重要的是这儿有酒喝。客人们剩在杯里的酒很多，有些客人甚至赏给这个小堂倌酒喝。格里什卡在这里混得酒足饭饱。

有一次，旅店来了两个人，穿戴入时，举止机警，只喝茶吃糖果，眼睛却盯着格里什卡。其中一个人把格里什卡叫到跟前说，“喂，大鼻子，你过来，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知道：马是买来的便宜，还是偷来的便宜？”

格里卡回答，当然是偷来的便宜。那两人问道：“愿不愿意跟我们走”。就这样，格里什卡被拉进了一种强悍的、危险的生涯。在这种生活里，他一贫如洗，今天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着。在广阔的西伯利亚，人们的性格大胆而冷酷，但多半很诚实。他们痛恨偷盗行径，因此对待偷盗犯，往往自行审判后处以私刑。当盗马贼的都是些对他人疾苦不知同情，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他们都有随时准备被农民打死的冒险劲头。盗马贼无形之中变成离经叛道的人，每偷一匹马，他就远离农民一步，盗马贼不仅反对任何法律，并且与人民为敌。

装神弄鬼 淫逸放荡

几年过去了，格里什卡回到了故乡波克罗夫斯科耶村，

大大方方地住进了空房子。谁也没想到原乡长的儿子竟重返故土。在他高高的额头上有一块疤痕，这是在酒馆斗殴中挨打留下的痕迹。村民们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上帝的儿子，生活的过客，我就是这样的人！”格里什卡这样回答。

他不是孑然一身回来的，还带着妻子普拉斯科薇拉。格里什卡不想以劳动为生。为了不挨饿，有时他去当马车夫。每次赶脚回来，他总是喝得酩酊大醉。由于经常斗殴，他遍体鳞伤。而一回到家里，就痛打妻子。

农民的生活不轻松，夏天在地里当牛作马，还要准备好柴禾；冬天也不能闲着，要做毡靴，做挽具，还要揉羊皮。可是格里什卡却躺在大炕上养膘。村民们说：“这怎么行啊！你看看，你破衣烂衫，老婆也没饱饭吃。钱要靠干活挣来。”而格里什卡却说：“如果上帝要我生在世上，那么他就应当让我吃饱。干活吗？不干！我又不是一匹马。干吗要干活呢？不管干活的还是不干活的，反正都要死。”村民们给他取个恶名：“坏蛋”。众所周知，俄国农村很纯朴，听不到脏字。可是格里什卡经常骂人，还打架斗殴。他从不怜惜马匹，总是往死里赶。别看他外表阴郁，不与人交，可是却喜欢凑热闹。他嗅觉极灵，有酒必去喝，不请自到。同乡们一半是出于怜悯，一半是出于害怕报复，总给他酒喝。

这个格里什卡身上可能有某种与众不同的地方，当时的村长别洛夫向县警察局长报告说，“我并不怕他这个长毛鬼，可是我从来不瞧他的眼睛！他一瞧我，就像有人把一条蛇放进我的脖颈里似的……”大自然赋予格里什卡一副坚如钢铁的身躯。后来新闻记者对他的耐劳能力做了一个总结。在

50岁时，他从中午狂欢到次日凌晨4点。纵情酒色之后，他马上去教堂晨祷，做祷告一直站到8点钟；回家后喝点茶，格里什卡像没事人儿一样，接待来访者，一直到2点；他打电话约定各种幕后活动，然后选上几个女人一起去浴室，从浴室出来，直奔郊区餐厅，又继续前一天晚上的勾当——这种休息制度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经受不住的……

由于干坏事，村民们在村子里把格里什卡叫拉斯普庭，这个名字就像粘在他身上一样，怎么也甩不掉。县警察局长在巡视自己管辖的地段时，不想把格里什卡算在“诺威赫”姓下。格里什卡说那就用旧姓：维尔金。局长哈哈大笑说，“你算什么维尔金，这个姓有叉子的意思，老爷们都用它来吃饭；而拉斯普庭含有淫逸放荡的意思。我比你有学问，我了解姓氏来源的微妙之处……”于是拉斯普庭就成为格里什卡的正式姓氏了。

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村社向当局提出请求，把拉斯普庭驱逐到东西伯利亚去。但拉斯普庭没等人们把他赶走，就脱了鞋，光着脚开始去出门远游。在村口，他对干活的村妇说，“我要出远门，去朝拜上图尔斯克修道院”。

一连好几个月，拉斯普庭音讯全无。后来他回来了，半裸着身体走来，没戴帽子，长发把脸都遮住了。他目中无人，只是不断地挥舞着双手并念念有词。在教堂里，他凶恶的目光环视四周，忽然莫名其妙地用嘶哑的嗓音唱起圣歌。看来，他的神情举止发生了变化，可能是在上图尔斯克修道院遇到了一些什么人，而这些人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举止怪异，动作局促不安。他的言语有时毫无联系。精神兴奋一阵之后，进入严重的抑郁状态。拉斯普庭从上图

尔斯克回来以后，在村民眼里是明显地失常了，但他自己却对同乡们说，他得到神的启示，他已成为“神人”并具有非凡的本领。

在这段生活期间，拉斯普庭侈谈对上帝之爱以及在世上建立什么“农民王国”，还真有人相信他的圣性，认为他的确是个具有本领的圣徒。一些妇女从遥远的村落来到这里。她们不去教堂向神父祈祷，而是向这位新的圣徒忏悔罪过。甚至有一些身穿半修女服装的女巡礼人经常来到拉斯普庭的木房，他们日落以后前来，踏着晨曦的露水离去……

拉斯普庭像小鬼怕神看一样害怕干活。这个懒汉厚颜无耻的搜索那些女崇拜者的背包，而且不嫌弃任何东西：腌黄瓜、凝乳点心、葱头等他都要。他就是以此为生。

拉斯普庭的盗马贼生涯对他也是有帮助的。盗马贼和兽医总是交往甚密，比如有时要阉个马驹，有时为了多卖些钱，把瘦马喂肥。拉斯普庭以盗马为生时，见过不少兽医。他从兽医那里了解到不少治马的秘方，而且派上了用场。

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农民虽然看不惯拉斯普庭，可有时候还得求他帮忙。有一次，一个小男孩用镰刀把脚割破，孩子的血在草地上流了一片，拉斯普庭念念有词，给他敷上一些草，血竟然凝结了。在骡马交易大会上，拉斯普庭也创造了奇迹。在买卖开始时，他拉来一匹老马，关在一间草棚里，用脱脂牛奶掺麸子喂了它一个星期，拉斯普庭用吉卜赛人的办法，用烧红的烙铁在马牙上烙出小坑，就像小马一样。当他把马拉到交易大会上，人们大吃一惊，看到的是一匹欢蹦乱跳、毛皮光亮的骏马。村长别洛夫说，拉斯普庭是个骗子手！有必要向县警察局长报告，风声传到拉斯普庭耳

朵里，他无所畏惧地斥责村长说，“你脖子上挂了奖章，可是，不要干涉我的事。我是上帝的人，我随时可能去远游。”

拉斯普庭虽然没有身份证，没有钱，甚至连双草鞋也没有，但他却敢于去远游。在过了许多日子，他回来之后，在与农民聊天时突然泄露天机地说，“我看见皇后了，裸体的，就像夏娃一样。”村民们说他胡扯，拉斯普庭说，当皇后在萨罗沃沐浴时，他从丛林后面看见她了。村民们好奇地问，“皇后怎么样？我们的皇后是个什么样子？”拉斯普庭不以为然地说，“在黑夜里，她们这些女人都是一个样子，我只看到她很瘦，一点儿也不丰满……”

同乡们也看到，拉斯普庭朝拜过圣地之后，显得阔气起来了。他购置了马拉的两轮车，头上戴起地方神父常戴的黑色高帽子。村民们窃窃私语，“他是不是贪财害命了，外出云游是捞不到好处的……”

有一次，孀居的百万女富豪巴施玛科娃驾着一辆带铃铛的三套马车，忽然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她送给拉斯普庭的妻儿们许多东西，有衣服和糖果。拉斯普庭在村外盖了一个新浴室，设有蒸气浴的石炉，每天晚上把这位百万富豪带了去，两人一起洗个痛快，他对这位阔妇人说，“你不必怕犯罪，因为所有的罪过我都包在自己身上。这样，在上帝面前你就不会有罪了。我会与上帝说清！”拉斯普庭内心根本不信上帝、也不是什么虔诚的教徒，他只相信一个真理，“我何必等着进天堂呢？我要那些云啊雾啊有什么用？我想在地面上生活得像沙皇一样。我要看女人跳舞！我要饮不尽的美酒！我要滚烫的茶饮！我要走起路来咔咔作响的皮靴！我要绣花的上衣！把你们都气死！”

不久，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来了一位新牧师，名叫尼古拉·伊利因，他为人耿直，积极反对加邦牧师及其对工人的影响，因而被东正教最高会议流放到西伯利亚来。尼古拉神父衷心希望拉斯普庭脱离鞭身教派，每天晚上都请他来吃茶。他同拉斯普庭进行关于拯救灵魂的谈话，规劝他迷途知返。这次结识对拉斯普庭是有益的，他从神父那里学会了许多教会辞令，侈谈神力以及各种奇迹。从前他鄙视教堂，现在却变成了最殷勤的教徒，他长期吃素，当然是作作样子。拉斯普庭转向官方教会，这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恐惧，因为他深怕参加鞭身教派将遭到官方教会迫害而被放逐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

1905 年革命的消息没能立即传到西伯利亚的穷乡僻壤，后来谣言四起，说什么在俄国将召开人民杜马，以便考虑人民的需求。拉斯普庭说，“真是发疯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杜马有什么用？似乎要同我们玩猫逮耗子的游戏了……”

但正是提名“民众代表”的竞选运动把拉斯普庭这类人物推到俄国生活的水面上。

时来运转 引荐入宫

像拉斯普庭这样的“下三滥”浮上社会生活的水面，通过教会、黑色百人团、秘密警察的安排和穿针引线，举荐给皇室，并被皇帝所接纳。这的确是一股力量不小的势力运动的结果，这股势力的典型特征就是贪婪、自私、愚昧、无知、迷信、固执。而当时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就是这股势力的典型的和最高代表。只有了解了俄国皇室的状

况，才能解释拉斯普庭为什么能被皇室所接纳。在这里从一个侧面就能看清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是多么地愚昧无知和迷信固执。

创造上帝的工厂向来是设在尘世。什么地方期待奇迹出现，什么地方理智逻辑就失去作用，一切健康的东西都变成有害的。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认为，僧侣、游僧这些人是俄国人民的精华。这个神经质的女人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就是想要生一个王位继承人。于是身边所谓的“先知”、“预言家”、“救世主”像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实际上都是些骗子，他们投其所好，预言皇后要生王位继承人了。这些骗子冒险家们有俄国本土生长的，还有一些是来自国外的。

还在 1897 年沙皇夫妇访问法国，皇后在法国访问期间丢尽了脸，整天神经质，怀疑有人会暗杀她，弄得法国警方极不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修养、神经衰弱的女人。在法国康边的一次偶然停车中，一位名叫瓦肖尔·菲利浦的里昂人以医生身份来到皇后身边，他说会治妇女病，可以控制胎儿的发育，预言说皇后已怀上皇太子。已经生了三胎公主的皇后心花怒放，把这位“医生”带到彼得堡。九个月过去了，皇后生下了第四个女儿。菲利浦又预言皇后第五胎一定是个皇太子，而且已经怀上了。时间流逝，到了第九个月，沙皇正式向宫廷宣布，他快有继承人了。产期已过，宫廷助产士奥特教授请求沙皇允许他对皇后进行临产检查。检查结束时，发生一场混乱。奥特教授恶声恶气地对皇后说，“您根本没怀孕，这都是宫廷里的坏蛋在骗您……”沙皇不得不发表正式公报：皇后怀孕的消息原来是假的。

此时，身居巴黎的沙俄国外特务局首脑拉契科夫斯基搞

到了有关菲利浦的重要材料。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来彼得堡向内务大臣西皮亚金汇报。原来菲利浦是臭名远扬的恶棍，因为诈骗和伪造，多次被里昂法庭判刑。他冒充医生，实际上据法国方面的证明，他是肉铺的学徒。内务大臣可能是太了解皇室了，他说“我给你出个好主意，把这些材料都扔进壁炉烧掉”。拉契科夫斯基没听内务大臣的话，把材料转交给皇太后。不久，拉契科夫斯基被免职，连养老金也不发。沙皇蔑视自己的这个特务，还提升了菲利浦。吩咐军医科学院，让它的学术委员会授予菲利浦以医学博士学位。虽然学术委员会不同意，但最后还是绕过它，以陆军部的名义授予了菲利浦博士学位。沙皇还授予这个无赖以高级文官的官衔。此后，他向沙皇要了一笔车马费，收拾起在俄国攫取的财物，溜之大吉了。

类似这样的丑闻在皇室接连不断。这使得俄国宗教界深感不安和恐惧。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一级修道院方丈，神学硕士、神学院督学费奥凡得知来自国外的洋预言家经常出没宫廷，深感不安，他说，“这种事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怎么竟落到这步田地？自古以来，都是俄国本土为沙皇提供圣者。可是，现在在搞些什么名堂呢？难道受过拜占庭恩泽的俄国土地真是这样贫瘠吗？在俄国，预言者多如牛毛，比比皆是……”费奥凡这帮僧侣共同决定向冬宫皇室派遣自己的代表。

第一个潜入宫中接近皇后的是总主教安东尼，此人通晓多种外语，过去是近卫军中一位漂亮军官，善于交际，聪明俏皮，满口华丽辞藻。但是教会司令部打错了算盘，皇后根

本不需要华丽辞藻。宗教界立即纠正自己的战术，跑遍大帝国的国内市场，寻找需要的货色。不久，彼得堡就传说蜂起，在俄罗斯的内地发现了一个能预卜未来的神童。宫廷侍从武官科连卡·奥鲍连斯基公爵向皇后禀报说，“我作为科泽尔斯克的地主，可以向您保证：天神在一个童子身上附体了。您想想看，我们庄园的女邻居阿巴梅利克·拉扎列娃公爵夫人怎么也不能怀孕。神童告诉她说，她将生儿子，结果真的生了一个儿子！”皇后兴奋起来，表示要见见这个神童。

神童被带进宫，实际上是一个身患癫痫病的男孩，名叫米吉卡。此时皇后已是身孕四个月，最担心的是生女还是生男。故经常观看神童显灵，但那神童实际上是癫痫病发作。有一次，在观看这种神童显灵时，皇后也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两个人在地板上打滚：一个是癫痫病患者，一个是翻白眼的皇后。由于受到精神刺激，皇后早产了。

宗教界势力仍不断地把自己的代理人派往宫中，其中有流浪僧瓦夏、跣足修女玛特廖努什卡，以及专治妇女病用谩骂进行预言的达莉娅·奥西波娃。因为存在着这方面的市场需求，拉斯普庭出现在宫廷并被皇室接纳，那就是迟早的事了。

早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一级修道院方丈费奥凡收到卡赞一位百万富翁太太的来信，信中说“在西伯利亚出了一位名叫格里哥里（指拉斯普庭）的真正苦行僧。他成功地从她身上驱走了妖魔……”这是1902年的事，拉斯普庭外出云游，第一次到首都，就是这一次他躲在丛林后看到在萨罗沃沐浴时半裸的皇后。费奥凡想把他引荐给东正教最高会议总主教安东尼，然而这位总主教先生对拉斯普庭早有所闻，挥挥手说：“什么拉斯普庭，我知道他。谁不知道这个魔鬼！”

快把他赶走！不要相信他，他在卡赞玩女人，他算什么布道者……”拉斯普庭没有被教会接受，他马上溜之大吉。

1905年俄国发生革命。地主的庄园被焚烧，车床停止转动，工厂空无一人，机车毫无生气地停在铁轨上。革命不仅在人民中激起一股以前一直未能发挥的崇高力量，也使俄国历时维艰、年代久远的历史中的一些沉渣纷纷泛起。当时出现了“俄罗斯人民同盟”，即黑色百人团。该团体喜欢别人把他们称为“盟员”。我们不能幼稚地以为黑色百人团分子都是些身穿粗布外衣，腰系围裙，头脑简单的马车夫，时常从事一些恐怖暴力活动。虽然这类的“盟员”也有，但他们不过是别人意志的执行者。领导“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是些反动的企业家、将军、律师、文学家、教师、医生等，总之是些有文化的人。其中有一位司祭长约翰·沃斯多尔戈夫，他是教会的演说家、新闻记者、报纸出版人，还著有一些小册子。据说他是黑色百人团中的积极分子，他为人干练，勇于完成“同盟”交给的任何任务。沙皇关于召开杜马的宣言，使得“盟员”们非常兴奋。他们议论说，“为了进行宣传，我们不怕到最荒凉的地方去，我们的代表应当走遍天涯海角。”当时抓阉，沃斯多尔戈夫抓到了托波尔斯克省。这次出差很成功，他捞到不少差旅费，更大的收获是他发现了拉斯普庭并把他引荐到莫斯科和彼得堡。

沃斯多尔戈夫司祭长在县警察局长的陪同下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村长别洛夫叫大家去开会，说说杜马的事。这位司祭长对农民胡扯说，是沙皇亲自派他来到彼克罗夫斯科耶村“动员人民选举人们信赖的最敬尊的人”去参加即将召

开的杜马会议。农民看着这位城里来的人滔滔不绝，不敢吭声，唯有拉斯普庭偶尔同这位司祭长辩论几句。司祭长说，杜马应当按照“俄罗斯人民同盟”的党内名单进行，其他人休想进天国。拉斯普庭反问道，你这个城里来的人少谈进天国的事，你最好说说什么时候在尘世上才能有农民的天堂。这位富有演说经验的司祭长竟一时无言以对。事后县警察局长说要对拉斯普庭关禁闭一星期，司祭长却说不要这样做。返回莫斯科，他对保皇党组织汇报出差的成果时说，“不管我们换上什么样的农民服装，总要露出袈裟或者礼服。如果农民同农民讲话，那效果会更好。因此我建议，从穷乡僻壤中挑出善于讲话，不怕群众批评的人，让他们进一个特别的训练班，他们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鼓动员。他们来自人民，又回到人民中间去传播有益的、永恒的、善良的东西……因此我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已经物色到一位农民雄辩家，他就是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拉斯普庭。”

沃斯多尔戈夫出面东奔西跑，为拉斯普庭募集车费，问题提到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的面前，他虽然不同意给这个乡巴佬这笔经费，但仍挡不住身边染上“盟员”观点的官员们的劝说，“请你理解这一点：我们民族的实力将靠拉斯普庭这样的人来加强。”沃斯多尔戈夫对拉斯普庭寄予厚望，他打算先让“盟员们”看看这位农民雄辩家，然后再把拉斯普庭向上推荐至皇室。经费问题一落实，沃斯多尔戈夫就给彼得堡的费奥凡方丈发去电报：“我从西伯利亚带来了农民雄辩家拉斯普庭，请祝福他吧”。

就这样，俄国的教会，黑色百人团、秘密警察一起把后来欧洲报刊称之为“俄国超人”的拉斯普庭唤醒，并把他引

入政治生活。

“俄罗斯人民同盟”向拉斯普庭所在的秋明县发了一份电报，电文是“立即将拉斯普庭送往莫斯科。”县警察局长看到电报，内心一阵紧张，联想到拉斯普庭平时的恶行，局长认定拉斯普庭大难临头。于是立即用绳子捆上拉斯普庭，派人送往莫斯科。一路上拉斯普庭神情忧郁，搞不清这是怎么加事。车到莫斯科，拉斯普庭从车窗里一眼就认出了沃斯多尔戈夫，司祭长在车站月台上迎接他呢。沃斯多尔戈夫把拉斯普庭介绍给“盟员们”，黑色百人团一致否决了拉斯普庭。但司祭长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拉斯普庭有农民的纯朴味道，而自己的盟员们则是脱离群众。经过司祭长的引荐，不久在莫斯科的各个沙龙里都谈起了拉斯普庭。有些人评价道，“这个乡巴佬挺有意思。大家说他有圣性，恐怕不是吧，现在都 20 世纪，还有什么先知？但是应该承认，在他的眼睛里有股难以摆脱的魔力。”

沃斯多尔戈夫加紧包装拉斯普庭，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他。并且俩人配合默契，蒙骗大家。在莫斯科的上层交友结束后，他们向帝国首都彼得堡挺进。

到彼得堡后，沃斯多尔戈夫带领拉斯普庭会见一位公爵夫人，她能見到沙皇，随便进入东正教最高会议。他俩来到公爵夫人家，先在等候厅入座，拉斯普庭看见一幅画面上一个女人即将钻进被窝的油画。他问司祭长，这是谁呀？司祭长说这幅油画名叫《娜娜》，画的是法国作家左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巴黎的一位名妓。拉斯普庭见过公爵夫人后说，“在这里挂上这种不堪入眼的画，不合神的意志。你还不知

道，神已经降临在你家了……”在客厅吃茶闲谈时，仆人进来对公爵夫人耳边说了几句话，夫人站起来说，“格里哥里长老完全正确：神已降临在我家了。在等候厅《娜娜》没脸再呆下去……它已经遭到偷袭了！”实际上，这是司祭长沃斯多尔戈夫用身上带的小刀划破的。

沃斯多尔戈夫和拉斯普庭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交往中，一步一步向皇室接近。不久，经人引荐拉斯普庭就同皇叔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的妻子米莉扎·尼古拉耶芙娜认识了。于是，皇叔也结识了这位“长老”。皇叔在侄子尼古拉二世沙皇面前谈到了拉斯普庭，他赞扬这个乡巴佬性格刚强、头脑清晰。他说，“法国人菲利浦之流不过是纤细的稻草，而我推荐你的则是一根大圆木头，不管出什么危险，你都可以抱住它。”

尼古拉二世沙皇说，“皇叔，你说得对，没有依靠啊！宫廷官吏都是些混帐！当御前侍从把盘子放在我面前时，我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到，他以能在我身边服侍而感幸福。可是在背后就发表自由派言论，进行一些不规矩的谈话，议论我，议论我的阿莉克斯（指皇后）。我能相信谁呢？”

皇叔向侄子保证说，“拉斯普庭不会作假，他不需要御前侍从的金钥匙。只要能给他做一条蓝天鹅绒马裤，他就感激不尽了。”

尼古拉二世犹豫不决，害怕让一个普通的乡巴佬接近自己，他甚至问过自己的赎罪神父费奥凡，关于拉斯普庭的一些丑闻是否真有其事。费奥凡说，确有其事，可是拉斯普庭没有向他隐瞒过自己的罪过。赎罪神父向沙皇夫妇推荐说，“您和皇后听听拉斯普庭的话不会有什么坏处……”沙皇身

边的人都在谈论拉斯普庭，“是的，皇上！他将给您带来很多好处，因为从他的嘴里，您可以听到被震撼的伟大俄罗斯大地的声音。”1905年11月1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他“结识了托波尔斯科省的圣者格里哥里。”

拉斯普庭成为宫廷放不下离不了的话题，人们都想和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圣者交往，希望得到他的祈祷和祝福。拉斯普庭结识了沙皇的侍从女官兼情妇安纽特卡。在安纽特卡的安排下，拉斯普庭见到了皇后。当时安纽特卡和皇后坐在钢琴跟前正在四手联弹。拉斯普庭悄悄走到跟前，他留着中分的长发，头发上抹过圣油，因而看起来显得不自然；他的眼睛在半暗的房间里有些奇怪，但具有一种吸引力。皇后由于神经紧张而浑身颤抖。安纽特卡低声介绍，“萨娜（皇后小名），不要怕，这就是格里哥里！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不会做任何坏事。萨娜，请你像相信我那样地相信他吧！”拉斯普庭沉默不语，忽然，他把皇后像片鹅毛一样轻轻托起。他抱着皇后在房中漫步，一边抚摩着她，一边低声说：“亲爱的，你安静一下……看你哆嗦成这个样子！我的上帝，你怎么这么胆小？我的妈妈（拉斯普庭叫皇后是妈妈，叫沙皇是爸爸），要知道，所有的人都是亲人……”皇后失声痛哭，用双手搂住圣者长老的脖子。

拉斯普庭对于这个神经质、多疑和惯于歇斯底里的女人来说的确是一种安慰和依靠。

博取宠任 执掌“神灯”

1907年8月12日，恐怖主义者炸毁了帝国内阁总理大

臣斯托雷平的别墅。13日，在彼得戈夫站台上，镇压过莫斯科起义的米恩上校被枪杀。14日，华沙总督被炸成碎片。沙皇尼古拉二世怒火万丈，他写信怒斥斯托雷平说，“……我认为在亚历山大里亚宫我不得已的软弱不仅是屈辱，而且是可耻！”这意思是说沙皇的安全也没有保障。8月末，尼古拉二世把全家送上“标准”号军舰，这艘船在芬兰湾飘流了三个星期，没有靠岸。沙皇夫妇担心安全，越是这种心理，就越需要圣者长老拉斯普庭的祈祷和安慰，皇上夫妇不相信周围的所有人，在心理上已有了依赖性。沙皇一家人刚上岸，就派人去找拉斯普庭。

拉斯普庭已经成了皇室亲近的，可以信赖的自己人。他称沙皇是“爸爸”，皇后是“妈妈”，太子是“小娃娃”。随后，皇室家族也学会了他的这种叫法，尼古拉二世称妻子为“妈妈”，皇后称他为“爸爸”。拉斯普庭还跟皇太子建立了亲密关系，逗孩子玩，讲述盗马贼的故事。说实在的，对于一个生长在宫廷中的孩子，这是很新鲜的。孩子对父母已习以为常，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繁褥礼仪。可是与这位格里哥里叔叔一起特别有趣。如果拉斯普庭有一两天不来，孩子就想他并乞求说：“格里哥里叔叔什么时候来？……”拉斯普庭在玩弄一场恬不知耻的游戏，他以“圣者”、“神人”的口吻安慰沙皇夫妇说：“只要我能见到你们，就不会有灾难临头！”

拉斯普庭心里盘算着，如何进一步取得皇室的信任，并从沙皇这里弄到钱财。有一天，拉斯普庭突然大叫一声，然后在各房间的摆设中间跑来跑去。沙皇夫妇目瞪口呆，拉斯普庭一下子跑到沙皇夫妇面前，激动地低声说：“妈妈，你让我看看小娃娃在哪里玩耍呢？”他被带到皇太子阿列克塞

的游戏室，这是一间堆满玩具的明亮的大房间，天花板上挂着一具沉重的大吊灯。拉斯普庭对皇后说，“吩咐仆人们，不要让小娃娃到这屋里来，千万不要出事！妈妈，你相信我吧，我是这么看的……”

这间屋子被封了起来。几天之后，一声巨响震动了整个亚历山大里亚宫：游戏室的吊灯掉下来了，在地板上摔得粉碎。人们立刻打电话召来拉斯普庭，皇后跪在圣者面前说：“格里哥里，如果不是你的话……你是我们的救星！”拉斯普庭自豪地说，“这没什么，你不要害怕。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老近卫侍官沃尔科夫在吊灯的灯枝间仔细地察看，心想这东西挂了这么多年，怎么忽然会掉下来了。这位老人发现吊灯的链子被事先锯过。他把锯痕指给大家看，“看这里，锯痕还是新的……”

拉斯普庭看了灯链上的锯痕，立刻做出回答，“我也这么想过，当然是锯过了！妈妈看，那些坏人，你的那些敌人可没睡觉。幸亏上帝对我说了，不然的话，俄国的希望就一命呜呼了……”

拉斯普庭还通过沙皇侍从女官安纽特卡来影响沙皇夫妇，让他们彻底相信他是个神人、先知。因为宫廷中毕竟有人不信拉斯普庭，例如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就不信，一次在亚历山大里亚宫花园门口，亲王把拉斯普庭揍了一顿。安纽特卡在沙皇夫妇面前讲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同格里哥里坐雪橇经过法兰西滨河路。天气晴朗，骏马奔驰，在严寒中雪光刺眼。但格里哥里忽然闭上眼睛，紧紧抓住我的大腿，他浑身发抖……可怕极了。忽然，他高声喊道，他看到

了……在涅瓦河的坚冰上，他看到了尸骨如山，其中有亲王和形形色色的伯爵们的尸体；没结冰的地方，河水都被染红了……格里哥里对我说：‘将来就是这样，但这一切将发生在我离开沙皇的时候！’”

不能不承认，拉斯普庭很善于窥探沙皇夫妇的内心世界，沙皇害怕革命，害怕专制政体受到削弱，并整天不得安宁。

皇后建议沙皇，“应该解决我们朋友的问题了，他为我们祈祷，我们一直还没有感谢过他。”见到拉斯普庭时，沙皇有些难为情地从钱包里取出 20 卢布，想了想，又添了 20 卢布，共 40 卢布，递给拉斯普庭：“光靠祈祷你也吃不饱饭，格里哥里拿着。”拉斯普庭望着放在他面前 40 卢布的犒赏，内心极为不悦，心想，我从沃斯多戈夫司祭长那儿拿到的钱比这多多了。他皱皱眉头，思索着：“拿，还是不拿呢？”然后他坚决地把沙皇给的 40 卢布推到一旁。

“我不爱财，”他断然地说，“金钱只会使人产生邪念和忧虑，这都是魔鬼的愚弄，去它的吧！”

沙皇夫妇压根儿没料到拉斯普庭会拒收金钱！他们小瞧了这个乡巴佬，原以为这乡下人会见钱眼开，像麻雀见到麦粒一样扑上去。

钱太少，拉斯普庭不收，如何感谢这位圣者呢？皇后对沙皇说。“应当让格里哥里有权进入我们的内宫，在进宫时不受搜查，马上放行。”

沙皇同意皇后的意见，“阿莉克斯，我知道对格里哥里该怎么了：我们授予他沙皇神灯掌灯官的宫廷头衔！”

这样，就各得其所了！一个没有固定职业、出身卑贱的乡下人总来拜见沙皇伉俪对罗曼诺夫家族来说的确很不方

便。现在拉斯普庭作为宫廷中的一名职员就有了合法身份。事后，皇后打电话给彼得堡密探局局长格拉西莫夫说，“如果有人敢于侮辱我们的朋友，我将非常痛心。如果警察局对他进行可靠的保护，我对您本人将非常感谢。”

也就是发生 40 卢布事件的那一天，拉斯普庭回家后，破口大骂：“这些吝啬鬼！手里有亿万巨资，可是却一毛不拔，不会好好地感谢人，白为他们祈祷了。让他们都浑身长蛆……”8月21日那次爆炸事件，斯托雷平的别墅被炸塌。女儿一只脚受伤，拉斯普庭被请去祈祷和祝福。事后，斯托雷平给了 10 卢布，拉斯普庭走出来后就大骂这位内阁总理，而且后来在沙皇面前说他的坏话。

尼古拉二世夫妇确实是最富有的人，但很吝啬，他们很宠爱拉斯普庭，但给的钱却很少。拉斯普庭明白了，在沙皇那里他赚不到大钱，在宫廷中他只能捞到影响，而金钱得到别处去捞。拉斯普庭也是逐渐的有了政治头脑，在皇宫中他保持一种谦虚、谨慎和神圣的农民姿态，尤其是不爱金钱给沙皇留下深刻的印象，骗取沙皇夫妇的信任和庇护，至于金钱美色到宫外去寻找。他的这套把戏还真管用，以致于沙皇夫妇把任何对拉斯普庭的指控告状都看作是和他们过不去，是难为他们，是对沙皇权威的挑战。拉斯普庭开始介入政治生活，不光是为沙皇夫妇进行祈祷，光祈祷也搞不到金钱。通过干预朝政，他结交大臣、企业家、商人、银行家，于是金钱滚滚而来。甚至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也钻到拉斯普庭的身边，照总参谋部的说法，“社会渣滓也是干部嘛！”拉斯普庭的地位在上流社会已经是稳固了。

我们看一看前财政大臣、内阁总理维特是如何巴结拉斯

普庭的。维特对于失去显赫职位一直心怀不满，并企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在和拉斯普庭喝酒时，维特许诺说，“在我手下您可以得到在斯托雷平那里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拉斯普庭明白维特的意思，是想让他在沙皇面前说好话，重新出任内阁总理。拉斯普庭说，“伯爵，你再当不上内阁总理了。‘爸爸’天性软弱！他胡思乱想，对他要加以看管，很费神哪！而‘妈妈’性情急躁。她是当家作主的人！可是她不喜欢你。大家都说：统治者是沙皇，沙皇。而我要说：不是沙皇，而是皇后！事情就是这样……”维特在拉斯普庭身上投资不少，他给拉斯普庭一叠支票，劝他收下。拉斯普庭收下后说，“你力量太小，干不掉斯托雷平。但我可以安慰你一下：没有你，斯托雷平也要垮台……我是这么看的！”维特在有生之年一直在暗中巧妙地把拉斯普庭当成国家急需人才加以宣传。

拉斯普庭在首都站稳了脚跟，就衣锦还乡走了一趟。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人早就把拉斯普庭忘掉了。突然有一天，在村口大道上出现由四辆马车组成的车队，县警察局长在前面开道。原来是拉斯普庭回来了。拉斯普庭招呼乡亲们帮他把马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抬到屋里。他的老婆带着孩子跑出来，扑通一声跪在丈夫脚下：“格里什卡，当家的……你可回来了。”

拉斯普庭带来了许多东西，3个茶饮，一部脚踏式缝纫机、几个衣箱、留声机等。还有一架三只脚的大钢琴，这东西老乡不认识。因为房子小，钢琴抬不进，就只好放到牛圈里。乡亲们问，这些财宝从哪里弄来的？拉斯普庭抖抖裤子说“钱对我算什么，我们自己才是纯金。”他为了炫耀自己，

把鼓鼓囊囊的钱包在众人面前打开，让同乡们瞧。拉斯普庭好不风光。他还撩起自己的衬衫说，“看这是皇后亲手绣的，下摆上有她的记号。”村里人相信这是沙皇的衬衫，但都以为是拉斯普庭偷来的。

拉斯普庭在村子里很快为全家盖起一幢漂亮的两层楼房。房顶上铺上铁皮，房间里铺上地毯，挂满镜子，在村里极其显眼。一些头戴饰花宽檐帽、身穿钟形大裙子，手执手杖式洋伞，来自彼得堡的贵妇开始到这里拜访拉斯普庭。她们以虔诚的心情拜见这位“圣者”、“先知”。首都各报的记者也纷纷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采访拍照，好不热闹。在那些日子里，一辆辆三套马车从秋明火车站驰向这个偏僻的村庄。

拉斯普庭衣锦还乡，心情异常好。但他并没有忘记要给那些仇人们点颜色看看，村里的伊利因神父曾经开导和规劝过拉斯普庭，但因拉斯普庭当初被县警察局长捆住送往莫斯科，神父以为拉斯普庭恶行暴露必受严惩，就向莫斯科宗教当局写了揭发信，揭露拉斯普庭是鞭身派信徒，奸淫妇女，偷盗。拉斯普庭把神父家的玻璃窗捣碎，神父说你拉斯普庭是什么人，竟敢殴打神职人员。拉斯普庭举起双拳大声喊道：“我是什么人，现在我是宫廷神灯掌灯官，掌灯官、掌灯官……”

左右朝政 祸国殃民

拉斯普庭的公开身份是宫廷神灯掌灯官，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宫廷职务，通过沙皇夫妇开始干预朝政，尤其是大臣的任免。虽然不断有教会人士和政府官员向皇上告状，但他

们发现自己不是被调往帝国的边远地区，就是完全被排除有权势的职位，而“神人”、“长老”却依然得到沙皇的宠信。

1911 年是拉斯普庭在宫中巩固地位的一年：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们要低三下四地恳请沙皇伉俪恩准进宫喝茶；而这个乡巴佬却在方便的时候，随便地来觐见皇上和皇后。从那时起，拉斯普庭口述的简明扼要的记事就保存下来了：

“皇上有个朋友，这就是我。我无需禀报，敲一下门就行！如果我两天不去，就有人打电话来。似乎我是他们的榜样（即总理）。他们尊重我。皇后很漂亮，是个不错的娘儿们。皇太子也很好。他们都对我很亲。有一次，我又来到皇宫。我打开门，发现亲王在那里。他讨厌我，我却满不在乎。他对皇上说，‘你最好把他（指拉斯普庭）赶走。’我对亲王说：‘你干吗大喊大叫。’他还说，‘我怎么能跟他谈公务？’我对皇上说，‘如果亲王不能跟我呆在一间房里，那就请他走！亲王一跺脚走了，临走把门摔得砰砰作响。’”

从血缘关系上来讲，亲王是皇上的弟弟，但亲王还年轻，而且地位也不显赫。拉斯普庭目中无人，敢于冒险。连当时的内阁总理兼内务部大臣的斯托雷平对他也无可奈何。当然是尼古拉二世不喜欢这位内阁总理，因为这位铁腕人物不太听话。沙皇在瞅机会要制服斯托雷平。

有一次，皇上对斯托雷平说，“你不妨见见拉斯普庭……请你相信我，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明显的神力。”斯托雷平对皇上推荐的朋友并不领情，“陛下，神力是旧时代的残余，我们生活在 20 世纪，据我猜想，本世纪将是革命的世纪……您的拉斯普庭能够告诉我什么聪明事呢？您是否以为我没见过这位乡下佬？”

斯托雷平为了消除拉斯普庭对沙皇的不良影响，早在1909年就下令警察局调查拉斯普庭，搞了许多材料，并批准在报纸上开展一场反对和揭露拉斯普庭的宣传运动。内阁总理说，“这次命令密而不宣，让报纸上不必客气。”于是全帝国掀起一场攻讦拉斯普庭的宣传战，各报纸纷纷刊载抨击文章和照片。甚至杜马也卷入这场战斗。内阁总理掀起的这一场宣传运动使得拉斯普庭名震遐迩：如果以前有人还不知道他，现在没有人不知道拉斯普庭这个淫逸放荡的名字，并且是无法消灭的。而且这场宣传运动也使斯托雷平恶化了同皇室的关系。宣传运动的矛头对准拉斯普庭，但痛在沙皇家族心上。当时拉斯普庭回到老家躲起来了，大骂斯托雷平和费奥凡。躲过这阵风，拉斯普庭又回到首都。

斯托雷平把一份关于拉斯普庭丑行的文件材料上呈沙皇，并请求把这个苦役犯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沙皇不肯看文件，说为什么要这样为难一位敬神的人呢。斯托雷平说拉斯普庭品行恶劣，把一些宫廷贵妇和宫廷女官拉到浴室去一同洗澡，顺手还拉上妓女。沙皇驳回了内阁总理的报告，说这些朕都知道，拉斯普庭在浴室里也在布道。并批评斯托雷平，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的内阁总理要做得事情很多，不应当只收集这些流言蜚语。临完还劝他，最好亲自见一见这位神人。

斯托雷平决定执行沙皇的旨意，同拉斯普庭见一面。关于这次会见斯托雷平本人有记述，“拉斯普庭用他那双灰白的眼睛把我打量了一番，念了新旧全书的一些奥妙的、互不联系的箴言，还奇怪地挥舞着双臂。我当时难以抑制对这个恶棍的愤怒，但我感到这个人有一股催眠的力量，给我留下

强烈的印象。我直言不讳地说，根据有关部门的材料，按法律规定，可以交付法庭审判，我命令他立即无条件地离开彼得堡，回到他的老家并永远不许再到彼得堡。”

拉斯普庭只说了一句话，“我是无党派人士！”然后摔门而去。拉斯普庭根本没去西伯利亚，他仍在首都，更加起劲地破坏内阁总理的声誉。沙皇对总理态度也更冷淡了。

拉斯普庭悠然自得仍在首都生活。倒是从前推荐过而后来反对过拉斯普庭的费奥凡方丈被放逐到边远地区。这件事使拉斯普庭大受鼓舞：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得出结论：要安插一个自己人在东正教最高会议当首领。他决心介入这件事情。当时沙皇和皇后在任命东正教最高会议首领的人选上发生分歧。

拉斯普庭赶往皇村。皇后同意萨布勒代替卢基扬诺夫，但沙皇不肯让步，认为萨布勒影响不好，是个无赖汉。拉斯普庭举起拳头砰地一下敲在桌上。所有的人都害怕得大吃一惊。拉斯普庭伸出一个指头，指着皇上说，“怎么啦，爸爸？什么地方出声儿了？是这里还是那里？”他指着额头和心口问道。皇上指着心口说，“这里，心都跳了。”拉斯普庭笑了起来，“就是嘛，以后要永远这样：如果需要做什么，就先问问良心，而别问头脑。”皇后走到“长老”跟前，亲吻了他的手说：“谢谢，导师，理智本该任命卢基扬诺夫，但良心提示我们，只有萨布勒才能主持东正教最高会议的全部工作。”

就这样，萨布勒出任东正教最高会议首领的职位。这种任命，气得斯托雷平呼呼直喘气。萨布勒为酬谢长老相助，给拉斯普庭一笔钱，而且以后还得给下去，甚至还给拉斯普庭深鞠一躬。从这件事上看出，拉斯普庭能够左右沙皇夫

妇，而后得到一大笔酬金。长老说得非常干脆，他可不能瞎忙乎。

事后，拉斯普庭的同伙问起，是不是他让萨布勒担任东正教最高会议首领，他不以为然的回答说，那又怎么样。你们瞧着，我很快就把斯托雷平也赶下台！

斯托雷平于 1906—1911 年出任帝国内阁总理。上任时他 43 岁，体格健壮，身材魁梧，总系着领带，衬衫领子浆得绷硬，胡子威风地向上翘着。斯托雷平仪表堂堂，不同凡响。他是政权的代表，相形之下尼古拉二世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这似乎是对专制制度的一幅讽刺画。斯托雷平甚为反动，思想方法有时过激，他总想打破陈规旧习。他不像其他官僚，他是一个说到做到、很有魄力的人，他使得沙皇相形见绌。沙皇对内阁总理的不满，斯托雷平也是早就感觉到的，他似乎对自己命运有所预感。他在杜马主席罗将科面前感叹，事情快收场了，请记住我的话：我很快就要被杀死，而杀死我的将是暗探局的密探！

1911 年基辅庆典活动已准备就绪。8 月底斯托雷平夫妇先于沙皇家族到达基辅。在火车站台迎接沙皇到达的仪式上，斯托雷平受到冷遇，并得知拉斯普庭也先期来到基辅。可怜的斯托雷平没有保卫人员跟随，乘坐自己租来的马车。拉斯普庭对内阁总理的马车喊道，“死神在身后！死神在望着彼得……”9 月 4 日斯托雷平和沙皇夫妇在基辅剧院看戏时被刺，身受重伤，几天后死去。斯托雷平生前预料没错，就是暗探局的密探所为。这是沙皇默许、秘密警察策划、拉斯普庭同伙参与的一起谋杀事件。

9 月 8 日，即举行斯托雷平葬礼的前一天晚上，尼古拉

二世问拉斯普庭，任命谁为内务部大臣。拉斯普庭对沙皇说，这有什么可选择的，当然是赫沃斯托夫。于是沙皇下令，任命下诺夫戈罗德省长赫沃斯托夫为内务部大臣。本来斯托雷平计划在参加基辅庆典后，前往下诺夫戈罗德省去处理这个恶棍。当时在沙皇身边的财政大臣科科夫采夫，劝沙皇不要起用这个流氓。沙皇主意已定，无法改变。同时沙皇任命这位财政大臣担任内阁总理，但是沙皇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朕希望，您不会像已故的斯托雷平那样妨碍朕的手脚！”

这句话里隐藏着斯托雷平被刺的谜底。

科科夫采夫刚出任内阁总理。拉斯普庭就到处散布说，沃洛佳是自己人。但科科夫采夫不承认这种说法。拉斯普庭在上流社会到处放风说，是他提名科科夫采夫当内阁总理的。很明显，拉斯普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想从内阁总理那里得到一笔“报酬”。但是他没能达到目的，这位内阁总理没有理睬他。拉斯普庭干预朝政，在宫外肆无忌惮的丑恶行径，激起教会人士和政府官员的不满和愤怒。甚至当初推举过拉斯普庭的教会人士也在谴责拉斯普庭。

当时的杜马主席罗将科，虽然是大地主政党十月党的头目，但当他从君主主义者立场出发，也不能容忍这种现状，他认为拉斯普庭已成为君主政体的毒瘤，必须割除。为了君主主义的信念，他不怕得罪沙皇夫妇和皇室家族。他首先拜见了皇太后，这位老太太历来对儿媳妇不满意。皇太后询问杜马主席，杜马和社会上有那么多人攻击这位庄稼人（指拉斯普庭），这里有没有革命的因素？

罗将科回答说，杜马中反响强烈实质上是想安抚人心，把这事压下去，这与革命无关。罗将科给皇太后读了几段没

收的报纸和小册子中的摘录，其中讲到拉斯普庭毫无道理的飞黄腾达……皇太后沉思说，“他（指拉斯普庭）是一个圣者，这也许是真的？我对此不相信，但您知道，普通老百姓中总有一些狂言苦行的教徒……”

罗将科回答说，“问题就出在这里，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相信拉斯普庭的圣性。正是我们阶层的人把他抬进了沙皇的宫殿里。皇太后，我们君主主义者再也不能沉默不语啦。后果对皇朝太危险……”

然后，罗将科去见沙皇，谈完杜马的问题后，罗将科执意要谈拉斯普庭的事，于是他滔滔不绝，“任何革命宣传都起不到拉斯普庭出现在皇室中所起的作用……拉斯普庭对宗教和国家事务所起的影响使所有诚实的人都感愤慨。可是，上至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上层人物，下至大批密探的整个国家机构都在保卫这个头号骗子……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

沙皇反问道，你们为什么都认为他是个有害的人呢？罗将科拿出流行的小册子及照片，说服沙皇，并请求皇上辞退拉斯普庭。沙皇思忖半晌并难为情地回答说，“我不能答应这件事”。

罗将科一走，沙皇就不高兴，而信仰东正教的皇后则一头倒在床上，哭啊、喊啊说是生病了。当然任何医生都不起作用，不管是鲍特金还是别赫杰烈夫，只有拉斯普庭才能挽救她的性命。过了几天，内阁总理科科夫采夫拜见皇上，沙皇要求内阁总理，让帝国的报刊不许再提起拉斯普庭的名字。科科夫采夫说，“陛下，只有一种方法能令人住嘴，那就是拉斯普庭离开皇村”。沙皇说，我亲自告诉拉斯普庭，让他走……

内阁总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很兴奋，没过几天，皇上的列车准备去克里米亚，侍从女官安纽特卡把拉斯普庭安排在列车上，负责安全工作的准科夫斯基将军在列车途中的小站把拉斯普庭赶下了车。但是，沙皇夫妇已离不开拉斯普庭。5月份，帝国的显贵聚集在克里米亚的新里瓦基亚宫，祝贺皇后的命名日。内阁总理发现，拉斯普庭又在这里。他问陛下，这是怎么回事。沙皇神圣的回答，“有一个拉斯普庭比一天里数十次歇斯底里大发作强。”看来，尼古拉二世是经不住皇后的歇斯底里的折腾，又允许召回拉斯普庭。恰如后来叛逆东正教的神父伊利奥多尔抨击的那样，“你们听着，你们听着！我告诉你们，在俄国没有沙皇，在俄国没有东正教最高会议，在俄国没有政府，也没有人民的杜马……只有一个大恶棍拉斯普庭。他是个败类和小偷，他代替了皇上、东正教最高会议、杜马和我们整个政府！”

在1913年6月的巴尔干战争期间，拉斯普庭开始插手帝国的国际政治事务。更确切些说，是人们把他推进了政治，由于他在朝廷的显赫地位，迫使他谈论政治，而且是国家间的政治。那些小市民气息浓厚的报纸记者接连不断的采访这位“先知”、“预言家”，请拉斯普庭对国际局势发表看法。

当时俄国的《祖国炊烟报》记者拉祖莫夫斯基采访这位“先知”，拉斯普庭说，“你要知道，在巴尔干半岛打过仗。于是各种各样的下流人就开始大叫大嚷：要开战了，要开战了！我想问问作家们：难道打仗好吗？要克制激情，而不要给它火上加油。”记者又问，“您是一位俄国的农民，难道您对于处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压迫下的斯拉夫人兄弟的苦难完全

无动于衷吗？”拉斯普庭捋了一下胡须，对此回答说，“也许这是上帝让斯拉夫民族受土耳其的考验呢？在朝拜圣地时，我到过土耳其，那里没有什么不好！那里没有人酗酒，小偷也少。可是，你的斯拉夫人在车站偷去了我的钱……世界上的战争不好，胜利者不会有太平日子过，因为他睡觉时总得睁一只眼，害怕战败者报仇。”

乍一看，这拉斯普庭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原因很简单：他从内心预感到，战争一开始，革命就得到来，而他现在来之不易的惬意、快活的生活就必然结束了。所以他反对战争。另外，拉斯普庭不了解德国，可是他去察里津（即现在伏尔加格勒）寻找同伙时，经常拜访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侨民区，他们清洁的地板、讲究的家具摆设、德国造的农业机器等这些使他大为惊愕。而最使拉斯普庭惊讶不已的是：德国农民每天早晨喝咖啡。我的妈呀，如果德国人每天早晨喝咖啡，我们怎么能战胜德国人呢？

拉斯普庭的这些想法和说法，是从感性知识得来的，但完全同帝国统治集团那种好战情绪和跃跃欲试的亢奋背道而驰。因而当时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虽然和拉斯普庭私交不错，但对他的这些“高见”颇有微词。由于“先知”地位显赫，所以也没人奈何他，他依然我行我素。

1913年底，保加利亚国王抵达圣彼得堡。尼古拉二世没接见他，这时保加利亚国王直接来到拉斯普庭的住所。拉斯普庭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想见见皇上？那你就去吧，你会见到的……”此后，俄国皇帝接见了保加利亚国王。

时间在流逝，临近战争的日子在一天天到来。俄罗斯帝国在加快战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在

自己的办公室对记者说，面对德国狂妄的军国主义，我们一点也不能退让。我们要对柏林的战争贩子以应有的回击，当然是在报纸上。这位大臣大吹牛皮说，在未来的战斗中，俄国炮兵永远不会抱怨弹药不足，我们的仓库满满的。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对俄国来说，外国威胁的时代已经过去。任何喝叫也吓不倒俄国，俄国准备好了！……防御的思想已被抛弃，俄国军队将是进攻型的，我们的军队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和先进的军队。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对德战争。即使在战争期间，拉斯普庭的影响力也丝毫未损。

战争开始后，在国内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不便局面；一个是沙皇之下的政府，一个是负责前线军事的大本营。战争爆发后，国家转上战争军事轨道，大本营的权力很大，其威望凌驾于政府，有时甚至在皇上本人之上，在决策方面占了上风。沙皇夫妇和拉斯普庭对这种状况越来越不满。拉斯普庭心里明白，大本营对国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于是向大本营总司令尼古拉皇叔拍发一封电报，请求允许他到大本营去。目的很明确，他要干预军国大事。皇叔回电说，“你来，我就把你揍出去。”拉斯普庭不愿相信，有人敢揍他。他又发一封电报，皇叔回电说：“你来，我就吊死你。”这样，拉斯普庭想到大本营的目的没达到。但是，他并不罢休。

拉斯普庭在琢磨着他如何才能实现攫取更大权力的计划。他想让沙皇统帅大本营，前往大本营，让皇上陷入军务，那时他和皇后就可以掌管帝国的内政事务了。于是，他开始活动，他对所有人说，“既然我们在前线打不过德国人，

那就是说，皇叔不合上帝的心愿……”

而这位皇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确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外表风流倜傥，但作为总司令指挥前线作战是不行的，经常要靠白兰地和吗啡来“增强”意志。国内舆论对皇叔也不利。况且，沙皇也在经受着前线失利的责任压力，他决定要担负起军事统帅的重任。同时他心里也明白，只要皇叔皇后在，安纽特卡和拉斯普庭使他难于做任何一件事。考虑到前些天，莫斯科红场上百姓责骂皇亲国戚，要求把皇后削发为尼，要求皇上退位，把王位让给皇叔，要求绞死拉斯普庭等等。于是沙皇下定决心，到设在巴拉诺维济的大本营去。在大本营，沙皇做出两项重要的决定：第一，关闭杜马；第二，任命谢尔巴托夫接替马克拉科夫的内务部大臣职务。沙皇的举动在皇村引起不快：皇后用力掰双手，安纽特卡揪自己的头发，拉斯普庭愁眉不展地走来走去。因为沙皇在大本营做出独立自主的决定，而他们无能为力，无法塞给沙皇一个“自己人”。拉斯普庭无精打采地问道：“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没有我的祝福就任命大臣呢？”当时俄国在前线的形势极糟，大本营决定紧急号召二级非常后备军士兵服役。警察局的差役来到拉斯普庭住所通知主人，他的儿子被列入二级非常后备役士兵，应该应征入伍。拉斯普庭大声吼叫，“这是根据什么法律？”差役也不示弱，“国难当头，每个俄国人都应挺起胸脯保卫祖国，你还要什么法律根据？”拉斯普庭关心自己的儿子，为了拯救儿子，他下定决心要取消这该死的动员令。他眼圈发黑，穿戴整齐、表情严峻地来见皇后。“我祈祷了好几夜！我看到圣灵。天上的声音说不该征集非常后备军士兵……”皇后的哀叫飞到了大本营，她

恳求丈夫说：“我求求你，不要批准征集二级非常后备军士兵入伍。你尽力使它推迟。他们应该在田野上、在工厂里劳动。就是明年你召募也好啊。请你就听从他的劝告吧！他说得非常严重，为这件事几夜未眠。因为犯这么一个错误，我们可能都要付出代价……他坚决请求你快些下令，以便某天在全国安排一次全俄宗教仪式，祈祷上帝赐予我们胜利……”于是，在拉斯普庭的干预之下，没有召募后备军士兵入伍，但进行了祷告。在预定期限内，增援部队没能抵达前线，德军的进攻加强了。

沙皇尼古拉二世前往大本营，统帅军事。这是拉斯普庭的阴谋诡计，也是沙皇夫妇不愿失去权力的逞强之举。在罗曼诺夫家族的经历中，还没有过皇上统率武装力量的先例。只有彼得大帝生平曾负此重任。皇太后、内阁大臣们、杜马主席、法国大使都反对皇上去干预军务。杜马主席罗将科拜见皇上时说，“现在，当前线失利的时候，可以审判皇叔。假如军队照样后撤，而统领这退却军队的又是您自己，那么审判谁呢？”沙皇回答道：“我宁肯去死，也要拯救俄国。”各部大臣也纷纷进谏皇上，但沙皇固执己见，而皇后却对此大加赞扬，“你终于表现出自己是位君主，一位真正的俄国离不了的专制君主……我们的朋友（指拉斯普庭）日以继夜为你祈祷的声音将扶摇直上天堂，这是你光荣执政的开端！”

1915年8月，沙皇动身去了大本营，这时大本营已转移到莫吉廖夫，沙皇留在了这里。皇后开始独揽帝国事务。拉斯普庭马上回到戈罗霍瓦亚街的住所，还写信把女儿们召来，把儿子安排在皇后本人赞助的救护列车上……然后照样过着舒适享乐的生活。每天早晨，外面挤满了求见者，拉斯

普庭在纸条上写介绍信，拿着这种介绍信可以见到内阁总理和各部大臣，能办到各种想办的事情。于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巴结这位“长老”，甚至还有外国间谍。

沙皇专列运行在大本营和前线之间，运行时刻表由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掌管，此事责任重大，要是遇上德国飞机扔下的炸弹，罗曼诺夫王朝就会被炸飞。运行路线加了保密，可是内务大臣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和皇太子乘坐的列车在什么时候，到什么车站，柏林方面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赫沃斯托夫只让皇后一人知道专列运行的时刻表。原来是皇后把运行路线时刻表告诉了拉斯普庭，理由是让这位长老在各地都保佑沙皇，为沙皇祈祷。协约国英法驻俄国的使馆人员一直确认，有关大本营的各项机密就是从拉斯普庭的好友犹太巨商马努斯的寓所飞到德国总参谋部的。

拉斯普庭不仅交游不慎，而且只要“三杯下肚”，他就把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以此来炫耀他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拉斯普庭还借助“上帝的意志”、“天意”来对前线的军事行动进行干预。沙皇在给皇后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前线的情况和未来的作战计划，同时提醒皇后不要泄露给任何人。愚蠢的沙皇不知道同皇后讲，就意味着同拉斯普庭讲。皇后本人对军事一窍不通，可是对拉斯普庭的指示却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而这些所谓的“指示”都是拉斯普庭在酒后昏头昏脑的时候想出来的，有的纯粹是胡话梦呓。在11月，皇后命令沙皇说，“我要把我们的朋友在夜梦中得到的使命转达给你。他（指拉斯普庭）请你下令，在里加附近开始进攻……”结果，沙皇下令在巴比特湖附近发动了一次可怕的夜袭，俄军炮兵误射了自己人，伤亡严重。前线是否发动进

攻，什么时候发动进攻，就看拉斯普庭的“预言”如何。在尼古拉二世领导下，大本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拉斯普庭当然不敢公开干涉总部的计划。但是，他利用“预言”、“上天启示”、“托梦”等形式严重地干扰着前线军事行动。

1916年初。前线上寒雾迷漫，这不利于军事行动，沙皇下令进攻。拉斯普庭大骂安纽特卡，因为她根本没有告诉他前线有雾。然后，长老又把怒火发在总司令沙皇身上，沙皇竟没同他拉斯普庭打招呼，就下令进攻。拉斯普庭说，“我怎么为你们祈祷呢？妈妈，这可不成！你对爸爸监视不周……如果他问我一声，我就会告诉他：进攻为时过早。而血已经流得太多了。”

拉斯普庭的行径已经是天怒人怨，但是沙皇还是宠信他。1916年秋冬，米哈依尔亲王到大本营看望沙皇哥哥，亲王劝沙皇把拉斯普庭赶走。沙皇表示决不让步。

天怒人怨 葬身冰窟

正如亲王对沙皇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拉斯普庭以前是块笑料，那现在已成为一个毒瘤，必须割去。刚愎自用的沙皇和迷信固执歇斯底里的皇后宠信拉斯普庭，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沙皇曾对杜马主席罗将科说，“这是我的家务事，请你们不要干涉。”罗将科一针见血指出，“在君主政体国家，沙皇的家务事就是国家大事。”拉斯普庭施展阴谋诡计，安插党羽，操纵朝政，介入司法事务，甚至直接干预内阁总理和大臣的任免。在斯托雷平被刺后的那五年多时间，内阁总理换了4个，内务大臣换了6个，外交大臣换了3个，陆

军大臣换了4个。像走马灯似的，连面目都看不清就换了。这不仅为人民所痛恨，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引起不满。1916年底，君主主义者尤苏波夫公爵，德米特里·帕甫洛维奇亲王，杜马中最反动的代表之一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同谋杀死了拉斯普庭。

实际上，谋杀拉斯普庭的行动已经有过多次了。第一次是神父伊利奥多尔策划的。先前他帮助过拉斯普庭，后来发现这是个地痞无赖，就向东正教最高会议提出请求把拉斯普庭驱逐出首都彼得堡，后来由于受到教会当局的迫害，放弃神父职务，脱下袈裟，与东正教最高当局决裂了。他策划要用大剪刀阉割拉斯普庭，使其成为“公马”。在行刑时的搏斗中，拉斯普庭逃脱。伊利奥多尔改名为特鲁法诺夫，隐姓埋名，后逃往瑞典。写过一本名为《神圣的魔鬼或关于格里什卡·拉斯普庭的真相》的书。第二次是一个名叫古谢娃的妇女，在拉斯普庭的家乡波克洛夫斯科耶村行刺，尖刀捅破了拉斯普庭的肚子，肠子都出来了，但拉斯普庭又逃脱了。古谢娃为此坐牢，她是一个受拉斯普庭伤害的人，发誓要报仇。第三次是大本营的骑兵大尉奥布拉茨佐夫，到拉斯普庭经常寻欢作乐的“罗德饭店”行刺，但左轮手枪卡壳了，一帮暗探扑了上来。暗杀未遂。事后，拉斯普庭还说，“什么子弹卡壳了，这是上帝在亲自保护我。”这几次谋杀事件，都没有经过周密的策划。

君主主义者、保皇党人甚至也不能容忍拉斯普庭的胡作非为和目空一切。尤苏波夫在《拉斯普庭之死》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与拉斯普庭的一次交谈内容。谈话涉及到了政治，拉斯普庭对杜马进行攻击说，“那里光散布我的坏话，想叫

沙皇难堪……哼，他们也胡说不了多久啦：我马上把杜马解散，把议员统统打发到前线去打仗。我给他们点颜色瞧瞧，那时候他们会想起我的。”骂完国家杜马，拉斯普庭又说到皇室，“眼下我只跟你说：皇后真是英明透顶的女主……我同她合起来，干什么都能干得成，办什么都办得到。至于皇上他吗，是个大圣大贤，可他算什么皇上呢？最好是逗逗孩子，摆弄摆弄花草，种种菜园子，哪里治得了天下……够难为他的，所以上帝祝福我们辅佐他。”

拉斯普庭以傲慢的口气说，“上帝的意志是不能违抗的！上帝他可不是白白派我来辅佐皇帝的……我告诉你：要不是我，皇上、皇后就彻底完了。我不跟他们客气，如果不照我的办，我马上拍桌子，站起来就走。他们来追我，求我：‘别走，格里哥里。您吩咐什么我们都照办，只要您别离开我们。’你瞧，亲爱的，他们多喜欢我多尊敬我。”拉斯普庭继续说，“前几天我对他们提起一个人，说是该任命他，可是他们老是拖啊拖……于是我吓唬他们：‘我走了，离开你们回西伯利亚去。没有我，你们大家在这里都会倒霉的，还会把你们的儿子给毁了，因为你们抛弃上帝，投向魔鬼。’我就是这么干的。”尤苏波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内心对这个自命不凡的乡巴佬兼盗马贼如此傲慢地以轻蔑的口气谈及俄罗斯皇帝，感到满腔怒火。他们感到不能再忍耐了，于是开始策划谋杀拉斯普庭。

也是拉斯普庭自取灭亡，他全然不顾上层社会的情绪已发生变化。就在这年1月10日特列波夫出任内阁总理后，把拉斯普庭召到自己的办公室，开诚布公地把20万卢布放在他面前说：“你把钱拿走，但是你再不要干预国家大事。”

拉斯普庭对内阁总理说，“钱我同意收下，可我首先得跟一个人商量一下”。几天以后，拉斯普庭来找特列波夫说，“我同自己的那个人商量过了，他对我说，格里哥里，不要拿特列波夫的钱。我给你的钱会更多！”特列波夫问，“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沙皇。”拉斯普庭说罢扬长而去。特列波夫仅仅支撑了一个月就下台了。显然特列波夫是小看了拉斯普庭，他哪里知道，拉斯普庭介入司法事务，使银行家鲁宾斯坦获释，这位银行家给拉斯普庭 50 万卢布表示酬谢。

尤苏波夫公爵会见了杜马代表、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马克拉科夫（他的哥哥是前内务大臣），坦率地对他说，“如果有人干掉拉斯普庭，我愿出 100 万卢布。”马克拉科夫回答说，“作为法学家，我告诉你，杀人这事很简单，就是处理尸体很复杂。雇佣杀手也很简单，但他有可能从手里捞走 100 万，可是为了 10 戈比的啤酒，就把你出卖给警方。”

最后，他们商定把拉斯普庭骗到尤苏波夫公爵的地下室干掉。尤苏波夫公爵跟拉斯普庭的私人交往也不错，不会引起他的怀疑。于是为了不引起“长老”的怀疑，尤苏波夫就雇人把地下室装修收拾的像座富丽堂皇的小宫殿，地下室安全，外面听不到响声。他们搞来了一副运动员用的哑铃，说是趁长老不注意的时候给脑门上 come 一下。搞到了氰化钾，准备放在酒里毒死这个恶棍。正如法学家马克拉科夫所说，处理尸体很复杂，为这事他们绞尽脑汁，最后他们共同决定：最好的方法是把拉斯普庭的尸体用铁链捆上再加一块铁，塞到冰窟窿里。事先寻找好溺尸的冰窟窿，就在皇村车站旁边。

当然，尤苏波夫、普利什凯维奇还征求了杜马主席罗将科的意见，主席先生说，他本人乐于亲手掐死这个恶棍，但

干这种事，只是他年岁太大。他们请马克拉科夫一块干，这位法学家表示，让他干这种事可能误事，但他保证，一旦露馅被捕，他将贡献出所有法律知识和经验，使他们免于死刑。普利什凯维奇大骂这个法学家是滑头。普利什凯维奇又拉图拉舒尔金一起干，这是个头脑机灵的家伙，他说，“难道拉斯普庭是万恶之源吗？蛇已经咬了人，再打死还有什么意义？拉斯普庭的毒汁已经渗入到帝国的血液里，专制制度已经无可救药。即使他们把他杀死，难道俄国的状况就能改善吗？你们动手太晚了，本该在 1905 年就动手！”这倒是切中要害的批评。虽然道不同，不相谋。尤苏波夫、普利什凯维奇还是出于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干这种事的。然而他们征求意见的这些人，都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干。酒已倒出，就得喝下去。他们决定干，时间定在 12 月 16 日下半夜。有关谋杀拉斯普庭的详细情节，尤苏波夫公爵后来写了回忆录《拉斯普庭之死》，其中描述非常引人入胜，由此看出拉斯普庭确有某种“神力”。

12 月 15 日，尤苏波夫去见拉斯普庭，约定次日夜晚 12 点到公爵家。拉斯普庭一直想认识公爵夫人，在以前的交往中也多次提到过。尤苏波夫哄骗长老说，“我的妻子刚从克里米亚回来，她想同你在幽静的地方谈一谈。你明天来吧……不过，她要求你晚些来，到夜晚 12 点吧，因为岳母和一些太太将在我们家吃饭……”拉斯普庭欣然同意，但提个要求让公爵亲自接送。

12 月 16 日夜，尤苏波夫同伙把一切都准备妥当。公爵去接来了拉斯普庭，长老走进公爵的院子，进了楼门，听见了留声机放着美国歌曲《花花公子美国佬》，拉斯普庭爱听

这曲子。尤苏波夫解释说，“这是我妻子的客人，快走了”。他把长老引进经过装修的豪华的地下室。

长老脱去大衣，一眼看上迷宫橱，像个小孩那样细细欣赏。一开始他拒不喝茶，也不喝酒，这叫公爵很是着急。他们坐下后，开始聊天，把共同的熟人一个个谈论过了，提到了安纽特卡，也说起皇村。长老还发了一阵牢骚，他说，“……贵族们看不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皇宫里出出进进，这全都是因为嫉妒和仇恨……可我怕他们怎么的？他们对我毫无办法：大家都知道我专能对付阴谋诡计。他们试过，试过不止一次，可是上帝一直叫我清醒着。这不，连赫沃斯托夫也没有得手，受到惩罚，给撵走了。说老实话，他们只要敢碰我，全都没有好下场。”

过了一阵子，拉斯普庭把他爱谈的话题都谈了个够，牢骚发完了，心情开朗了。他想起了喝茶。公爵倒了一杯茶，把投了氰化钾的点心碟推到长老面前，长老不吃，说太甜了。但过了一会，他开始拿了一块吃下去，又过了一会又吃下去一块，这样把七块点心都吃下去。但是拉斯普庭仍然跟公爵聊天，若无其事，尤苏波夫心里挺紧张，这氰化钾该起作用了，莫不是马克拉科夫这小子拿来的不是真家伙。

公爵又拿来长老爱喝的马德拉酒，把酒斟在放了氰化钾的酒杯里，这样喝过几杯，长老仍是脸不变色，只是三番五次地用手按喉咙，仿佛有什么东西妨碍他吞咽，但他精神极好，几次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公爵问，长老有什么不适吗？长老说没什么，不要紧，无非是嗓子发痒。公爵又劝长老喝了两杯，一共是三杯了。公爵不得不承认，长老非同一般。心想莫非真是“神人”不行。长老还在房间里走来

走去，看见墙上挂着吉它，长老请尤苏波夫弹个快活的曲子。听过几曲后，长老说，怎么不见你妻子来。公爵一看表，已是凌晨两点半了，说上去看看妻子的客人们怎么还没走。拉斯普庭同意了。公爵走上楼去和同伙商量怎么办，同伙们说冲下去干掉长老。公爵认为会坏事，拉斯普庭并非等闲之辈。公爵走下楼梯，说妻子马上就下来。可能是毒力发作，拉斯普庭神情呆滞。公爵问长老，“怎么不舒服？”长老说，“是的，有些头重脚轻，肚子里灼得很。再给我一杯酒，会好过些的。”公爵斟了马德拉酒，长老一口喝干，马上精神抖擞，快活了起来。突然，长老要公爵跟他到茨冈人（吉卜赛人）那里去。公爵借口时间太晚来托辞。尤苏波夫绕到长老身后，拔出手枪，这时长老正在欣赏墙上挂的水晶耶稣受难像，“呼”的一枪，拉斯普庭中弹，疯狂地野兽般地大吼一声，笨重地仰面倒在地上。

同伙们听到枪声，赶快从楼上跑下来，想助一臂之力。拉斯普庭仰面躺着，脸不时的抽搐，手在痉挛中握紧，闭着眼睛。伤口很小，几乎看不见血。长老没睁开眼睛，几分钟后就断气了。公爵检验了伤口，子弹洞穿心区。毫无疑问，是死了，同谋者建议再补上一枪，但担心出血过多，没有补。锁上门，一齐到了楼上公爵的书房。

剩下要做两件事：第一，万一拉斯普庭来时暗探曾跟踪，因此要假装拉斯普庭离开了公爵家。这由苏霍京中尉装扮成拉斯普庭，穿上长老的大衣，戴上他的皮帽，乘坐普利什凯维奇的敞篷汽车，朝长老住所戈罗霍瓦亚街开去。第二，带上长老的衣服，送往华沙车站，在普利什凯维奇的医疗列车上焚毁。他们个个精神振奋，似乎他们的英勇行为将

拯救俄国，使它避免沦亡和耻辱。于是大家准备分头行动。

公爵蓦地隐隐感到一阵惊惶，急忙向楼下走去，再看看情况。他打开通往地下室餐厅的门锁，发现拉斯普庭仍躺在老地方。公爵摸一摸，长老的尸体尚温，但找不到脉搏。这下肯定是必死无疑了，公爵是这样认为的。

尤苏波夫要准备离开了，他突然发现长老的左眼皮轻微的跳了几下。他又走到长老跟前，发现长老脸面痉挛抽搐着，越来越厉害。左眼猛一下睁开，一刹那，右眼也睁开了。两只眼睛流露出凶狠的目光，盯着公爵。公爵想跑，腿不听使唤，想喊，喊不出声来。站在那里发呆。

拉斯普庭陡地猛一打挺，跳起来站住，口吐白沫，样子可怕极了。冲向前来，一双铁手抓住公爵的肩膀，想掐住喉咙。死而复生的拉斯普庭嘴里念叨着尤苏波夫的名字。公爵恐怖极了，用尽力气挣脱了魔掌。

拉斯普庭嘶哑地呼噜着，仰面倒下，一只手里捏着从公爵肩上撕下的肩章，全身蜷缩，躺着不动。

公爵迅速奔上楼，去拿手枪，刚才他把枪放在书房里。嘴里喊着，“赶快、赶快拿枪！开枪打他，他没有死！”

拉斯普庭此时正从地下室往上爬，手脚并用，一级级爬得很快，咆哮着，活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他一使劲跳到通向庭院的暗门前面，一下把门撞开了。拉斯普庭出了门，消失在黑暗中。尤苏波夫不可理解，半小时前自己看到拉斯普庭在咽气，而现在踉踉跄跄地在庭院中沿着邻街的铁栅栏，踏着疏松的积雪飞快地跑着……普利什凯维奇寻着拉斯普庭的脚印和叫声跟在后面，拉斯普庭声音凄惨地叫喊：费利克斯、费利克斯，我要绞死你（指尤苏波夫）。普利什凯维奇

连开两枪，一枪击中背部，一枪击中头部。拉斯普庭摇着头，在雪地上转了几圈，慢慢蹲下身去，最后沉重地倒在雪地里。同伙们把拉斯普庭拖进房子，他脸朝上平躺着，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睁开右眼，又爬了起来。尤苏波夫用哑铃在拉斯普庭的太阳穴上连击几下。后被同伙抱住，害怕弄出好多血来。

同伙们把拉斯普庭的尸体用窗帘包起来抬到车上，扔进事先察看好的冰窟窿里。当时已经是凌晨5点钟。拉斯普庭的生命力之强无法理解，事后，经法医解剖检查说，拉斯普庭是溺水而死，因为肺部有积水，就是说他被扔进冰窟窿里后还在呼吸，大约活了7分钟。

尤苏波夫、普利什凯维奇、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亲王的党羽们一直认为，暗杀拉斯普庭的凶手是俄国的救星。但是，谁都知道，这伙凶手拯救的不是俄国，而是专制制度。俄国的真正救星是后来发生的人民革命。

12月17日，天一亮。拉斯普庭家人就告诉暗探们，说长老一夜未归。暗探们心想，这是常有的事，不必大惊小怪。

皇村的人们还希望“长老”有上帝的庇护，不致死去。然而，警方的调查证明，长老确已被谋杀。一封封电报飞向大本营，请沙皇火速回驾首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12月20日长老的尸体被找到。沙皇夫妇、安纽特卡非常悲伤。但皇族中也有人内心暗喜，在罗曼诺夫家族中有人起草了一份反对迫害杀死拉斯普庭的凶手的抗议书，有17人签名，为首的是希腊皇后奥尔加（尼古拉二世的亲姑母，德米特里亲王的祖母）。皇后看到抗议书，怒不可遏地说，“这简直是

罗曼诺夫家族中的革命！”沙皇在抗议书上批示道：“谁也无权杀人。”沙皇的批示看起来非常虚伪，鲍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愤怒地喊道，“对！谁也无权杀人，可是就不算你的这个涂过圣油的教徒，你自己亲自批准了千万人的死刑！”

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对报界和首都各界广泛宣传说，装殓着拉斯普庭尸体的棺槨已用火车运往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并按照教会仪式在该村安葬。

实际上，拉斯普庭被停放在国家教堂里，它坐落于沙皇的大亚历山大行宫旁边。在这里为“无辜被杀的”格里什卡举行了超度仪式，闲人一律免进，只有沙皇夫妇、安纽特卡深切悼念，神经质的哭泣。

拉斯普庭死了，长老的职位空出来了。普利什凯维奇说得对，这是个肥缺，而这样的位置是不会空着的！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已经觊觎补缺，这位大臣使出浑身解数，企图代替拉斯普庭，他到处张扬说，“长老”在离开人世之际，把他不朽的灵魂托附在他普罗托波波夫身上了。除此之外，这位大臣还接过了拉斯普庭的恶习：他不断预言，告诉皇室说，只要他普罗托波波夫活着，罗曼诺夫家族就平安无事。

拉斯普庭最后埋葬在属于安纽特卡的一块荒地上，她要在这里盖一座小教堂。后来小教堂盖起来，常有女性崇拜者前来为他祈祷。沙皇夫妇还曾为这个小教堂的命名争议过，皇后说，“我们就命名这个修道院为拉斯普庭修道院吧。”沙皇说，“亲爱的，这个名字在百姓中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姓听起来不体面。这个修道院最好叫格里哥里修道院。”皇后坚持说，“就叫拉斯普庭修道院，格里哥里在俄国有几十万，而拉斯普庭只有一个……”

二月革命后，人们偶然发现这座小教堂的地下室停放着拉斯普庭的大黑棺材。于是抬出来游街示众，然后打开棺盖，看着“长老”的尸体连同棺材一同烧掉了。

墨索里尼

——乞丐帝国的恺撒大帝

张咏梅

引子

意大利，北接阿尔卑斯山，南部伸入地中海，这里高山峻美，平原婉丽，四季风景如诗如画。温馨的地中海清风长年不息，吹涌着世代意大利人浪漫的情怀。公元十四世纪，震撼世界历史、震慑人类灵魂的文艺复兴运动便是由此发端而波澜壮阔的。意大利人在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它宛如地中海温馨的海风一代又一代滋润着人类的文明。诗人但丁、彼特拉克，作家薄伽丘，建筑师伯鲁涅列斯基，画家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尔、提香，雕刻家米开朗基罗，音乐家帕莱斯特里那……他们是意大利人永恒的骄傲。当世界历史迈入殖民主义时代时，生性浪漫、不愿受拘束的意大利人也开始梦想建立一个帝国来，希望有那么一天富饶辽阔的地中海成为意大利的内湖！不少人甚至崇拜起意大利能征善战、胆略过人的独裁者

恺撒。然而此时的意大利并不强大，当大英帝国强大的海军舰队远涉重洋、陆续敲开亚洲诸国的大门时，意大利才刚刚摆脱外族的奴役，将分崩离析的国家勉强统一起来。在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虎狼宴上，意大利不过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幼禽。国土美丽但并不富饶，矿藏十分贫瘠。铁、煤、石油严重不足。棉花、羊毛和粮食也仰赖进口，工业发展落后。在帝国主义强国之林中，意大利被惯称为“贫穷”帝国、“乞丐”帝国。而本世纪初，一位恺撒的崇拜者妄图通过法西斯的魔力使这个贫穷的、形同乞丐的帝国一夜之间变成地中海的强大帝国，这位狂妄的崇拜者便是二十世纪意大利的“新恺撒”——本尼托·墨索里尼。

寸笔挫群雄

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城山色迷人，自中世纪以来，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墨索里尼家族。公元1270年前后，一位名叫乔瓦尼·墨索里尼的英雄成为了这个城市的领袖，在省城的历史记录中还记载着墨索里尼家族的徽章：黄制服上缀着六个黑色标志，象征着勇敢、胆略和力量。后来家族衰微，逐渐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中下等家庭。在辛苦度日之中，1883年7月29日，家族又一名男性成员诞生了。家庭的男主人是一名五金匠，身强力壮，人称亚历山德罗大力士。男主人同情穷人，厌恶豪富，愤恨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和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满脑子社会主义的思想，又十分崇拜墨西哥的民族英雄、平民总统本尼托·胡亚雷斯，五金匠望子心切，给儿子取名为本尼托·墨索里尼。

——希望儿子长大之后，为平民谋福，受人尊敬。

然而墨索里尼从小骄野任性、顽皮打闹、爬墙上树、偷鸡摸狗，无所不为。母亲本来是一位小学教员，勤恳本份，怎么也管束不住骄野的儿子。1890年夫妇俩决定把儿子送到邻村去启蒙，但不到两年，蛮性不改的墨索里尼由于经常打架被学校开除了。母亲只好求人将儿子转学。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墨索里尼渐渐知道用功了，很快他的聪明在全校出名，教师们都夸他是“栋梁之材”。然而狂野的本性依然难改，有一天市政府召开音乐会，墨索里尼没有购票，门卫凶狠狠地挡住了他。他灵机一动，翻窗而入，抢占了一个座位。少年时期墨索里尼就口才夺人。有一次口试，他一口气讲了半小时，尽管答非所问，老师给了个零分，但后来那位老师仍忍不住夸赞墨索里尼的口才。放假时，墨索里尼经常站在桌子上手舞足蹈地练习演说，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长大以后，我一定要让意大利听我的指挥。”

十三、四岁时，墨索里尼前往福林波波利的师范学校学习，虽然常常违犯纪律，但终于熬过了长达六年的学生生涯。毕业后墨索里尼在哥尔替瑞获得一个乡村小学校长之职。然而天性好动的墨索里尼怎能耐得住乡村教书匠的寂寞，校长当了一年，再也忍受不了。1902年墨索里尼卷起行李，一挥手离开了哥尔替瑞的小乡村。他要去考察世界，周游四海，非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不可！

他衣着整洁，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不知道这一番伟大事业该从何下手。走到基亚索后，正好有开往瑞士的火车，他于是决定先到瑞士去。在候车室，墨索里尼顺手买了一份《米兰报》来阅读，报纸上赫然印着社会党勃烈达标暴动失

败，社会党领袖银铛入狱。墨索里尼惊讶地发现被捕者之一竟是自己的父亲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怎么办？是留下来去救父亲、去安慰母亲？还是继续前行？墨索里尼茫然无措，捏了捏口袋里仅剩的两个里拉，他决定继续前行。

在瑞士的生活令墨索里尼终生难忘。他做过泥瓦匠、脚夫、缝工、帮厨。第一次干泥瓦匠的活，老板指责他衣服穿得太好，干下等的活，还要穿着体面的衣服，没几天就辞退了他。不久墨索里尼来到瑞士洛桑，在这里他一边找活干，不管干什么活，墨索里尼坚持一条原则：不借债、不乞求他人，靠自己的劳动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同时他又一边在洛桑大学旁听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年幼时的玩劣不好学仿佛与他无缘了。墨索里尼刻苦自学，1904年又辗转来到日内瓦，继续半工半读。这一时期，他不仅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翻阅了大量书籍，而且还刻苦自学了法语、德语和英语。墨索里尼的才干和文采也开始显露，他为意大利和瑞士报纸撰写文章、并经常在街头演讲。他言词犀利、态度鲜明，演讲也极富煽动力。

有一次墨索里尼前去听法国社会主义者绍雷斯的演讲，绍雷斯大谈基督的正义，墨索里尼此时已无法维持乡村小学校长的整洁了，他衣衫不整地站在听众中间，旁人以为他是无政府党人。绍雷斯刚演说不久，墨索里尼便举手表示反对，并且口出狂言，激起群众公愤，听众愤怒地轰他，墨索里尼却大不以为然，他大声喊到，“我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大家正要动手打他，绍雷斯表示等他演说完毕，允许这位反对者申说一番。

墨索里尼跳上讲坛，面对众多听众大谈教会对于罗马帝

国之罪恶，他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条理分明、极富思想性、又简单明了，引起听众们一阵阵喝采。但瑞士的警察早已盯上了这个言辞激烈、蛊惑人心的演讲者，第二天墨索里尼被驱逐出境。

1908年墨索里尼移居奥地利，并正式开始了记者生涯。他一开始编辑《特伦托新闻报》，后来又在《人民报》做助理编辑。桀骜不驯的天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决定了墨索里尼一做记者便不是一个温和的操刀者，他利用报纸猛烈攻击奥地利的宗教势力，力主恢复意大利北部已失去的土地，鼓动特伦托地区的人民脱离奥地利的管辖，不久墨索里尼继瑞士之后，再次被捕入狱，最后被奥地利当局驱逐出境。

在浪迹一圈之后，墨索里尼又回到了他生命的起点——他的家乡，他父亲的铁匠铺。在老社会党的父亲引荐之下，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员。然而今非昔比，在经过种种魔难和斗争实践之后，墨索里尼已成熟多了。他决定自己办报，为自己的伟大事业呼风唤雨打天下，这张报纸名为《阶级斗争报》，墨索里尼办报十分认真，他表示“报纸不是堆积文字，而是党的灵魂”，报纸很快带有墨索里尼浓厚的个性色彩。他到处树敌，既攻击共和党，又抨击社会党右翼。在一片争议与反击之中，墨索里尼越战越勇，文思如涌，很快声名鹊起。1912年能言善辩、能写能骂的墨索里尼被推举为意大利社会党的机关报——《前进报》的主编。

墨索里尼成为主编后，《前进报》的文风为之一变，墨索里尼大手一挥，对手下的编辑人员说到：“我不喜欢不痛不痒的文字，文章要尖锐泼辣、要像闪电、象炸药，一定要富于煽动性”！文风大变的《前进报》发行量骤然增至十多

万份，党员人数也由五万人发展到十五万人，舆论工具的摇旗呐喊不仅壮大了社会党的队伍，而且大大改善了党的经济状况，许多人把墨索里尼视为全国的英雄。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是德奥为核心的三国同盟之一，墨索里尼手操笔杆、大肆呼吁意大利保持中立，不做德奥的走狗。1914年11月，他又发表文章，在审时度势之后又呼吁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作战，他抨击德国是所有叛逆、耻辱、奸诈的来源。当时意大利在欧战爆发后第三天即宣布中立，气得德国威廉二世暴跳如雷，连声咒骂意大利国王无耻下流！然而意大利并非不愿打仗，而是在等待协约国与同盟国预付的酬码。当时意大利国内动荡不安，社会党反对参战，而墨索里尼等力举参战。“我说‘战’这个字声音很大，我信仰心很重，我豪气很盛！因为我是对诸位青年人说的，对诸位在历史上有责任的人说的！”“非战不足以奋发有为，非战不足以改变平民政治所养成的人民的惰性，非战无以收复我河山！”墨索里尼抨击散漫自由惯了的意大利人只图苟安、不肯前进，人人装聋作哑，希望他人吃苦冒险。墨索里尼此文一出引起一片抗议，但他全然不顾，依然威风凛凛。1914年11月，意大利社会党在米兰开会，墨索里尼跳上讲台：“从今以后，我与畏首畏尾不敢说话的人、不主张参战的人，势不两立！”台下群情愤怒，高喊“打死他！打死他！”墨索里尼拼命解释参战之好处，但无人理睬，盛怒之下，墨索里尼抓起桌上的水瓶，在“轰”的一声巨响之后，墨索里尼与社会党决裂了。几天之后，社会党登文宣布开除墨索里尼的党籍，并撤销了他总编职务。

许多人相信墨索里尼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离开社会

党时，囊中又只剩下五个里拉了。墨索里尼生性豪放随意，从不在乎私有财产。然而墨索里尼并没有饿死，也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几天之后，在一些主战的垄断资本家的支持下，墨索里尼又办起了另一份报纸——《意大利人民报》。报纸的创刊号上十分醒目的印着两句名言，一句是布朗基说的：“谁有铁，谁就有面包”，另一句是拿破仑的：“革命是一种理想，须要有刀枪维持”。报社设在米兰保罗街一座古老的房子里，墙壁因年久失修，多半已经脱落，屋里桌椅也残缺不全，但墨索里尼纠集了一伙臭味相投的人在这里与所有的反对派“文斗”。房内充满了火药味，墨索里尼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各种报纸、资料、书籍和文稿，写字台后面挂着意大利战时敢死队的黑旗，旗旁放着白骷髅和刀子。墨索里尼写作时，桌子上放着一支手枪，枪口向着自己。写作时全神贯注，不容他人打扰，甚至威胁谁要敢打扰他，他就要开枪。1915年1月他创建了他自己的政党“革命同志会”，很快党员发展到五千余人。4月11日，墨索里尼第一次被罗马当局送进了监狱，罪名是煽动战争。但出狱后墨索里尼继续著文，与人相争，“我想要意大利国基巩固，必须要改造国会，至少要把十几个卖国议员枪毙！”1915年5月，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英国首先答应了意大利扩张领土、瓜分殖民地的要求，意大利遂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墨索里尼成功了，他激动不已：“刀枪相接的时候，我们只有一句话要说：就是‘意大利万岁！’”9月3日，墨索里尼对《意大利人民报》的同仁说：“我去前线作战了，希望后面要有保障，要睁开眼睛，努力奋斗。谨祝诸君努力！”为了这场战争，墨索里尼曾经挥动了数千次笔杆，如今战争降临，他却投笔从戎了！

不战降罗马

前线，交战双方争夺激烈，硝烟弥漫，意大利军队伤亡惨重。墨索里尼已由一名士兵升为排长，此时他正率领全排发起进攻。他身先士卒，英勇顽强。本来在入伍之初，团长就知道他的团有个墨索里尼，很会写文章，执意让墨索里尼留下来，替团里写战史，但墨索里尼拒绝了，“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写文章的”。此时已是1917年2月22日，墨索里尼所在的部队正在法国边界作战，突然一声巨响，地雷爆炸，墨索里尼失去知觉。送入后方医院后，墨索里尼死里逃生，前后动了27次手术，从身上取出大小44个弹片，总算捡回了一条命，但前线已不能再上了，他又回到了米兰他的报社。

1918年11月4日，意军占领特兰托与的里雅斯特，奥地利战败，要求休战。意大利在近4年的时间内，败仗不少，然而这一胜利是以意大利经济崩溃和70万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墨索里尼在他的报纸上慨叹：“吾人回想战争之苦，能不颤栗吗？我们只有拭泪说：‘意大利万岁’。”

1919年1月18日，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以战胜国的身份来到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宰割、对海外殖民地的瓜分将在此举行。意大利是四强之一，更何况1915年参战时英国绅士们是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许了愿的。全意大利都眼巴巴地注视着巴黎和会，期待着一个奇迹从巴黎带回，意大利从此百病消除。

然而结果差强人意，意大利在开战之初脚踏两只船，参

战之后的行动对欧战大局没有多少改观，加之国家贫弱，经济上又仰赖英、法、美，因而奥兰多只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配角。美国主张“民族自决”，反对英法过分控制欧洲，对于意大利梦寐以求的巴尔干土地竭力阻挠。奥兰多几次申辩独霸亚得里亚海、占领阜姆港的要求，并以没有阜姆他不能回国以及意大利将发生暴动来要挟，但英法美置之不理，装着没听见，奥兰多气得一摔手回到国内，英法美仍不予理睬，奥兰多只好忍气吞声自己悄悄又重返巴黎。6月，条约终于签订，意大利在北部获得了一部分奥地利的土地，和英法美一起获得了对爱琴海沿岸的色雷斯地区的控制权。而对色雷斯的控制权也在三年之后随着土耳其革命的爆发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而化为乌有。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坦噶尼喀、卢旺达——布隆迪、喀麦隆、多哥、西南非洲、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萨摩亚和新几内亚等地，被英、法、日、比和南非联邦瓜分一空，意大利在非洲只获得几块没有出海口的不毛之地。环地中海帝国的美梦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奥兰多回国之后，意大利民怨沸腾。战争的创伤无从医治，工厂罢工，农民暴动，到处都是反饥饿的人群，垄断资产阶级更是愤怒不已。奥兰多下台了！尼蒂政府组阁，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之下很快也宣布倒台，饶里蒂又摇旗上台，但局势仍然动荡不安，250万军人复员，失业与不满尤如地火。此时墨索里尼已于1919年3月份组建了法西斯政党。

墨索里尼喜好语不惊人不要休，他创建法西斯党也要别出心裁。他的党全称“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名就充满浓厚的挑战性与火药味。他亲手设计的党徽是一束棒子捆在

一起，中间捆着一柄斧头。棒子象征人民，斧头象征领袖。拉丁文“棒束”为 *fasces*，音译为法西斯，此即法西斯的由来。棒子又是古罗马高级法官的标志，因此法西斯的党徽不仅寓意着人民绝对服从领袖，而且象征着意大利的光荣。所有党员身着褐衫，行罗马式敬礼，唱青年进行曲，以“信仰、服从、战斗”为口号，要服从命令，不准空口说白话，目的明确，不顾一切为法西斯而战。

法西斯党建立之际，墨索里尼脑海里或多或少还残留着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吸引中下阶层加入政党，他宣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把工厂或公共事业机构的管理权交给无产阶级的组织”、“对资本课以累进性特别重税”、“没收宗教团体的全部财产”、“实行普选”等。然而意大利当时中下阶层主要受社会党影响，对新建的法西斯不够了解，反资本、反教会的措施又引起垄断资本、封建势力的反感，尽管巴黎和会之后，意大利民怨沸腾，墨索里尼乘风兴浪，但 11 月的选举法西斯党一败涂地，无一人选入国会，许多法西斯分子失去信心，年底 9000 多人的法西斯队伍只剩下 870 人。

墨索里尼决定改变党的方向，投靠垄断资产阶级。1920 年 5 月墨索里尼重振旗鼓，再次颁布法西斯党纲。法西斯由过去同情和支持工农运动转而采用残酷的手段疯狂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公开参与军警对群众的镇压，与之合谋白色恐怖。更有甚者，法西斯专门组建了行动队，殴打社会党人，冲击社会党的聚会，焚烧社会党的《前进报》馆。1921 年法西斯党第二次参加选举，法西斯匪徒在墨索里尼的授意下四处出击，谁不投黑衫党的票，重者将遭致毒打，轻者被灌

喝蓖麻油，墨索里尼自己也身先士卒，与政敌进行武斗，“决战决胜，视死如归”。1921年法西斯党选票剧增，在国会获35席，虽然人数不多，但成为国会的主要威慑力量。垄断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余虑全消，转而全力支持法西斯党。

1922年7月，意大利走马灯似的政府已换上了法克达内阁。19日，墨索里尼致信法克达：“法克达总理先生，我告诉你，你的内阁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从各方面看来都是不相宜的。虽然你的朋友以慈悲为怀而捧你，但是你的内阁还是不能生存，我警告它不能再得过且过地维持寿命了，而且你所依靠的人，都是和你一样的无用之徒”。

10月20日法西斯总部下令全国总动员，并发表对全国国民的檄文，宣布进军罗马。法西斯劝告军警不要和他们作战，劝慰有产者不要害怕，声明保护工农的正当权益，扬言对皇室尽忠，只是要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法西斯大军一路攻克克雷莫纳、亚历山大里亚和波伦亚，沿路政府军队和警察严守中立，不敢出击。各资产阶级政党也纷纷屈膝投降。法克达总理请求宣布戒严，国王拒绝签字。法西斯军队很快兵临罗马城下，垄断资产阶级乘机施压，10月29日，国王下令召唤墨索里尼前来罗马负责组阁。11月1日，墨索里尼将《意大利人民报》交给其弟阿纳尔杜负责，自己驱车前往罗马组建法西斯政权。罗马政权不战而降。

罗马新恺撒

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帝国，裘力斯·恺撒与庞培、克

拉苏结成三头同盟。公元前 59 年恺撒当选为罗马大法官，第二年他亲率罗马大军远征山北高卢（法国、比利时），8 年间几乎征服高卢全境，前 55 和前 53 年越莱茵河攻袭日尔曼，前 55 至前 54 年渡海入侵不列颠！前 48 年大军攻入古埃及，杀庞培、拥立克类巴特拉为埃及之皇，之后又挥师小亚细亚，平息叛乱，继而经北非、西班牙、凯旋罗马！在古罗马帝国历史上裘力斯·恺撒被破例选为五年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兼领大将军、大教长荣衔，拥有“祖国之父”之尊号。恺撒文治武略，修罗马大图书馆、筑广场、神庙、剧场，制订第一部太阳历。他亲自撰写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文体简洁、脍炙人口。由于他的独裁统给与武力扩张，罗马极度辉煌。

墨索里尼十分崇拜恺撒，因而一上台就竭力模仿，试图建立起恺撒式的独裁，并创下恺撒式的伟业。他一面大赦犯人造成虚假和平的空气，另一方面强化专政力量。他将法西斯黑衫军改编为国民保安志愿民团，这些人多为旧军人和惯于寻衅斗殴的流氓打手，以维护“治安”。墨索里尼将过去由皇家、政府以及普通警察组成的三支警察力量收编成一支，取缔一切秘密社团。不久墨索里尼又组织了一个法西斯大议会，并逐渐使之发展成为法西斯意大利的立法机关，法西斯大议会组建之后，意大利国会形同虚设。1925 年政府颁布法令，取缔一切反法西斯团体与活动，法西斯借此机会排斥异己，建立一党专政。不久墨索里尼又颁布一系列法令：取消集会和结社自由，取消言论自由，授予墨索里尼独裁权，要求内阁大臣像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从“领袖”，墨索里尼担任政府首脑和法西斯大委员会主席。到 1929 年，

墨索里尼身兼党、政、军数职、集国家大权于一身。2月，他与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协议，意大利政府承认梵蒂冈为罗马教廷绝对所有，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从此天主教会成为墨索里尼法西斯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

独裁统治终于建立起来了，墨索里尼出语不凡：大凡独裁者，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然而正当独裁的恺撒在表面极度显赫的同时，反对、诅咒、甚至刺杀独裁者的密谋始终不息。墨索里尼敢于在信仰自由、民主的意大利大张旗鼓地独裁专政，反对独裁者、刺杀墨索里尼的密谋也随之前仆后继。

1925年2月，墨索里尼突然从演讲台上消失了，法西斯广播里数日听不到“领袖”的训导，正当人们疑惑之际，法西斯政府不得不宣布：墨索里尼病重！墨索里尼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击倒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病由、病情一直未予宣布，反独裁的人民群众、反对党以及密谋分子们十分高兴。墨索里尼卧床40天，未出房门一步，但正当人们欢庆独裁者的末日时，墨索里尼奇迹般起死回生了！密谋分子在失望之余，开始了行动。

1925年11月3日，意大利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以纪念一战的胜利。墨索里尼将在罗马的巴拉若琪日临街阳台上亲自检阅。刺客日尼邦尼得到法西斯将领卡佩洛暗中支持，他身着少将制服，在巴拉若琪日对面旅馆包定了房间，计划等墨索里尼一出现，便狙击独裁者。时间一分一秒地在过去，离检阅只有一小时了，日尼邦尼再一次检查了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来复枪。这时有人敲门，日尼邦尼装着没事打开了门，不到几秒钟，日尼邦尼束手被擒，法西斯秘密警察制止了第一

次谋杀。

1926年4月，墨索里尼正在日内瓦参加国际医药大会。一天，墨索里尼看见一名英国妇女微笑着款款向他走来，墨索里尼正准备上车，看着款款而至的英国妇女，墨索里尼站在车旁迟疑着，仿佛等待着什么。突然那位妇女拔出手枪，没等墨索里尼做出反应，子弹已呼啸着射来，然而天不长眼，子弹从墨索里尼鼻孔处穿过，居然只伤了一层皮！倘若再往前一丁点，法西斯领袖便一命呜呼了！

不久第三次谋杀接踵而至。意大利青年卢切蒂对法西斯专政、对墨索里尼刻骨仇恨，他从法国回国，身负炸弹，在波达皮亚潜伏了8天8夜。这一天终于等到了墨索里尼的专车，车子倏忽而过，卢切蒂扔出了愤怒的炸弹，一声巨响，墨索里尼的车被炸翻了，但墨索里尼竟安然无恙！

1926年10月31日，墨索里尼到达波伦亚，当地法西斯分子组织群众欢迎法西斯领袖，在领袖与群众“同乐”的氛围中，人群中一名青年手持冲锋枪冲了上去，对着墨索里尼一阵狂射，但墨索里尼再次幸免一死，枪弹只烧破了他的衣服，并未击中皮肉。

墨索里尼十分欣赏恺撒的名言：“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法西斯领袖故意装着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依然我行我素，照常出席各种集会，照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口若悬河。有时工作疲惫了，狂野的性情又浮上来了，突然跨上摩托车，带着他的孩子们去风驰电掣一番，害得警察们猝不及防、连忙组织车队追赶、沿途加以保护。几次遇刺奇迹脱险，更使墨索里尼张狂不已，他相信苍天必将委大任于他，他必将成就一番伟业。

与恶狼为奸

19 世纪末，非洲大陆爆发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贫穷落后、社会经济发展几近原始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黑人打败了欧洲白人——意大利入侵者。这一场在阿比西尼亚阿杜瓦城进行的较量是整个非洲在殖民主义时代唯一取胜的战争！有着洋枪洋炮的意大利军队死伤 6500 人、被俘 2500 人，而只有长矛大刀的阿比西尼亚军队只损失 3000 人。这是非洲人民的骄傲，自然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们则把它视为奇耻大辱。

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一再煽动民族情绪，扬言要“一雪阿杜瓦之耻”，“要严惩这个野蛮的国家”。墨索里尼疯狂扩军备战，一上台就筹划入侵阿比西尼亚的详细计划，试图一显罗马帝国之威风。不久，意军向驻扎在奥加登省瓦尔绿洲的埃塞俄比亚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事后反诬埃塞俄比亚人挑起争端。面对意大利的挑衅与战争威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一面下令军事动员，一面向国际联盟呼吁调停。而国联的主宰英法两国各怀鬼胎。法国在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面对德国日益严重的威胁，竭力想与墨索里尼结盟、共同对德。瓦尔事件爆发后，法国外长赖伐尔急赴罗马，与墨索里尼达成协议：法国默许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自由行动”；在奥地利独立和完整受威胁时，法意互相协商；意大利逐步放弃在法属突尼斯的特权地位；法国将法属突尼斯和法属索马里的一些地区划给意大利，并将吉布提的斯亚贝巴铁路公司 2500 股份让给意大利。英国不如法国

那么露骨地讨好墨索里尼，英国表面上要竭力维护国联的地位，对海尔·塞拉西的正当请求不能置之不理，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敢惹怒墨索里尼，以免把意大利推入德国的怀抱。在英法的袒护下，国际联盟直到 9 月才开始讨论埃塞俄比亚的争端。而在此期间，墨索里尼已作好全面战争准备。

1935 年 10 月 3 日凌晨，意大利军队从北、东、南三路入侵埃塞俄比亚，意大利飞机、坦克长驱直入。海尔·塞拉西一世下令迎战，但埃塞俄比亚全国仅有 200 门野战炮，500 挺机枪和不能用于作战的 13 架老式飞机，意大利北部阿杜瓦等重镇很快失守。1936 年 1 月，侵埃意军已达到 40 万人。

意大利公然入侵埃塞俄比亚，在全世界引起一片抗议，英法操纵的国联迫不得已宣布制裁，制裁包括武器禁运、财政制裁、禁止进口意大利货物和禁止向意大利输出某些货物。然而此时英法仍不敢过于得罪墨索里尼，在禁运物资中将重要战略物资，意大利严重短缺的石油、煤、铁等不列入禁运范围。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也畅通无阻。美国在战前即颁布了中立法，以免卷入埃塞俄比亚纠纷，战争一爆发，美国即表示对交战双方实行“道义禁运”，但美国商人对此置之不理，反而加大对意大利石油输出。德国法西斯在埃塞俄比亚事件爆发后兴奋不已，希特勒一面冷眼旁观制裁的软弱制裁，一方面利用墨索里尼对英法国联的愤怒，极力拉拢墨索里尼，支持并提供包括所有武器在内的战略物资，墨索里尼逐渐依赖德国法西斯。1936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首都沦陷，海尔·塞拉西流亡英国，意大利国王自封为埃塞俄比亚国王。

埃塞俄比亚沦陷之后，英法又竭力与墨索里尼修好，国联制裁很快取消了。但不久，希特勒的机会又来了。1934年，地中海重要国家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前住意大利求援，以推翻人民阵线执政的西班牙共和国，建立法西斯政权。墨索里尼早想控制西班牙，并壮大法西斯力量，他亲自保证在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发难之日即提供一万支步枪、二万颗手榴弹、二百挺机关枪和足够资金。1937年7月，法西斯分子在西属摩洛哥首先叛乱，首领为佛朗哥。

西班牙叛乱爆发时，希特勒正在参加德国盛大的瓦格纳音乐会，在轻歌曼舞中，侍者进来报告：西班牙佛朗哥的使者紧急求见。希特勒一听连忙指示安排接见。希特勒深知自他上台之后，几次派使者与墨索里尼修好，都受到冷遇。特别是德国长期觊觎的奥地利，意大利一直严加防范。希特勒心想，如果西班牙内战的时间越长，意大利与英法的矛盾将更深，德国拉拢意大利的机会就不请自来了！希特勒同时下令空军元帅戈林与陆军元帅勃劳希切立即赶来会见，希特勒一面满口答应佛朗哥的使者，一面下令马上制定支持佛朗哥的计划。戈林将空军最精锐的“秃鹰军团”飞行大队派往西班牙，陆军也携带上最新式的武器越过比列牛斯山。从此德意法西斯在镇压西班牙人民的战场上携起手来。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希特勒共派出16000人的支援部队、600多架飞机、200辆轻型坦克，援助总值约5亿帝国马克。而墨索里尼付出了更多的筹码：意大利共派出官兵73000人，飞机700多架，坦克700多辆，军援总值约140亿里拉。

意大利在经过埃塞俄比亚与西班牙事件之后，元气大伤，无力再与德国争夺奥地利，而且两场战争使意大利更加

依赖德国。因此在德意共同干涉西班牙的战争中，“柏林—罗马”轴心形成了。1936年10月25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签署了正式协定。一个月之后，德国法西斯又与亚洲军国主义国家——日本法西斯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也加入此协定。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侵略轴心，从此狼狈为奸。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将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传至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的别墅，迫令奥地利政府将政权交给奥地利纳粹党人，并停止任何抵抗。1934年奥地利纳粹党人发起政变时，墨索里尼立即派出四个师的兵力奔赴意奥边境，希特勒只好作罢。此后，墨索里尼一再表示将保证奥地利独立。然而在西班牙内战中，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结盟，并表示“意大利对给奥地利单独站岗早已厌倦了”。许士尼格被迫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后，立即让驻罗马的奥地利武官转交一封密函，通知意大利领袖，说他打算举行公民投票，希望得到墨索里尼支持。墨索里尼在二十四小时之后致电警告许士尼格不要进行公民投票。“如果投票有满意的结果，人们会说是伪造的，如果结果不好，政府的地位就受不了；如果结果是没有决定性的，则投票毫无用处。投票是一个错误！”但许士尼格仍决定作最后努力。

3月11日，奥地利决定全民公决国家独立问题的消息传至德国，希特勒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实施三军入侵奥地利的“奥托”计划。清晨5时，许士尼格被奥地利警察局长的电话惊醒，警察局长报告：德奥两国铁路交通已被中断，德国军队正向奥地利边界聚集！许士尼格立即向墨索里尼求

援，墨索里尼慢悠悠地说：“我想德国人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戈林曾经亲口向我保证这一点”。而此时戈林正在给奥地利纳粹头子赛斯英夸特打电话，让奥地利统治者立即交出权力，“如果在4个小时之内他还不明白，那我们就在4分钟之内让他明白”！

然而如此公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毕竟理屈词穷，德国还想寻找什么借口。而且公然入侵意味着欧洲战争将提前爆发，希特勒色厉内荏，德国将领们更加紧张，战备不足，德国在中欧立足未稳，此时参战胜负难料。当晚戈林在空军大楼举行一年一度的冬季晚会，参加晚会的有1000多人，驻柏林的各个公使也应邀出席了这一盛大晚会。然而德国即将入侵奥地利，很可能意味着欧洲战争的爆发，谁都无心跳舞。柏林芭蕾舞团开始演出歌舞时，在大楼的休息室里戈林紧急约见了英国驻德大使亨德森，亨德森表示“即使许士尼格的作法过分，德国也没有理由对一个主权国家这样大动干戈，”戈林扫兴之余，仍试探着问如果此事发生，英国将作何打算，亨德森表示，英国政府对此将会十分遗憾。戈林放心了，希特勒也放心了，英法对于奥地利决不会采取什么实质行动。然而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墨索里尼的态度令德国法西斯焦虑不安。舞厅里的意大利外交官们个个面色凝重、眉头紧锁，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判断墨索里尼对德国入侵奥地利会做何反应。希特勒早已派特使菲利普亲王飞往罗马，德军坦克、飞机马达隆隆，正等待最后的指令。而此时希特勒还在等待菲利普的回话才能最后定夺。

电话铃响了，接线员报告：罗马菲利普电话！希特勒奔过去一把抓过电话。菲利普告诉希特勒：“我才从威尼斯宫

回来，意大利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你问候。他说许士尼格已经告诉了他德国将要入侵的消息……墨索里尼说奥地利对他是无关紧要的……意大利出兵干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希特勒大喜过望，“请你转告墨索里尼，在这件事情上，我决不会忘记他……一俟奥地利问题解决，我甘愿与他同甘共苦共患难，不论发生任何情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如果有一天他需要什么帮助，或发生什么危险，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和他为敌，我将坚决同他站在一起。”奥地利孤立了，奥国政府被迫投降！德国军队长驱直入，奥地利灭亡。曾经信誓旦旦保证奥地利独立的墨索里尼帮助希特勒消灭了一个主权国。

1938年9月，墨索里尼再次助纣为虐，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大显身手。墨索里尼在德国授意下提出了解决捷克危机的所谓意大利建议，9月29日，墨索里尼亲往德国慕尼黑，与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一起制造了慕尼黑阴谋。在墨索里尼的强大支持下，希特勒再次兵不血刃吞并了中欧另一个主权国家。

1939年欧洲局势空前紧张，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在得知德国将在波兰采取行动时，连忙会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希望在三年之内避免让意大利卷入战争。而此时一贯冷静的墨索里尼却突然心血来潮，指示齐亚诺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意大利将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1939年5月22日，这一被称之为“钢铁同盟”的军事条约签订。在经过一年多的犹豫徘徊之后，就在这一时冲动之下，墨索里尼将自己的命运与希特勒无可变改地拴在一起了。齐亚诺在震惊之余，不得不服从领袖的冲动。法西斯钢铁盟约规定，

两国由于它们主义的内在血缘关系而团结在一起，决心并肩协力行动。如一方陷入与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军事纠纷中，另一个缔约国将立即以盟国身份，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予以援助和支持。一旦发生战争，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得单独停战或媾和。之后，希特勒表示，地中海的政策将由意大利主持。狐假虎威，墨索里尼开始实施他称霸地中海的计划。

打劫地中海

1939年4月7日，黎明，一支意大利军队不宣而战，在阿尔巴尼亚登陆。阿尔巴尼亚国小兵弱，毫无防范，短暂相接之后，意大利军队很快占领了这个山国。阿尔巴尼亚本身对于意大利没有更多的诱惑力，关键是它是墨索里尼鲸吞希腊、征服巴尔干、称霸地中海的跳板。

正当墨索里尼为入侵希腊而筹划时，德国入侵波兰，在欧洲大陆率先挑起了大战！意大利与德国有钢铁盟约，意大利必须马上作出参战的决定。对于德国来说，希特勒根本没有把意大利放在眼里，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墨索里尼被蒙在鼓里。德国挑起世界大战，对墨索里尼一再坚持的和平解决方案置之不理。墨索里尼并非有着和平主义的天性，而是意大利力不从心。资源本来匮乏，又要维持在埃塞俄比亚与阿尔巴尼亚的巨额开支和消耗，根本无力卷入一场欧洲大战。希特勒极力拉笼墨索里尼，表示将提供意大利参加一场大规模欧洲冲突的所需物资。墨索里尼得信后，迅速召来三军会议，拟定一份作战12个月所需最低军备清单，齐亚诺

说，这份清单“足以气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清单包括 700 万吨石油、600 万吨煤、200 万吨钢、100 万吨木材、600 吨辉钼矿、400 吨钛、20 吨锆、150 门高射炮等等。希特勒收到清单之后，知道墨索里尼无力参战，但坚持“意大利不应使外人知道它所打算采取的态度，至少在战争开始以前应当如此，因此，我诚恳地请求您，用您的报纸和其他手段在心理上支持我们的斗争，我还要请求您……在军事上采取示威性措施，至少要牵制住一部分英法军队，即使不能如此，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狐疑不定”。希特勒对意大利已不抱多少希望了。墨索里尼非常难过，难得的理智暂时控制住了他的好战与狂野的本性，极度的虚荣感也不得不服从国贫兵弱的现实。半年多过去了，墨索里尼这头困在罗马威尼斯宫的狮子眼睁睁地看着德国横扫欧洲：波兰灭亡了，北欧屈服了。强烈的嫉妒心使墨索里尼坐卧不宁。1940 年 5 月，希特勒百万大军又猖狂进攻西欧，英法联军节节败退，5 月 26 日英法联军主力约 40 万之众被围困敦刻尔克。英法马上要战败了！整个世界将会被德国人控制！意大利的狮子再也坐不住了！再不参战，战争就要结束了，意大利将什么都得不到！墨索里尼召来了陆军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表示意大利将于 6 月初向英法宣战。元帅马上抗议：如此草草宣告参战，不啻是自杀行为！意大利独裁者瞪起两只眼睛，厉声说到：“元帅，阁下实在缺乏判断事态的冷静头脑。战争将在 9 月告终！我为了以战胜国的一员坐镇在和平谈判的席位上，不惜牺牲数千名战斗员，阁下懂得我的意思吗？”6 月 10 日，墨索里尼向英法宣战。6 月 16 日贝当接任法国总理，6 月 17 日法国请求停战。此时意大利约 32 个师才进

行了一周的“战斗”，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前线和南方的海岸一带，丝毫没有迫使背后还遭到德国威胁的6师法国军队后退一步！6月21日，法国投降协议即将签订，意大利军队在仍进行抵抗的法国第一道防御工事的阵地前，没有前进一步。墨索里尼十分丢脸，希特勒也毫不客气不准墨索里尼参加德国胜利者操纵的法国投降仪式。希特勒还断然拒绝了墨索里尼分一杯羹的要求：由意大利占领土伦和马赛在内的罗纳河流域，并使科西嘉、突尼斯和吉布提解除武装。墨索里尼想趁火打劫，巩固地中海霸权的算盘落了空。

墨索里尼气恨难平，准备自己干一番事业，于是把目标对准地中海南岸的埃及。正当意大利大张旗鼓准备攻打时，墨索里尼忽然得知希特勒要进军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这些巴尔干小国早已是意大利自认为的“盘中之物”，失去巴尔干，意大利地中海帝国从何谈起？更何况希特勒曾保证地中海事务由墨索里尼主持。墨索里尼暴跳如雷，希特勒又不打招呼，擅自行动，“这只鬼狐狸，老是强迫别人接受既成事实，这一回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不久，他就可以从报纸上看到我占领希腊的大标题了。”

1940年10月28日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大举入侵希腊，然而希腊不是阿尔巴尼亚，希腊军队早已严阵以待。面对法西斯意大利的入侵，希腊军民顽强抵抗。29日，应希腊政府的请求，英军占领了克里特岛。几天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电告英国空军参谋长，速派四个轰炸机中队取道马耳他岛飞往克里特岛或希腊，丘吉尔表示：“如果我们坐视希腊崩溃，不助一臂之力，这将对土耳其和战争的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英国海军地中海舰队在海军上将坎宁安

的指挥下，很快突袭了意大利舰队。仅此一战，墨索里尼的战舰至少有一半在 6 个月内不能恢复战斗力。意大利陆军对希腊的第一次进攻也被击退，损失重大。不久，希腊军队即转入反攻，意大利一个山地师全军覆没，墨索里尼精锐的阿尔卑斯“朱利亚”师团被包围，2 万名死伤，5 千名被俘。到年底意军沿整个战线从阿尔巴尼亚边境后撤了三十英里，意军统帅部被迫下令停止进攻。

12 月 4 日，墨索里尼只得又一次忍气吞声请求希特勒出面收拾残局。希特勒在意军入侵希腊后气得七窍生烟：墨索里尼不自量力，捅下了马蜂窝！“由于阁下的此举，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法国的贝当政府，越不想加入轴心国的阵营作战了。然而却引起了苏联对巴尔干的关心。如此，势必在东方产生一种新的威胁！……由于贵国进攻希腊……英国也得以在希腊设置了海、空军基地，对罗马尼亚及意大利南部实施破坏轰炸。……这次行动对在埃及即将进行的沙漠作战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虽然我们老不愿意，但到了来年，势必得派遣军队到希腊帮你收拾残局”。墨索里尼忍受着希特勒的指责，慨叹道：“我的时运多么不济啊，使唤的人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窝囊废！”前法西斯党书记斯达拉杰将军也叹道：“意大利军队只要稍动一下干戈就一败涂地了。”

1941 年 1 月 18 日，墨索里尼硬着头皮前往德国与希特勒会面，希特勒表示将派 10 个师的兵力通过保加利亚入侵希腊。然而希特勒此举在某种程度上不过一顺水人情而已。1941 年春，法西斯德国正筹划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要保障顺利入侵苏联，德国首先必须将巴尔干的南翼掌握在手中。2 月 28 日，保加利亚在得到希特勒已经打赢战

争的保证之后，同意德军入境。当晚 30 万德军渡过多瑙河，从罗马尼亚进入保加利亚。3 月德国又迫使南斯拉夫加入轴心国集团。但南斯拉夫部分军官发起政变推翻了现政府，希特勒勃然大怒，下令德军全面进攻南斯拉夫，4 月 17 日南斯拉夫战败投降。之后德军 15 个师（其中 4 个为装甲师）疯狂进攻希腊，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约 4 个师前往支援，但他们和希腊人一样被德国装甲部队和空军的猛烈进攻打得一败涂地。很快，北部的希腊军队向德军投降。同时也硬着头皮向手下败将意大利投降。之后仅仅 4 天，德军坦克开入雅典，在三周内德军征服了除克里特岛的全部希腊国土。墨索里尼在整个冬天连遭惨败的地方，希特勒只有几天功夫便收拾了残局。墨索里尼摆脱了困境，但他实在高兴不起来。

有了德国法西斯作靠山和主力，在攻占克里特岛的战役中，意大利军队总算能直一直腰板了。4 月 24 日德意军队将英国远征军、希腊军等追至希腊海岸，英国又一次面临敦刻尔克式战役。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在敦刻尔克战役中，制空权总的来说，是操在英国人手里的，而此时德国人完全地、绝对地控制着天空。但英国海军凭着卓越的能力连续五夜，从希腊本土救出了 50662 人，相当于派往希腊部队的 80%。希腊战役的重心移至克里特岛。5 月初，德国和意大利空军从希腊和爱琴海的基地起飞，对克里特岛有效地实行日间封锁，使得盟军对克里特岛的人员与物资援助无法靠岸。在 5 月的头 3 个星期，运往克里特岛的重要武器有 27000 吨，到达该岛的还不足 3000 吨，其余物资不是被迫转回，就是损失在途中。克里特岛的守军总共不过 28600 人。5 月 20 日，德军作为主力开始进攻该岛。德军第一次

使用了空降部队，但第一批 5000 余名亡命之徒降落到克里特岛后不久立即被击毙。但德军不顾一切，在战斗机的护航、轰炸机的强烈空袭下，又将大批德军空降至克里特岛，德军开始巩固阵地。海上的战斗也十分激烈。意大利海军早在 3 月份被坎宁安指挥的海军编队击毁了两艘巡洋舰而势力大损。此时，英国海军少将罗林斯指挥的强大舰队击沉了满载德军的轻帆船不下 12 只和轮船 3 艘，德军当夜溺毙者达 4000 之众。英军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损失 2 艘巡洋舰和 3 艘驱逐舰，尽管如此，英国海军死守克里特岛的海防，直至克里特岛沦陷，没有一个德国人从海上登上该岛。但岛上的守军已经弹尽粮绝，德军空降部队已经控制了该岛，英国海军在有限的空中保护下，不得不再次面临惨痛的撤退守军的任务。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空军和海军严密封锁，力图消灭克里特岛的 22000 名守军。丘吉尔下令在埃及的英国中东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要不惜一切代价撤走该岛守军。从 5 月 28 日到 6 月 1 日，共抢运出 17500 人。希腊国王与英国公使脱险，指挥守军作战的弗赖伯格将军也安全撤出。未能救出的守岛军人约 5000 人除极少数人投降外，其余全部被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党徒杀害。墨索里尼终于在希特勒的支持下打赢了希腊战役。然而地中海那边，非洲沙漠里的几场鏖战将把法西斯领袖再次拖向深渊。

难圆非洲梦

波兰战争爆发后，意大利迟迟不肯参战，并非墨索里尼不好战，而是另有谋算。法西斯领袖的眼光盯住了北非的地

盘。在意大利宣战前，意军不仅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有大量驻军，而且另有 115000 人驻扎北非各地，共计 15 个师。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投降，意大利在北非的军队再也不用提防来自法属殖民地突尼斯的威胁，而且英国人正在本土进行着生死存亡的搏斗，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在 6 月 30 日就谈到：“德国对英国的最后胜利，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敌人再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了。”于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简直成了无人看管的肥肉了。墨索里尼指示北非的意军将领格拉齐亚尼元帅立即行动，做好充分准备，一举夺取埃及。墨索里尼甚至开始设想，一旦埃及被征服，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昔兰尼加的广大殖民地将连成一整片，到那时整个北非都将是意大利的国土了，就是裘力斯·恺撒复活也不过如此！墨索里尼不停地督促北非意军加快从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到埃及的公路铺设，并在公路沿线的班加西、德尔纳、托卜鲁克、巴迪亚和苏卢姆逐渐建起军火库、兵站和供应站。到了秋季，野战军和沿海岸一系列庞大供应站中的意大利人，至少有 30 万。墨索里尼电令格拉齐亚尼元帅以最快的速度攻下埃及，把埃及驻防的英军有限力量消灭在沙漠中。

8 月意军全线进攻，8 月 3 日意大利 3 个步兵营，14 个殖民地步兵营、2 个山炮大队和配备中型坦克、轻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几个支队攻进了英属索马里，索马里英军指挥官下令撤退，意军攻入埃及本土。9 月 13 日，格拉齐亚尼率领意军主力也越过埃及边境，向埃及要地尼罗河三角洲挺进。埃及局势危在旦夕。

英军当时正处于战争最低潮，一面是希特勒对本土的狂轰滥炸，一面是墨索里尼对英帝国致命的挑战。然而到1940年10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基本上面临破产，丘吉尔在严加防范的同时，加大了埃及的防务力量。7月间，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地中海舰队不仅重创了墨索里尼的舰队，而且将大量人员、物资与军备运抵亚历山大城，埃及局势正在向不利意大利一方转化。

正当墨索里尼磨刀霍霍，埃及局势发生微妙变化时，得知希特勒入侵罗马尼亚，墨索里尼气恨之余下令意军全面进攻希腊。希腊战争拖住了意大利大量兵力，而墨索里尼又不自量力，同时下令格拉齐亚尼元帅对埃及做“最后一击”。而在格拉齐亚尼犹豫之际，英国中东军司令韦维尔早已完成了反攻部署，英联邦军队昼伏夜行到达西迪巴拉尼，12月9日主动出击，几天后，三个墨索里尼的精锐师不是被歼灭，就是被俘获。被俘的意军士兵和军官占了约200多英亩大的一片地方！到12月15日，英联邦军队扫清了埃及境内的所有意军，韦维尔还下令英军出击埃塞俄比亚，为埃塞俄比亚的收复奠定了坚实基础。1941年1月，在稍作休整后，韦维尔将军下令乘胜追击。5日，英军攻克巴迪亚。21日，英军再克重镇托卜鲁克。2月6日，英军又攻占班加西，7日，整个昔兰尼加被英军占领。至此英联邦军队前进了500英里，歼灭意军9个师，俘虏13万人。与此同时，另一支英军在韦维尔命令下进攻苏丹，肃清苏丹境内的意军，与北非沿岸的反攻形成呼应。2月，他们乘胜攻入意属索马里，3月17日，意属索马里被英军收复。在英军的配合下，海尔·塞拉西一世率领游击队打回了埃塞俄比亚。5月5日，亚的

斯亚贝巴首府一片欢乐，塞拉西在流亡 5 年之后复位，埃塞俄比亚光复。墨索里尼功败垂成，他无限憧憬的非洲帝国化成了泡影。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入侵苏联的战争，法西斯军队 190 多个师从空中到地面全线出动，越过苏联边境足足半个小时之后，正在熟睡中的墨索里尼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外长齐亚诺告诉他：德国大使转达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消息。在北非一连串打击之下的墨索里尼揉了揉疲惫的眼睛，强压住心头的不满，马上下令立即对苏宣战！齐亚诺劝戒墨索里尼：既然希特勒事先不打招呼，说明希特勒根本不在乎意大利是否参战，也不欢迎意大利部队开上俄国前线。将军们也力劝把准备投放俄国前线的兵力放在非洲，也许能挽救非洲危局。但墨索里尼不听，仍主张将 20 万意军投入东方战线。一年之后，德军在苏联战场严重遇挫，戈林作为希特勒特使前来意大利请求援兵，墨索里尼不顾许多人反对再次决定向苏联战场提供 9 个师的意大利炮灰。希特勒也表示增派更多的德军前往非洲，再次帮助墨索里尼收拾残局。

早在 2 月，苏德战争尚未打响，墨索里尼的军队在利比亚沙漠狼狈逃跑时，德国将领隆美尔受希特勒指派前往非洲。隆美尔在波兰战争中就崭露头角，后来他又率领他的装甲师率先打过马斯河，第一个进抵英吉利海峡，从此为希特勒看中。2 月 14 日，一艘运兵船在意大利利比亚殖民地的黎波里港口登陆，隆美尔的士兵第一次踏上了非洲。墨索里尼对这位希特勒赏识的将军起初并没有太高的奢望，只求守住的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的一部分）就行。而隆美尔座

机在北非战场巡视一圈后，发现英军疏于防备，后勤补给线太长，而且英国人把利比亚最精锐的师已派出去挽救希腊了，隆美尔表示他将征服开罗、占领苏伊士运河。3月19日，隆美尔带着他的进攻计划飞抵柏林，总参谋长哈尔德不以为然。时值德国紧锣密鼓为侵苏准备，哈尔德不便挑明。当哈尔德听到隆美尔将征服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并有可能夺取东非时，竟不由自主发出了不礼貌的笑声。哈尔德问：为达到这一目的，你还有什么要求？隆美尔答：我还需要两个装甲军。哈尔德说：即使我们能派出两个装甲军，你如何养活他们？隆美尔竟答到：这对我无所谓，那是你的事情。

3月31日，隆美尔的攻势开始了，这一次意大利在德国人的影响下精神大振，有了德国军队作主力，意大利的进攻居然也卓有成效，敢打敢拼了。英国很快败退，不仅班加西失守，而且英军司令部痛失沙漠作战经验丰富的两位将军尼姆和奥康纳，总司令韦维尔也差点遇难。2月份意大利人的灾难现在落到英国人的头上，英国军队在北非沿海铺设的公路上丢盔弃甲、拥挤不堪。4月希特勒又为隆美尔增派了强大的装甲师，配备了400多辆坦克，墨索里尼的舰队在德意空军护航下向北非运送了大量军火与物资。隆美尔又连续发起进攻，6月英军镇守的重镇卡普措堡失守。丘吉尔下令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前往北非取代韦维尔，同时命令海空军加强马耳他岛上的防御与打击力量，以加大对墨索里尼运输船只的袭击，试图缓解北非危机。12月英军发起“十字军行动”，解救了托卜鲁克之围，隆美尔被赶回3月发起进攻的地点。英军在地中海海、空军力量加强后，墨索里尼对北非前线的补给约60%被击沉在地中海。12月7日，墨索里

尼的东方盟友日本偷袭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意大利又得与庞然大物美国宣战，非洲局势足令墨索里尼寝食难安，美国参战更是火上加油，墨索里尼忧郁不已，法西斯的前途不容乐观。

1942年1月隆美尔又大胆出击，希特勒在海军将领雷德尔的怂恿下加大了在地中海的争夺，马耳他岛盟国军队自身难保。英军新司令奥金莱克不敢主动出击，重要阵地不作拼死抵抗便轻易放弃，而且将好不容易征集的战备物资几乎完整地留给隆美尔。1942年6月20日，北非战场出现了墨索里尼最乐意看到的奇迹：德意军队攻克了托卜鲁克，埃及大门洞开，英军33000人未作有效抵抗便向人数只有他们一半的德意军队投降了，德军获得了足供3万人3个月消耗的物资和1万余立方米的汽油。而当时墨索里尼千辛万苦运抵北非的物资不够德意军队一月之需。从托卜鲁克前往埃及有铁路相通。墨索里尼颓丧了一年多的心情终于阳光灿烂。非洲帝国的美梦似乎又在向他招手了。

而在英吉利海峡的那边，丘吉尔像受伤的狮子一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隆美尔的军队最多时不过十万之众，而且其中一半是勇敢精神与战斗能力都欠佳的意大利人。而隆美尔却靠他的胆略和勇气让北非战场上75万英国军人谈虎色变，败绩连篇！“隆美尔、隆美尔！只要打败他，其他都好办！”丘吉尔下令加大地中海的打击力量，同时改组中东军司令部，两名爱将亚历山大与蒙哥马利被派往中东。蒙哥马利到达北非时，英军士兵说他们过去常常在利比亚的班加西过圣诞节，然后回开罗过新年。蒙哥马利斩钉截铁地回答：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他几次动员、鼓舞士气，号召大家

为大英帝国的声誉而战！

当时盟国在开战后一连串打击之下，终于有了回击的能力。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倾注了巨大赌本，苏联红军正在逐日聚集大反攻的力量。美国参战，英美正秘密筹备北非反攻的“火炬”计划。而此时上千辆的坦克正在美国、英国的舰队上从海路运往中东。隆美尔在开战之初不以为然的后勤补给已严重束缚了他的手脚。8月，隆美尔30%的军需品被击沉于海底，9月又是30%，10月达到40%。本来希特勒陷在斯大林格勒，给予隆美尔的援助极其有限，墨索里尼的家底也已近枯竭。部队、坦克、大炮、军械、卡车、食品、医疗用品，尤其是石油不断地被击沉在地中海，连墨索里尼都惊恐不已：如果船只按照这个速度被击沉的话，不到6个月的时间，意大利就只剩下渔船充当运输队了。

北非战役主要在沙漠展开，沙漠是一片辽阔的、几乎寸草不生的旷野，地面上的任何行动都无法逃过飞行员的双眼。当时因地制宜、隐蔽军队的唯一办法，是把军队伪装起来，以敌人觉察不出来的速度徐徐向前移动。蒙哥马利准备反攻的阿拉曼周围一片空旷，沙石坚硬，灌木矮小，但英军成功地将15万人，包括一千辆坦克，一千门大炮，还有几千辆军车和数万吨物资安置完毕。

1942年10月23日晚，阿拉曼前线，皓月当空，埃及西部沙漠一片寂静。隆美尔因日益严重的心脏病和北非十分危急的后勤补给问题，已经飞往德国了。英国的战略隐蔽瞒过了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他相信英军近期不会有大规模行动而动身回国了。当时隆美尔的汽油只剩下一个星期的供应，弹药只够9天激战使用。

10月23日晚21点，英军千百门大炮齐鸣，整个沙漠被染得通红，阿拉曼战役打响了。此时隆美尔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养病，急促的电话惊动了病中的隆美尔，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告诉他阿拉曼的盟军开始了反攻，隆美尔的副手为摸清英军意图奔赴前线，已摔死在中途。隆美尔决定立即返回。飞机在飞抵北非前，隆美尔再次拜会了墨索里尼，请求无论如何向北非运送军火和汽油。

然而阿拉曼的德意军队已经溃败。有限的坦克、装甲车、卡车、大炮都在熊熊燃烧，德意军队又在重演北非沙漠之战以来经常出现的一幕：狼狈逃跑、拥挤不堪。许多德国士兵抢到了车，驾车逃跑。意大利士兵要么投降，要么步行逃出那火烟滚滚、风沙炙热的荒原漠野。

阿拉曼的崩溃使墨索里尼气急败坏，他一面大骂隆美尔，一面又不得不再次组建运输队，以挽救溃败的意大利军队。然而这支装满汽油和弹药的运输队，原本可望在72小时运抵北非，但电报被英军破译，丘吉尔马上派出了20多架战斗机，半个小时便把隆美尔翘首以待的全部军需品报销了。隆美尔再也无力组织反攻，他只有尽全力收罗残兵败将，有秩序地撤退。在经过长达两千多公里的逃跑之后，隆美尔率领他的剩余兵力，在英军没能围歼之前成功地退入突尼斯。但这并不能挽救德意法西斯的命运，英美盟军的“火炬”计划即将实施，北非东西两路大军不久将彻底清除北非轴心国的军队。

阿拉曼战役虽然使德意军队损失不过5万余人，和二战史上其他著名战役相比，其消耗与惨烈程度并不突出，但它在二战史上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帝国得以保住它

的生命线，盟国对苏联人民卫国战争的大量后勤补给得以畅通，希特勒在中东、南亚与日本会师的美梦、墨索里尼非洲帝国的设想彻底破产了！墨索里尼被击倒了，他脸色苍白、面部不停地神经质抽搐，胃溃疡的老毛病又犯了，胃部剧烈疼痛。他清楚地意识到：阿拉曼不仅埋葬了他的非洲帝国，而且透过阿拉曼的烟雾，他看到了他的末日。

为伊人憔悴

墨索里尼年轻时颇为英俊，身材魁梧。他言辞激烈、好战、喜欢刺激，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侃侃而谈，周围总有一帮乌合之众追随左右，着实引来许多姑娘的爱慕。成为法西斯领袖之后，墨索里尼几乎平步青云，很快掌握了全意大利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墨索里尼也变得肥头大耳了，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成为女人们追逐的对象。墨索里尼不像他的法西斯朋友希特勒，希特勒除了在演讲台上喋喋不休外，个人性格比较内向，对待女人相对拘谨得多。希特勒对戈林、戈培尔、希姆莱之流玩弄女人、追风引蝶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自己非常注意。和爱娃·布劳恩的关系虽然人人都清楚，但爱娃·布劳恩从不抛头露面，希特勒也从不在旁人面前显示与爱娃关系不一般。而墨索里尼天性狂野，从不在乎追逐女人会引起别人的议论。他的女友和情妇随其情绪变化而变换。但终其一生，有三个女人对墨索里尼产生了重大影响，她们是妻子拉凯莱、女儿爱达、情妇克拉拉·佩塔奇。

认识拉凯莱时，墨索里尼几乎一文不名。但墨索里尼的如簧巧舌终于打动了姑娘的心。拉凯莱聪明贤惠、楚楚动

人。然而结婚不久，拉凯莱便发现丈夫每天冲冲杀杀，令人揪心不已。有一天，他在米兰办《前进报》，听说日内瓦某咖啡店主毁坏他的名誉，尽管瑞士当局早已驱逐墨索里尼，不准他去瑞士，他仍带了一个朋友，冒着被警方逮捕的危险，跑到那个咖啡店，对店主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在瑞士警察的一路追赶下，跑回米兰。拉凯莱心惊肉跳地在家等候着，直到丈夫平安归来。那个时候墨索里尼正鼓动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每天在大会小会上与政敌们斗得精疲力竭，回到家后，拉凯莱总是柔声细语地宽慰他，墨索里尼当时唯一满足的是拉凯莱为他营造的家，一个温馨的港湾。斗闹了一天回来后，墨索里尼握着拉凯莱的手居然感慨到：“我不需要什么，我的一生只是一个可怕的挣扎，我的家是我唯一的甜蜜宁静的安慰者，好像沙漠中的一块绿洲”。

1915年5月，意大利终于参战了。墨索里尼竟放下了手中的笔杆，上前线打仗去了。拉凯莱争辩了一番，但也只能默默忍受。两年提心吊胆的日子过去了，但坏消息还是降临了：墨索里尼身负重伤。拉凯莱守护在丈夫身边，直到前后二十七次手术、墨索里尼身上大大小小四十四块弹片全部取出。

1922年法西斯进军罗马，墨索里尼一跃而为意大利总理，拉凯莱此时已贵为总理夫人，但拉凯莱的日子并不好过。墨索里尼在瑞士流亡时期半工半读，留下了严重的胃溃疡，作妻子的总是牵肠挂肚。然而墨索里尼在私生活上的放纵令拉凯莱气愤不已。高居威尼斯宫的墨索里尼自战争爆发以来诸事不顺，身边的情妇们也争风吃醋，因此墨索里尼逐渐疏远了妻子，拉凯莱偶而才能接到丈夫一次礼节性的问

侯。克拉拉·佩塔奇走进墨索里尼的生活后，墨索里尼更是乐此不疲，拉凯莱几乎被气疯了。

1945年4月，墨索里尼眼看末日即临，决定带上情妇克拉拉一同逃往瑞士，临走之前，还算记得自己有妻子，他给拉凯莱发了一封电报，说他正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历史的最后一页，并破天荒地请求妻子原谅他一生中对她做下的“一切错事”。

爱达是墨索里尼的爱女、掌上明珠。爱达从小聪明活泼，非常可爱。墨索里尼回家后，不管多么不顺心，女儿的歌声笑声总能给他许多宽慰。可爱的爱达与温柔的妻子曾是墨索里尼的“绿洲”，尽管以后墨索里尼几乎抛弃了这块绿洲，但对女儿的爱心并没有受多大的影响。爱达并未能左右父亲，但爱达的爱情生活却给墨索里尼带来了非凡的影响。

有了有权势的父亲做靠山，爱达得以在全世界游玩。1929年春，爱达来到中国，游山玩水时偶遇一意大利青年，这位青年当时仅是意大利驻中国使馆的普通外交人员，名叫齐亚诺。年轻人很快相知相恋，1930年正式结为夫妻。齐亚诺当时虽功未成名未就，但其家族在意大利也是妇孺皆知。齐亚诺的父亲科斯坦佐·齐亚诺是海军上将，很早就成为法西斯运动的成员，是墨索里尼的密友，出任过部长和议长，齐亚诺家族还有着贵族头衔。1926年科斯坦佐甚至被正式委任为墨索里尼的继任人，1939年病逝。齐亚诺1925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律系，不久进入外交界。成为墨索里尼的乘龙快婿之后，更是平步青云。

30年代国际风云变化莫测，意大利奉行着“两面外交”，在希特勒德国与英美集团之间周旋。在德国日益强大

时，墨索里尼有意追随希特勒，齐亚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迅速领悟了墨索里尼的意图，避开外交部，为“柏林—罗马轴心”作准备。1936年齐亚诺看时机成熟，力主意大利与德国结盟，在外交部发起一场攻势，墨索里尼全力支持，6月齐亚诺正式成为意大利外交部长。1937年柏林—罗马轴心正式形成，齐亚诺多次陪伴墨索里尼出访德国，有时代表墨索里尼单独前往，替墨索里尼出谋划策。墨索里尼的所有重大决定几乎都有齐亚诺的痕迹。1940年6月，意大利参战。由于军事上的软弱，连遭惨败，意大利成为德国奴仆，柏林—罗马轴心使意大利失去了独立。齐亚诺感到前途黯淡，主张脱离德国，与英美盟国单独媾和，因而对墨索里尼越来越不满。1943年2月，墨索里尼先发制人，对政府机构进行“大清洗”，几乎所有部长都被解除了职务。齐亚诺被免去外长职务，改任意大利驻梵蒂冈大使。爱达对于丈夫的改变非常担忧，一面听着父亲的警告，一边又认为丈夫对德国人的判断没有错。爱达也提醒齐亚诺不要卷入对父亲墨索里尼的反对派阵营，有时甚至大发脾气，但齐亚诺仍然参与了1943年7月的政变，并投了墨索里尼的反对票，墨索里尼被赶下台，随即被逮捕。

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后，国王埃曼努埃尔决定不让法西斯政权的显赫人物加入新的内阁，齐亚诺与爱达决定流亡西班牙，但政府却迟迟不发给他们出国护照。与此同时，意大利法院开始调查墨索里尼政府的贪污案。第一批受审的人员中就有齐亚诺，齐亚诺被软禁在家，不得外出。爱达的命运已与齐亚诺息息相连。在齐亚诺的策划下，爱达与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取得联系，1943年8月27日，爱达与齐亚诺乘德国军

用卡车逃到罗马的一个机场，接着改乘飞机逃到慕尼黑。齐亚诺夫妇离开了动荡的意大利，但前途未卜，希特勒痛恨齐亚诺，很快将夫妇俩软禁。9月，意大利局势突变，意政府向盟国投降、退出了战争。希特勒立即命令纳粹军队抢占了意大利的北部山区，9月13日党卫队救出了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爱达立即去探望了被救出的父亲。爱达痛哭不已，请求父亲原谅他们。齐亚诺也希望与墨索里尼言归于好。虎毒不食子，墨索里尼竟动了恻隐之心。希特勒闻讯大怒，指示必须处死齐亚诺，至于爱达，用戈林的话说：“狠狠抽她一顿鞭子”。墨索里尼屈服了，这时墨索里尼在纳粹扶植下已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社会共和国”，爱达回到意大利，请求父亲同意齐亚诺在新的共和国里任职，但墨索里尼用不祥的沉默代替了对女儿的回答。

10月，齐亚诺从德国押回了意大利，关进了维罗纳监狱。12月，爱达终于绝望：父亲宣判了丈夫的死刑！任凭爱达哀告、请母亲出面说情都已无能为力。爱达对墨索里尼的怨恨、对丈夫的爱情迫使她铤而走险。原来，齐亚诺在任职期间，掌握了德意关系内幕的大量秘密资料，并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日记中。墨索里尼当局与德国情报部门十分清楚，齐亚诺的日记和文件一旦落入英美等国手中，对他们将是十分不利的。爱达把搭救丈夫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日记上。德国情报部门甚至同意了爱达的条件，但当德国党卫队换上法西斯黑衫党的衣服，准备冲击监狱时，突然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停止行动”。原来德国情报部门受希姆莱唆使，里宾特洛甫得知后担心齐亚诺日记会危及自己的地位，给政敌希姆莱以某种借口，立即报知了希特勒。

爱达最后的一线希望是公开发表齐亚诺日记，迫使父亲改变主意。墨索里尼在此之前仍对自己的女儿多少有一份爱心，收到女儿带有条件的信后，墨索里尼痛苦不已，“爱达逃跑了，扬言如果三天之内不释放齐亚诺，她威胁要公布我们与德国关系的全部文件。……公布齐亚诺的日记，证明德国在完全结盟时对我们的背叛，将有可能招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的女儿，都背叛了我！”但爱达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1月11日曾经助纣为虐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被枪毙。爱达为表示对丈夫的爱，仍然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打扮成有身孕的农妇，把日记藏在裙子里，带出了国境，交给了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齐亚诺的日记终于留传下来，向所有的人展示着德意法西斯相互勾结的种种内幕。

克拉拉·佩塔奇是一位摩登女郎，年轻美丽，风流娇艳。1926年在一次舞会上偶而结识了当时年届43岁的墨索里尼，克拉拉只有20岁，却对墨索里尼倾慕不已。墨索里尼虽然周围簇拥着的女友、情妇众多，但对克拉拉特别垂青。游山玩水、周末消遣都非常精意地带着她。克拉拉也毫不隐讳，“我非常爱他，我们俩心心相印。我不能没有他，只有在他身边，我才觉得自己活着”。克拉拉认识墨索里尼所有的情妇，好在她没权嫉妒，但克拉拉总是逢人便说：只有她才能支配墨索里尼的心和他的情感。

墨索里尼对克拉拉的垂青引来了许多麻烦。拉凯莱夫人气得神不守舍，经常想方设法去追踪。齐亚诺在日记里都这样写到：拉凯莱夫人几个月来不安而多疑，忙于与她无关的许许多多事情，像个侦探一样。她甚至打扮成砌砖匠、平民

妇女，到处打听。天知道她还打扮过什么。情妇们、女友们也争风吃醋。有一次忙了一整天的齐亚诺回到家里，墨索里尼曾经很亲密的一位女友海阔天空地谈了一番闲话后，见爱达上楼去了，突然神秘地对齐亚诺说：领袖刚对我说，他对克拉拉已经没有爱情，甚至有点讨厌她了。她还抨击克拉拉家族搞坏了意大利和领袖的身体。齐亚诺只好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墨索里尼与克拉拉的亲密往来，不仅在朝野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克拉拉自己也日益骄奢淫逸、经常招摇过市，令墨索里尼十分狼狈。更招人侧目的是，佩塔奇家族兴风作浪，敲诈勒索。克拉拉的兄长佩塔奇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不上无术，但被作为外交官派驻西班牙。父亲佩塔奇博士尽管并没有什么战功，却致信墨索里尼要求授与他特等功勋——“法西斯和国家功勋。”1942年正当北非战役吃紧、意大利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之际，佩塔奇家族参与巨额倒卖黄金案，案发后警方仅一次就没收黄金18公斤。墨索里尼既难堪又愤怒，下令严厉查办。克拉拉跑去大吵大闹，最后与佩塔奇家族无关的人受到处罚。

1945年4月，法西斯轴心国败局已定，墨索里尼决定逃往国外，试图摆脱即将面临的末日审判，他带上了克拉拉，指望余生仍和这个使他声名狼藉的女人在一起，但终究未能逃过历史的公正判决，克拉拉与墨索里尼一同被处死。

米兰魂西归

1942年11月8日，英美盟军11万在北非的卡萨布兰

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墨索里尼被这意外的消息惊呆了，他面色苍白，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法国维希政府在当地 20 万驻军纷纷倒戈。英美联军由西向东，直指突尼斯，与自东向西的英军遥相呼应。1943 年初蒙哥马利指挥的英军也逼近突尼斯，被压缩在突尼斯北部的德意军队处在东西夹击之下。3 月下旬，总数约 60 万的两路盟军会师，被围在比塞达的 25 万德意军队（德军占半数以上）前临大海，后有追兵，弹尽粮绝，5 月 13 日全部自降。7 月 10 日，盟军乘胜追击，在与意大利本土隔海仅 3 公里的战略要冲西西里岛登陆，十多万意军被杀被俘。意大利本土面临被征服的危险。国内反墨索里尼、主张向英美投降的反对派加紧了活动，这个圈子以国王埃曼努尔为核心，包括墨索里尼的女婿、爱达的丈夫齐亚诺。

1943 年 7 月 23 日深夜，罗马威尼斯宫的鸚鵡厅里，墨索里尼一手扶植的大枢密院正在开会。格兰迪将军建议就墨索里尼是否应该下台进行表决。投票结果很快出来了：19 票赞成，8 票反对，1 票弃权。其中 19 票赞成票中就有齐亚诺一票。墨索里尼艰难地站起来，没有说一句话，迈着沉重的步子，踉踉跄跄地离开了会场。大厅里鸦雀无声，大家默默地目视着那位独裁者走出去。

第二天上午，墨索里尼正强打精神接见日本大使，突然接到下午 5 点埃曼努尔国王将在萨伏依别墅接见他的通知。拉凯莱夫人劝他别去，但他坚持必须向国王表明：意大利与德国订有条约，还得提醒国王他本人也签了字的。不能罢手背约，一定要打下去，而且要惩办那些叛徒。

下午，墨索里尼如约来到国王别墅，国王神经紧张。墨

索里尼向国王报告了大枢密院里发生的事情，并不以为然地说这事无关紧要，也没有法律效力。墨索里尼还请求国王同意他更换几位不听话的大臣。国王严肃地说：“大枢密院是国家机构，是你亲手创建的，它的构成经过议会两院批准，所以大枢密院最微小的决定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墨索里尼一言不发。国王接着说：“我亲爱的领袖，不行了，形势万分严重，意大利已在毁灭之中，军队完全失去了斗志。……对意大利的事情你不要再抱什么幻想，目前你是全国最不受欢迎的人。我是你剩下的唯一朋友，不过，你不必为你的人身安全担心，我会保护你的。”国王直截了当地告诉墨索里尼，他的职务已由巴多格里奥接替，巴多格里奥已经得到军队和警察的支持。墨索里尼这才明白，这场起自后院的烈火是早有预谋的。他感到一阵晕眩，嘴里勉强说着：“如果陛下说得对，我就该提出辞职。”国王说：“很好，我无条件地接受你辞去政府首脑的职务。”

墨索里尼走出国王别墅，向自己的汽车走去，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一个宪兵队长走到他面前，敬了一个礼，说：

“领袖，听说您遇到危险，我们特来保护您！”

“我有自己的卫队。”

“不，我是奉命来保护您的。”

“那好吧，既然是奉命，就到我车上来吧！”

“不，领袖，请跟我来。”队长指着一辆救护车说。

“荒唐透顶！我从没有乘过这种车。”

“我在执行命令！”

墨索里尼这才无可奈何，登上救护车。一开始，他还真的以为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后来发现自己上厕所、睡觉

都有人把守，这才明白自己已沦为阶下囚了。过了两天，墨索里尼在宪兵和警察的押送下，几经周折，到达了一个荒凉的小岛。岛上只有 100 多个宪兵驻守，一片凄凉，上面有一个过去英国人修的别墅，如今成为了墨索里尼的牢房。8 月 26 日，墨索里尼在别墅前的平台上乘凉，见一架德国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29 日，墨索里尼被送回国内，安置在海拔 2000 多公尺的格兰萨索皇帝营，这里是墨索里尼自称的“世界最高监狱”，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房间小得往前两步是墙壁、往后两步也是墙壁。9 月 8 日，大山顶上的墨索里尼得知意大利已经停战，他预感到他不仅是巴多格里奥的囚徒，而且从此也是盟国的战犯。9 月 10 日和 11 日，他分别从阿尔及尔电台和柏林电台得知，盟国根据条约，要求意大利交出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绝望了，要求发还他的手枪，然而不仅手枪不发还，他的刮脸刀和小刀也被收走了。

柏林，7 月 25 日晨，希特勒得知他的意大利盟友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并被秘密关押。意大利决不能没有墨索里尼，再说早在奥地利事件中，希特勒曾发誓要不忘墨索里尼的。于是希特勒下令：必须想方设法救出墨索里尼。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希特勒的伞兵司令选中了党卫军成员斯科尔策尼，斯科尔策尼受令后先拜见了“元首”，然后直飞罗马。他从高价收买来的奸细口中获悉，墨索里尼已转移到一个小岛，正当斯科尔策尼的飞机在马达莱纳岛发现墨索里尼，准备营救时，墨索里尼又被转移了。几天以后，德国特务组织截获一份电报，其中一句是“格兰萨索周围的保安措施已严密布

置”。斯科尔策尼小组迅速作出判断：墨索里尼关押在格兰萨索！

9月12日星期日，皇帝营三楼窗口，有一个秃子双手交叠在胸前惊奇地望着12架滑翔机准备着落，他看着穿制服的德国兵从机上跳下来，还有一个意大利军官——他是被斯科尔策尼抓来做人质的，墨索里尼赶紧向看守他的宪兵高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有一个意大利将军，不要紧的！”斯科尔策尼迅速冲到三楼，走到墨索里尼跟前，立正报告说：“领袖，是元首派我来的，您自由了。”墨索里尼张开双臂拥抱斯科尔策尼：“我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意大利投降后，希特勒立即派兵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墨索里尼被救出后不久，希特勒不顾墨索里尼想从政界引退的申请，强令他在意大利北部重新掌权，墨索里尼只得再次粉墨登场，在意大利北部草草组建了“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墨索里尼又苟延残喘了一年多，由于盟国将重点从地中海转向西欧，意大利战场直到1945年1月才开始大反攻。此时希特勒的阿登反击也失败了。墨索里尼彻底绝望，而且几乎精神失常了。1945年4月25日傍晚，墨索里尼仓惶带领少数死党从米兰逃往科摩湖，企图从这里去瑞士过流亡生活。26日墨索里尼的车队到达边境城市东戈附近，这个城市已经被意大利游击队控制。

在一个村口，游击队员发现了一支有德意军人在内的车队，于是鸣枪命令车队停住、接受检查。随即一支由8人组成的游击队巡逻队走了过去，为首的青年名叫贝利尼。贝利尼命令车队停止前进、立即投降。车队为首的一名德国军官

用流利的意大利语自我介绍，并解释他们奉命回德国本土作战，他们无意与意大利人作战。贝利尼和他的同伴们商量后，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当即决定：德国人可以放行，但必须接受下一站的检查，意大利人必须留下归游击队处理。

这时墨索里尼正躲在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用毛毯裹着肩膀，一听说要交游击队处理，急忙竖起军大衣的领子并压低头上的钢盔，故意使人看不见他的脸。一名叫拉扎罗的游击队员走过来，看见此人行迹可疑，很像墨索里尼。他走上卡车，拍拍蜷缩在一起的人的肩膀，“同志”，没反应。拉扎罗第二次拍拍他的肩膀讽刺地说：“阁下！”，还是没反应。拉扎罗火了，他大声叫道：“本尼托·墨索里尼骑士！”那人这时身子不安地动了一下，拉扎罗确信他就是墨索里尼。人们听到叫嚷声也围拢过来，拉扎罗摘掉那人的头盔，取下他的墨镜，翻下他的衣领，人们很快都认出来了：这就是那位曾经令人无限崇拜、后又被严厉诅咒的法西斯领袖、秃头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又一次被监禁了。

这时，一位游击队员前来报告：“有一位西班牙领事要马上动身，他要立即去瑞士，因为他有一个约会，能放他走吗？”拉扎罗说：“等一等，我去检查一下”，“西班牙领事”操着流利的意大利语向拉扎罗居高临下地发起了牢骚。拉扎罗坚持看一下他的证件，发现证件上有一个图章是印上去的。原来车上的“西班牙领事”不是别人，正是克拉拉·佩塔奇的哥哥。克拉拉·佩塔奇也在车上，他是墨索里尼逃跑时特意带上的，车上还有克拉拉的嫂子和两个侄儿。游击队很快扣留了佩塔奇一家，不久贝利尼就弄清了那个穿着华丽

皮衣的女人便是墨索里尼臭名昭著的情妇。

墨索里尼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不时有人前来审讯他，游击队总部为防止法西斯分子再次“营救”，决定就地正法。墨索里尼请求给予克拉拉特别照顾，但人们早已恨透法西斯和臭名远扬的佩塔奇家族，而克拉拉就是万恶之源，游击队决定将她与墨索里尼一同处死。4月28日墨索里尼与克拉拉被带到一所别墅的篱笆旁边，叭叭两声枪响，两人同时倒地。晚上，俩人的尸体和其他同时被处决的15名死党像死猪一样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

4月29日，米兰洛雷托广场，早起的人们发现广场的路灯杆上吊着一排尸体，消息迅速传开，许多人蜂涌着去观看墨索里尼及其情妇的末日形象，人们边看边骂。

墨索里尼在米兰曝尸数日。米兰是他发家的起点，洛雷托广场曾经无数次成为墨索里尼威风凛凛的演讲台，意大利人民曾经给予他无限希望，但他丧心病狂、不自量力、疯狂扩张，把意大利人民紧紧绑在德国纳粹的战车上，意大利被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上百万的意大利儿女徒劳地变成了炮灰。如今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墨索里尼受到了人民的审判！墨索里尼被人民处决并曝尸米兰的消息震惊了柏林地下室的另一名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决定与情妇一起自杀，并下令焚尸灭迹。

5月1日，墨索里尼与情妇克拉拉被合葬在米兰玛基欧尔公墓的贫民墓地。

希 特 勒

——制造世界末日的千古罪人

张 咏 梅

引 子

信上帝的人说，人类有一天终将面临毁灭，这一天便是世界末日。又说，到这一天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类，使之免遭浩劫。

人类自有史以来历经无数天灾人祸、战争与杀戮，然而没有哪一次其惨烈程度超过本世纪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良知尚存、心态正常的人对以下数字都会无比震惊！世界 60 多个国家，4/5 的人口卷入战争，战争波及欧亚非三大洲、地中海、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从撒哈拉沙漠到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从空中到水下，到处都在厮杀。战争直接死亡人数 6000 万，物资损失超过千万亿美元。其中苏联一国死亡人数达 2700 万，全国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亲人伤亡的家庭！1700 多座城市、7 万个村镇、3 万多个工矿企业、9 万多个集体农庄遭到彻底破坏！欧洲成为一片废

墟，饥荒肆虐。荷兰美丽的港口城市鹿特丹化为一堆瓦砾，近代欧洲艺术的殿堂巴黎横遭屈辱，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日不落”帝国的首府伦敦也在炮火中颤栗！600多万无辜的犹太人只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而被焚尸灭绝！

难道还有比这更残酷、更恐怖的世界末日吗？而这一切的直接缔造者竟是一位曾经流浪街头、衣食无靠的奥地利人，他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希特勒。

维也纳的流浪汉

维也纳，这个十九世纪以来欧洲极富魅力的城市，依山傍水，蓝色的多瑙河多情地流过，一个世纪以来整个欧洲的才子佳丽们都被吸引至此，为这里古雅的博物馆、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式歌剧院，为欧洲第一流的美术学院，为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的音乐，为迷人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而倾心，而陶醉。1907年10月，年方18岁的希特勒为实现自己做画家的梦想也前来维也纳投考这里的美术学院。

在维也纳奢靡华丽的氛围里谁也不会对这位踟躅街头、身材瘦削的年轻人过多关注，而这位未来帝国的元首出身也并不显赫。希特勒祖籍瓦尔德维尔特尔迪，虽然距首都维也纳不过50英里之遥，但这里一幅穷乡僻壤的景象，仿佛维也纳的奢华与开放之风从未飘到这里。然而希特勒的家庭却与这穷乡僻壤的保守之风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祖父约翰·希特勒是一名打短工的磨坊工人，为招揽活计成年在外走村串户，1842年老约翰娶了47岁的农妇玛丽亚·安娜。这是

老约翰的第二次婚姻。新婚妻子陪嫁的资财中有一名 5 岁的私生子阿洛伊斯，他就是未来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 10 岁那年母亲去世，此后 30 年老约翰浪迹天涯，销声匿迹，阿洛伊斯由叔父抚养。30 年之后，84 岁的老约翰云游归来才正式认子归宗，阿洛伊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姓氏：希特勒。

阿洛伊斯秉承了老约翰的习性：喜好游荡、缺乏固性。18 岁时在奥地利萨尔斯堡附近做了一名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之后提升为海关小职员。他生性浪漫、我行我素。第一位妻子安娜是一位海关官员之女，虽然年长 14 岁，但给阿洛伊斯带来了财富和地位。1883 年安娜病逝。而在此前一年阿洛伊斯已经与一位年轻的厨娘同居，并生下了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安娜去世后他名正言顺地娶了第二房，三个月之后希特勒便又有了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

希特勒的生母克拉拉是父亲阿洛伊斯的第三位妻子，年轻的克拉拉不仅比丈夫小 23 岁，而且是阿洛伊斯的外甥女。1889 年 4 月 20 日希特勒出生在勃劳瑙镇的一家小客栈里。年幼的希特勒跟着不安份的父亲在奥地利林嗣附近的村庄里搬来搬去，不停地更换着学校。然而不安份的父亲却希望儿子子承父业，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一天，年老的父亲把年幼的儿子叫来：

“我希望你以后做一名公务员。”

“什么，公务员？不！不！我决不做公务员！我一想到坐在办公室里，毫无自由，不能自由支配我的时间，把我一生的时光花在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上面，我就要作呕！我要做个画家，当一名艺术家！”

“什么画家？艺术家？你发疯了！”

“我没发疯，我不是开玩笑！”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父亲怒不可遏。

“我也决不改变我的决心！”希特勒声嘶力竭。

为迫使父亲改变初衷，希特勒不惜代价，从此荒废学业。本来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的他在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没有拿到毕业证便不得不辍学在家。父亲指望儿子成为一名公务员的梦想破灭了，1903年父亲离世，希特勒打赢了人生的第一次战斗。

1907年维也纳的博物馆、艺术画廊人流如潮，人们都在为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而赞叹、而流连，大家都在传颂着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位新的世界著名画家崛起在维也纳！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这当然只是一个梦想，是坐在维也纳美术学院考场的希特勒的梦想。当时的希特勒年方18，像一匹野马，两眼闪烁着幻想的光芒，对自己成为一名艺术家的辉煌前程充满了自信。

然而他落第了！

希特勒不灰心，第二年卷土重来，但再次落选！

希特勒不能忘情于艺术，他稍稍改变了志向，决定学建筑，然而他又一次失败！

或许是命由天定，或许这个世界在劫难逃，当年那些和希特勒一同投考美术学院的幸运者中并没有诞生出世界一流画家。善良的人们总是在想假如当年的考官稍徇私情录用了希特勒，也许这个世界只不过多了一名第三流、第四流的画家。而当年考官手中那支红笔轻轻地一勾，也许就能拯救

6000 万生灵！

祸不单行，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1908 年 12 月希特勒的母亲患乳腺癌去世了！希特勒深爱自己的母亲，母亲的离世对希特勒是一次可怕的打击，“她的去世使我的宏愿突然不能实现，贫困和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作出一个迅速的決定：我面临着想办法谋生的问题。”1909 年希特勒只身来到维也纳，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

维也纳街头，希特勒身穿一件匈牙利籍犹太旧衣商送给他的黑大衣，长至足踝。头戴一顶油腻发光的黑呢帽，四季不换。前额头发斜梳，一头乱发。两颊和下颏胡髭丛生，身后背着一个破旧的画架，他从一个街头流落到另一个街头，绘制一些拙劣的维也纳画片，画着圣斯蒂芬大教堂、歌剧院、伯格剧场、舒恩布伦王宫等等景物，卖给小贩装饰墙头、卖给商人嵌在陈列出售的画框里、或者被家具商买来钉在廉价的沙发和椅子靠背上。白天以卖画得来的钱在小酒店或候车室里买些廉价食品充饥，夜晚或在公园的长椅上或随便哪家的门洞里过夜。生计无着落时便典当衣物，直至身无旁物，饥饿难耐时便加入到施粥所流浪者的队伍里去接受一份施舍。从 1909 年到 1913 年维也纳街头的希特勒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对许多人来说，维也纳是个尽情享乐的天堂，寻欢作乐的场所，但是对我说来，它却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即使到今天，这个城市在我心中也只能引起我不愉快的想法。对我来说，这个逍遥自在的城市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五年艰苦贫困的生活。在这五年中我被迫求职糊口，开始当小工，后来当小画家。收入之微薄，不足以填充我每日辘辘的饥肠。”后来

的帝国元首如此回忆着当年的维也纳。

然而尽管当时的希特勒一贫如洗，穷困潦倒，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在与贫困、饥饿每日斗争的同时，这位未来的纳粹领袖深信自己不是凡夫俗子，对自己的前途有着奇特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对于未来的世界，希特勒怀着一种魔鬼般的使命感，正是这一使命感促使他忍饥挨饿，等待天机。

囚犯的宣言书

1913年春阳光明媚的季节里希特勒带着阴郁的心情告别维也纳，来到他向往已久的德国。在德国南部城市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游荡一年之久后，希特勒梦寐以求的天赐良机降临了！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战争阴云密布、几百万人对前途茫然无措之时，25岁的希特勒却欣喜若狂，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国王批准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平生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战争不仅使希特勒摆脱了贫困，而且在希特勒看来，战争给他提供了一个参与改变世界的良机，“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下来，衷心感谢上苍有眼，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

希特勒并不是德国人，但他渴望德国取胜，他深信日尔曼民族是优秀民族，只有振兴日尔曼民族，才能拯救这个腐败的世界。因此希特勒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作为一个下士通信兵，希特勒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来回奔波。他从不要求休假。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从无抱怨，战斗间歇中他双手抱头，默默沉思，有时突然跳起来诅咒无

形的敌人——那些反战派。在战争中他两次受伤，两次获奖。1916年10月在松姆战役中，希特勒腿部受伤被迫离开前线，然而腿伤恢复之后他坚决重返战壕。1914年12月他获得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1918年8月他只身俘获了15名英军（一说为法军），帝国军队授予他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这种奖章在帝国军队里是极少授予普通士兵的。10月，希特勒在前线中毒，眼睛暂时失明，被迫离开前线来到柏林附近一家陆军医院疗养。

在希特勒养伤的日子里，德意志帝国正发生着剧烈的动荡。前线德国军队兵败如山倒，陆军元帅兴登堡对德皇威廉二世力陈要害：立即停火，军队不能再等待48个小时！后方德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反战情绪急剧升温，然而德国海军司令部拒不投降，下令基尔港拥有近8万水兵的远洋舰队出海，与强大而稳操胜券的英国海军决一死战，以卵击石也在所不惜，海军部宁愿拥有8万水兵的德国舰队“光荣沉没”，也不愿看到帝国不惜血本建造起来的远洋舰队完好无损地拱手让给死敌英国。然而基尔港水兵的革命情绪与反战运动如地火运行，浪潮汹涌而暂无缺口，海军部的冒险命令终于掘开了大口，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11月3日基尔港水兵起义并迅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1月8日，革命除柏林之外席卷全国。9日，柏林起义爆发，德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卜克内西率领起义者夺取了皇宫，德皇宣布退位，逃往荷兰，德意志第二帝国土崩瓦解！11月10日，德国资产阶级组建了临时政府，11月11日以艾伯特为首的临时政府代表德国在巴黎附近的贡比涅森林与对手签订了停战协定，德意志战败投降了！

希特勒得知德国战败投降时正忍受着眼痛的折磨，然而战败的消息仿若晴天霹雳，希特勒失声痛哭！这是他自母亲去世以来第一次放声悲哭！希特勒和德国右翼资产阶级一样决不相信德意志会战败，如此优秀的民族竟打不过那些“杂种”、那些劣等人群！我们一定是被出卖了！被那些可恶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些犹太人、那些所有的“十一月罪人”！在那些痛苦的夜晚，希特勒的心中充满了仇恨。军队只不过是那些可卑的政客手中的卒子。“政治”、“政治”，希特勒在不停地反思，全然忘掉了他的眼痛。痛定思痛，希特勒抑制住满腔仇恨。“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1918年11月初希特勒伤愈回到巴伐利亚州，在慕尼黑陆军司令部供职，主要负责同“危险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战败后的德国政局动荡，各种思潮沉滓泛起，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氛围又为这些无名党派、各类思潮提供了温床。希特勒年届三十，无产无业，无一技之长，又无强硬靠山，但他不忘从政的宏愿，等待着时机。

1919年9月，希特勒参加了一个无名小党——德国工人党的聚会，会后希特勒决定参加这个党派，并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希特勒加入之后，德国工人党很快在众多的党派中脱颖而出。1920年4月希特勒把德国工人党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Nazi，简称纳粹党），1920年12月，纳粹党以6万马克买下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纳粹的喉舌，为纳粹大造舆论。希特勒亲自为纳粹党制定党纲，1921年希特勒升为纳粹党的领袖，并确立了领袖原则。这期间希特勒还亲自制定了纳粹党旗：

红底白圆心，中间嵌黑色卐字，红色象征纳粹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卐字象征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1921 年纳粹组建了冲锋队，成员身着褐衫，后来冲锋队发展成为足以和德国国防军抗衡的军事力量，1934 年希特勒为争取国防军的支持下令解散了冲锋队。此时，希特勒一面营造纳粹党，一面注意网罗“人才”。不久，日后影响德国历史的几个重要的纳粹元凶便裘集到希特勒身边：1920 年鲁道夫·赫斯加入，1919 年罗森堡加入，1923 年成为《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纳粹党的思想领袖。1921 年戈林参加，1922 年担任冲锋队队长。纳粹势力日渐壮大。

1922 年德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全国经济萧条，民不聊生。1923 年 1 月法国为催逼德国交纳战争赔款，和比利时一同制造了鲁尔危机，法比军队占领了德国重工业区鲁尔，德国政局动荡不安。希特勒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11 月 8 日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政变，逮捕了巴伐利亚州的军政首脑，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宣布他们已推翻了柏林政府，但第二天柏林政府下令镇压政变，希特勒的冲锋队几乎没作什么抵抗便宣布投降，法西斯党徒作鸟兽散，戈林受伤逃往奥地利，希特勒、赫斯、罗姆等锒铛入狱，未来的帝国元首成了囚犯。

对许多人来说监狱意味着失败、甚至是生命的终结，然而对纳粹党的领袖希特勒来说，监狱反而成为他人生的新的起点，而且在作囚犯的日子里希特勒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

1924 年从 2 月 26 日开始巴伐利亚州对纳粹政变犯进行了长达 24 天的公审。希特勒敏锐地抓住时机，把审判台变

成宣传纳粹思想的讲坛。他口若悬河，面对众多的法官、德国各大报纸、世界各国报纸的新闻记者，面对成百上千的听众，全然忘记了自己囚犯的身份：

“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这并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难道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傲的吗？难道一个有思想家的大脑、日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希特勒的诡辩与演讲第一次产生了魔力，听众们鼓掌欢呼，法官们的同情溢于言词。按德国刑法规定希特勒法西斯党徒应判无期徒刑，但法官违心地只判了5年。即使这样法官还一再向激动不已的群众解释：保证希特勒在狱中会得到最好的照顾，保证6个月之后可以假释……

希特勒出名了！德国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宣传慕尼黑的纳粹党如何有组织性，其领导人希特勒如何善于雄辩。人们争相传颂着、议论着，世界各地的传媒也纷纷予以报道。鲜花、礼物、同情的信札川流不息地送到了希特勒的囚房。然而表面嚣张的希特勒下了审判台却在冷静地思考，“平心静气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啤酒馆暴动失败了，但10年之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这次滑稽的政变摇身一变成为德国历史上“永垂不朽”的史诗，希特勒下令

在此修建了纪念碑，每年 11 月 8 日都在此隆重集会，以誌纪念。

鲜花与仰慕并没有使希特勒陶醉，相反在难友赫斯的帮助下，他每天伏案沉思，一章接一章地撰写他改造德国、征服欧洲的宏伟蓝图——《我的奋斗》，一本臭名昭著的自传，一个囚犯对整个世界的宣言书。

“要使战败而混乱不堪的德国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更伟大的地位。”“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欧洲）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法国将要灭亡，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要并入德国版图。然后要征服俄国。”“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雅利安人创造性的产物。这一事实证明：只有雅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是我们所谓‘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希特勒认为，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糟粕、是垃圾，他们就是犹太人、斯拉夫人，既然是糟粕、是垃圾就应该被奴役、被毫不犹豫地清理掉。希特勒本人与纳粹党的神圣使命便是在政治上把过去从未统一过的优秀民族统一起来，纯洁他们的种族与生存环境，使他们强大，使他们成为地球的主宰。这个未来的帝国要由元首来实行独裁统治，独裁只可能使强者更强，绝不允许民主那种“无聊的东西”在帝国存在！

假如人们稍稍回顾一下二战初期欧洲的惨况，谁都会震惊《我的奋斗》并非病者的狂呓，并非儿语！希特勒早就对

这个世界发出挑战，然而欧洲那些一流的政治家，那些古老而文明的国家太骄傲了，他们怎么能对一个囚犯的几句厥词予以重视呢？！那些为世界创造了无穷财富的犹太巨贾，那些为人类文明贡献了辉煌才智的斯拉夫人怎么能相信他们是“糟粕”而予以警惕呢？！人们已经习惯了国际法则，习惯了自己家园的概念，谁又能去在意一个囚犯的承认与不承认呢？！于是张伯伦相信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真的只有对“苏台德地区那么一点点要求”；犹太人在毒气室门前相信希特勒让他们排队等候分配工作；波兰相信希特勒不会进攻他们；苏联相信德国不会背信弃义！殊不知囚犯是认真的，《我的奋斗》1933年卖了一百万册，1940年卖了600万册，德国人人手一册，德国的少年、青年都灌输了第三帝国的思想、法西斯的蓝图，《我的奋斗》已深入脑海，化成血液，流淌在几乎每一个德国人的血脉里。

唇舌征服德国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纵横家、清谈名士，世界历史上也有无数雄辩家、演说家，这些靠唇舌影响国家政策、左右人心的专家们毫无疑问没有一个能超过纳粹党魁希特勒的。至今人们还能从一些历史镜头中目睹希特勒演说的情景：纳粹头子声嘶力竭、振臂一呼，观者如醉如痴。1918年那次中毒差点毁掉了希特勒的嗓子，命运真是捉弄人，嘶哑的噪音反而成了希特勒的独特魅力。有人说演说是希特勒的天赋，有人说这一天才是在维也纳街头练就的。不管怎样，希特勒靠他的唇舌、他的四处演说赢得了支持，赢得了1930年的

600 多万张选票。

5 年的徒刑不到 9 个月就结束了，1924 年 12 月 20 日希特勒出狱。从 1925 年至 1929 年魏玛共和国经过了共和国初期的混乱后终于稳固下来，美国等国资本家通过道威斯计划将贷款源源不断地投到德国市场，德国经济如同被输过血的病者、充了气的皮球迅速恢复起来。1927 年德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1929 年超过英法，再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德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对于希特勒来说并非好事，希特勒再也无由在街头兴风作浪了。百姓生活安定，再也无心去街头听纳粹分子摇唇鼓舌了。因此 1925 年到 1929 年是纳粹时运不佳的几年，然而从囚房出来的希特勒已今非昔比，经过冷静思考，他决定放弃政变方式，而利用现有的、被他一再唾骂的民主制度，通过争取选民的方式夺取政权。虽然 1925 年到 1929 年的稳定使纳粹时运不佳，但希特勒用顽强的毅力发展了纳粹党的组织。

希特勒周密筹划，建立起纳粹的各类基层组织，从大区到小区、从小区到街道办事处建立遍布全国的纳粹网络。1925 年纳粹党徒只不过 2 万，1927 年就有 7 万，1929 年则达到近 18 万之众。冲锋队改编成武装组织，1926 至 1929 年希特勒又亲手培植忠于他个人的卫队——党卫队，由海因里希·希姆莱负责，党卫队后来发展成为德国、乃至欧洲整个德占区人人谈虎色变的可怕组织。到 1929 年纳粹党已成为全国的重要党派之一，而这一巨大成绩的取得除了希特勒的毅力，便是他的魔鬼般的演说才能。

还在啤酒馆暴动之前，一些阔老阔少即被希特勒的言词吸引，当场解囊相助。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

施坦因太太第一次见到希特勒便为之折服，不仅赞助当时起步维艰的纳粹党，而且帮助希特勒在富人之间广为宣传和募捐。一位名叫恩斯特的阔少听了希特勒的一番宏论，当场借给纳粹党 1 千美金，这在当时马克急剧贬值之际对纳粹党是一笔惊人巨款。

希特勒的演讲不仅争取来了经费，而且使许多猜疑的、不相信的、高傲的人都最终心悦诚服地归到门下。许多人听说了希特勒的名字，根本不相信他的神话，某一次聚会偶而去了，开始时鄙视，继而好奇，然后相信、激动、狂呼，最后成了希特勒分子。戈培尔的归服便是一个杰出的例证。

小希特勒八岁的戈培尔在 24 岁之前读了八个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1921 年 24 岁在海德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戈培尔懂德文、拉丁文、希腊文，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有着深厚的修养。言辞激烈、文笔犀利。然而这位博士听了中学尚未毕业的希特勒一次演讲之后激动难眠，连夜给希特勒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你在我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最伟大的话。……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戈培尔投降了，不久他就成为大柏林区纳粹党的主席，

一辈子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摇旗呐喊，是第三帝国的喉舌。戈培尔的归服至死不渝，1945年4月29日纳粹末日已经降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戈培尔让妻子以及六个儿女随他一起服毒自杀为元首殉葬，他的遗言再一次向世人表达了其对希特勒的忠心：“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纳粹党终于羽翼丰满起来，然而离夺权的道路却仍很漫长。当时德国第一大党派社会民主党在全国拥有深厚根基，并控制着局势。希特勒费尽了心思，但1929年之前纳粹党在德国议会里仍不过排名第九。然而希特勒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机遇来到了：1929年10月从美国华尔街开始，在全世界刮起了一场黑色风暴。仿佛命运再一次证明人类在劫难逃，刚刚从一战的废墟中稍复元气的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到这场风暴中去，它就是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

20年代繁荣异常的美国哀鸿遍野；一战中大发战争财的日本经济崩溃；拿到不少战争赔款的法国经济也一片萧条；日不落帝国在危机冲击下几乎撑不住门面；外国资本家纷纷撤走投放在德国的资金，德国经济一泻千里。失业、饥饿、失望、恐惧、怨恨、仇视笼罩着德国。德国政府坐不住江山了，总理像走马灯似地换过一轮又一轮，谁也没有回天之力，群众不满了，人们又走上了街头。垄断资本家不满了，四处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个时候希特勒又站到演讲台上去了，他抨击政府，他向垄断资本家许愿保证给予他们足够的市场，他向工人保证不会失业，向农民保证会有土地，向商人允诺不征重税，仿佛他的帝国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更激进，他也不在乎了，只要有人支持他，只要人们去选票站投他的票。冲锋队、党卫队身穿制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颓丧的人群，吸引无数人羡慕的眼光，青年人反正无事可做，不如去参加冲锋队，又有饭吃，又神气。冲锋队壮大了。垄断资产阶级慷慨解囊，给纳粹党提供巨额资金，给源源不断的冲锋队新队员发放装备，组织大型、巨型的演讲会，让更多人加入到纳粹党的阵营中来。冲锋队员在街头搭起施粥站，饥荒的人们如同当年维也纳街头的帝国元首感激涕零：纳粹党真是太好了！1930 年纳粹党徒由 1929 年的 17 万猛增到 35 万，这一年纳粹获 600 多万张选票，一跃而为全国第二大党，第三帝国的美梦只是一步之遥。

而跨过这一步之遥竟然也有希特勒唇舌之功劳。1932 年 1 月 27 日，德国 300 多名垄断巨子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秘密开会，希特勒被邀请。当时垄断巨子们对希特勒尚存犹豫，希特勒那些在演讲台上比布尔什维克更布尔什维克的言辞令巨子们不安。希特勒深知没有这些人的支持第三帝国将成为空中楼阁，第三帝国的楼阁将靠这些垄断巨头们来支撑。于是，希特勒当场表明心迹，发表了长达数小时的演说：“民主将摧毁一个民族的真正价值”，“经济生活中应树立个人权威，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观如不被阻止，势将把整个世界化为虚墟”，“德国应该大张旗鼓地扩军”，“德国军队由 10 万、20 万或 30 万人组成，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 800 万后备军”，这些军队将要为德国去争取“生存空间”，去世界各地争取市场！当希特勒演讲结束时，全体资本家起立向他狂热欢呼！垄断巨子们的心放到了肚子里，他们联名致信总统兴登堡，一致要

求希特勒组阁。兴登堡这位前陆军元帅尽管怎么也看不起这个奥地利下士，也不得不将国家重任交给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维也纳的流浪者如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了。

虎狼也有情

希特勒已是人所共知的恶魔，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在登上权力之峰以前，希特勒和普通人一样也很重亲情和友情。上中学以前他是村里的孩子王，上中学以后，希特勒日益孤僻，加之从小体质较弱，常给人神经质的感觉。年长以后，希特勒不再与儿时的伙伴玩街头的游戏，而是整天将自己关在房子里作画和阅读。他酷爱自己的母亲，在母亲病重之际，他从维也纳赶回，主动承担一切家务，全力侍奉病重的母亲，而且不惜以破产的代价来换回母亲的生命。母亲去世后，希特勒悲痛欲绝，连那位替希特勒母亲治病的犹太医生也感叹：我从未见过母亲去世如此悲痛的人。希特勒对这位医生非常感激，表示有生之年一定报答其对母亲的照顾之恩，后来这位犹太医生终因这份报答之心而幸免于难。母亲离世后不久，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守寡在家，还要抚养希特勒的妹妹保拉，尽管希特勒当时在维也纳流浪街头、衣食无凭，但希特勒仍主动让出父亲去世后政府每月给他的抚养费，让给妹妹保拉，以贴补安吉拉姐姐的家务开支。维也纳的房东太太也曾说过：希特勒先生经常阴沉着脸，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好像对谁都视而不见，但他是个好心人，也从不拖欠房租。同房租住的朋友们在希特勒离开维

也纳前往德国谋生时，也真心挽留他，认为他虽然一无所有，但能帮忙时总是尽力帮忙。

18岁时希特勒第一次坠入情网，那天他与18岁的斯坦芬妮·詹斯坦在林嗣的街头相遇，斯坦芬妮身材苗条，性格文静，一头秀发，美丽动人。希特勒激动不已，背地里为她写了许多情诗，但只是悄悄地朗读给当时他唯一的一位好友库比席克听。库比席克怂恿希特勒去跟斯坦芬妮交谈，但希特勒说：用不着说一句话，一切都会清楚的。我们是美妙的一对，彼此靠眉目传情便足够了。所以希特勒从未与他热恋的女子说过话，斯坦芬妮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位未来的帝国元首曾经如此迷恋过她，不久斯坦芬妮与一位中尉订婚，希特勒的初恋便如此结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决定投身政治的希特勒把有限的精力都投身于政治，个人的情感世界几乎一直是孤寂的，然而他却不断有关于女人的“精辟”之语：“对我来说，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谁若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之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假如你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政治是个女人，你要是不高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我永不结婚，我的父国（德国）是我唯一的新娘”；“在这个世界上判断一个男子汉有两种方法：一是看他娶什么样的女人，二是看他怎么个死法”。

1925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已名气不小，在贝希特斯加登他终于有能力租下一套房子，这时他遇到了16岁的米茨。米茨年轻活泼，清纯可人，长得和希特勒的母亲极像，对母

亲刻骨铭心的留恋使希特勒对米茨一见倾心，尽管希特勒大米茨 20 岁，但不久米茨便成了希特勒的情侣。希特勒不再谈什么政治影响，经常带着米茨参加党的聚会，米茨要求结婚，但希特勒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和她同居，米茨成为希特勒第一位公开的情妇。

1927 年大选结束后，纳粹党在全国影响进一步扩大，希特勒买下了贝希特斯加登的房子，房子是一所简朴的乡舍，屋子四周有一木制走廊，天然雅趣，屋顶是用大石压住木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但希特勒并不打算让米茨成为女主人，他激动地打电话给正在维也纳的姐姐，恳求姐姐前来当房子的女主人。不久安吉拉带着两个女儿费莱德和吉莉来到了慕尼黑，吉莉的到来差点改变了希特勒的一生。

吉利和米茨年龄相仿，但吉莉生性活泼，满头浅棕色的头发非常迷人。赫斯太太说她具有维也纳姑娘那种迷人的魅力。希特勒的好友、摄影师霍夫曼说吉莉天真烂漫，令所有的人倾倒。希特勒本性内向，活泼美丽而十分可爱的吉莉令他神魂颠倒，希特勒有生以来真正地对一位女子倾心。吉莉要去游泳，希特勒不惜推迟重要会议，亲自拎着野餐篮，开车到湖边去，看吉莉游泳，然后给她准备食物。米茨被冷落了，她将晒衣绳一头系在门上，另一头绕着脖子，试图自杀。虽然米茨侥幸被救活，但希特勒的心毕竟已随吉莉而去。

1929 年纳粹党在全国已炙手可热，正逼近权力之巅。工业巨头们纷纷对希特勒“投之以木瓜”，希特勒的钱库财源滚滚，他在慕尼黑最繁华的街道上购置了一座 3 层楼房，作为党的全国总部。整个二层 9 间房子成为希特勒的寓所，

吉莉随希特勒来到慕尼黑，一边学医，一边与舅舅同住。希特勒一面扮演着看护人的角色，禁止吉莉与他人来往，一面小心谨慎地、公开地追求吉莉。希特勒经常眼含痴情，陪着吉莉上街购物。吉莉十分任性，经常又试帽子又试鞋，一捆一捆挑选面料，还长时间地与售货员聊天，然后一样都不中意，空手走出店门。希特勒对此非常讨厌，但每次都像温驯的羔羊跟着她。希特勒的司机莫里斯说，“他爱她，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爱，一种不敢表露出来的爱，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敢承认迷恋女色，害怕毁灭他的政治生涯”。“他爱吉莉，爱得至深”。

此时的希特勒已成为女人追逐的对象，在这种氛围中，一个偶然的机，在霍夫曼的照相馆里，希特勒初遇 17 岁的爱娃·布劳恩。爱娃说当时希特勒“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像要用眼睛把我吞下去”，此后希特勒经常去会爱娃，送爱娃鲜花和糖果，但一直非常秘密。

希特勒痴爱着自己的外甥女，但既不敢公开与她结婚，又小心谨慎地扮演着舅舅的角色。他禁止吉莉与其他男人来往，生性活泼的吉莉极度压抑。1931 年 9 月 18 日，吉莉又与希特勒发生激烈争执。希特勒走后，本已十分生气的吉莉又从他的外衣口袋里发现了爱娃的情书，晚上希特勒的女佣在楼下就听到了一声沉闷的响声，由于吉莉任性惯了，佣人并未在意，第二天早晨发现吉莉已中弹身亡。

希特勒当时正奔驰在去汉堡的路上，那里的群众集会正等着他去演讲，一辆出租车拦住了他，说赫斯打来电话有要事转告，希特勒回到旅馆接电话，外面的人只听见希特勒发疯似地在喊：“赫斯，回答我！是真还是假？她还活着吗？！”

希特勒的狂乱感染了旁人，司机将油门踩到底，一路呼啸着赶回慕尼黑，然而吉莉真的离开了人世。死时年仅 23 岁。

希特勒几乎崩溃了！他一个人在房子里不停地踱步，走来走去，不吃不喝，拒绝进食，拒绝讲话，整整三天三夜！周围的人偷偷拿走了希特勒的手枪以防他自杀！几年过去了，爱娃成了希特勒的情人，但希特勒仍对秘书说到吉莉，“爱娃非常好，但在我生命中，只有吉莉才能真正激起我的情欲，我永远不想与爱娃结婚，唯一能使我将我的生命与她联结在一起的女人是吉莉！”

然而爱娃却用痴情和极度忍耐打动了希特勒。此时希特勒已贵为“元首”了，许多女人都渴望与他交往。爱娃脾气温顺，不去计较，同时又用加倍的痴情等候。爱娃的父亲是位教员，母亲是一个修女，行为严谨的父母竭力反对女儿与希特勒的关系。为不使父母得知自己与元首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爱娃找借口请求在她的卧房单独安置一台电话。然而远在柏林的希特勒很少有电话来。希特勒的起居本来没有什么规律，繁忙的政务更使希特勒无暇顾及远在慕尼黑的爱娃了，偶有电话，希特勒总是匆匆从公用电话亭里打来，稍稍安抚几句便又杳无音信。只有希特勒偶而有政务回到慕尼黑，爱娃才有幸被召去，每次希特勒让两位女秘书陪同，轻易不让爱娃单独去找他。爱娃去希特勒的寓所也总是从旁门进出，虽然希特勒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关系，但爱娃不被允许出入大厅。然而爱娃对偶而一次的“宠幸”非常珍惜，爱娃在日记里写到：“他如此爱我，真令我幸福无穷，希望永远如此”。之后爱娃又陷入漫长的等待，“三个月不给我写一句安慰的话，难道这就是他常向我表白的伟大的爱情吗？”

“八天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真希望生病才好，现在我要买安眠药了……”希特勒的爱已变成爱娃的整个生命，而希特勒却拒绝与他成婚：“我会享受不到婚后的快乐，只能看到被忽视的妻子的怒容，否则我就得对工作马马虎虎——婚姻之坏处在于它创造出权利，这样，找个情妇比娶妻要好得多，这可减轻负担，可将一切都建立在赠予的权利水平上”。爱娃终于忍受不了长时间的冷落、寂寞和情感的煎熬，她两次试图自杀。第二次是在1935年5月29日，“今晚10时还得不到答复，我就吞服25粒药丸，轻轻地睡到另一个世界去。”但爱娃没有死成，此事却震动了希特勒，爱娃的痴情、吉莉自杀的教训使希特勒对爱娃多了一份关怀和体贴，希特勒指令手下的人在慕尼黑寓所附近为爱娃专门租了房子，添置了家具，爱娃和妹妹一起搬了进去。

1936年，替希特勒看管贝希特斯加登那处房子的姐姐安吉拉决定再婚，姐弟俩有些不愉快，希特勒不大愿意姐姐再嫁，安吉拉不喜欢希特勒带回的爱娃·布劳恩，反对他们的暧昧关系，对爱娃十分冷淡。安吉拉出嫁后，爱娃便成为贝希特斯加登这所房子的主人。从此爱娃像一只无可奈何的候鸟苦守在这所夏宫里。

成为元首后的日子里希特勒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吉莉自杀后，希特勒开始吃素食，说吃火腿就像“吃尸体一样”。每周希特勒一有时间就邀请私交圈子里的人与他共进晚餐，但晚餐食谱简单，常令那些奢华惯了的显赫们无以下咽。对于女人，希特勒也更加言行谨慎，爱娃逐渐成为他唯一的情感依托。

爱娃身材苗条，最迷人的是一头美发。与吉莉充满诱惑

力、十分任性截然不同，爱娃显得质朴、脾气温驯。爱娃头脑简单，也不好过问政治，希特勒也反对女人干政。爱娃唯一一次是替赫斯太太求情，当时赫斯只身驾机逃往英国，家室受牵连。但希特勒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爱娃只好背着希特勒偷偷地送点津贴给赫斯太太。在上萨茨尔山漫长的等候中，滑雪、听音乐、购物成为爱娃的主要生活日程。

1944年7月，希特勒在大本营被密谋分子的炸弹炸伤，当时他头发烧焦、两腿灼伤、耳膜震坏，脊背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特别是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在医生给他把右手用绷带包扎好后，希特勒赶紧用左手在打字机上像小鸡啄米般地给远在慕尼黑的爱娃写信，希特勒称爱娃为“小丫头”，他告诉他的“小丫头”，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爱娃收到信后，立刻复信，“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爱娃表示倘若希特勒身遭不测，她也不准备活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爱娃极少抛头露面，就是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希特勒与爱娃也装得彬彬有礼，从不在外人跟前显示亲热。希特勒甚至极少允许爱娃到柏林去。然而1945年4月15日，爱娃飞到了柏林，决定在她的“阿道夫”最艰难的时刻陪伴他。4月28日，红军已逼近总理府，这天在一连串噩耗冲击之下的希特勒又从广播里得知他钦定的接班人希姆莱继戈林之后又擅自与盟军洽谈投降事宜，希特勒在破口大骂一番之后气昏了过去。爱娃非常难过：“可怜的阿道夫，所有的人都

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自裁以后，让空军找来一架飞机，准备让爱娃等贴身人员逃出柏林。爱娃走到希特勒跟前，抓起希特勒那双已经苍老的双手，微微一笑，好像对孩子说话似的：“你是知道的，我要与你在一起，我不许你叫我走”。已是众叛亲离的希特勒感动至深，破天荒地当众吻了爱娃。

爱娃曾多少次哀求希特勒与她结婚，这种为人情妇的感觉使得爱娃即使在希特勒很亲密的朋友圈子里都深感自卑，然而希特勒咬定了一个原则：“只要我还是帝国元首，我就不能与你结婚”。如今第三帝国已经坍塌，元首的末日就在眼前，4月29日，希特勒正式同爱娃结婚，以感谢十多年来爱娃对他的一片真情。在苏联红军的炮声中希特勒与爱娃举行了婚礼，爱娃在做了希特勒15个小时的合法妻子之后，和希特勒一起自杀身亡，几分钟之后又与她的“阿道夫”一起化成灰烬。

绝灭犹太人

自公元8世纪犹太人便陆续来到欧洲大陆。虽然历史上欧洲大陆的反犹运动屡有发生，但是自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科学理性主义和宗教宽容在欧洲广泛传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也随着资产阶级政权在欧洲的普遍建立而深入人心。尽管这一切尚不足以剔除许多世纪以来欧洲的反犹主义沉渣，但已经名正言顺的获得公民权利的欧洲800万（苏联除外）犹太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在纳粹反犹运动开始前，欧洲犹太人在经济领域已经拥

有了强大的基础，在欧洲的科学和文艺领域里，人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犹太人光辉的名字。然而希特勒不承认，“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化，几乎全是雅利安人创造的”，非雅利安人与其说属于人类，不如说是野兽，镇压这些“像臭虫一样繁殖”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欧洲犹太人，甚至德国本土的犹太人对于这些反犹太主义的叫嚣并未重视，相信它正如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反犹思想一样总会烟消云散。然而随着纳粹的上台，这种非人的理论便成了德国人的正式信仰。甚至德国的一些著名教授和科学家也支持这种癫狂。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郑重其事地承担起把“犹太人爱因斯坦的腐败学说”从科学中清除出去的任务，核物理学在德国简直成了犹太人的学说而无人敢问。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莱纳特居然也声称：实际上，人们创造的一切都是由种族和血统决定的！

1933年法西斯乌云腾空而起，海涅、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左拉、弗洛伊德的著作化成了烟云，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声称：“新智慧的长生鸟将从这些废墟上展翅而起，旧的已化为灰烬，新的东西将从我们内心的火焰中升腾起来。”之后，门德尔松的音乐成为“罪恶”，“堕落”的艺术家毕加索、马蒂斯、塞尚、科柯施卡等的画幅从博物馆清除了，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1935年9月希特勒和法西斯党徒在纽伦堡聚会，从此犹太人被宣布为德国的非法公民，禁止犹太人与高贵的日尔曼发生任何接触。希特勒亲自给犹太人重新定义，根据祖父母中犹太血统的多寡，德国出现了一大批四分之三犹太人、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犹太人，根据血统比例予以不同处理。纽伦堡法颁布不久德国就有八千犹太人自杀，七万五千人流

亡国外。

1938 年希特勒下令戈林负责清理犹太人的财产，以此为纳粹重整军备而搜刮金钱。戈林则以最低廉的价格强行购买犹太企业，甚至全部没收。许多犹太人为使自己辛苦经营的企业免遭厄运，请真正的“日尔曼人”作为公司的名义经营者，即使如此，戈林仍穷追猛打，使更多的挂名日尔曼人的犹太企业被没收。希特勒十分高兴，敦促戈林：“你要将这些猪猡身上的每一个硬币统统都搜出来！”

戈培尔也不甘落后，1938 年 11 月 9 日夜晩，在戈培尔的煽动下法西斯党徒在柏林街头四处乱窜，见到犹太人商店与教堂就乱砸乱抢，柏林街头火光冲天，凄厉的叫声和玻璃的破碎声不绝于耳，柏林市 7000 家犹太商店被捣毁。200 座犹太教会遭焚烧，柏林街头到处是玻璃碎片，城市的上空青烟弥漫。

进入 1939 年犹太人的命运更加恶化，对波兰的征服使波兰西部 200 万犹太人处于德国统治之下，一开始希特勒只是下令剥夺犹太人公民权利和财产，然后将其驱逐出去，但到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纳粹德国占领了丹麦、挪威、尼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德占区犹太人剧增到 400 万，世界已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驱逐出境、移居国外已经不可能，希特勒一面下令将各国犹太人就地关押，一面指示德国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处理这批犹太人的方案来。

从 1939 年到 1941 年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几乎都被关进集中营、由于车辆短缺，纳粹分子强迫犹太人步行，饥饿与折磨使大批犹太人死在路上。1940 年德国外交部计划将欧洲

400 万犹太人移居马达加斯加，但不久最后解决犹太人的计划获准，马达加斯加计划被否决。

最后解决犹太人计划由海德里希、希姆莱直接领导，盖世太保负责执行，阿道夫·艾希曼担任总监。从 1940 年开始纳粹分子便在欧洲东部建立屠杀犹太人的死亡营，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等纷纷建起，同时纳粹不惜人力、物力、财力，从西欧、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又从波兰、苏联占领区大量运送犹太人前往集中营集体处死。这一大规模运送犹太人的计划一直未停，1944 年法西斯在战略物资、交通设备极其困难，1945 年法西斯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希特勒仍拒绝减少提供运送犹太人的车辆！

由于战争的延长，希特勒批准改变立即将犹太人处死的办法，在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之前将身强力壮者拉去做苦力。许多工厂甚至直接开在集中营附近，这些“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其平均寿命也不过三个月。其余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则被牲口般地赶入集中营。这种集中营在德占区有 30 多个，其中以奥斯维辛为甚。

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五个毒气室，装修成浴室模样，使用一种名叫“齐克隆—B 晶体”的药物。集中营的法西斯分子骗犹太人说要给他们重新安置、或分配工作，要他们淋浴。当犹太难民挈妇将雏地进了浴室，毒气便从顶部放入，3—10 分钟室内人全部被毒死，半小时之后尸体便被火化。奥斯威辛五个毒气室每 24 小时可以杀死 6 千人。犹太人的头发、金牙、人造假肢被统统抢光，骨头用来造磷肥，油用来做肥皂。1940~1944 年党卫军头子鲁道夫·赫斯担任奥斯维

辛集中营总司令，1945 年在纽伦堡的法庭上赫斯承认至少有 250 万人（包括非犹太人战俘）在奥斯维辛被处死！有人认为奥斯维辛的死难者高达 400 万，其中犹太人 200 万！而 1945 年 1 月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时，那里只有 5 千名幸存者！

由于苏联红军反攻速度太快，许多犹太人来不及被运往德国人的集中营，于是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地残存的犹太人几乎全部就地被仓猝消灭，为节约子弹，纳粹分子还惨无人道地消灭犹太人：如集体淹死、烧死、活埋、用毒气车毒死等。希腊罗德岛上的数百名犹太人被塞进几条破船，而后将船沉入爱琴海。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虽然也是二战的元凶，但他强烈反对德国对犹太人的态度，拒绝与德国一起迫害犹太人，在北部阿尔卑斯山区的犹太人受到墨索里尼的保护，那里也是欧洲被追杀的犹太人冒死前往的圣地。然而随着盟军在西西里岛的登陆，罗马政权岌岌可危时，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入了意大利，意大利犹太人的末日降临了。1944 年匈牙利被德军占领，80 万匈牙利犹太人随之遭到迫害和屠杀，这年夏天仅奥斯威辛一地就处死了近 40 万匈牙利犹太人。整个欧洲成为了屠宰场！1945 年德国人已经感到败局将至，然而法西斯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犹太人的屠杀。希姆莱下令，位于前线附近的集中营囚徒全部步行撤退！数十万名关押者步行进行了“死亡进军”，行军在寒风苦雨中，没有任何必需品和食物，押解的党卫军随意射杀弱病者，更不用说企图逃跑者。饥饿、极度口渴、射杀、以及到达指定集中营后的拥挤，约 25 万犹太人毙命。如果希特勒的反犹思想没有变成德国人的信仰，这

样规模浩大、历时经久的屠杀怎能做得如此彻底、如此丧心病狂？！

战争结束时，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指出，按照德国保安总局犹太事务处头目埃希曼的统计，纳粹分子总共屠杀了约 600 万犹太人，其中 400 万是在专门的屠宰场被杀的！这 600 万犹太人中有 100 万犹太儿童！被杀的苏联和波兰犹太人达 456.5 万，德国为 12.5 万、奥地利 6.5 万、捷克斯洛伐克为 22.7 万、匈牙利为 40.2 万、法国 8.3 万、荷兰 10.6 万、罗马尼亚 26.5 万、南斯拉夫 6 万……受害犹太人占当时世界犹太总人口的 1/3 以上。1945 年日尔曼征服世界的美梦化为乌有，而希特勒绝灭欧洲犹太人的目的却几乎全部实现！

纳粹分子为此而受到了正义的惩罚，除战后国际法庭在纽伦堡的正义审判外，幸存的犹太人把追捕纳粹逃犯作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至今未止。犹太人发誓，即使掘地三尺，也要将这些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纳粹分子挖出来。1961 年杀害犹太人的头目埃希曼在南美阿根廷隐藏多年之后，终于被犹太国以色列的摩萨德发现，以色列特工人员在麻醉了埃希曼之后，成功地骗过阿根廷海关，由参加该国国庆的以色列领导人专机带回。埃希曼在被捕之后没做任何抵抗，因为他深知逮捕他的人决不会是旁人。当埃希曼被押至以色列时，以色列全国沸腾了！当时的以色列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友在集中营被处死，有的甚至本人便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以色列本没有死刑判决，可为了表达对法西斯的痛恨，对死难者的追悼，以色列总统、以色列议会破例批准对埃希曼处以绞刑！

不战屈人国

中国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有句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一理论的精髓反映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舞台便是“不战而屈人之国”，而这一点对于 30 年代的希特勒来说，他已将之发挥到极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30 年代的欧洲外交被希特勒玩于股掌之中，在战争爆发前，英法苏三个欧洲大国已屡次败在德国门下。

希特勒出身下层，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用人的原则便是使用非专业人员，于是建筑师管理军工生产、飞行员治理全国经济、酒商里宾特洛甫升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虽然在 30 年代往返奔驰在各国外交大楼之间，但只是希特勒的奴仆和传声筒。希特勒不用常规办法思考，喜爱别出心裁，往往产生意外效果，然后在别人目瞪口呆之际沾沾自喜。他毫不尊重资产阶级道德观，在国际外交场合谎言连篇，其诚恳的态度令人泪下，而其对手在连连受骗之后，他又指天发誓，保证信守诺言，并拍着胸脯，嘴里毫不迟疑地说着：“我希特勒从不撒谎”。希特勒的对手们：张伯伦、达拉第、艾登，包括并不仁慈的斯大林，捷克斯洛伐克的君子们，奥地利的许士尼格总理等等，他们吃惊地看着希特勒出乎常理的、根本不同的方法，在未能明白、或正确评价希特勒的意图时，希特勒已基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希特勒的模式是：欺骗人的准备阶段，这时他设法转移别人对他的既定目标的注意力，并一再向潜在对手保证，他不会去做他们害怕他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对手放心了，但突然出现了既成事实，当对手愤怒而未采取行动之际，他又天花乱坠地再作大

量保证，说什么既然德国渴望和平，类似这种行动，这是最后一次。当对方的恐惧减弱时，他又定下采取下一行动的计划。通过这种办法的一次次操练，希特勒否定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而未招致报复，却增强了德国的军事力量；他吞并了奥地利，英法只是发了一通脾气；他割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而让张伯伦兴高彩烈地回家；他放心地去夺取欧洲，在东方不留一兵一卒，而让俄罗斯的狮子们在家信守君子诺言。

希特勒首次重要的欺骗行为是 1933 年 5 月的一场和平攻势：我不得不代表德国人民和德国政府发表如下声明：德国已经废除了军备，它已经遵守和平条约所强加给它的一切义务，其程度远远超过公正和合理的程度……德国十分乐意遣散它的全部武装部队，销毁保留给它的为数极少的武器，如果邻国也以同样彻底的手段并采取同样的做法。……德国准备赞同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德国并不想攻击人家，德国仅想获得安全……”和平演说感动了国联的代表，全世界报以热烈的欢迎。英国人表示同情，但是英国需要保持海军以维持日不落帝国；法国人相信德国的诚意，但法国需要较大规模的陆军……希特勒有了借口，既然普遍裁军做不到，为公正合理计，必须允许德国扩充军备，否则德国没有必要参加裁军会议；既然德国在国联只是一个受制裁、受诽谤的对象，参加国联就毫无意义。于是当年 10 月希特勒就给日内瓦扔了一颗炸弹：德国宣布退出国联和裁军会议。希特勒不仅为重新武装德国赢得了道义上的藉口，而且从此可以放手重整军备而不用再听国联指手划脚。

德国虽然摆脱了国联，但凡尔赛条约仍罩在头上，而此

时德国军队实力是不堪一击的。尽管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国防军限制在十万之众，但德国人从未放弃扩充军队。希特勒上台之后敦促国防军继续把每一名士兵训练成军官，在航空公司和体育俱乐部的名义下培训空军。然而这种秘密发展并不是长久之计，考虑既不要引起英法的制裁，又发展了军队，希特勒又开始冒险。1935年3月9日星期六，希特勒试探性宣布德国空军正式建立，英法几乎没做什么反应，一个星期之后，又是星期六，希特勒突然宣布德国实行全面义务兵役制，规定和平时期陆军为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接近五十万兵员，两倍于法国驻欧洲陆军！希特勒规定的时间与规模令德国自己的将军们都大吃一惊！德国在几年内根本不可能给新增的军队提供足够给养。英法紧急呼吁国际联盟，但语气是温和的。为缓和西方焦虑，5月希特勒又发表了和平演说：“战争仅仅意味着负担和灾难，在过去三百年中，欧洲大陆上横流的鲜血同这些流血事件带给各国的后果相比，是很不相称的……德国需要和平、渴望和平！”

1936年3月7日，又是一个星期六，希特勒喜欢在星期六下赌注，因为他知道英国内阁的先生们以及其他高级官员此时都离开伦敦，到乡间去度周末了。这一天希特勒采取了他平生最大的冒险之一：派兵开入莱茵非武装区，公开向英法挑战。根据洛迦诺公约的规定，法国有权对德国进入这一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而根据同一个条约，英国有义务支持法国。但希特勒相信法国不会出兵。而希特勒的将军们却几乎吓破了胆，陆军首脑勃洛姆堡在约德尔和大多数高级军官支持下，要求立即撤回已经越过莱茵河的三营军队，否则会引起一场大战，而此时一旦爆发战争，德国将毫无抵抗

能力。然而希特勒成功了！希特勒此举不仅征服了英法，而且制服了国内那些桀傲不驯的将军们，将军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看来需要周密筹备、调兵遣将、牺牲无数生命才能夺取的莱茵非武装区，希特勒游戏式地就完成了！在目瞪口呆之后，许多人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战后许多评论家说，如果此时英法能高瞻远瞩、正确估计到德国的威胁，那么英法只要稍作抵抗，希特勒很可能就被制服了。

而到 1938 年德国已经强大到足够与英法抗衡，为了避免战争，英法只剩下对德国妥协了。而希特勒又及时抓住了英法的心理，一面准备战争，一面又利用战争威胁英法，迫使英法不停地满足德国越来越大的胃口，而希特勒却从容地获得了一个个有利的军事要地，完成了战略部署。

1938 年 2 月 12 日，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被骗到阿尔卑斯山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的别墅，在去之前许士尼格得到希特勒尊重奥地利独立的一再保证，文雅的许士尼格在见到希特勒时不免赞美赞美伯希特斯加登的美景，然而希特勒却粗暴地打断了他：“我们不是请你到这里来谈风景和天气的”！接着希特勒便开始怒斥奥地利政府，许士尼格毫无插话的余地，“现在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谈成条件的机会”，希特勒要许士尼格在一星期内把奥地利政府让给纳粹分子，不然就下令向奥地利进军。在武力威胁面前，许士尼格被迫屈服。回国后，许士尼格不甘心让奥地利的独立葬送在自己的手里，决定让全民公决是否愿意维持奥地利的主权与独立。希特勒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派兵开入了奥地利，奥地利在中欧版图上消失了，成为纳粹帝国的一个行省。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说什么这只是两国政

府的某些内部变动，并不意味着奥地利丧失了独立。法国在奥地利事件发生时连政府都没有，夏当总理及其几位部长已经辞职，新政府直到德奥宣布合并之后才匆忙组成。

奥地利是希特勒的祖国，可纳粹元首对于德意志的爱情远远超过了对其祖国的忠诚。奥地利灭亡之后，希特勒组织了一场盛大规模的衣锦还乡仪式，在林嗣这个使希特勒连中学都不能毕业的地方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

“在多年前离开这个市镇时，我怀着完全和今天同样的信仰。在那么多年后，我能够使这种信仰得以实现，我现在感动至深。如果上帝曾经叫我离开这个市镇去当德国领袖，他这样做一定是赋予我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只能是使我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

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没有遇到英法的干涉，轻而易举地撕毁了凡尔赛和约中禁止德奥合并的条款，德国一夜之间增加了 700 万子民，拥有了维也纳这个通向东南欧的大门，而且使德国军队三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夺取捷克斯洛伐克的机会又降临了。

不像奥地利那样直截了当地去夺取，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了国际上惯常所用的计谋：除了一面作好充分军事准备，另一面希特勒让纳粹的特洛伊木马们埋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日尔曼人地区，鼓励他们要求独立，要求加入德国，不停地提出种种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无法接受的要求，并制造骚乱。希特勒的军队陈兵捷克边境。捷克斯洛伐克也一度宣布局部动员。当捷克政府不得已答应全部满足苏台德日尔曼分子的要求时，希特勒又指使他们中断谈判，战争的恐怖气氛已经形成。

此时英法大肆渲染不能只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小国的边界问题而冒战争的危险。英国首相张伯伦决定亲自拜访希特勒“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张伯伦的决定使希特勒大喜过望，纳粹元首深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指日可待，而且无须动枪弹了。

49岁的希特勒坐镇伯希特斯加登，而69岁并且从未坐过飞机的张伯伦在经过7个小时的飞行，3个小时的火车爬行之后终于见到了架子十足的元首。张伯伦表示愿意就苏台德地区的自治问题与希特勒谈判，希特勒说不是自治，而是割让苏台德。张伯伦惊讶，但表示原则同意，答应回去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以及同法国商量。1938年9月22日，张伯伦得到法国谅解，并一再许愿保证捷克在割让苏台德后的新边界的安全，在得到捷克承认之后，又一次飞到德国，然而希特勒轻描淡写地说：只割让苏台德地区已经过时了，还应该扩大到日尔曼人占半数的地区，并把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波兰人与匈牙利人居住区分别割还给波兰和匈牙利。希特勒像一个成竹在胸的投机商看穿了英法害怕战争的本质，张伯伦气愤不已，明知这意味着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但害怕希特勒挑起世界大战而又一次妥协了。9月29日，在张伯伦提议下，英法德意就希特勒的新要求在慕尼黑召开国际会议，四大国为满足德国的野心而达成一致，而主权国捷克被关在门外，捷克只允许派了两名代表在隔壁房间等待判决。慕尼黑协定达成后，捷克丧失了1/5的国土和1/4的人口。

英法以为从此万事大吉，张伯伦满面春风地回到唐宁街，伦敦市民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激动不已的张伯伦对集会的群众高呼：“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

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我建议你们安然睡觉去吧”。

在英法安然睡觉的时候，希特勒又进一步策划了斯洛伐克的“自治”，并在自治政府要求保护的借口下德军顺利开入斯洛伐克。1939年3月14日，希特勒把捷克总统哈查叫到德国，强迫哈查在德捷合并的文件上签字，捷克斯洛伐克并入了德国；捷克斯洛伐克40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师加入了德国；闻名欧洲的斯科达兵工厂在1938到1939年产量几乎是全英兵工厂产量之和，如今已沦为德国的资产，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法国便无后顾之忧（法捷是盟国），进攻苏联有了桥头堡，进攻巴尔干有了前沿阵地，而且随着捷克的加入，德国已三面包围了德国的下一个目标：波兰。

在准备波兰战争前夕，为使德国免遭东西夹击，希特勒又出奇招，和他一贯鄙视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德国控制了几乎整个欧洲之后，希特勒仍使苏联人相信他是如此地信守诺言，以至于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期限紧紧地束住了俄罗斯巨狮的每个蹄子。苏联人谨小慎微，深怕加强防卫、或多生产些大炮会被希特勒当做破坏条约的借口。然而10年只过了不到两年，希特勒的军队便风卷残云般地袭击了毫无防范的苏联，纳粹的车轮滚到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0多公里才被止住。

下士指挥将军

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办公室里签发了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数百名将军和150万德国法西斯军

队开入波兰边境的前沿阵地，9月1日破晓，德军分北、南、西三路大举进攻波兰，德国的飞机吼叫着扑向波兰毫无准备的军队、飞机场、军火库、桥梁、铁路、居民区，坦克轰鸣着横冲直撞，德国摩托化部队直逼华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欧洲大陆到处是厮杀和死亡，希特勒这个奥地利的下士指挥着数千名德国将军和上千万的德国士兵从欧洲的东部打到西部，又从西部打到东部；从欧洲打到非洲，从天空打到海洋。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周围文武官员的阿谀奉承，希特勒十分相信自己的军事天才，他取消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在战争期间又罢免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当人们猜疑将由哪位资深的将军荣升此职时，希特勒任命自己为陆军总司令。为贯彻他的军事天才，他痛斥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将军们，随意地罢免他们。然而正是这种狂妄的自负，在战争的几次重要关头断送了德军获胜的重要机遇，希特勒的军事天才“造就”了德军的失败。

然而希特勒毕竟也有许多过人之处，他习惯于不按常规行事，往往产生意外效果。大胆、欺诈和突袭在战争初期为希特勒的惯技，他的这些战略确实也征服了那些循规蹈矩的将军，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9年10月10日，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会议，会上根本没有征询将领们的意见，就发布了西进的作战指令。西进意味着入侵中立的比利时与荷兰，而对于比利时的中立，希特勒多次在公开场合诚恳地保证过的。不少将军们犹豫，有的从道义上反对这次进攻。希特勒却对他的将军们说：“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就

是胜利。”这就是希特勒战略思想的理论基础。唯有大胆，才能去欺骗；唯有欺骗，才能有突袭，而突袭自然会产生意外之效果。

1940年3月1日，希特勒同意海军将领的请求，暂时推迟了西进计划，而北上进攻挪威、丹麦，此举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保证德国从瑞典进口铁矿砂的道路畅通无阻；二是冲破英国海军的封锁，为德国海军夺取在北海的挪威港口。希特勒亲自制定了进攻北欧的“威塞演习”计划。3月1日进攻开始，希特勒指示：使用于威塞演习的兵力越少越好，数量上的弱点，应以大胆行动和出奇制胜来弥补。在原则上使这一行动像是一次和平占领……必要时举行海空军示威，以便为行动提供必要的压力，如果示威不行，就用一切军事手段加以击溃。而且进攻丹麦与挪威的行动必须同时进行。希特勒甚至指示入侵挪威的海军舰只在必要时可以悬挂英国国旗。希特勒的计划实现了，丹麦不战而降，挪威的抵抗也很快被制服。德国海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进入北大西洋的缺口，而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被英国海军封死在内港，希特勒的空军获得了进攻英国的更近的基地。德国的军事威望又一次膨胀，希特勒更加得意忘形。

北欧的战役尚在进行，希特勒就敦促进攻西欧的战略部署。早在波兰战役后将军们制定了代号为“黄色方案”的入侵西欧计划，黄色方案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进攻法国的“施里芬计划”相似，主攻方向也在右翼，希特勒认为旧调重弹、易为对方料及，达不到突袭性。将军们又重新制定计划，将黄色方案中的主攻方向改为引诱英法联军主力出击的助攻，而把真正的主攻方向放在中段的阿登山区。这里林密

路窄，地形复杂，缺乏铁路和公路网，又与宽阔的马斯河相接，被公认为机械化大部队难以通过的天险。然而，难以通过不等于不能通过，何况这里正是法军设防的薄弱环节。如能隐蔽地集中兵力、并掌握制空权，就可以出其不意，抢先通过险区，强渡马斯河，突入法国平原地区，拦腰切断联军南北两个重兵集团之间的联系，直趋英吉利海峡，兜底包抄，截断联军退路，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修正计划正合希特勒超出常规、大胆用兵的胃口，希特勒采纳了修正后的黄色方案。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亲自指挥136个德军师猖狂进攻西欧，法军果然重兵驻守左、右两翼，中路阿登山脉一段防守十分薄弱，德国中路军长驱直入。大胆设想、突然袭击、空中与地面相配合的大规模机械化用兵战术使英法军兵败如山倒。

希特勒的欺骗与空袭战术屡见奇效，如果说波兰、北欧国家的被骗尚可理喻，那英法再次遭到希特勒的突袭从战术上说就咎由自取了。英法对于希特勒已多次采纳的战术麻痹到熟视无睹的境地，更不用说1941年的苏联了。希特勒在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搁浅后，决定东进苏联。战争初期的巨大胜利使希特勒忘记了拿破仑兵败俄国的惨痛历史，也忘记了俾斯麦严防法俄联手而使德国两面夹击的国训。然而纵使如此，希特勒的惯技：大胆、欺骗、突袭又一次取得了辉煌战绩。希特勒一面指示西线将领们在英吉利海峡大造声势，准备渡海作战；一面利用往巴尔干前线运送部队为借口调动千军万马，在1941年6月前在苏德前沿阵地集结了190多个师，而苏联人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会突袭苏联的。希特勒为欺骗苏联，不惜转让德国研制的最新军事技术。希特

勒是如此狂妄，相信当这些新技术被苏联人用到军事上来时，德国已经击败了苏联。当苏联的将军们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信守互不侵犯有效期为 10 年的诺言时，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1941 年 6 月 22 日一天内苏军就损失了 1200 架飞机，其中 800 多架是在地面上被击毁的，苏军官兵伤亡惨重。希特勒的攻势直逼苏联首都莫斯科。希特勒高兴得手舞足蹈：“俄国熊彻底完蛋了！”戈林也叫嚷，“俄国现在就是一座纸房子，轻轻踢一脚，房子就会坍塌！”

然而战争的最后胜利毕竟是靠实力来决定的，德国资源匮乏，经不起长期战争，所以只有靠突袭击溃对手。然而战争初期德国的巨大胜利使德国人自己相信了自己吹起来的神话，希特勒对自己的军事天才更是深信不疑，他四面树敌，而又武断行事，越来越听不进将军们的合理建议，他狂热地指挥着战争，将军们稍不如意就被罢免。希特勒的武断导致了德军的必然失败。

第一次是在敦刻尔克。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分左、中、右三路大军进攻西欧，中路大军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为先导首先攻入法国，很快攻下色当，英法联军被赶至法国北部。同时右路德军在 5 天之内迅速击败荷兰，也突入法国北部，离英吉利海峡只有 50 英里。右路军与中路军将约 40 万英法联军追至海峡边上的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是如狼似虎的追兵，盟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此时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已经能望见敦刻尔克了，而且中路军与右路军摆好阵势准备最后一击，全歼英法主力。然而此时德军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停止前进！这是希特勒自开战以来下达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指示。将军们

抗议但无济于事。而英法联军在一连串的被动挨打、狼狈逃跑之后终于抓住时机、趁德军喘息之机，加强了防御力量，巩固了阵线，同时英国海军部及时发出通知，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860多艘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大小船只编成的舰队，从巡洋舰、驱逐舰到英国渔民自愿驾驶的、哪怕只能载3到4人的小帆船全部开到敦刻尔克抢运被围的盟军。希特勒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但挽回不了局势。4万名法军固守着阵线，英国皇家空军控制着海峡的制空权，戈林的飞机不能扭转局势，海军强国的海上力量再显神威，希特勒无可奈何地看着几乎已成瓮中之鳖的英法联军约33.8万之众安然出逃，这些人无疑将是日后反攻的生力军。

在苏德战场上，希特勒的自大狂则是灾难性的。在突袭的巨大成功的鼓舞下，希特勒狮子大开口，决定把进攻莫斯科的主力分出一部分北上和南下，同时吞下列宁格勒和南部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将军们坚决反对，主张全力进攻莫斯科，希特勒对这些不能赞赏他战略天才的陆军元帅和将军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骂他们是一批“脑袋已被过时理论弄得陈腐不堪”的人。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不能忍受！闻所未闻！莫此为甚！”他建议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他一起辞职，以抗议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部与总参谋部的“不能允许”的干涉，但胆小怕事的陆军元帅和从前一样向那位以前的下士屈服了。莫斯科战役失败后，希特勒恼羞成怒，下令解除南路司令官伦斯德元帅的职务，冯·巴克元帅被免职，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古德里安被解除职务，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被希特勒斥骂为“稻草人”。勃劳希契免职之后，希特勒自己接管了陆军总司令之职。

1942 年 11 月希特勒又一次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斯大林格勒，一路南下高加索，夺取苏联油田，希特勒甚至计划南路德军直逼伊朗，在印度洋与日本会师。由于战线太长，德国兵力不够，希特勒只好起用仆从国的军队。在俄国雨季来临前，战地的将军们一再提醒希特勒：主攻斯大林格勒的保罗斯第 6 军团的顿河侧翼防卫太弱，在长达 350 英里的顿河至沃罗涅什的战线上毫无掩护。希特勒在这里用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的乌合之众守着这条生命攸关的战线。将军们指出如果顿河侧翼垮下来，不仅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德军要受到被包围的危险，而且高加索方面的德军也将被切断。但希特勒对其将军们大手一挥：放心吧，俄国人已经完了！

纳粹元首到战争后期越来越凭主观臆测指挥三军，而且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僵持化，希特勒脾气越来越暴躁，根本听不进将军们的客观分析。一天，参谋部派人送给希特勒一份非常客观的报告，报告上说，斯大林于 1942 年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仍能集结 120 万生力军，在高加索的 55 万还不包括在内。报告还指出苏联为前线生产的坦克，每月至少达 1200 辆。希特勒未等听完，便挥着拳头、嘴角挂着白沫，把念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不许他今后再提这种“愚蠢的废话”！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再次提醒希特勒：斯大林可能将 150 万大军用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侧翼。希特勒恼羞成怒，罢免了哈尔德的总参谋长职务：“我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而不是专业的能力。在你这样的旧军官身上，我是得不到这种热情的”！希特勒从此便靠这种无限膨胀的热情来指挥作战。然而没有多久，正如哈尔德所料，150 万苏联红军以顿河侧翼为突破口，一举围歼了

(包括生擒保罗斯本人)德军第6兵团。苏德战场出现逆转。

1944年6月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攻势十分凌厉，西线德军伤亡惨重。此时希特勒计划再创一次阿登奇迹，而在阿登组织大规模反击则意味着取消对东线的增援。当时东线德军正在为对付苏联红军将于次年一月发动的冬季攻势作准备，急需兵员与物资补充。希特勒拆东墙补西墙的作法引起负责东线战场参谋总长古德里安的抗议，希特勒是这样痛斥古德里安的：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了五年德国陆军，在这一时期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参谋总部无论谁也比不了。我曾研究过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将军、著有著名的《战争论》）和毛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总参谋长），而且把他们所有的军事论文都读过。我比你清楚得多！”

阿登战役虽然延阻了盟军在西线的攻势，但正如古德里安所担忧的，苏军很快突破德军的东部防线，以惊人的速度攻入德国本土，不久柏林就被苏军坦克包围，将军们纷纷投降，下土的末日也降临了。

万世留骂名

“希特勒正将德国人民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希特勒无法在战争中取胜……德国人呵，你们愿意让人们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你们和纳粹骗子手吗？你们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后代遭受犹太人的同样厄运吗？我们要做举世痛恨和唾弃的人民吗？不！那么，请和那些纳粹贱胚们一刀两断！请以行动来证明，你们与纳粹的思想不同！……不要相信，德意志的幸

福在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一伙罪犯不可能为德国赢得胜利！……请给抵抗运动以大力支持！请将传单广泛传播！”这就是二战期间德国人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纳粹的罪恶已经激起德国人民自发的抵抗，在人们的心中，希特勒已经从元首变成了罪犯。

1944年7月20日上午12时，希特勒在大本营召开每周三次的国内驻防军司令的例行会议，讨论给在苏德战场上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12点刚过陆军元帅凯特尔和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施道芬堡走进了会议室。希特勒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和豪辛格的助手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凯特尔元帅进来后站到希特勒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施道芬堡站在豪辛格和勃兰特中间，离希特勒右手约几英尺远，他把手中的皮包放到桌子底子，离希特勒的腿约6英尺。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施道芬堡离开了会议室。豪辛格正在作报告，勃兰特正全身贯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堡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用手把它拎起来放到桌子底座的靠外一边。当豪辛格谈到“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刻撤退，一场灾祸……”这句话还没有说完，“轰”的一声，施道芬堡的那只皮包爆炸了！然而，由于勃兰特的“举手之劳”，使得那个厚实的橡木底座救了希特勒一命，勃兰特当即身亡，希特勒只受了轻伤！这一次炸弹事件是自开战以来密谋分子刺杀希特勒最成功的一次，然而希特勒依然躲过了惩罚。

但是希特勒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了，苏联红军的隆隆炮

声彻底击碎了纳粹元首第三帝国的美梦。而在德国人民为希特勒的种族主义、霸权主义付出极大代价之后，末日降临的希特勒竟然要求德意志民族同他一起毁灭！1945年3月20日，希特勒下达命令：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必须摧毁！对于这一命令，希特勒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倘若不是盟军与苏联红军的攻势神速，倘若不是纳粹阵营里一些良知尚存的官员联合起来、四处奔走阻止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战后德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设施早已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们炸毁。面对一片废墟，这个曾被希特勒无限热爱和崇拜、如今又被如此唾弃和鄙视的德意志民族如何生存不堪设想！

1945年4月28日，苏联红军的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红军战士们正从东面、北面和西面逐步向总理府推进。希特勒放弃了离开柏林的计划，决定在德国首都结束他的一生。4月29日，戈培尔找来一位议员主持了希特勒与爱娃的婚礼，之后希特勒下令将戈林、希姆莱开除出党，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4月30日午餐之后，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同地下室里的伙伴们一一告

别之后 ,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培尔等人在外面走廊等候。过了一会儿 ,他们听到一声枪响 ,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 ,但是却没有声音了。他们再等了一会 ,轻轻走进“元首”的房间。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 ,还在滴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头部放了枪的。爱娃躺在他的身边 ,她没有用枪 ,而是服毒死去的。死前希特勒下令将尸体火化 ;“我不愿给敌人以任何机会将我碎尸万段”。4月30日下午3时 ,党卫军将希特勒及爱娃的尸体浇上汽油烧成灰烬。是年 ,希特勒56岁。

欧洲的一场恶梦终于结束了 ,恶梦醒时 ,欧洲已是物是人非 ,一片荒漠。苏联在二战中仅军队伤亡达1620万 ,英国130万 ,德国1170万。在空战中仅德国就扔下了200万吨炸弹。德国有250万所房屋成为废墟 ,英国有50万所房屋毁于战火。二战主要参战国经济损失总计达16000亿美元 ,其中德国3000亿美元 ,美国3500亿美元。此外 ,还有占欧洲犹太人三分之二、人数近600万的犹太人死于非命。

当代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写到 :

纳粹政权一共存在了十二年零四个月 ,但在这历史的一瞬间 ,它在地球上却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 ,其强烈和破坏程度是空前的。它把德国人送到了一千多年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权力顶峰 ,使德国人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 ,从北角 (曾被认为欧洲极北点)到地中海的欧洲主人 ,而在世界大战结束后 ,它却把德国人投入到毁灭和痛苦的深渊。这场世界大战是他们的国家残酷无情地挑起来的 ,并且在大战期间对被征服的各国人民实行恐怖统治 ,蓄意屠杀生命和摧残心灵。这种恐怖统治超过了历代所有的压迫和暴行。

希特勒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瞬间而已 ,然而他

对世界人民的摧残，对世界文明的破坏无与伦比、遗害无穷。他的思想和他本人将永远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他已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土肥原贤二

——策划侵华的急先锋

赵 璐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军的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大员四散逃避。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入敌手。那么，谁是这起事变的主谋呢？他就是日本驻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峥嵘初露

个头不高的土肥原，圆头圆脑，两道八字眉略微向下耷拉着，嘴唇上方蓄着一小撮标准的日本式胡子，一双小眼睛透着阴险、狡诈的目光。他1891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该

县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毗邻兵库、鸟取、广岛等县，南临濑户内海。他的家乡盛产白桃、水稻等物，桃花盛开，景色秀丽，观光资源丰富。

然而，在风光旖旎的家乡，土肥原接受的却是军国主义教育。当时的日本，统治者极力控制人民的思想，把武士道作为支撑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在全国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土肥原上小学时，就接受了皇道、神道和国民的武勇等系列教育，头脑里充斥着“忠君爱国”思想。

20 世纪初，不满 20 岁的土肥原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1912 年他大学毕业，便在陆军参谋本部中国科工作，从此便开始了一生的侵华间谍活动。

1922 年，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等日本军官参加奉系军阀作战，帮助奉系整顿军队，供给奉系大量军火，结果，在 1924 年 9 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利用直系军阀内部的分化，打败了直系，把奉系的势力扩展到华北和华东。

1926 年，作为得力助手的土肥原在板西的指挥下，完成了拉拢吴佩孚、卢永祥支持段祺瑞政府，同时利用黄郛破坏曹锟政府的联美计划，策动冯玉祥倒戈支持张作霖。

1928 年，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他又与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炸死张作霖，成功地导演了轰动世界的“皇姑屯事件”。

1930 年土肥原被调任关东军司令部兼奉天特务机关长的职务。同年 3 月，他奉命前往北平，策动和支持阎锡山、汪精卫组成北平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并暗中支持组建“阎冯联军”与蒋介石武力对抗。

由于“成绩”突出，土肥原贤二得到了上司的高度赏

识，其职务也随之步步高升，一些重要的任务也交由其等完成，由其具体指挥策划。

逐鹿东北

1930年12月，一场大雪整整下了一个星期，天地中只有茫茫一片白色，大街上偶尔行走的人们只有将厚厚的棉帽戴上抵御呼呼而来的北风，并将头紧埋在衣领中。然而与此相反，在日本关东军军部的办公室中正热火朝天，日本参谋部、陆军省、海军省、天津驻屯军各方的代表以及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拥在一块。会议室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枪上的刺刀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永田少将到！”这是传令兵的声音。随着他的声音，一辆高级防弹小车缓缓驶进院中。一旁的士兵赶忙上去开了车门，永田缓缓地从车中钻了出来，他拉了拉风衣，大踏步向会议室走去。

“唰”地一声，所有的与会者都笔直地站了起来，向永田敬注目礼，永田把风衣交给副官后，示意大家座下：“我想大家对天皇的意图很明确了吧！中国是一块肥肉，现在谁都想吃，我们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这是军部最近拟定的一份长久计划，先请大家看一下。”永田示意副官下发文件，上面印着“以武力占领满洲的具体行动纲领”字样。接着副官又发下一本文件，上面印着“行动计划”字样。

见手下人都看完了文件，永田接着说：“我方必须占领全中国。第一步，我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成立一个政府，

这样我们便算站稳了脚；然后我们再进占热河、唐山、遵化、密云，直逼天津，到那时，中国便是我们的了。

“各位的职务及具体工作文件上已标明，须指出的是，这些活动计划，均归土肥原贤二阁下及板垣征四郎具体指挥，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他们，明白吗？土肥原阁下？”

“是”土肥原贤二站起来，响亮答道。

“你呢，板垣征四郎阁下？”

“哈依”板垣征四郎更是得意，他和土肥原贤二四目相视，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土肥原和板垣早已设想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摆脱中国军阀统治者的满洲，使满洲成为一个自治州，一个各民族——日本人、中国人、满洲人、朝鲜人和白俄共居的庇护所，作为对苏俄的一个缓冲地带。

从1929年起，板垣、土肥原等人，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暗中制订侵占我国东北的作战方案。据土肥原估计：当时整个东北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军队，其中沈阳附近约有两万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一万零几百人，因此，土肥原密谋“以寡制众”。

土肥原为了实现“以寡制众”的目的，分散中国东北军的兵力，搞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首先土肥原用飞机把在大连的山西军阀阎锡山送回太原，他命令阎锡山出兵华北，以牵制东北军，使张学良难以兼顾。同时，土肥原还唆使军阀石友三参加反对张学良的军事联合行动。另外，土肥原又策划在延边、哈尔滨掀起暴乱，并鼓动蒙古独立，以配合日军

对沈阳的进攻。1931年7月，关东军把两门重炮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的兵营内，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为了做好进攻时的射击准备，关东军的士兵伪装成满铁职工去测量铁路，对张学良军队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每个目标的距离都进行了测量。板垣、石原和土肥原商谈，准备九月下旬在柳条湖炸毁满铁铁路，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

1931年8月，日本政府进行了一次异常的人事调动，许多法西斯军官都被任命担任军事部门的重要职务，特别是把侵华老手本庄繁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他担任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中国东北军的一切内情。这一任命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本庄繁刚一到任，土肥原就向他作了汇报，并让他审查了石原拟制的“作战计划”。

紧接着，石原、土肥原等侵华先锋准备使出最后一着棋，秘密集结部队用武力从中国手中夺取满洲。外相得悉这个传说后，连忙劝陆相从东京派一名军官前往满洲把关东军控制住。选派去的军官是个少将，于1931年9月18日晚到达沈阳。此时，在离城不过几里靠近中国军队第七旅兵营的南满铁路线上，刚埋下一包炸药。爆炸将成为派兵占领沈阳以“维持秩序”的借口，板垣大佐则轻易地把那位将军弄到一家日本旅店“菊文”去和艺妓们过夜。

这天晚上，日本守备队中队长川岛率领日军向文官屯南方出动，在距离柳条湖爆炸地点三公里的地方，进行前哨指挥，河本率领士兵七人到柳条湖铁路的现场。10点20分，炸药爆炸，河本满以为，10点40分从长春开往沈阳的快车

一定能颠覆，这样就能制造出武装侵略的借口——伤亡事故。可是因爆炸效果不好，破坏程度微乎其微，只炸弯了 1 米 50 公分长的一条钢轨，毁坏两根枕木，所以火车只有轻微颠簸，发出“哐当、哐当”的巨响便安全地通过了被炸地段。当时躲在附近的河本，捂着两个耳朵等待列车脱轨，不料列车安全通过，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他们已经策划妥当，不管怎样，也要按照原计划进行。于是，河本一面向北大营开火，一面又派人通知埋伏在三公里以外的川岛大尉，用贼喊捉贼的手法报告说：“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了铁路，正在激战中。”这个事先参与密谋的川岛还装着吃惊的样子，一面用携带的无线电话通知他们的上司，请求派兵接应；一面又命令部下向北大营进行突然袭击。这时，蹲在沈阳日本特务机关的板垣征四郎，竟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命令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马上出动，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突然袭击。驻在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晚 11 点 46 分接到板垣参谋的紧急报告后，立即批准板垣的侵略报告。然后，本庄繁根据石原的“献策”，马上发出命令：“委任第二师团长”部署进攻沈阳的任务；对营口、凤凰城等地中国军队，解除其武装；驻长春的日本兵力不能全部抽调，监视中国军队，以备万一；要求驻朝鲜的日本侵略军增援。这样，在东北的日本侵略军和在朝鲜的一部分日本侵略军全部出动，向长春以南铁路沿线各重要城镇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起来的。

日军占领沈阳后，土肥原被任命为临时沈阳市长，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在沈阳城张贴荒谬绝伦的安民布告。

这些布告系由木版印刷的，可见狡猾的土肥原事先已做了周密的准备。土肥原在布告中竟然造谣说：中国军队爆破南满铁路，悍然袭击日本守备队，甘为祸首，然后又花言巧语地欺骗说：“夫我军欲膺惩者，彼东北军权而已”，关于民生问题，要拥护其福利，爱抚其身命。这些帝国主义强盗，一面说得好听，一面随便开枪杀人和抢掠，凡与日人在东北经营事务有妨碍者，日人无不乘机占领，或破坏之；对于青年学生尤肆意蹂躏，男生被残杀，女生被奸污者，不可指数。他们从中国银行掠夺四千万元白银，又从张学良官邸抢走六个金库。

当关东军进攻齐齐哈尔的时候，土肥原通过驻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汉奸随同日本浪人扰乱天津，妄图转移人们的视线。1931年11月8日晚，天津街上正是夜市热闹的时候，忽然从日本租界冲出了由日本浪人及汉奸组成的便衣队，向华界袭击，制造混乱，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天津事件。土肥原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偷偷地把清朝废帝溥仪从天津日本租界运到大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预备制造伪满洲国的一个步骤。11月26日，土肥原制造了第二次天津事件，即土肥原点火引起的“对日暴动事件”，然后，关东军便以救援驻天津的日军为借口，越过辽河，直指锦州。

在日伪军向哈尔滨节节逼近的时候，大特务土肥原也到哈尔滨主持特务机关，企图内外夹攻。在敌人飞机轮番轰炸、坦克横冲直撞的强大攻势下，中国抗日部队苦战两日之久，然后才退守宾州、巴彦一带设防。哈尔滨终于在1932年2月5日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哈尔滨陷落后，日本侵略

者趾高气扬，横冲直撞。最为突出的人是土肥原，人们叫他“土皇帝”，他规定凡是哈市各机关，都必须添聘日本顾问，他在那里控制了实权，任意进行掠夺。日本未侵入哈市之前，被抗日军吓走的亲日派分子，在土肥原的召唤下，现又回来复职，大干卖国勾当。

从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挑起柳条湖事件开始，到1932年2月5日哈尔滨被占领，仅四个多月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就侵占了辽、吉、黑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线。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此非常得意，一再吹嘘这是关东军的“光荣”、“无敌”，并吹捧土肥原、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这些侵占东北的急先锋，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自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我国富饶的东北，锦绣的河山，完全被践踏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这样，就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

奉天市长

土肥原侵占东北的阴谋刚刚得逞，他就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奉天市的市长，然而好景不长，就下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九·一八”事变前，为了占领东北后的统治方式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先后研究过几种方案。还在这年四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九三一年度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三种方式（或叫三个阶段）。第一种方式，是扶植汉奸亲日政权，名为中国政权，充当日本工具；第二种方式，是利用汉奸宣布“独立”，脱离中国，建立“独立国”，组织日本傀儡

政权；第三种方式，是日本直接吞并东北，由日本官吏直接管理。日本统治集团对此有分歧，军部倾向于先采取第一种方式；关东军主张第三种方式。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即9月20日，在沈阳组织市政公所，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市政公所所长，即市长，沈阳改名奉天，其他重要头目也由日本人充当，如市秘书长为官村顺一，总务课长为庵谷忱，警察课长为鹤岗永大郎，财政课长为三谷末次郎等，开始进行夺权活动。9月21日上午10时，土肥原在沈阳市政府召集重要官员会议，举行所谓奉天城“市政成立会的仪式”，原中国市长李德新被迫于当天下午三点办理移交手续，中国官吏被赶出机关，实现了日本军管辖下的所谓“军政”统治。这种由日本人公开出面组织政权机关、担任官吏的做法，与日本吞并朝鲜、侵占台湾后所取统治方式大体相同。这是日本最理想和最终追求的目标。但20世纪30年代，情况又有不同，日本一下子吞下东北三省，不但中国反对，在国际上也通不过。连日本陆军中央部也感到由日本人赤膊上阵，实行军政，未免过于露骨，所以发来训令说：“关东军直接掌握军政不够妥当，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因此，关东军不得不让土肥原下台，而把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拉出来，充当伪奉天市长，并起用卖国贼袁金铠和老牌汉奸于冲汉等，出来组织“地方自治维持会”、“四民维持会”以及“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等，拉开了傀儡登场的丑剧序幕。10月15日，土肥原离职，另派几名日本顾问进行监管。赵欣伯甘心做傀儡，向本庄繁大献殷勤，为之计划如何夺取权利，如何树立“新政权”，深得日军信

任。关东军通过他大抓实权，把警务、教育、电灯、电报、电话、图书馆及救济院的权利，都收归市政府。虽然赵欣伯等耍尽了鬼蜮伎俩，仍不能满足关东军的要求。土肥原离职这一天，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片仓衷等商讨了“改革”市政和财政问题，结果认为仍保存“维持委员会”的名称，先从基层开始进行所谓“改革”，成立财政、实业、司法等各厅，以便加紧抓权，进行掠夺和镇压。

日本帝国主义所说的“独立运动”，就是用关东军的刺刀，威逼利诱一批汉奸，总算让辽宁、吉林两省宣布“独立”，而吉林省则更进一步，拼凑起省一级的伪政权。但关东军参谋部认为，只控制省一级政权还不够，必须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进而控制县一级的政权。于是，1931年11月10日，正式设立了一个机构，叫“自治指导部”，其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侦察人心动向，防止反逆行为，进行所谓宣抚工作。自治指导部所需的钱，由关东军拨给，它的一切政策与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承诺。板垣大佐主持这个部，石原大佐担任策略，土肥原贤二大佐在沈阳主持特务机关。哪一个中国人对日军的计划表示好意的情报，多半是由土肥原的机关供给的。所以，自治指导部是被关东军参谋部所操纵，不只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而且还为制造伪满洲国大造反动舆论。

炮制伪满

辞去沈阳市长，在沈阳主持特务机关的土肥原又在打着如意算盘，他策划在东北成立傀儡政权，从而达到欺骗世界

舆论、便于进行殖民统治的目的。

还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即9月22日，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就提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随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多方反复研究沟通，进一步补充。10月15日，土肥原辞去沈阳市长，把汉奸赵欣伯拉出来任市长。1932年1月，据该方案拟出关东军司令官对参谋板垣的指示，由板垣到东京上呈日本政府。板垣到东京后，受到日本天皇召见，陆军省、海军省、外交省据板垣汇报，于1月6日制定《处理支那问题方针纲要》。1月13日，板垣把它带回东北，关东军以之建立伪满洲国。这个统治方案把溥仪派上了用场。

在挟持溥仪前，日本曾一度要溥伟出马，搞“明光帝国”。1931年10月24日，日本侵略者真是异想天开，把前清的废王（即恭亲王）溥伟从大连弄到沈阳，就任“四民维持会”会长，表面上以“救济”为名义，暗中却演傀儡戏，为制造伪国政权大造舆论。一小撮复辟派像苍蝇一样围绕在溥伟的周围，阴谋策划建立“明光帝国”。10月30日，召开准备会议，除一般旧日王孙和热衷于帝制的家伙参加外，土肥原代表日方出席。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没有结论。溥仪比溥伟更有“优势”，关东军早已决定，利用清朝废帝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傀儡，中间抬出溥伟只不过是一个客串傀儡演员，起一个过渡作用罢了。所以当溥仪被挟持到沈阳时，溥伟一见风头不对，赶紧跑回大连。溥伟被利用演傀儡戏，时间很短，即被踢到一边。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爆发，溥仪被迫退位。起先，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他在紫禁城内还过着保留皇帝尊号的小朝廷生活。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党撵出紫禁城后，先躲入他父亲的北府里，后来经过卖国贼罗振玉的暗中活动，又逃入日本使馆，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公使芳泽利用这个机会，对溥仪进行了殷勤照料，为他准备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接受清朝遗老遗少的朝贺。溥仪以封建专制余孽“亡国皇帝”的资格，居住在日本租界地里。他在天津一连住了七年，每天所接触的，不是日本官吏和浪人，就是清朝余孽。据他自己说：“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和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这几派的最终目的，其实并不矛盾，都是一致希望复辟。溥仪在年青时代长久被这种恶劣环境所包围，几乎与外界隔绝，这就助长了他复辟的野心。

溥仪在天津的七年间，也拉拢过一切他想拉拢的军阀，想为他的复辟效劳。但是，溥仪的这种活动，却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监视，他每逢外出，日本便衣警察必定跟着，名义上保护，实际上是监视，不让他进入中国管辖地区，禁止他和奉系军阀们接触，以便把溥仪垄断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手里。

张作霖被炸后，在溥仪身边就有这样一种卖国论调：“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军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这虽然是奉承溥仪的话，但在实际上，日本侵略中国，如果不找一个傀儡作为独立的遮羞布，也难以实现它的殖民统治。因此，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这样控制和“保护”溥仪，也是为以后能利用他充当傀儡。而溥仪等复辟派也想“借用日本之力”，来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二者就是这样，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了。

日本侵略者为了拉拢、控制溥仪，是很花费一些功夫的，对他的要求尽量满足。溥仪要派他的弟弟溥杰和他的三妹夫润麒一同到日本去学陆军，天津日本总领事特意推荐了一个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当家庭教师，教他们学日文。更用一些细微的小动作，来培植溥仪的亲日感情，鼓动他的复辟野心。如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曾邀请溥仪参观一所日本侨民小学，小学生手持纸旗，夹道向溥仪欢呼“万岁”，以取得这个废帝的好感；当军阀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天津的边缘，天津日本驻屯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会见溥仪说“请宣统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进租界一步。”溥仪听了大为得意；每逢新年或溥仪的寿辰，日本领事馆和日军将校们必定到溥仪这边来祝贺，把被中国人民唾弃的废帝当做一个皇帝看待；到了日本天长节，还邀溥仪去参加阅兵典礼，植田谦吉司令官特意骑马过来向溥仪行致敬礼；日本驻屯司令部多年来经常派参谋们给溥仪讲时事，主要是讲中国内战形势，说“中国的混乱，根本在于群龙无首，没有了皇帝”。并胡说什么中国的“民心”唯有溥仪“才能收拾”。日本侵略者就是

用这种手法，笼络溥仪的心，使溥仪完全信赖日本帝国主义，把它作为自己复辟的一个外援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学习的溥杰，带回了吉冈安直的口信说：中国东北“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7月10日，溥杰回到了天津，把这个秘密消息告诉了溥仪。正当中国东北局势日趋紧张，传来了这样的消息，对溥仪来说，无疑是一个信号。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立即主张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的傀儡政权，这绝不是偶然想出来的，实际上是日本军方早就密谋过的。关东军参谋部按照这个指示，开始了对溥仪的工作。先于事变当年的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部致电天津日军司令官，委托其“保护溥仪及其亲信。随后派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去天津，要接溥仪到东北。

这时，溥仪每天也在做“重登大宝”的复辟美梦，并派刘骧业、佟济煦到东北进行联络，探听各方面的情况。

1931年9月30日下午，驻天津日本司令部翻译官吉母忠太郎到静园，说司令官香椎浩平叫溥仪“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溥仪一到司令部的客厅，就看见有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站着，一个是长袍马褂的罗振玉，另一个是穿西服的陌生人。香椎指着这个陌生的人介绍说：他是关东军参谋板垣派来的，名叫上角利一。罗振玉把汉奸熙洽的信交给溥仪，信中诱劝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信中还说：只要溥仪一回到沈阳，熙洽在吉林首先宣布复辟。等溥仪看完了信，罗振玉又进一步用谎言煽动说：东

北三千万子民盼溥仪回去，关东军愿意叫溥仪去复位，特意派了上角利一来接溥仪。实际上这是关东军通过熙洽和罗振玉的嘴表示要起用溥仪，把他诱骗到东北去。溥仪听完了这些话后，心中犹豫未定，于是说：“等我回去考虑一下，再作答复。”这时香椎催促说：“天津的治安情况不好”，希望溥仪“能考虑关东军板垣大佐的意见，动身到东北去。”

当时，由于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涨，锦州和黑龙江省还没有沦陷，外加国际舆论正在强烈地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日本军政两界在挟持溥仪、炮制伪政权的步骤和方法上，确有意见分歧，这在日本驻军司令部与驻天津领事馆之间反映出来了。就在溥仪会见罗振玉的第二天，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后藤便找上了门，劝告溥仪不要离开天津。但另一方面，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却一再说：“日本军方决心支持溥仪，最好立刻动身出行。”

这时，天津新闻界已经把溥仪去日本司令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社会上，甚至说溥仪已乘轮到了东北。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谣言，说中国人要对溥仪有不利的举动。因此，溥仪更觉得不能在天津呆下去了，立即派人去问日本总领事桑岛，想先到旅顺暂住怎么样？桑岛表示：“到旅顺去也不必要。”桑岛这一态度不是自作主张，而是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训令，不让溥仪随便走动，要进行严密监视。恰在这时，第二次去东北的溥仪亲信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真正意图：“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满铁总裁）请上临幸”。这样，溥仪只得待命等候。

但板垣等人仍在积极活动，又先后派日本浪人川岛浪速

和金梁来到天津，劝诱溥仪。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时，日本特务机关又派土肥原到天津，具体策划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

土肥原辞去沈阳市长后，关东军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即策动溥仪到东北。10月27日，土肥原秘密去天津。1931年11月2日，日军驻天津司令部的翻译官吉田到静园来说：“土肥原至天津，与司令部秘商，宜速前往。”于是，11月3日夜间，土肥原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与溥仪在静园相见。土肥原是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是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

土肥原见到溥仪时，脸上始终带着温和和恭顺的笑意，溥仪因此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土肥原向溥仪讲了一番关东军“不得已”出兵东北的苦衷，他假惺惺地说：

“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回到你的祖宗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你一切可以自主。”

这些话是一派谎言。然而，土肥原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以及他的名气和身份，使溥仪不容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土肥原。

土肥原不失时机，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听了这句话，溥仪坚信土肥原就代表关东军，关东军就代表日本政

府。溥仪已深深陷入复辟的梦幻中，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对于中国领土主权所受的损害，对于中国人民的苦难，一概不想，不问，不关心，在这方面他和日本侵略者没有分歧。因此，他没有必要、也根本无法识破土肥原这个大特务的谎言。如果说溥仪和日本有分歧、有矛盾的话，那就是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复辟当皇帝。所以他问土肥原：

“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土肥原微笑着欺骗他说。

溥仪又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制？”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溥仪坚决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溥仪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双方都没有问题了，政治买卖成交。土肥原谈完以后，带着满足的神情走了。

吉田告诉溥仪，“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我给你妥善安排。”溥仪这时已决定去东北。

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第二天报纸上就把溥仪秘密会

见土肥原的消息登了出来，并揭露了土肥原此行的卑鄙目的。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的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于是溥仪又踌躇起来，他同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等商量去不去东北的问题，陈宝琛认为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而郑孝胥担心时机错过，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他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一班亡清遗老，多曾表示反对，惟有郑孝胥父子，一味迎合日本侵略者的意图。与此同时，溥仪也接到不少来信来访，其中有提出忠告、警告的，甚至有劝溥仪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但是，当时溥仪一心想东山再起，什么也听不进去，正像他自己说的：“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

此时，日本外务省、军部和关东军，在具体行动步骤上仍有不一致之处。11月4日，土肥原根据他的调查，立即拍电报给关东军，土肥原在电报中说：“溥仪确实有逃往满洲的企图，并拟在吉林组织政府。天津总领事根据政府的训令，不希望溥仪外逃，正严密监视其行动。如果不采取非常手段，很难达到目的。”关东军司令官叫板垣告知土肥原，不同意土肥原过早采取非常手段，指示他待黑龙江政权稳定后再取断然措施，挟溥仪逃出。但土肥原没有停止活动。土肥原等人急不可耐，为了早日挟持溥仪逃走，竟搞了一连串阴谋诡计，先是利用特务进行威吓，后是策划“天津事件”，为溥仪逃走制造烟幕。

就在溥仪离开天津的前两天，有个陌生人给静园送来一份礼品，附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打开

一看，水果筐中竟放了两颗炸弹。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叫喊说：“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溥仪一听，吓得都不能从沙发上站起来了。日本警察和日本司令部来人取走了炸弹。次日吉田翻译官说那炸弹是张学良兵工厂制的，意思是说，炸弹是东北军方面送来的。接着就对溥仪说，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劝溥仪早日动身。与此同时，溥仪还接到不少恐吓信，要溥仪离开，有一封只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祁继忠还告诉溥仪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打听溥仪的住处。溥仪一向认为祁继忠是他最喜欢的随侍之一，很受自己的宠爱。然而，他却不知道祁继忠是一个日本间谍。这些伪造的惊人消息，就是日本特务土肥原通过祁继忠干的。

土肥原为了急于把溥仪挟持到东北，竟在 11 月 8 日晚策划了一个“天津事件”。他组织汉奸便衣队对华界大肆骚扰，制造混乱局面。然后，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警戒，占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然后，日本侵略者又把装甲车开到溥仪居住的静园门外，把静园控制得很严。他们怕走漏了风声，于是，一个秘密挟持溥仪的计划开始执行了。

1931 年 11 月 10 日傍晚，按照日本间谍祁继忠的安排，瞒过所有的耳目，把溥仪放进一个敞篷汽车的后箱里。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那个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坐着一辆汽车悄悄跟在后面，如果遇到日本兵阻挡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招呼，便立刻通过，偷偷地被送到一家日本餐馆。他们给溥仪穿上一件日本军大衣，带上日本军帽，又坐上日军司令部的

军车，来到英租界的一个码头上，登上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偷渡白河。郑孝胥父子在船上，还有日本人上角利一等三人及日本兵十名。这个船上布置了沙袋和钢板，准备动用武力；还有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不能脱逃，就放火烧掉包括溥仪在内的证据。到大沽口外，换乘商轮淡路丸渡渤海，13日到营口。板垣派来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甘粕正彦等迎接，住进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温泉旅馆。一个星期后，根据板垣的电话，迁居旅顺大和旅馆，严加封锁，溥仪处于被监禁的状态。

溥仪本来是被土肥原施以诡计挟持而来的，但他们却撒谎说：“溥仪因天津暴动而感到自身危险，自动逃出天津，13日10时突然在营口登陆，要求保护”。固然溥仪有积极卖身投靠的责任，但关东军的鼓动、怂恿，甚至武力威胁和挟持，也是事实，不管怎样胡谰，也是改变不了的。

土肥原等人把溥仪挟持到东北后，又开始为制造伪满洲国而加紧阴谋活动。1932年1月22日，在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的办公室里，召开了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有板垣、石原、松井、土肥原等，讨论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大纲等。此后，土肥原又多次参加建国幕僚会议，策划如何建立伪政权，如何控制东北的矿山、铁路、交通、海关以及税收、移民，起用日本人为满洲官吏和薪金等问题，总之一句话，就是怎样控制伪政权和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以便进行掠夺。因土肥原在会上献计献策，日本关东军决定将土肥原在沈阳的公馆作为“建国事务所”，以备日方专门处理伪满建国工作事务。

其实，早在1931年10月，伪沈海铁路局成立时，土肥

原就任监事长。此后，土肥原为伪满的建立和溥仪粉墨登场竭尽全力。1932年2月15日，土肥原随同板垣和汉奸张景惠等人一起乘飞机到沈阳。次日，他们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所谓“建国会议”的开幕式，之后又举行了出卖东北、建立伪满的筹备会议。经过土肥原等人的精心策划，1932年3月9日，溥仪终于听从摆布，举行了就职典礼。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行帝制。1934年10月16日，关东军与关东厅因驻满行政机构改革问题矛盾激化，关东军决定在大连设特务机关，17日，土肥原就任特务机关长。

无孔不入

土肥原不仅在中国玩弄阴谋诡计，将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他的间谍网，盘根错节，无孔不入。这些间谍和特务使用各种卑鄙手段和伎俩，如金钱收买，色相拉拢，武力胁迫等，在中国窃取机密情报，镇压抗日力量，扶持汉奸傀儡，为日本侵略中国立下了“显赫功劳”，其中土肥原最为得意的女间谍当推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

川岛芳子，又名金璧辉，原名爱新觉罗·显珥，字东珍，生于1906年，已故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王女。孩提时代受生父的影响，怀有浓厚的封建复辟意识。6岁时，其父妄想匡复大清社稷，将其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作养女，改名川岛芳子，辗转东京、长野等地，作为一个日本人长大成人，其后在浪速一班人的熏陶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复辟的野心日烈，决意继承生父遗志，恢复清廷，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对她大加利用。

1930年初，日本参谋部次官福岛安正召见川岛芳子：“芳子小姐，帝国非常赏识你的才能，再给你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他点燃了一支雪茄，继续说道：“最近，在处理支那问题上，内阁和军部一直存在着摩擦，为了加快解决支那问题，我们急需掌握南京政府的动向，应该设法拿到第一手资料，也好同内阁中的稳健派摊牌。为此，我想把你派到上海、南京去做谍报工作，你同意吗？”

芳子听了福岛这一番透露上层内幕的谈话，觉得是对自己的信任，顿时颇有一种受到重用之感，便激动地说：“我绝不辜负参谋本部对我的信任，无论发生什么困难，我也要竭力完成你交给我的这项重大任务。”

“好极了，你不愧为帝国之花。你现在就去见一见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长，他现在也在东京办事，他会给你详细指示的。”福岛按了一下铃，唤来一副官，命令他：“把这位小姐带到土肥原贤二机关长那儿去！”

土肥原贤二是芳子崇拜的偶像，老牌的日本特工“巨星”。一见面，土肥原就急不可待地拉着芳子的手亲热地说：“芳子小姐，你真是越来越漂亮。”

芳子故作媚态说：“土肥原君太会说话了”。

双方寒暄完后，土肥原贤二说：“现在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为了加快帝国的‘共荣’计划，必须加强上海的谍报工作。从现在起你归田中隆吉机关长领导，即赴上海。我相信，凭你特有的美丽和才智，完全可以达到预期目的。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并在东京为你庆功。”

然后，土肥原贤二详细交待了去上海工作时，应如何隐蔽，采取哪些手段，窃取什么机密情报……说罢，土肥原贤

二端起两杯白兰地，一杯递给芳子，并将一封信递给她：“我已和上海那边联系好了，你到上海后带着这封信去找田中隆吉机关长，他会同你很好合作的。好吧，祝你一帆风顺，干杯！”

田中隆吉被称为日本陆军虚伪、奸佞、阴险的疯子，1929年10月，他以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的身份，来到上海就职，主要是搞情报活动。他一听川岛芳子要来，马上喜得合不拢嘴。

上海，田中隆吉很早就来到了江湾去接川岛芳子。不用说，他一眼就认出了芳子：冰肌玉肤，娇小婀娜，笔挺的西服，锃亮的皮鞋，身上那股略带男人气的气质刹时散发出奇特的魅力，一副金缘眼镜，一双聪慧的、澄澈的眼睛！

田中隆吉把芳子接到他租下的豪华套间。芳子为了自己的梦，愉快地接受了田中隆吉让其充当舞女的角色。为了打开局面，她用自己漂亮的脸蛋、身姿和胴体，广泛接触上海各界社会名流，她轻盈柔丽、娴熟的舞姿，卖弄风情的双眼，色迷迷的挑逗和引诱……不到半个月，一下子红极了整个上海滩。

芳子很快在芸芸众生中捕获了一个猎物——国民政府要员立法院院长。她使出了浑身解数，使院长心醉神迷，留连忘返。院长干脆拿出一大笔钱，在上海霞飞路为她购置了一幢小洋楼，作为定期相会的“香巢”。

川岛芳子呢，时而男装，时而女装，时而披发，时而卷发，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新，千般妩媚，万种柔情，立法院院长很快沉溺情海，一下班便直奔香巢，把保密文件忘得一千二净。

芳子开始了第二步战略：窃取公文包机密。

这天院长刚一到“香巢”，芳子便马上跑了上去，飞吻一下院长，顺便从院长手里拿过公文包。

“累了吧？我已经替你放好洗澡水了。”她一边挽着他的一支胳膊，一边走上楼梯。

院长想都没想，立刻进了洗澡间。

芳子趁机把公文包交给一个假扮仆人的特工。特工飞快地跑向后楼一间密室。早已等候多时的田中隆吉，如获至宝，迅速把所有文件翻拍完毕。

当院长从浴室里出来时，公文包早已放回原处。芳子适时将身子凑上去，紧紧地贴在欲火难熬的院长身上。

有时当这种方法不行时，芳子趁晚餐机会，假意春意盎然，灌醉院长，然后乘他熟睡时，再偷拍文件。

这样，各种重要的文件神不知鬼不觉源源不断地放到了日本军部的案头。

他俩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院长觉得还不满足，况且，长期这样来回跑，容易走漏风声。心想，让她给我当私人秘书，既好接触，又遮人耳目。于是他对芳子说：“我老是这样跑来跑去不行呀！干脆，你到南京，给我当私人秘书吧。”

“当私人秘书？”芳子乐得几乎要跳起来，她早就盼着这一天。但她还是说：“好是好，就怕我难担此任。”

院长说：“你能胜任，只要我们密切合作，你定能干得十分出色。好，明天我们就一同回南京去。”

当晚，芳子又悄悄地找到田中隆吉，商量对策。田中隆吉说：“你能打入南京国民政府心脏里去，这可是千载难逢

的良机啊！不过，南京的特工云集，你一切行动都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暴露身份。”接着，他们详细研究了传递情报和直接联系等各项细节问题。

这样，上海滩红极一时的舞女，摇身一变，竟成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身边形影不离的私人秘书。南京也成了川岛芳子为土肥原大搞间谍活动的战场，她经常坐在那辆银灰色的高级轿车里，陪同院长出席各种机要会议，跟着进出门禁森严的国民政府各个部门，轻易窃取了大量的绝密文件。她逐渐接触到不少官场中的上层人物，有两次竟然应邀参加宋美龄举办的周末家庭舞会，她凭借着淫荡放纵的手腕，把她那张无形的情网，从立法院慢慢地编织到其他更有实权的要害部门……

继川岛芳子实施美人计得手之后，土肥原又指令潜伏在南京的女间谍南造云子用美色金钱俘虏了国民政府机要秘书、最高统帅部掌管机要文件的黄浚，结果使蒋介石政府在军事上损失惨重，蒋自己也几乎被炸身死。

南造云子 1909 年出生在上海。其父是日本的一名职业间谍，在上海秘密搜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在父亲“为了天皇牺牲一切”和“大日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训导和培养下，她学会了骑马、唱歌、跳舞、打枪和应付不同场合不同类型人物的出色本领。13 岁时，师从土肥原贤二，17 岁从间谍学校毕业后，马上被派到中国大连从事间谍活动。

1929 年，土肥原贤二为了进一步发挥她的作用，特地精心安排南造云子以失学青年的身份潜伏在国民党的首府——南京。她的代名是廖雅权。不久，她打入了国民党要员

经常出入的南京汤山温泉招持所，这儿整天有盛大宴会，国民党政府高级军政人员经常在此进进出出。

一天晚上，舞会照例举行。黄浚又像往日一样，一个人在轻柔的舞曲中端着一只酒杯，一边喝，一边欣赏着舞池。与其说他欣赏，不如说他在物色新的女孩。最近升迁机要秘书使他很高兴。因为这样自己又可以多拿几倍的钱。一位大约 20 岁的女孩立刻被他捕捉到了，女孩在客人中像春天的蝴蝶飞来飞去，那双眼也光彩四溢，她就是廖雅权。从此，廖雅权便以自己的身体和水一样的温柔，像磁铁般紧紧地吸住了黄浚。

一次，廖雅权娇柔地问黄浚：“黄先生，你我相好这么久了，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黄浚连忙发誓：“老天在上，我黄浚对你若有二心，不得好死。”廖雅权赶紧说：“不准你这么说不准你这么说，你死了，我怎么办呢！不过，你我相好这么久了，我有个朋友是投机商，需要一些‘内部情况’，不知你肯不肯帮忙啊？”黄浚起初有些犹豫：“这可是秘密，泄露了是要坐牢的。”可望着廖小姐那荡人的媚态，也就什么都不顾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知道的东西，只要你需要，我都告诉你。”黄浚就这样中计了。

每次当黄浚把“重要情况”告诉廖小姐的时候，廖小姐总是拿出一叠钱给他，说：“黄先生，这是我朋友给您的好处费。”黄浚欢喜地接过钱，心里乐开了花，既有美人相拥，又有金钱进账，我何乐而不为？于是他更加卖力地为廖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还把在外交部任副科长的儿子黄晟也拉了进来，泄露秘密给廖小姐。

南造云子认为时机到了，便露出了真面目。一次，她把

一叠钱交给黄浚后，又拿出一张日本特工人员登记表叫他填上。黄浚一看，心中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告诉你，你已经是大日本皇军的人。怎么回事，这钱是谁给你的？”“不是你的朋友送的好处费吗？”南造云子哈哈大笑：“是这大日本皇军给你的好处费，你给大日本皇军提供的情况很准啊，他们很满意，决定吸收你加入我们的组织。”黄浚额头上急出了汗，直愣愣地望着满脸凶相、往日柔情荡然无存的廖小姐：“你是？”南造云子指着他的额头说：“我是日本人，叫南造云子，是专门来刺探你们情报的！上几次你给我提供的情报，我都报告了我的上司土肥原贤二机关长，他对你很赏识。”黄浚连连后退、语无伦次：“你……”南造云子紧逼一步：“怎么，你怕了，放心，只要你听我的，我不会把事情说出去的。不然的话，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后果。”说着，又换上了那撩人心魄的媚态，“黄先生，人生有限，不要辜负大好时光了。只要你效忠日本皇军，自然会前程远大。”黄浚望着眼前的美女金钱，心里一横，什么国家民族，都滚一边去吧。事情已经做了，被发现也是死，一不做，二不休，他拿起笔填上了那张表。

此后，黄浚及其儿子黄晟便死心塌地利用各种机会为南造云子收集情报，并扩大其间谍组织，国民党方面的重大机密连连被窃，损失惨重。

“英雄难过美人关”，多少英雄豪杰不为富贵利禄所动，但往往易中美人计，断送了自己一生。土肥原在侵华伊始，就利用川岛芳子、南造云子的美色大搞美人计，刺探中国情报，取得了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效果。

华北谋“鼎”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关东军里一批有影响的激进人物，又开始组织对华北进行未经批准的骚扰，中心人物就是土肥原贤二。他与石原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聪明浮夸，同样善于玩弄阴谋诡计。西方的新闻界人士早已称他为“满洲的劳伦斯”。土肥原的下一侵略目标是占领华北，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然后以华北为基地，向华中和华南扩张。但在当时要马上武装占领华北，军事上的准备还不够充分；而它在吞并东北以后，也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加强那里的殖民统治；另外，它要马上对华北实行军事占领，对于在华北拥有较多政治经济利益的美、英帝国主义，也多少还有些顾忌。因此，土肥原采取了以军事威胁和政治阴谋双管齐下的侵略方式。

土肥原图谋华北的第一个步聚，是利用军事讹诈，攫取冀察两省的主权。

1935年5月初，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密谋借此挑起事端，声称此案与中国的蓝衣社、宪兵特务队及青红帮都有秘密关系，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取自卫行动。”5月29日，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参谋长酒井等借口中国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向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种种无理要求。6月9日，酒井又会见何应钦，更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党

部，撤退驻守河北的东北军，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吏，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等条款，并限于6月12日上午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屈辱的让步政策。6月10日晚何应钦面告日军说：“中央决定全面承诺日方要求。”但日方不满足何应钦的口头承诺，6月11日华北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差人给何应钦送去一份“备忘录”，让何签字后送交日方。何请示南京，国民党中央怕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不敢让何在“备忘录”上签字。于是日派代表直接到南京政府外交部进行军事威胁。国民政府遂命何应钦致函梅津，全文如下：“逕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愿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这个未签字的“何梅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的全部主权，极大地加强了日寇在华北的侵略势力。

“河北事件”纠缠未了之际，又发生了张北事件。6月5日，有4名日本军人潜入察哈尔省，测绘地图，被当地驻军扣留。察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下令立即释放。但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挟，并调动日军进驻察哈尔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国民党政府再一次向日本屈服。6月27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正式签订了《秦土协定》，包括向日本道歉，撤换与该事有关的中国军官，保证日本人今后在察省可以自由来往，取消察省境内国民党的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29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撤销察省主席宋哲元的职务等。《秦土协定》使中国在察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华北的局势

严重恶化。

土肥原图谋华北的第二步是施展政治阴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935年9月24日，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狂妄地发表声明，主张“华北经济圈独立”，华北五省（指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实行自治。接着，日本政府也公开提出使华北地区特殊化的侵略方针。日本侵略者所叫嚷的“自治”和“特殊化”，就是要使华北同整个中国脱离，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策动这一侵略阴谋的又是侵华老手土肥原。土肥原是靠在中国搞特务活动起家的，1932年到天津把溥仪弄往东北当伪满洲国傀儡的是他，制造河北事件和察哈尔事件的罪魁祸首也是他，这一次又是他导演了这一幕“华北自治”的丑剧。正如当时报纸上所揭露的那样：“土肥原用他那贪婪无厌的鼻子，嗅遍了华北的每一个角落。”他只身前往华北，诱骗军阀以及北部五省的官员脱离中国，建立在日本皇军保护下的自治政府。首相冈田知道此事后，曾传话制止土肥原的这种蛮干。但土肥原不理睬东京，继续阴谋策划，成功地建立了各种各样自治政府。在跟着太阳旗前进的口号下，善于利用时机的日本商人，像洪水般涌入华北，激怒了中国的商人，并在全中国激起了反日情绪。土肥原宣称，他建立傀儡政权，只不过要作为中国和满洲之间的缓冲地带。

土肥原首先计划把旧直系军阀巨头吴佩孚拉出来，建立以吴为中心的伪华北政权，但未能成功。

接着，土肥原把29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当作主要的拉拢对象。但是，土肥原对宋哲元的策动很不顺利。

于是，他策动一伙汉奸地主武装和流氓无赖，于1935年10月22日举行暴动，占领北平东南的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叫嚷要实行“自治”，这就是所谓香河事件。11月11日，土肥原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主要内容有：成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领域为华北五省二市；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财政截用中央在各该省市之关税盐税和统税；开发华北矿业、棉业，使与日“满”结成一单元；保留南京政府之宗主权；亲日反共等十项。土肥原限宋哲元于11月20日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取河北和山东。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土肥原的活动紧密结合，命令关东军在15日以前作好从长城外向华北进军的准备，并令空军作好20日进驻平津的准备。

11月间，日本侵略者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毒犯，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

在冀东，土肥原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于11月25日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古，日本侵略者扶持反动封建王公和伪军头目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而更大的阴谋活动是土肥原亲自出马到保定、太原、济南等地，同阎锡山、韩复榘等国民党军阀进行勾结，策动搞“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为了支持土肥原的阴谋活动，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集中了由飞机、坦克和机动部队组成的攻击部队，准备进占平、津。日本飞机天天飞临平、津上空示威；日军并占领市郊的丰台车站和永安门车站，阻断平绥、津浦、平汉等铁路交通。当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公然叫嚣：“华北系为适应满洲国的生存与发展的命运而存

在”，真是荒谬和蛮横到了极点！

宋哲元接到土肥原所提通牒后，一面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示应付方针，一面致电国民党“五大”，要求中央开放政权，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集中人才，努力复兴大业。土肥原认为宋电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

华北危机已到顶点，为了阻止华北“自治”，国民党中央采取了一些对策，如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进行说服工作，同时调动部队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习，并把其中的一部分军队自陇海线北上佯动。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外交关系演说。20日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要求日方停止策动华北自治，表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统对不能容许。同日，蒋介石还复电宋哲元，表示“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反对，土肥原未能迫使宋哲元在11月20日宣布“自治”。土肥原为了达到目的，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迫使宋在11月30日宣布“自治”。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在英国支持下，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加入英镑集团。土肥原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加紧了促进华北分离工作，他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有从根本上破坏日本独霸中国的危险，必须采取予以彻底阻止的办法，利用这个机会一举而坚决进行华北自治，使华北各省脱离中国。蒋介石既不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武力威胁，于是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紧急磋商解决华北危机办法。宋哲元虽

不愿步殷逆之后尘，却又要利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向蒋介石索取独揽华北的权力。蒋介石为拉住宋哲元只得让步，12月1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明令在北平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其委员有臭名昭彰的汉奸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曹汝霖等。这个半傀儡式的组织虽然满足了日本侵略者的部分要求，但它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并且管辖的区域只限于冀察两省，而不包括山东、山西和绥远在内，这同土肥原最初计划的“华北自治运动”有相当的距离。

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制订《处理华北纲要》，正式把分离华北确定为国策，决定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并将该司令官升格为与关东军司令官同级。出于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术上的需要，华北事变刚告一段落，狡诈成性的日本侵略者又玩弄新的外交缓和花招。

黔驴技穷

“七七事变”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华北领土大片丧失。日本为了达到侵吞中国之最终目的，其铁蹄所到之处，收罗一些汉奸，成立傀儡政权，1937年8月14日，日关东军制定《对时局处理大纲》，提出在华北五省建立伪政府的方针。31日，日本在北平增设特务部。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日本所指的新政府，就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设想的由它

扶植的傀儡政府。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初期，他们先后在北平（今北京市）和南京导演成立所谓“临时政府”（1937年12月）和“维新政府”（1938年3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后，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战争持久化，日本当局发现自己在战场上已是“泥足深陷”。这时，日本国内政治、军事危机也进一步尖锐化。日本侵略者感到，区域性的傀儡政权，已经不足以达到稳定占领区和摆脱长期消耗战困境的目的，他们急于把几个地方性的傀儡政权联合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企图找到既有声望又有一定势力的头面人物出来充当这个政府的首脑。1938年7月，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建议。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政权。

为着手进行“中央政府”工作，同月26日，五大臣会议作了下列规定：

- 一、在五相会议之下成立“对华特别委员会”；
- 二、委员会是对华的政治和经济策略的决策机构；
- 三、目前与上项业务有关的各地现有机关均受委员会指挥；

四、委员会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系，由陆相和海相负责。

对华特别委员会由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控制，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外务省顾问坂西八郎中将予以协助，又称“竹机关”、“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于1938年7月出任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他走马上任后，经过一番物色试探，到1938年8月，土肥

原机关确定争取靳云鹏、唐绍仪和吴佩孚出山，充当“中央政府”领袖。

靳云鹏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经烜赫一时，先后任过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总长和内阁总理，他和后来从北洋系分化出来的皖系直系奉系都有较深的关系。他在1921年下台后，由政界转而从商，继而又于1930年之后出家为僧，在天津隐栖，土肥原企图劝靳放弃隐居生活，与日合作，但被坚决辞谢。

下一个对象就是唐绍仪，土肥原为什么看中唐绍仪？是因为唐绍仪本人具有特殊身份及价值。

唐绍仪，字少川，1860年生于广东香山唐家湾，12岁被清派遣赴美留学，毕业后回国历任天津海关道、奉天巡抚、赴美专使等职。1905年出使英国，升为外务部侍郎；1906年，又兼任会办税务大臣；辛亥革命时，他以袁内阁身份代表北方与南方伍庭芳谈判；袁世凯上台之后，唐袁因思想不同，关系破裂，唐加入国民党；1919年南北议和，唐再次充任北方议和代表；接着唐与孙中山因交往甚密被委任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31年，出任中山县县长，3年之后，因与陈济棠等人发生矛盾，又不满蒋的统治，离开中山长期旅居法租界。唐绍仪在中国政界关系较多，有一定社会影响。他对日本的军事力量备加推崇，在他看来，中国要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中日同盟。这样一位在清末民初显赫一时的人物，比起王克敏等人，在资智、才力上当然要强得多，所以日军特务当然不惜老本拉拢他了。

白田宽带着自己的使命来到上海。土肥原设想先网罗一

批失意政客、北洋余孽，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或约法会议，然后再制定约法并选举唐绍仪、吴佩孚为正、副总统，再由总统任命国务总理及各总长。白田宽很快找到了陈中孚、伍援道等人，但他们带来唐绍仪的口信，“一俟军事上达到相当败绩程度，即进行与日谈判。”

土肥原又生一计。1938年2月7日，他派汉奸张莫华到上海与唐秘密会见。唐回答说：“须于日军占领津浦全线后，再看大局如何演变始能作个人最后决定。”

1938年5月，日军攻克徐州，并企图全线占领陇海、津浦铁路。日方决定一结束徐州会战，即将华北、南京两政府合并为一个统一政府，由唐绍仪和吴佩孚作正副总统。

5月21日，唐绍仪对和议提出了一点要求，一要停战；二要双方声明将以前成立的各种协定一概取消之后，重新再来；三要和议成功之后不能反对国民党。”

1938年9月，土肥原亲自来上海，与唐绍仪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

唐公馆坐落在上海亚尔培路13号，这是一座漂亮别致的院落。两株高大的古槐树像一顶墨绿色的大伞，将大半幢楼房掩映在浓浓的阴翳里。一条小路笔直通向客厅，路边的花朵姹紫嫣红。客厅里一片宁静，这是一间西式的屋子，壁炉上面，横挂着一幅复制的油画，画中的少女在那里沉思。两只式样不同的大沙发呈八字摆在壁炉前。对面是一张玲珑的琴桌。琴桌上的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和遗嘱，中央一张圆桌，桌上摆着一尊唐代古董，四把椅子围着，地板上铺着地毯。

土肥原坐在沙发上，打量着屋子，讨好地对唐说：“唐

总理真是喝过中西墨水的人啊！”

唐绍仪连忙说道：“哪里哪里！贵国的樱花才是世界一绝啊！”

土肥原接口道：“只是总理不想去一趟！”

唐朗声应道：“此话怎讲？”

土肥原答：“今日我来，即亲自求唐兄为统一政府的总理，徐州会战马上告捷，我国军队已向南推进，直捣武汉；国民党灭亡，指日可待；更何况唐总理身为国民党一朝元老，岂可甘居蒋介石之下？只要唐兄肯出面挑起重担，我们答应唐总理的议和要求。”土肥原单刀直入。

唐绍仪想，日本人答应先停战后议和，可见仍有一定的诚意；废除左一个“淞沪协定”，右一个“何梅协定”，重签一个新的协定，自己既可免遭卖国求荣作汉奸之辱骂，又有停战安国之功勋，使日军议和不杀国民党，可稳固军心，把蒋介石一帮人拉拢过来。这真是一箭双雕啊！

他沉吟了半晌：“贵国之厚意，我唐某自不甚感激，待唐两天准备！”

土肥原没料到唐绍仪这么快就答应，即刻大喜：看来不必按军部之命令：如唐不从，即胁迫到南京就任。

土肥原打算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领，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央政府骨干”。并决定“新中央政府于十月底成立”。但是，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他的家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死，此计划成了泡影。

靳、唐工作先后夭折，建立新政府的工作到此完全遭到挫败。但是，土肥原并未轻易放弃这个计划，又想建立以吴佩孚为中心的新政府。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县人，北洋军阀直系著名的首领。二十年代，吴佩孚曾经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1927年5月，北伐军击败直系军阀势力，他被迫流寓川东。1931年7月，吴佩孚由川北上，次年到达北平。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三省，全国抗日民族运动日趋高涨，吴佩孚企图利用日寇侵略之隙，在北方组织旧部，东山再起。

从历史上看，日本帝国主义素与直系军阀关系不好，和吴佩孚也一直没有有什么密切来往，但在此时，却何以瞩目于他呢？显然，其中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吴佩孚在政治上一贯有“统一中国”的野心，就在他下野之后，还打着“孚威上将吴”的旗号，照旧设立所谓“大帅行辕”、“八大处”，时刻准备重整旗鼓。他在华北及两湖等地较有影响，在这些地方，不仅有一大批旧部可事收揽，而且他在许多民间组织如红枪会、妙道会和杂军、散勇、土匪中，也颇具声望和号召力。他是国民党的败敌，下野后又屡受蒋介石压制，无以实现其抱负，与国民党蒋介石积怨日深。他有着唯我独尊的性格，自信心和夸大狂几乎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他平素说话，什么大就说什么，好强求胜之心溢于言表。特别是在华北沦陷后，局势峻恶，吴佩孚仍居北京不愿南下，自称“日以启导和平为事”。

上述这些原因，使土肥原机关看中了吴佩孚。他们决定不惜人力、物力、拉其出山，精心制定了代号为“吴佩孚工作”的计划。

土肥原不声不响地抽着闷烟。

1923年，他就与吴佩孚有过交往，那时他随驻华武官

助理赴洛阳，他曾暗示用飞机使吴的军队现代化作诱饵：1927年，吴佩孚兵败，他又派海军第一遣外舰队特务长荒城二郎少将以提供步枪10万支、机枪2000挺和100万赠款帮吴东山再起。张学良被逼下台后，他又派大迫通贞大佐、田野增次郎联络吴部下陈廷杰、符定一积极怂恿吴佩孚出山……可吴佩孚却一口回绝了，难道他真的就没办法引诱了吗？

土肥原眉头紧锁站在窗前。地上是密密麻麻的烟头。往事像流水似的一点一滴流进他的脑海：华北自治运动热闹了一阵子就没有声息了，可见殷汝耕等人资望不够，号召力不强；“七·七事变”后，唐绍仪又被杀；北平陆军助理今井武夫与吴的亲信蒋雁行曾联络，但吴佩孚似乎不易上船啊！土肥原思绪连翩。中国局势令人忧心。唐绍仪一死，日本失去一个得力助手，而且很多想投靠日本的人也吓怕了，把头缩了回去。吴佩孚曾是北洋头目之一，现在仍有“孚威”，而且此人权力欲很强，在四川、甘肃重振旗鼓只差一步时，蒋介石却使其事业付诸东流，照理蒋吴矛盾无法弥合。恐怕吴会坐山观虎斗，我得下点功夫，免得成了第二个唐绍仪！

1938年初，土肥原来到什锦花园胡同吴公馆，进门便苦苦哀求：“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他称玉帅而不喊大帅，一方面表示亲热，一则是他也以吴大帅的部下自居，他想“我土肥原亲自请你，你该有所表示吧！”

只见吴大帅哈哈大笑，然后回答：“我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你们日本人。”接下来，他又似乎感慨：“依我看，现在不是谁救谁的问题，而是怎么救法啊！”土肥原怫然不语，立即辞谢。

没过几天，土肥原开门见山：“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好哇！”吴一边答应，又接着说：“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委员长，双方打来电报要我出任调解，我一定照办。”土肥原语塞，快快地走了。

锲而不舍，土肥原再顾茅庐：“请玉帅出山，还是担任你原来的职务，然后和日方共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

“现在还谈什么出山不出山，”吴佩孚摇了摇头，“如果一定要我出山，请你们退出中国，可以吗？”土肥原大恚，绝裾而去。

土肥原一气之下，又想出了新的阴谋。首先，他指使汉奸，特别是原属吴佩孚部下的汉奸，广招人马，发起组织汉奸社团，如全国性的“和平救国会”，地方性的“平津和平俱乐部”、“华北革命党”等等，借所谓“民意”，由江天铎、张啸林等大大小小汉奸、民族败类，纷纷向吴佩孚发出劝进函电，要吴救天下之饥溺，安呼号之苍生，与友邦明达之士，停战修和。其次，利用广播、报刊，广泛制造吴佩孚出山的舆论，造成既成事实，以迫其就范。当时，日伪报刊不断有吴将军“出山宣言”、“出山讲话”、“出山通电”之类的报道，东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还煞有介事地登载了下述消息：“吴近日将赴开封，组织军队，讨伐蒋”等等。与此同时，日本还公开打起吴佩孚的旗号，收拢一批杂军、散勇与土匪，设立开封绥靖公署，加紧进行建立伪“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

一时，北平东四什锦花园吴佩孚寓所，日本谋臣、中国佥士，络绎不绝，冠盖如云。而吴本人，亦名声大噪，器器

然，不减当年“洛阳时代”。

一切准备就绪，土肥原再一次踏进吴公馆：

“我们请您出山这一事，日军愿意先行撤出北平，使北平能在玉帅的控制之下。”

吴佩孚立即明白这是土肥原可退让的极限，仍更进一步问：“那么，武汉前线呢？”

土肥原踌躇半晌委婉答道：“等玉帅就任了新职之后，请您亲临武汉，作为缓冲，以后我们逐步撤退。”

吴佩孚沉默半晌：“请你让我考虑考虑。”

土肥原说：“您是否准备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怎样？”

吴佩孚答道：“好！”

土肥原喜出望外，实际上他另有一套诡计。他先令人代吴佩孚抄好“一切赞同日方主张”的谈话，要吴大帅按照原稿当众宣读一遍。至于外国记者，则预先令翻译人员，不管吴大帅所说，而照土肥原的稿一字一句译成外文。此所谓移花接木之计。

此间，吴大帅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通知已登上日本及沦陷区中外报章的头条！

土肥原踌躇满志。吴记“中央政府”是他在中國精心构想和炮制的又一“杰作”，现在，眼看就要呱呱坠地了。

“好事”偏偏作梗多。

就在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吴佩孚出山舆论甚嚣尘上的同时，国内进步舆论以及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国共双方对吴佩孚也积极展开了工作。“唐吴合作”之议初起，吴佩孚就得一匿名信，警告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不久唐死，他又得一信，上书：“请看上海唐绍仪。”土肥原开

展“吴佩孚工作”的风声稍露，有抗日爱国之心的各方人士即以多种方式，或函电直言，或遣人密访，要吴自重，保持中国军人的气节。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谓：近来道路流传，奸人妄思假借名义，以资号召，遂致愚氓揣疑，谣诼繁兴。弟及中枢诸同仁深知先生正气凛然，不可侵犯，唯念居处困难，辄为悬系不已！”

双方都在争夺。吴佩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在函复孔祥熙时，他表示了态度，写下：“弟处境安如泰山，应付绰有余裕。”接着又写了四句太公语录：“纯刚纯强，其国必亡；纯柔纯弱，其国必削；能柔能刚，其国乃昌。”表白他将在日本包围之中，采取“能柔能刚”的态度，与之周旋。

1939年1月31日上午，什锦花园车水马龙，二三百名中外记者济济一堂，热闹非凡。吴公馆附近军警林立，禁卫森严，胡同两头，先要接受日伪军警的搜身检查。土肥原先派人散发了吴大帅的“谈话稿”，中西日文字俱备，每人一份，吴大帅的坐位桌前，更是老早就摊好了一份。

十二时，吴佩孚在卫兵簇拥之下，颌首为礼，他走到座位前，突然扫了一眼：

“余受‘和平救国会’之推荐，组织绥靖委员会，着手准备建立政府机关，以实现和平。第一阶段当编成作为骨干之军队。为此，余打算首先使华北游击队归顺。若在华北巩固了地盘，则可在日华之间实行武力调停，解决事变。因为武力调停，余在国内战争中已有数次经验，所以对此是有信心的。”

土肥原见吴佩孚没有照着他的讲稿而即席演讲，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当他听完这一段开场白之后，脸上面带微笑，

欣喜若狂地等着吴往下说。

只见吴佩孚突然脸色凝重：

“恢复和平，必须是全面的、平等的，因为我们晓得：惟平乃能和，和必等于平！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

- 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马；
- 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
- 三、要有实力，以便推施政策。”

在这所谓“三实主义”的出山条件里，他特别强调“要有实权”，他说：“实权这个问题，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

吴佩孚说完这一席话，然后抬头高喊一声：“丛秘书，翻译成日文，一字一句，断乎不容更改！”

日本人大惊失色，中外记者则愤笔疾书！接着，吴佩孚面对一个外国记者递过的那张土肥原的草拟稿：“这张稿是日本人一手炮制的，我从来没有说过如此荒唐的话！”

说完，吴佩孚把这张纸狠狠地踩在脚下。原来，吴佩孚用了一个缓兵之计，借召开记者会之名，揭穿日本特务的谎言，为了防止日军的捣乱，他亲自带了自己的翻译。

这个素有“东方劳伦斯”美誉的土肥原，没料到自己一手导演的“黄袍加身”，反倒自己砸了自己的脚。

1939年2月，日本华北侵略军就吴佩孚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电告东京大本营，以激烈的措词表示：“对吴次数繁多的背信行为，已不能容忍。”要求土肥原的工作应当立即停止。电文还严厉指责吴佩孚“肆行破坏与华北军队的协

定，搅乱华北治安”，说明决不允许由于吴的再度背信弃义行为，而使临时政府濒临崩溃”，并断言如果成立以吴佩孚为首的新政府，只有害而无利。”

土肥原焦头烂额，“和平运动”的步骤乱了套，但是他却不愿到此罢休。他极力辩解：“现在立即中止吴佩孚工作未免太着急了一点，目前，日华事变已陷入无底之泥沼，为尽快解决日华事变，只有建立新中央政府。而为了建立新政府，只有树立吴佩孚，别无他法。”为挽回被动局面，土肥原命令严密封锁吴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结果，平津一带报刊，除天津《庸报》有较为准确的消息报道之外，其他如《新北京》等统统做了假报道；同时，土肥原努力说服日本驻华北侵略军等反对“吴佩孚工作”的各军事、政治集团，以谋求得到他们的支持。

为迫使吴佩孚就范，土肥原对吴进一步施加了压力。三月上旬，今井武夫奉命专使北平，了解“吴工作”进行的情况。同月25日，土肥原亲自抵平与吴佩孚会谈，逼其表态。吴态度依旧，一面表示：“依然以和平救国为念，有意出马，以大总统自居。和平运动成功之晓，再行隐退。”一面又声明：“不欲如‘维新’、‘临时’两政府成为日本政府之玩物。”四月，大迫通贞少将亦访吴，同样未获结果。

土肥原终因吴佩孚工作失败而离开了他亲手建立的日本特务组织！

吴佩孚这位身陷日本人魔掌的中国旧军阀，这一次对土肥原一仗，赢得那么漂亮、光荣，却也留下了日本特务决心谋杀的祸根！

狼狽为奸

土肥原在南唐北吴计划陷入困顿之时，又着手帮助李士群、丁默邨建立汪伪特务大本营。

李士群，浙江人，生于 1905 年，少时在本乡读私塾，20 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入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后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北伐开始后，他投笔回国。在大革命高潮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他被国民党特务组织“调查科”逮捕，随即叛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的直属情报员，并与丁默邨等一道主编由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社会新闻》，攻击诋毁中共与其他反蒋刊物。抗战爆发后，李士群奉命潜伏下来，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七十六号。李士群感到怀才不遇，深感自己在国民党中根基不牢，又没有靠山，出息不大，于是想改换门庭。其家女佣中有一日本特务立即引诱。1938 年夏秋之间，李士群乘中统委派他新职之际，席卷全部经费，避开中统在广州的布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海防逃往香港，拜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又把他介绍给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做情报工作。这样，李士群开始了他在上海的汉奸生涯。

1938 年底，随着汪精卫的“艳电”发表，汪日加紧勾结，上海被看作“和平运动”中心。清水董山开始试图让李士群从情报部门转向特工行动。李士群感到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可是自己地位与声望不足以在蒋特务圈中有号召力，他脑袋一转，一个人忽地闯进了他的脑海——丁默邨！

丁默邨，1903 年生，早年加入革命队伍，后投靠国民

党。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进行特务活动。1934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处长，与戴笠、徐恩曾相当。抗战爆发后，因贪污中共大叛徒张国焘的招待费，被戴笠告了一状。从此日薄西山，百无聊赖中到昆明养病。李士群深知这个曾是他的上司的丁对权力的梦想，于是经日特工同意，派丁的同乡翦建午专程把丁接到上海。

李士群一见到丁默邨就毫不掩饰地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我已经和日本人挂上钩，决心当汉奸了。”说完便掏出一支手枪和一叠钞票，朝桌子上一甩，接着又说：“怎么样？你愿意干，就收下这钞票，我们一起干，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的话行事；不干呢，也不要紧，我李士群是汉奸了，丢了你的面子，你就拿这支枪打死我。”

李士群这一招“激将法”果然奏效，丁默邨终于上了“贼船”。

1939年2月初，丁默邨、李士群在重光堂拜会了土肥原贤二。此时土肥原精心策划，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及财力的“吴佩孚工作”阴谋已告破产，心灰意冷，两人的到来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他打起了精神。

为了摸清丁、李究竟有多大本事，土肥原对着他俩问道：“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厉害，请问你们如何采取措施防范上海的恐怖活动呢？”

丁胸有成竹，微微一笑：“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在幕后指使凶手进行现场活动的那些家伙，毫无疑问，这就是重庆特务工作的蓝衣社地下组织。要取缔这些恐怖活动，必须粉碎敌人的特工组织。单靠日本军警抓几个恐怖分子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

土肥原的助手马上又问：“依你之见，又如何粉碎敌人的特工组织呢？”

丁不假思索地接口道：“我认为当前应该做的有两条，一条是迅速建立自己的特工组织，二是查清上海滩上所有抗日团体的成员关系及情况。”

“何以见得？”土肥原兴致勃勃的追问。

“其一可能以硬对硬，以牙还牙。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此也。其二则有利于我们利用矛盾，吸收成员，对不利我者，则一网打尽之。”

土肥原很感兴趣，又话锋一转：“试问你对这些工作做了些准备没有？”

丁默邨朗声道：“本人今天特为此事而来，请长官仔细看看。”

土肥原一看，正是一份由李士群调查编制的《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内容包括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其下属党部，国民党主要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及多种抗日团体等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力量、经费来源等。还特别介绍了军统局的情报网络。这是日本方面无法搜集到的。另一份材料是由丁、李合作制订的《上海特工计划》，这份计划以获取日本经费、武器援助为前提，详细写明了这个特工组织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工作据点设置、行动队的组成、经费的使用、情报活动的开展以及反谍报的方法等。这两份材料使土肥原对丁、李的能力不再怀疑，大加赞赏。

土肥原又问道：“你们工作有何困难？”

丁说：“缺少经费，这样就没人为我们卖命！”

身为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的土肥原立即着手为丁、李争取经费，建立特工组织。

几天之后，30万元运进了大西路76号。中留少尉来到上海负责与丁、李联络。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长影佐祯昭给土肥原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训令决定每月贷30万日元，借枪500支，子弹5万发及炸药500公斤，从而稳定上海局势，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有了钱、枪和土肥原的支持，丁、李于是大干起来。不久之后，杨杰、张鲁等“七大委员会”，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和军统成员蔡洪田、王木天、马啸天、谢文达等国民党上海组织一些成员先后参加进来。吴四宝等一批地痞、潘公过等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也吸收进来。

土肥原与丁、李狼狈为奸，终于建立了一个罪恶的“七十六号”特工组织。

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汪在周佛海的陪同下，在土肥原公馆，与丁、李进行会谈，两大汉奸组织终于坐在了一起。

死有余辜

1940年3月，出任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不到两年的土肥原，被调任满洲东部日军司令官，不久即离开中国，1941年以后历任日本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等职。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盟国在东京成立了远东委员会，在有关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

要求下，麦克阿瑟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 40 名战犯，土肥原贤二被作为甲级战犯被捕。1948 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1948 年 12 月 22 日晚上 10 点钟，东京巢鸭监狱的美国宪兵，将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等 7 名甲级战犯，押送进一间屋子里。这时，土肥原一伙都预感到死亡将临。

美军执行官当场宣布：“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命令，今晚对你们执行死刑。命令将于 1948 年 12 月 23 日 0 时 1 分生效。”

零时 1 分，以土肥原为首的死刑犯，被美国宪兵推上绞刑架。土肥原抬头看看绞架上的套索，默默不语。一名美国宪兵一脚踹翻了他踩着的垫箱，土肥原便一命呜呼了。

24 小时后，7 具尸体被运往火葬场火化。后来，美军用飞机把土肥原等战犯的骨灰投到了太平洋里。

这个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达 20 余年的日本大特务终于在劫难逃，他的死，乃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佛 朗 哥

——凶残狡诈的西班牙独裁者

宋 永 成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巴蒙德（1892~1975）是西班牙前国家元首，法西斯军事独裁者，本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内战的始作俑者，他靠军队发迹，靠独裁和暴力来维护其地位，统治西班牙近 40 年之久，成为本世纪西班牙乃至世界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反动人物之一。

初 露 头 角

1892 年 12 月 4 日，佛朗哥出生于西班牙西北方的埃尔费罗尔市。父亲是西班牙海军后勤部门的军官，母亲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是虔诚而保守的天主教徒，他们共有四个孩子。佛朗哥童年时，全家人的生活比较贫寒。母亲家教甚严，顽皮好胜的佛朗哥从小就受到严格管束，因而养成了冷酷、孤傲的性格。

佛朗哥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梦想能像父亲和兄

长一样成为一名威武的海军军官，但是由于考试成绩不佳，他未能考取海军学校。1907年，他考入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被提升为少尉。1912年，西班牙的殖民地摩洛哥爆发了人民起义，佛朗哥毛遂自荐，要求前往镇压，在激烈的战斗中，佛朗哥以狡诈多谋，凶残狠毒而闻名，次年即被提拔为摩洛哥土著骑兵团中尉。

1915年，佛朗哥晋升为少校，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因为他身材矮小，故人称“小少校”。第二年，他在战斗中腹部受重伤，不得不回国治疗；1917~1919年，佛朗哥痊愈后和他的堂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上尉一起被编入驻守奥维娅多省的团队。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薪金只有400个比塞塔左右，生活拮据，连矿工都不如，只能寄宿在简陋的客店里。幸亏店主慷慨好客，他们才受到很好的款待。在此期间，佛朗哥积极参与了对国内工人罢工运动的镇压。

1920年，佛朗哥被任命为专为对付西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组建的西班牙外籍志愿军团的副司令。1921年，摩洛哥里夫地区人民在其天才领袖阿卜杜·克里姆的领导下，奋起反抗西班牙侵略军，同入侵者展开了长达6年之久的抵抗战争。这年夏季，费·西尔维斯特雷将军指挥的15000人的西班牙军团企图对里夫共和国进行突袭，结果在阿努瓦勒附近大败而归，数千人伤亡，700多人被俘，西尔维斯特雷将军也在撤退途中被击毙。整个西班牙为之震惊。西班牙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的战斗素质之差由此可见一斑。1923年9月13日，加泰罗尼亚军区司令普里莫·德·里维拉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在

非洲的殖民战争的胜利。佛朗哥指挥的外籍志愿军团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血腥屠杀当地人民，被殖民者视为“英雄”。起初，西班牙外籍军团纪律松弛，开小差事件层出不穷。为了整肃军纪，佛朗哥亲临军营视察。当他获悉一位士兵拒吃盒饭并将之砸到部队军官的脸上时，勃然大怒。他立刻下令全体集合，将那个士兵五花大绑，押到队前，命令一排士兵当众将其乱枪打死，然后让军团列队从这个被处死的士兵尸体前走过。这一杀一儆百的做法果然奏效，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违反军纪的事件。外籍军团的战斗力大增。1923年，佛朗哥升任军团司令官。鉴于佛朗哥在摩洛哥的特殊贡献，西班牙国王阿尔丰斯十三世授予他贵族称号，并亲自主持了他和他的妻子卡门的婚礼。

1924年夏，里夫军队向西班牙殖民者展开了大举进攻，短短几个月里就歼敌两万多人。西班牙国内的反对派要求政府放弃征服里夫地区的计划，但是遭到佛朗哥的坚决反对。1925年，佛朗哥与法国殖民者相勾结，合谋进攻里夫军队。9月，佛朗哥调集数倍于敌方的兵力，向里夫地区进行猛攻。10月20日，攻占了里夫共和国首都丹吉尔。次年5月，歼灭了里夫队军的主力，结束了战争。在最后的决定性战役中，佛朗哥指挥的外籍志愿军团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1926年2月3日，佛朗哥被晋升为准将。

1928年，佛朗哥奉命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埃布罗河河畔建立了萨拉戈萨军事学院并出任院长。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西班牙政局动荡不堪。1929年1月28日，普里莫军事独裁政府垮台。期间，佛朗哥差点被任命为陆军部副

部长，因为上司从中作梗而未果。这一时期，君主制的存废成为西班牙社会的核心问题。1931年4月12日，西班牙举行了全国大选，结果，共和派在地方政权中获胜。在各大城市约有70%的西班牙人拥护共和国，君主派在政治上趋于孤立。4月14日，阿尔丰斯十三世离开首都逃往国外。同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

佛朗哥靠国王发迹，对王室感恩戴德，是忠实的保皇派。数十年后，他曾对他的堂兄阿劳霍中将说：“如果那时我被任命为陆军部副部长，那么我就可以很顺利地进行干预，支持合法的君主制度。后来的政局可能会按照另一个方向发展，而君主制的命运也就不会是那样了。”但是，当佛朗哥看到共和国的建立大局已定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为服从共和国政府的将军。尽管如此，在新的共和国政府为了克服财政上的困难而实施的裁军过程中，佛朗哥所领导的军事学院仍被解散，他本人也被取消了现役军人的资格。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未使佛朗哥消沉，他隐忍不发，等待命运的转机。1932年，佛朗哥被派往戈鲁尼亚，不久，又被派往巴利阿里群岛任指挥官，负责构筑该岛的防御工事。1933年12月3日，在西班牙共和国第二届议会选举中，由西达党、农民党、西班牙复兴党和传统派联合组成的“右派力量选举联合阵线”获胜，共和国进入了“黑暗的两年”时期（1934～1935年）。佛朗哥时来运转，被允许重返现役，并于1934年被擢升为少将。

1934年10月5日，为了反对三名西达党的成员——他们被社会舆论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象征进入新组成的亚·莱鲁斯政府，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委员会领导

下，西班牙全国爆发了政治总罢工和革命起义。根据西达党的提议，佛朗哥被委以全权指挥全国的镇压活动，第一次登上了共和国时期政治斗争的前台。他从摩洛哥调来外籍军团的分队，特别是以粗暴和残酷著称的摩洛哥土著部队，与政府军联手对各地的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次起义的中心在阿斯图里亚斯，武装的工人队伍占领了米耶雷斯、拉费尔赫拉等许多工业城市，并把这些城市交给“革命委员会”管辖。佛朗哥经过精心策划后，指挥政府军从陆路进攻起义者，同时在10月10日调集外籍军团从希洪港登陆，对起义者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佛朗哥毫不心慈手软，怂恿那些野蛮的士兵对处于劣势的起义者大开杀戒，打死1335人，伤2951人，随后，全国又有数万人被捕入狱。1935年5月14日，佛朗哥踩着起义者的血尸，爬上了西班牙军队总参谋长的宝座，他的许多非洲派同党也同时被委以重任，范胡尔将军任陆军部副部长，戈德将军任航空管理局局长，莫拉将军任摩洛哥驻军总司令。佛朗哥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西班牙军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从而为他日后发动叛乱、夺取政权打下了基础。

密谋叛乱

30年代中期，国际法西斯主义像瘟疫一样到处流行。西班牙的法西斯势力和共和派也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1934年2月，“西班牙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联合组成了统一的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他们打着“民族革命”的幌

子，反对共和制度，要求在西班牙建立极权主义的国家制度。其领导者还频频和德意法西斯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1935年，长枪党通过了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军队中的秘密反动组织——“西班牙军事联盟”也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以佛朗哥为首的一批高级军官则采取了韬光养晦之计，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没有直接参加这一非法组织，但却酝酿着同样的计划。

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加强和右派政府在10月起义中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暴行引起了西班牙广大民众的强烈关注和愤慨。1936年1月15日，左翼共和党、共和联盟、劳工总会、西班牙共产党和工团主义党等左派和中间派力量联合组成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2月16日，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随即组成了以曼·阿萨尼亚为首的左翼共和党和共和联盟联合政府。人民阵线的胜利表明了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拥护共和国，反对反革命专政。对于反动派来说，这意味着惨重的失败。

西班牙人民欢欣鼓舞。为了庆祝人民阵线的胜利，全国所有的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曼·阿萨尼亚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反法西斯的重要措施，镇压10月起义的刽子手佛朗哥自然未能幸免。1936年3月，他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调往加那利群岛担任一名无足轻重的司令官，地位一落千丈。为此，佛朗哥对人民阵线恨之入骨，发誓要推翻共和国，夺回失去的权威和荣耀。

为了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动僧侣们的统治，法西斯分子开始着手准备武装暴动，企图以暴力摧毁共和国，建立法西斯专政。以何·安·普里莫·德·里维拉为首的“西班牙

牙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和以何·卡尔沃·索特洛为首的西班牙革新会是军事阴谋最狂热的拥护者，但是，圣胡尔霍、佛朗哥、莫拉、戈德等反动将领则是这场叛乱的主谋。1932年8月，当时担任宪兵总监的圣胡尔霍将军因对共和国不满，在一些反对新政权的军人鼓动下，曾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共和国的武装政变。佛朗哥见人民对共和国极力拥护，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不愿意与之联合。果不其然，政变不出三天即被粉碎，圣胡尔霍锒铛入狱。但这一次则不同了，被群众革命运动新浪潮吓坏了的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和大地主都渴望建立一个“铁腕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各级教会也倾向于建立独裁政权，以寻求“尘世的和平”，反共和国的力量大增。佛朗哥闭门谢客，反复思忖，最后决定孤注一掷。他满怀信心，准备以生命和前途来迎接命运的挑战。

1936年3月9日早上，佛朗哥、莫拉将军、巴雷拉上校和加拉尔萨上校在交易所经纪人胡安·德尔加多家里举行秘密集会，商讨有关武装暴动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共和国政府按照目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如果它解散民警部队或陆军，他们就将以此为由“举行武装起义”。莫拉在会上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这场起义不反对共和国；第二，继续使用紫色国旗。佛朗哥当即正色回答说：

“我不能向你保证这场运动不推翻共和国，因为对西班牙人来说，共和国就意味着混乱，它正在把我们很快地引向共产主义，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至于现在的国旗，对我们西班牙人毫无意义。共和国政权的一切强盗行径都是在这面旗帜下进行的。另一方面，红黄两色旗，才是真正的国旗，

甚至连第一共和国也保留了这面旗帜。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它将受到一切参加武装起义的人们的尊敬，因此一开始就应树起这面旗帜。”

经过一番讨论后，莫拉接受了佛朗哥的意见，答应在纳瓦拉、布尔戈斯和洛格罗尼奥进行“起义”，占领他所管辖的军区范围内的一切地方。会议决定由萨利克特组织加泰罗尼亚的“武装起义”，戈德将军组织巴伦西亚的武装起义。与会者推举佛朗哥来领导整个“起义”，但是老谋深算的佛朗哥没有接受，他担心戈德将军不会心悦诚服的听命于他，因而提出由圣胡尔霍中将出任“武装起义”的领袖，见于圣胡尔霍将军的级别和在军队里的威望，佛朗哥认为他的领导将会被所有的将军所接受，圣胡尔霍具有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性格，他会在一切关系到起义胜利的问题上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戈德后来却托人捎口信给佛朗哥，说在未来的武装起义中，他愿意做佛朗哥的后盾。

会议结束后，佛朗哥便于当天下午从马德里出发到加的斯省转赴加那利群岛，就任该岛的军区司令。临行前，他还匆匆忙忙的赶到军人医院里拜访了在陆军中具有很高威望的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将军。佛朗哥巧舌如簧，他以“拯救祖国”为由说服了巴里奥将军参加将由圣胡尔霍中将所领导的武装暴动。

在叛乱的准备过程中，反动派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雇佣殖民军——摩洛哥部队和“外籍军团”（必要时能立即把他们从非洲海运到西班牙本土）以及国民警卫军身上。当时，西班牙全部陆军兵力连同约 22000 人的国民警卫军和 16000 人的边防军（宪兵）共有近 20 万人。海军由 2 艘战列舰，6 艘巡洋

舰,12艘驱逐舰,10艘潜水艇,10艘护卫舰和10艘炮艇组成,空军由陆军航空队的三个航空大队,水上航空队的两个航空大队和一个航空中队共约5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组成。所以反动派把主要努力放在巩固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上。

军队中的将领们一面佯装忠于共和国,一面磨刀霍霍,准备举行法西斯叛乱。“别触动军队,别让军队介入政治”,2月16日以后,反动派在这一旗号的掩盖下,按照精心制订的计划在军队中进行了技术准备工作,在全国所有地区都储存了武器。在叛乱的准备工作中,“西班牙军事联盟”起着重大作用。这个秘密组织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与西班牙所有省份和西属摩洛哥保持联系。佛朗哥、戈德、莫拉等叛军将领发往全国各地的有关叛乱的命令、指示和通告就是通过该委员会转达的。叛军在国内准备的同时,还派长枪党首领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及拟议中的叛军领袖圣胡尔霍将军前往柏林和罗马寻求德意法西斯的军事援助,并与之达成了秘密协议,墨索里尼、希特勒都答应给叛军以军事援助。

1936年夏天,叛乱准备就绪。7月12日,突击警卫团中尉,反法西斯主义者何塞·德尔·卡斯蒂略在马德里被杀害。第二天,他的朋友们杀死了叛乱的主要组织者何·卡尔沃·索特洛。7月15日,西共总书记何塞·狄亚士在议会大声疾呼:“大家要当心!反动派准备叛乱!”但是,两个营垒的冲突已无法避免。7月17日,35000名叛军在西属摩洛哥首先发难。这天深夜,扼直布罗陀海峡北岸的休达广播电台播出了叛乱行动的暗号——“整个西班牙晴空万里”。7月18日,西班牙的所有城市和军事重镇,几乎同时爆发了反

对合法政府的武装暴乱（佛朗哥后来把这一天定为“民族运动”正式爆发纪念日）。武装力量的80%——12万名官兵和部分国民警卫军倒向叛乱分子一边。到处是死亡和枪毙。西班牙进入了历史上最悲惨的三年内战时期。

血洗共和国

武装叛乱爆发时，佛朗哥尚远有加那利群岛的军区司令任上。1936年7月19日凌晨，他和担任他的副官的堂兄阿劳霍一起乘飞机从拉斯帕尔马斯飞往得土安（西属摩洛哥首府），去领导那里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所谓“民族运动”。当时，形势非常混乱，他们弄不清机场到底是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还是共和派手中。因此，佛朗哥不敢冒然降落，他命令英国驾驶员在未弄明情况之前，不要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进行低空盘旋，佛朗哥站在机舱的窗口，不停地向外张望。突然，他高兴地叫起来：“我们可以降落了！我看到了鲁维托，鲁维托在那！”鲁维托是佛朗哥的好友，他和其他一些军官正把守着机场。

命运女神好像对佛朗哥特别关照。7月20日，叛军首领圣胡尔霍将军在从葡萄牙飞回西班牙的途中，在极其异常的情况下因飞机失事身亡。于是，佛朗哥在一夜之间成了整个叛军的魁首。他指挥在摩洛哥的35000名叛军（其中11000人是外籍军团，14000人是摩洛哥雇佣军）残酷地击溃了共和派的一些单独抵抗之后，迅速占领了梅利利亚、休达和得土安等几座城市，控制了摩洛哥的局势，忠于共和国的军官被就地枪毙。

但是，战局的发展远非佛朗哥想象的那么顺利。在人民阵线的领导下，在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西班牙人民同仇敌忾！叛乱的头几天，就有 30 万男人和妇女来到集合点报名参战。他们手持各种武装，在街垒和战壕里跟叛乱分子展开殊死搏斗。这时，空军和几乎整个海军仍站在共和国方面，从而保证共和国政府成功地封锁了海岸，使摩洛哥的叛军主力无法向西班牙本土增援。共和军在许多省份和城市平息了叛乱。法西斯分子只能在南方和北方的部分地区站住脚跟，并且被巴达霍斯省分隔成两部分：莫拉将军指挥的北方部队和佛朗哥指挥的南方部队。

不过佛朗哥并没有被眼前的挫折所击垮。在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积极活动下，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开始援助西班牙叛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出于其扩张战略的需要，非常害怕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化，急需在比利牛斯山脉的那边建立法西斯专政。德意军事当局还把西班牙看成是未来战争的一个合适的战略基地和试验自己的军事技术装备及其战术潜力的一种演习场。因此，他们沆瀣一气，成立了专门机构来援助佛朗哥叛军。7 月 30 日，德、意两国共派出 40 架飞机把 14000 多名叛军和大量军用物资从摩洛哥运往西班牙本土。萨拉查的葡萄牙还为佛朗哥叛军开放了自己的边界，大批武器弹药由此转运到佛朗哥军队手中。佛朗哥叛军逐渐扭转了战局，8 月中旬，战领了战略要地巴达霍斯，南北叛军会合。8 月 15 日，佛朗哥提议将三色旗（两条红色和一条黄色）定为自己的国旗，并在塞维利亚市政府大楼前举行了升旗仪式。佛朗哥发表了即席演说，诬蔑共和国给西班牙造成了混乱，准备把西班牙引向共产主义，号召军队为“拯救

祖国”而战。9月3日，叛军占领了伊伦，切断了共和国与法国的联系。9月4日，攻占了通往马德里的重要据点塔拉—德拉—雷纳。叛军首领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攻占马德里指日可待，于是，他在9月底迫不及待的召开会议，讨论选举最高统帅和国家元首，并宣布将一切权利赋予国家元首。10月1日，佛朗哥被拥立为新的国家元首和叛军最高统帅。是日午夜，踌躇满志的佛朗哥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扬言必须建立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在谈到组织劳动和工人的义务时，他说：“所有的西班牙人，毫无例外，必须工作。新的国家不能养活寄生虫。”为了拉拢农民阶级，佛朗哥许诺要改善他们的福利和待遇。

佛朗哥俨然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元首了，言谈举止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气。他一面着手组建新的国家机器，一面加紧对共和国的围攻。为了尽快消灭共和国，拿下马德里，佛朗哥颁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改组军队。他下令建立了由埃·莫拉将军统帅的北方军，以凯波德·利亚诺将军为首的南方军和何塞·莫斯卡尔多将军领导下的新中央军。此时，叛军已完成了总攻马德里的准备工作。11月初，叛军攻到了离马德里只有10公里的地方。指挥进攻的莫拉将军夸口说，马德里将由四路纵队在市内“第五纵队”的协助下加以占领。所谓“第五纵队”，是指那些早就潜伏在共和国军事参谋部、政府各部、人民阵线委员会和工会内部的法西斯分子和间谍。他们到处为叛军收集情报，制造怠工事件，挑拨离间，并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当叛军逼近马德里时，他们也蠢蠢欲动，准备来个里应外合，为叛军打开马德里的城门。11月6日清晨，叛军对马德里的总攻开始了。霎那间，炮声轰

鸣，天摇地动，马德里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佛朗哥计划在11月7日攻占马德里，他把最精锐的部队全投入了战斗。骄悍凶猛的摩洛哥士兵狂呼乱叫着，像狼群一样向马德里的防御工事扑去。佛朗哥不顾市内平民的死活，命令空军连续不断的轰炸市区。马德里已经近在眼前，佛朗哥满以为胜利在望，急不可耐地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匹举行入城仪式时乘坐的白马，憧憬着以主人的身份入驻马德里。

然而佛朗哥的野心再次受挫。当共和国首都受到严重威胁时，马德里的人民万众一心，起来保卫首都，就连妇女儿童也加入了挖掘壕堑的行列。大街上悬挂着醒目的横幅：“他们通不过去！法西斯主义企图征服马德里，马德里定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共和国军民高唱歌曲：“马德里，你太有名。敌人想把你占领……但你英雄的儿女不会淹没你。”源源不断地投入战斗。11月8日和9日，战斗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这时，由54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进步人士组成的举世闻名的“国际纵队”投入了战斗。他们和西班牙共和军一起为争夺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战壕和每幢房子与叛军展开血战。整个街区被摧毁了，曼萨纳雷斯河的河水被鲜血染红了，但是叛军企图突入市区的阴谋仍未得逞。由于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和人民阵线采取的防范措施，佛朗哥所寄与重大希望的“第五纵队”受到了迎头痛击，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1月11日，马德里保卫者开始转入反攻，11月25日，法西斯进攻被击溃了。

马德里保卫战表明，佛朗哥要在短时间内消灭共和国是不可能的，战争将是长期的和残酷的。为了作好持久战的准备，佛朗哥积极争取法西斯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全力支

持。11月中旬，佛朗哥政府得到了德、意后来还有阿尔巴尼亚的承认。11月28日，与意大利签订了秘密合作协定；1937年3月20日，又与德国签订了类似的协定。在两年零八个月的内战当中，佛朗哥从意大利得到了2000门大炮，10000件自动武器，24万枝步枪，900辆坦克，12000辆汽车，800台拖拉机，2艘潜水艇，4艘驱逐舰和15万正规军的援助，总价值达140亿里拉（尚未含1000架飞机）。佛朗哥从德国得到的武器援助并不亚于意大利，同时还有装备精良的5万名士兵。这些援助成为佛朗哥夺取内战胜利的重要保证。1937年4月19日，佛朗哥承认了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并把反共的主要力量——保皇派（阿尔丰斯派）、卡洛斯派和长枪党合并为在他领导下的统一的法西斯政党“西班牙传统主义者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佛朗哥正式成为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领袖，操纵了叛乱分子的一切政治力量。土地贵族、教会的主教们、银行家和企业主也对其倾囊相助。这些努力使佛朗哥的政治地位更加巩固，并拥有了一支力量强大、装备精良的军队。

而共和国则不然。在人民阵线内部，各党派之间争权夺利，斗争激烈，每个党派都拥有自己的队伍和军队，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从而丧失了许多战机，直到1936年10月，新成立的卡瓦列罗政府（11月6日后迁至巴伦西亚）才慢腾腾的颁布法令，开始把民兵改编为正规军。佛朗哥利用共和国的这些弱点及时调整战略，进行休整，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很快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在国际上，共和国的处境也极为不利，1936年9月9日，在伦敦成立了由欧洲27国组成的“不干涉委员会”，它严禁向西班牙交

战双方输出和转运武器及军用物资，从而使西班牙共和国失去了从国外购买武器的合法权利。而叛军却可以自由地从德意得到各种援助。

1937年2月~3月，佛朗哥为了包围马德里并截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的联系，先后发动了哈拉马河战役和瓜拉哈拉战役，均遭失败。这时，所有的军工厂和全国大部分工业仍掌握在共和国手里，叛军所需的物资仍有赖于进口。所以，佛朗哥把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北方濒临比斯开湾的狭长地带，以夺取毕尔巴鄂的工业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炭。1937年3月31日，莫拉率领的叛军和德意干涉军共60000人向毕尔巴鄂发起猛烈进攻，4月27日，德国空军“神鹰军团”对距毕尔巴鄂12英里的格尔尼卡镇（巴斯克民族自由的圣地和象征）进行了大规模空袭，炸死无辜居民1700多人，该城三分之二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毕加索的世界名画“格尔尼卡”表现的就是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60年后（1997年4月27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为此向当年格尔尼卡的幸存者表示公开道歉。

当时，在进攻毕尔巴鄂的问题上，佛朗哥与意大利大使比奥拉及巴斯蒂科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意大利人想参加攻占毕尔巴鄂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希望攻打共产党人驻守的“钢铁防卫圈”，狡猾的佛朗哥不想在关键时刻让外国人抢走即将到手的胜利花环，因此，他便假惺惺地提出让意军去完成另一项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攻占毕尔巴鄂附近的城镇，从而巧妙的调和了这一矛盾。10月20日开始，叛军和武装干涉者集中胜过共和军好几倍的兵力，经过50天激战，占领了共和国在北方的最后一个堡垒——阿斯图里亚斯。北方

工业区的沦陷对于几乎断绝了外援的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到 1937 年底，法西斯分子已经占领了 60% 的国土，英、法、美三国的领事馆一个接一个地开设在叛军占领的领土上。1937 年 11 月 6 日，佛朗哥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互派代表的协议，这就意味着英国在事实上承认了佛朗哥政府。这些不利因素助长了人民阵线内部的投降主义情绪，英法统治集团对之大加鼓励。为了分化瓦解人民阵线，佛朗哥抓住机会派代表到伦敦和巴黎同共和派营垒中的投降分子进行谈判，以利诱之。1937 年 5 月，新成立的内格林政府的国防部长普列托成为追求媾和投降的急先锋。他想方设法地打击坚持抵抗的共产党人，大肆培植自己的亲信，使共和军战斗力锐减。1938 年 3 月 9 日，普列托错误地发动了特鲁埃尔战役。佛朗哥继续运用集中优势兵力的战略，把自己的精锐兵力“纳瓦拉”、“阿拉贡”、“摩洛哥”和“加利西亚”诸军团及意大利远征军，都调往特鲁埃尔。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佛朗哥占领了马德里东部的这一重镇，并乘胜进击，由特鲁埃尔一直推进到地中海岸。1938 年 4 月 15 日，实现了把共和国领土分割为北部（大体上包括加泰罗尼亚）和中南部（包括马德里、巴伦西亚、阿利坎特等省）两部分的战略目标。共和国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大大恶化。

1938 年 7 月初，伦敦的“不干涉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召回外国志愿军的计划”。共和国同意撤出一万名国际纵队队员，这个数目占当时共和军中全部外国人的 80%，10 月底共和国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全境欢送这些参加了共和国历次战役的英雄们。按照相应比例，佛朗哥也应当撤出 12 万德

意军队 ,这对于严重依赖外国干涉军的西班牙法西斯来说 ,无异于釜底抽薪。因此 ,佛朗哥从一开始就玩弄阴谋抵制伦敦委员会的决议。在给伦敦委员会的答复函中 ,佛朗哥只同意按同等数量撤出德意干涉军 ,即只撤出一万人 ,而最后撤出的大多都是伤残者。共和国在这个问题上又吃了败仗。

在完成了对共和国领土的分割后 ,有段时间佛朗哥在向加泰罗尼亚还是向巴伦西亚进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6月初 ,叛军决定先攻巴伦西亚。在佛朗哥看来 ,占领了巴伦西亚就可以出口那里出产的橘子和其它水果 ,相反 ,由于没有外汇来给加泰罗尼亚的工厂提供棉花 ,他就不急于占领巴塞罗那。但是 ,对巴伦西亚的进攻遇到了共和军出乎意外的顽强抵抗。双方在埃布罗河战斗了4个月之久。佛朗哥把几乎所有的摩托部队、坦克、炮兵和空军都投入了战斗 ,埃布罗河战役是西班牙战争年代最大的一次战役。叛军伤亡8万多人 ,损毁飞机200架。共和军的精锐部队也损失惨重 ,从此一蹶不振。双方的伤亡之大以致于使前线一度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寂静。

1938年9月底 ,慕尼黑协定签署后 ,共和国境内的投降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甚至密谋发动叛乱。在共和国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佛朗哥分子于1938年12月23日开始进攻加泰罗尼亚。在那里 ,只有3.7万支步枪的不足12万名共和国军士兵 ,对抗着差不多30万人的佛朗哥军队和德意军队。这时 ,苏联向共和国提供的总值超过一亿美元的武器却在共和国最急需的时候被法国卡在法西边境地带不许出境。1939年1月26日 ,法西斯分子占领了巴塞罗那。2月1日 ,共和国议会提出在“保持西班牙的独立

地位，人民选择制度的完全自由和战争结束后不得采取镇压手段”三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叛军签订和约。可是，野心勃勃的佛朗哥和德意干涉军对这一无力的求和嗤之以鼻。他们要用刀和剑来建立自己的和平。2月9日，内格林政府被迫迁往法国。两天后，大约50万名不甘忍受法西斯奴役的共和国士兵和民众涌入法国避难。佛朗哥占领了整个加泰罗尼亚。这时，共和国只剩下约占全国领土1/4，人口约1000万的中部地区了。

1939年2月11日，内格林政府又匆匆忙忙地从法国迁回马德里。但是已无力扭转败局。

佛朗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1939年2月27日，赢得了英、法政府的正式承认。使之断绝了同共和国西班牙的外交关系。当共和国危在旦夕时，“第五纵队”乘机作乱。3月5日，共和国上校加萨多和右翼社会党人头目贝斯太罗发动反革命政变，成立了所谓的“国防委员会”，3月19日，他们假惺惺的向佛朗哥提议和谈。佛朗哥则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就在他们动身乘英国军舰逃往英国的时候，佛朗哥下令军队在各条战线展开了全面进攻。3月28日，佛朗哥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马德里。共和国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4月1日，佛朗哥发布了最后一份战报，不无得意的宣布：“战争结束了”。后来，他把这一天定为民族运动的胜利纪念日。

建立独裁统治

内战的枪声刚一停息，佛朗哥便主持内阁在布尔戈斯召

开了战后第一次会议，讨论和平和战后西班牙的体制问题。1939年5月19日，举行了盛大的“国民军”胜利阅兵典礼。这一耀武扬威的典礼持续了几个小时，身材矮胖、留着八字胡的佛朗哥穿着蓝色衬衫，头戴红色圆形软帽，昂首挺胸地站在观礼台上。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神情。参加阅兵式的队伍不时行法西斯举手礼通过观礼台，佛朗哥也不时的将右手伸向前方，向这些刚刚赢得了战争的趾高气扬的士兵还礼。在阅兵典礼上，佛朗哥发表了关于和平、建立伟大祖国和希望参加欧洲“绥靖”体系的演说。5月20日，佛朗哥在圣巴巴拉教堂举行庄严的弥撒，为和平祈祷。然而，不管佛朗哥是真心还是假意，对许多西班牙人来说，这却是死亡的祈祷。

佛朗哥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极权制度。从1939年4月1日起“关于一切权力归国家元首”的法令（1936年9月29日发布）在全西班牙领土上生效。1939年8月8日颁布的新法令追认将一切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统统交给佛朗哥，确认他在确定法律规范和指导政府活动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内阁由佛朗哥亲自领导，由他任命内阁各部部长，批准法令和法律。所有高级官员，将军甚至主教的任命，都必须得到他的同意。佛朗哥只对历史和上帝负责。后来，当有人问佛朗哥为什么不任命一个行政首脑时，他回答说：“如果那样做，我这个元首就成了空架子，起政治上的领导作用就不那么容易了。想要依照自己的意见和根据民族的利益来确定政治方针也不那么容易了。”

为了扑灭共和派继续战斗的任何希望，佛朗哥照搬法西斯德国对付民主组织的经验，在国内建立了一整套的国家恐

怖制度。首先，是对直接或间接参加民主运动的人进行审讯。1940年3月14日，佛朗哥颁布法律，宣布凡参加过共产党和任何其它秘密组织（首先是共济会组织）的人犯有罪行。根据这项法律，凡共产党员和共济会员都得送交由两名军人、两名长枪党人和两名高级官员组成的“政治责任”特别法庭审讯，并规定被告人无权聘请律师。内战后的最初几年中，大约有20万西班牙人被处死或监禁致死。据官方资料，到1939年底，西班牙监狱关押了271000名政治犯，而这些监狱按照国际司法标准顶多只能容纳15000人。在集中营，还关押着27万人。其次，为了彻底消灭反对党，宣布“西班牙传统主义者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为唯一合法组织，它包括了在内战时期支持过佛朗哥的一切右翼政党和组织，同时禁止其他一切政党和组织活动。佛朗哥分子为了将国家变成为全国统一事业服务的极权主义的工具，明文规定：“政党制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废除，由政党制所产生的一切弊病也必须连同这个制度一起予以废除。”

7月底，佛朗哥下令制订了新的长枪党章程，并任命其妹夫拉蒙·塞拉诺·苏涅尔为新设立的长枪党政治洪达主席。为了填补因为禁止从前的一切政党活动所造成的这一真空，让西班牙人“为祖国的伟大和共同的幸福”牺牲“阶级的和个人的私利”，佛朗哥和长枪党思想家们在《长枪党纲领》中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和法西斯思想。该纲领指出：“我们相信西班牙最优秀的，真正的本质。巩固它，提高它，完善它——这就是全西班牙人刻不容缓的共同任务。个人的、集团的和阶级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这个目标。”为了把长枪党人塑造成极权制度的忠实顺从的工具，佛朗哥不仅从外

表上，而且在思想方式上对长枪党人都作了严格规定。按照佛朗哥的命令，从1939年1月25日起，长枪党人采用统一的制服，衬衫和红色圆形软帽。长枪党人见面时必须按照“古代罗马人的方式”（即向前伸手）互致敬礼。长枪党要求该组织的每个成员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和绝对服从命令。每个长枪党成员都要按照长枪党誓词宣誓遵守下列原则：“我许诺除了祖国的自豪感之外，别无其它的自豪感；我许诺在‘西班牙传统主义者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的领导下顺从而快乐、热情而忍耐、勇敢而缄默地生活……我许诺不接受和不理会有损于我们长枪党精神的言论，不管它来自朋友还是敌人。”青年组织也根据同一精神制订了相应的12条原则。至于西班牙广大的工人阶级，佛朗哥则把他们全部纳入了在国家机关严密监督之下、分级管理的“产业工会”系统。“产业工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它由各行各业的工会自下而上的组成。工会中的各级职务都由长枪党积极分子把持。佛朗哥试图以此来消除一切有可能破坏政权稳定的因素。

1939年8月10日，佛朗哥组成新的政府内阁。新内阁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佛朗哥善于玩弄力量平衡的政治手腕。在这个内阁里，不仅文职人员和军界人士之间要保持平衡，而且长枪党人和非长枪党人之间，亲德派分子和亲英派分子之间也要保持平衡。保皇派分子何塞·巴雷拉将军（亲英派分子）主持陆军部，长枪党人胡安·亚格（亲德派分子）主持空军部，而有亲英情绪的莫雷诺海军上将则主持海军部。出任外交部长的贝格维德上校是一个保皇派和亲英派分子。内政部长塞拉诺·苏涅尔和公共工程部长阿隆索·培尼亚是从旧

内阁转来的。公开具有亲德情绪的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佛朗哥的密友）成了长枪党总书记。大体来说，西班牙内阁通常都是由 5 名长枪党人部长和 6 名具有其他倾向的部长（两名传统派分子、两名自由保皇派、两名独立派分子）组成。佛朗哥这样做是有特殊政治目的的。他原本想组织一个清一色的长枪党内阁，但这样做无疑会使所有的君主派别都立即站到对立面并制造舆论和气氛来反对他，所以他便把各部部长的职位分配给各个为其夺取内战胜利卖过命并有相似理想的各派力量的代表。佛朗哥希望保持的就是这种“力量平衡”原则，它不仅在组成政府内阁时要遵守，在地方行政中也要遵守。例如，部长如果是长枪党人，那么副部长通常是传统派分子或自由保皇派。在国内各城市，文官省长通常都是长枪党人，而军人省长大部分则是保皇派的职业军官。佛朗哥就是通过这种小心翼翼的政策来尽力扩大新政权的统治基础。

除了建立新的组织外，佛朗哥还通过恢复天主教会的一些特权，换得了教会对独裁制度的经常帮助。在内战时就站在叛军一边的教会人士一方面通过刚刚恢复的对戏剧、出版、书刊的检查来控制人们的精神生活，一方面通过对人们进行思想说服工作来为佛朗哥独裁统治效力。为了将西班牙的大学置于极权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1943 年 7 月 28 日，佛朗哥政府制定了大学规则，要求高等学校“必须使教育和运动（即长枪党）的纲领性目标协调一致”，并“根据天主教的教义和道德及现行教规法的规范进行教学。”所有学生都必须加入法西斯主义的学生会——“瑟乌”（西班牙大学联合会），以实现对师生活动的全面控制。

当时，佛朗哥一方面要稳固新政权的基础，一方面还竭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内战结束后，西班牙许多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近 60% 的房屋被毁，40% 的铁路机车车辆损坏，许多桥梁和道路设施均遭破坏。国内商品匮乏，居民挨饿，还有为了扼杀共和国而接受德、意援助所欠下它们的军事债务也有待偿还。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局面，佛朗哥政府提出了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口号。德国和意大利也乐于支持这一能够排挤西班牙市场的竞争者的制度。在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过程中，佛朗哥政府先后两次颁布法律，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国家通过工业局来调整原料、燃料、电力的分配，以解决新企业开办和旧企业现代化问题，规定标准和价格，直接为大垄断企业的利益服务。在农业方面，佛朗哥废除了共和国的土地改革，并将大地产交还给大部分地主，恢复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国家还通过土地买卖、严格控制农产品销售和低价征购制度来盘剥农民。

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制与对经济的统制相结合，构成了佛朗哥主义的主要内容。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西班牙经济恢复的步伐十分缓慢。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的衰败直接影响了西班牙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的对外政策。

狡 诈 中 立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踏进了波兰的国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了。

二战的爆发对于刚刚结束了三年内战，精疲力竭、千疮

百孔的西班牙来说殊非善事。当时，西班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稳定政局，恢复经济。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卷入战争，保持中立。所以尽管西班牙已于 1939 年 3 月 27 日和德、意、日一起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又于同年 3 月 31 日和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但是，当战争真正降临时，佛朗哥和他的阁僚们仍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1939 年 9 月 4 日，佛朗哥在布尔戈斯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西班牙在已发生的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日，佛朗哥和他的外长贝格维德签署了中立法令。西班牙驻华盛顿代办塞尔瓦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佛朗哥的备忘录，佛朗哥在备忘录中貌似公允的写道：“我向各国领导人的良知和责任感呼吁，呼吁他们尽一切努力来制止当前的冲突。”

佛朗哥一面高唱中立论调，一面又想趁火打劫，西班牙政府依然大肆吹嘘入侵丹吉尔和摩洛哥地区以及“收回”直布罗陀的侵略计划。1940 年 5、6 月间，当德军在西线连连获胜，攻占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的时候，佛朗哥的确有点坐不住了。6 月 21 日，他宣布西班牙为“非交战国”，并声称这是同情轴心国的一种方式。6 月 14 日，德军攻陷巴黎，西班牙不顾有关国际条约之规定，派兵占领了丹吉尔港。6 月 19 日，佛朗哥向柏林递交了备忘录，宣称如果有必要的话，西班牙随时准备放弃中立参战，但是要以获得直布罗陀和法国在非洲的部分殖民地作为条件。这时，希特勒已经被德军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认为大英帝国很快就会像法国一样俯首称臣，所以对佛朗哥的声援毫无回应。五年后希特勒对此懊悔不已，但当时他却把西班牙的中立看成是其能给德国的唯一可能的帮助。希特勒不无揶揄地指出：“老

实说，负担一个意大利已经够沉重了。不管西班牙士兵的素质如何，考虑到西班牙的极端贫困和毫无准备，西班牙与其说是个难得的伙伴，不如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在佛朗哥的热情被浇灭后不久，希特勒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受挫失败。于是，德国司令部企图派遣一个集团军假道西班牙去夺取直布罗陀。佛朗哥对此大为不满，无论如何，他都不愿意看到外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开来开去，因而对柏林的要求迟迟不予答复。1940年9月，佛朗哥派内阁部长塞拉诺·苏涅尔出访柏林，苏涅尔此行意在缓和对德关系中的一些磨擦，然而柏林在西班牙参战这一主要问题上仍旧一无所获。于是，希特勒决定亲自出马，劝说佛朗哥参战。10月23日，德意志帝国元首和西班牙元首在法西边境的昂代市举行会晤。佛朗哥首先请希特勒检阅了西班牙军队。这位德国元首在检阅那些与德国军人的威仪相去甚远的西班牙部队并接受他们敬礼时，挺直身子，高昂起头，紧绷着脸，一言不发。直到进了大轿车之后，他才改变了严肃的神情，露出平静和微笑的面容，所以佛朗哥对希特勒的第一印象这就是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在会谈室里，希特勒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吹嘘他已经赢得了胜利。英国人即将投降。为了维护和平，德国希望和西班牙结盟。他对佛朗哥说，在欧洲即将建立的新秩序中，历史已为西班牙留下了位置，让它起光辉的作用。他仿佛一个通神的术士一样在描绘着胜利的前景。面对这个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欧洲，正处于人生和事业顶峰的富有煽动力的演说家，佛朗哥采取了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当希特勒安静下来的时候，佛朗哥冷静地告诉他：战争还远远谈不上已经打赢，丘吉尔既然拒绝和谈，这就意味着

他深信美国迟早将会加入战争，英国将在英国本土以及庞大的英帝国的任何地方继续战斗下去。因此，只能说战争刚刚拉开了序幕。希特勒看见佛朗哥并未被自己的高谈阔论所打动，不无惊讶地问道：“你认为战争会拖得很长吗？战争拖长了对我们就非常麻烦啊！”

佛朗哥回答说：“你丝毫也不要怀疑这一点。因此，尽管西班牙相信德国能取胜，但它还没有条件参战，因为它还有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人民的供应问题。”佛朗哥诉说了国内的诸多困难，表明西班牙无力参加长期的战争。事实上，佛朗哥的参战热情已经随着“海狮计划”的受挫渐渐冷却了，他对德国取胜的信心已远不如几个月前那么坚定了。既然战争的前景已变得扑朔迷离，那么何不静观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呢？况且，即使西班牙参战获胜，战争也将使其遭受损失，甚至得不偿失。为了不让希特勒识破自己的诡计，佛朗哥又提出许多非份的要求：如修改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割让法国的加泰罗尼亚、阿尔及利亚（由奥兰到布兰科角的地方）以及实际上整个摩洛哥给西班牙，以此作为参战的条件。这次谈判持续了整整9个小时，但最后在联合议定书上只有进行军事谈判这项协议。无论希特勒如何努力，佛朗哥总是转弯抹角，不作保证参战的承诺。虽然希特勒一直保持常态，表现得不急不燥，一点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暴跳如雷，但佛朗哥仍旧清楚地意识到了希特勒掩藏在内心深处的失望和不满。几天后，希特勒在同墨索里尼会谈时指责佛朗哥提出的要求是与西班牙的实力绝对不相称的，并且满腔怒怨地说：“我宁可被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愿再搞这样的谈判。”

佛朗哥心里明白，面对强大凶悍的德国，国力弱小的西班牙只是个小兄弟，所以对德国三番五次催促其参战的要求，他只能采取边谈边拖和口惠而实不至的方针。1940年10月17日，佛朗哥任命有亲德派名声的塞拉诺·苏涅尔代替贝格维德（他在对德关系上不够热情）出任外交部长，以此向希特勒表示西班牙政府的亲德倾向。11月18日，苏涅尔在贝希德斯加登拜访了希特勒，双方举行了四个多小时的会谈，希特勒向苏涅尔宣布了进攻直布罗陀的决定，这一代号为“伊萨贝拉——非利克斯”的战役计划，连最后的细节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苏涅尔按照佛朗哥的指示仍未作具体答复，只是含糊其辞的宣布西班牙将继续作好参战的准备。随着时间的迫近，德国建议西班牙按规定于1941年1月完成进攻直布罗陀的准备工作，佛朗哥和苏涅尔则表示西班牙不能在上述日期参战。

1940年底，西班牙国内局势逐渐恶化，整个国家濒临最严重的饥谨。甚至连军队也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供应，部分士兵正在密谋叛乱，人民怨声载道，共产党人在残酷的恐怖政策下仍坚持斗争，游击队在北方一些省区活动频繁，形势非常尖锐。佛朗哥如果冒然参战，其政权就有被推翻的危险。因此，当希特勒在1940年12月6日致函佛朗哥再次要求他迅速行动时，佛朗哥迟迟不作答复。佛朗哥的一味推拖惹恼了德国人，希特勒发表演说，猛烈抨击苏涅尔和佛朗哥的做事方式。他说：“苏涅尔是伪善者，佛朗哥是忘恩负义的懦夫。他们喋喋不休地感谢我们，但就是不想拿出东西来帮助我们。”佛朗哥后来却说：“希特勒应当懂得，我不能为了报恩而把我的祖国拖进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中去，而且这场

战争的结局还很渺茫。我永远感激他给我的帮助，但是我没有必要用西班牙人民的鲜血作为报答，拿祖国的独立去冒险。”因此，当德国要求在 1941 年 1 月 10 日越过西班牙边界进攻直布罗陀时，又遭到了佛朗哥的拒绝。佛朗哥为了保卫西班牙的中立，使它免遭可能的侵犯，下令加强了比利牛斯山地区的防务，修建了一道道混凝土战壕，并把整个地区划分为五个战区。对德国来说，如果违反佛朗哥的意愿开进西班牙领土，那将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和没有把握的行动。希特勒对此愤恨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保持一个对德友好的西班牙总比把它推到敌对的立场上要好。

佛朗哥保持中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乘机从盟国方面得到好处。当时盟国处境非常艰难。如果西班牙倒向希特勒一方参战，那么轴心国就可以封锁地中海，切断英国和印度、埃及的联系，对盟国造成沉重的打击。因此，英美等国利用西班牙国内的经济困难和饥谨，以提供原料和小麦为诱饵，诱使佛朗哥保持中立。丘吉尔还向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阿尔瓦公爵许诺，如果西班牙保持中立而不站在德国人一边参战，英国在战后就把海峡地区的佩尼翁山地区归还给西班牙。佛朗哥不费一兵一卒，就可得到这么多好处，哪还有心思去冒险参战？因此，佛朗哥在 2 月 12 日同墨索里尼会晤并求得其谅解之后，才给希特勒回信请求希特勒相信他的忠诚，同意继续准备进攻直布罗陀，但却提出新的条件：必须由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西班牙军队单独参加这次战役，而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德国人终于发现，佛朗哥现在根本无意打仗。随着东线战事的迫近，希特勒已不再说服西班牙参战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西班牙对这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为了报答德国在1936~1939年内战中对佛朗哥政权的“兄弟般的援助”，西班牙政府决定派遣长枪党志愿军组成“蓝色师团”参加对苏作战，并以此代替对苏宣战。轴心国对佛朗哥的把戏看得一清二楚，但德国政府仍很高兴接受长枪党志愿军部队。1941年7月上旬，“蓝色师团”很快组成了。它包括641名军官，2272名军士，15780名士兵，拥有三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侦察营，一个工兵营，一个反坦克营，一个通讯营，一个医疗队和一个参谋处。司令官是佛朗哥的密友穆尼奥斯·格兰德斯。7月13日，“蓝色师团”乘运输列车开往德国，在格拉劳弗尔附近的兵营换上蓝色衬衫和红色圆形帽，穿上德军服装于8月20日出发进攻苏联。“蓝色师团”在对苏作战中损失惨重，1942年8月，经过多次补充后被调到列宁格勒战线。到1943年2月间，师团损失了32000人。1943年10月，“蓝色师团”奉命撤回，但仍留下2500名官兵组成“西班牙军团”继续参加对苏作战，一直到1945年4月。

西班牙虽然没有直接加入“轴心国”正式参战，但它却在经济方面和轴心国密切合作。特别是通过提供战略原料和粮食为后者输血打气。当德国在战争开始后断绝了从英帝国各成员国获得原料的途径时，西班牙输出总额中向德国输出的比重则由1939年的24.8%增加到1941年的46.5%。据官方资料，除了战略物资外，西班牙运往德国的还有植物油、水果、酒、罐头等食品。1941年，西班牙向德国出口了价值1.67亿德国马克的货物。1943年，德国要求西班牙

提供的货物达3.8亿德国马克，其中每月从西班牙获得100吨钨。1943年底德国又要求西班牙提供价值为1亿德国马克的物资。西班牙向德国提供的粮食和原料，部分是从美国、英帝国各成员国、巴西、比属刚果和阿根廷进口的，例如美国提供的汽油、航空汽油也被转口到了德国。西班牙从这些倒手贸易中获利颇丰。然而它国内的居民却都在挨饿，各地都在实行严格的食品配给制。1941年11月西班牙向德国运送粮食甚至还引起了纳瓦拉人民的反德示威游行。在巴塞罗那省，有18000多人饿死。也许，佛朗哥正是依靠这些“无私”的援助抑制了希特勒对西班牙采取极端行动的意图。

西班牙的中立还使其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有利地位：即对战争双方居中调停。在西班牙政府看来，二战在两方面展开：在东方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这一冲突的结局对西班牙是利害攸关的；在西方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各国和德、意两国的冲突，西班牙不打算介入这一冲突。为此，佛朗哥在德国的怂恿下，一直企图分裂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诱使英国与德国单独媾和，建立所谓全欧洲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战线。为了支持佛朗哥在扮演调停者方面所作的努力，希特勒把德国最有声望的外交家亨利·马·迪克霍夫派到马德里，然而，佛朗哥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英国不愿背叛俄国盟友。佛朗哥仍不死心，1944年10月18日，他又致函丘吉尔，建议缔结英西同盟，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抵抗布尔什维克的“破坏活动”，使西欧免遭共产党俄国的祸害。但在报刊上的公开声明中，佛朗哥却表示愿意在建立和平的工作中同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包括苏联在内）合作。1944年11月3日，佛朗哥在接见合众社记者时竟大言不惭地宣称西班牙从来不

是纳粹或法西斯国家，也从来没有同轴心国有过联系。佛朗哥在二战时一直把希特勒像挂在办公室里，对希特勒推崇备至，但到战争结束前两国关系冷淡后即取了下来。

佛朗哥惯于见风使舵，脚踩两只船。1943 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北非战役的结束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轴心国”江河日下。佛朗哥变得悲观失望，不再相信苏联会被彻底击溃，也看不出如何才能击败英国和美国。1943 年 10 月，佛朗哥宣布西班牙从非交战国状态转为中立，并下令召回“蓝色师团”。的确，他已为自己的政权在未来的生存感到担忧了。1943 年 6 月，当美国希望以增加航空汽油和其它石油产品的供应换取美国民航飞机过境并在西班牙领土着陆的许可时，佛朗哥还犹豫不决，生怕惹怒了希特勒。但到了 11 月，他却同意了美国的要求。1944 年 12 月 2 日，西班牙和美国签订了关于美国民航飞机在西班牙领土着陆的协定。尽管如此，罗斯福总统也并没有被佛朗哥的投机政策所迷惑。当盟国面临胜利之际，罗斯福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佛朗哥政府的法西斯主义本质及其给盟国的敌人所提供的种种援助。

佛朗哥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和在欧洲建立新的反共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国际地位，并借以稳定国内的局势。因为从 1943 年开始，佛朗哥主义的反对派更加壮大了。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建立了几个庞大的地下组织，并且在西班牙和法国领导成立了全国统一洪达，把国内外的共产党员和其它政党和组织的抵抗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1944 年，在墨西哥成立了由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参加的西班牙解放洪达。1944 年 10 月，在西班牙又成立了全国民主力量联盟。

甚至有一些保皇派也参加了反佛朗哥主义运动。1945年3月，侨居国外的巴斯克人的所有政党和组织成立了常设政治机构——协商会议。然而这些反对派并没有团结起来汇成一股统一的、能摧毁佛朗哥政权的强大洪流。它们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使西班牙国内政局不稳，从而防止了西班牙加入法西斯战争。但是，因此而走运和获益的不是他们，而是佛朗哥政权。因为正是西班牙的中立避免了佛朗哥政权随着德意日法西斯的败亡而垮台。佛朗哥又一次成为胜利者。

摆 脱 孤 立

1945年5月欧洲战争结束后，在“中立”的幌子下与轴心国合作的佛朗哥政权陷入了四面楚歌、极端孤立的境地。为了从世人的记忆中抹去他们在战时同轴心国合作的可耻历史，佛朗哥在6月16日，即联合国创始国会议在旧金山开幕的前一天同合众社记者谈话时指出：“西班牙正处于走向自由的道路上”，“长枪党处于进步过程中，而且是实施社会改革纲领以利于人民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还说：西班牙从来就不是希特勒的同盟国，从来就不想参加战争，并表示愿意同英美两国合作。但是，联合国创始国会议根据刚刚通过的墨西哥代表团提出的拒绝接纳那些在轴心国武力帮助下建立政权的国家参加联合国的决议案，没有批准西班牙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为了稳定政局，欺骗世界舆论，混入联合国，佛朗哥在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举行波茨坦会议期间，又作出实行国家政治自由的姿态。7月18日，他批准颁布了《西班牙人

宪章》，保证教育、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住宅和人身不受侵犯等权利，保障有限的结社和言论自由。7月19日，他宣布改组政府，除了劳工部长和司法部长仍由长枪党人担任外，其余长枪党人均被逐出了政府，就连“国民运动”总书记何塞·阿雷塞也没有参加政府。另外，还废除了长枪党式敬礼，解散了长枪党警察部队，从政府机关中摘掉了必须悬挂的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肖像。佛朗哥企图以这些假自由化的姿态表明西班牙已放弃了国家极权主义形式和制度。然而三大国政府在波茨坦决议中仍表示：“将不支持现行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要求。”佛朗哥大为失望。

佛朗哥在国际上陷于困境的同时，还面临国内各种反佛朗哥主义党派的巨大压力。德意法西斯灭亡后，反佛朗哥主义势力迅速活跃起来，希望借此东风一举摧毁佛朗哥政权。1945年8月，在墨西哥成立了以何塞·希拉尔为首的流亡共和政府。1946年4月，西班牙共产党为了团结反佛朗哥主义力量加入了流亡政府。游击队在卡斯特利翁、巴伦西亚、爪达拉哈拉省也十分活跃。为了对付这种局面，佛朗哥政府成立了“反游击行动”组织，在1945~1947年实行了内战结束以来最严厉的恐怖政策，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派，经常动用大兵团去镇压游击队。1945年底，佛朗哥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逮捕并杀害了10名游击运动领导人（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已经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的法国抵抗运动英雄克斯蒂诺·加西亚。为此，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月24日重申了拒绝接纳西班牙加入联合国的决议；2月23日，英国政府向西班牙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书，2月26日，法国政府宣布关闭法西边界；3月

4 日，英、法、美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佛朗哥继续统治西班牙时，不与之进行全面友好的往来。12 月 12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各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本国大使，只要西班牙仍保存现有制度，今后就不接纳西班牙加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佛朗哥对此恼羞成怒，意然让政府和长枪党组织群众在英、法、美三国大使馆门前举行游行示威，甚至在讲话中公开诬蔑联合国大会为“僵尸”。

佛朗哥既不想使其国家制度“自由化”，更不想使之彻底民主化。然而，为了减缓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仍被迫做出了一些形式上的让步。1945 年 10 月 22 日通过了“全民投票法”，规定当国家元首认为协商是“及时和有益”时就“与国民直接协商”。1947 年 7 月 6 日，佛朗哥要求西班牙人就他们是否希望西班牙成为君主国举行全民投票。据官方资料，在参加投票的 17178800 多人中，有 14145000 多人作出了肯定回答。20 天后，佛朗哥签署了《国家元首关于国家元首职位继承法》，宣布西班牙是“天主教的、社会的和代议制的国家，按其传统规定为立宪王国”，佛朗哥为国家元首，下设摄政委员会（由议会议长，教会中教职最高的人，武装力量最高代表和王国委员会主席组成）和王国委员会（咨询机关），这两个机构和政府一起有责任选出国王和摄政王，交由议会批准，佛朗哥有权提出他死后继任国王或摄政王的人选。这样佛朗哥便巧妙地在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仿佛这一切都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1947 年，国际风云骤变，美苏“冷战”开始。这对于在孤立中挣扎的佛朗哥政权来说无疑是绝处逢生，佛朗哥迅速作出了反应。1947 年 7 月，佛朗哥在同国际新闻记者谈

话时表示：“西班牙将是比法国更为良好的西方防务堡垒，美国如果希望的话，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基地。”佛朗哥对同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极为积极，但同时宣称，这种合作必须以接纳西班牙加入联合国，按“马歇尔计划”援助西班牙以及西方国家大使返回马德里为先决条件。1948年10月11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称，联合国1946年关于西班牙问题的决议已不符合新的情况，美国愿意支持撤销该决议的任何提案。美国还四处活动，企图把西班牙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朝鲜战争爆发后，佛朗哥指示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立即发表正式声明：表示西班牙同意参加在朝鲜的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斗争。

佛朗哥政权受到了美国军界和政界的极大欢迎。1950年11月5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特别委员会撤销了联合国关于西班牙问题的1946年决议，从而迫使西方国家修改对西班牙的政策，实现同佛朗哥政权的和解。

佛朗哥的对外政策可谓是一石二鸟：既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打击了佛朗哥主义的反对派。1950年9月，法国当局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在法国领土上的活动为非法，1951年7月以后，美国也不准西班牙一切共和派组织在美国领土上活动。反佛朗哥主义运动受到打击后一时陷于低潮。1951年8月26日，佛朗哥政府在对教会作出重大让步的基础上又和梵蒂冈签订了宗教条约，双方达成了默契，佛朗哥取得了教会对独裁政权的支持，对西班牙宗教界的反政府行为加以惩治，在佛朗哥看来，一个好的天主教徒应该履行他忠于现政权的誓言。为了力争西班牙加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并最终加入联合国，佛朗哥在1951年

7月19日改组政府，保皇派分子巴列利亚诺伯爵和“天主教行动党”著名活动家阿塔霍和华金·路·希门尼斯的参加政府，造成了这个政权表面上的“自由化”。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上将F·谢尔曼正式对西班牙进行了访问，世界民主舆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佛朗哥政权的公开支持。1953年9月26日，美国和西班牙签订了“马德里条约”，美国在西班牙获得三个空军基地和一个海军基地，西班牙则从美国得到经济和军事援助，仅1954年就达2.26亿美元。1955年12月14日，西班牙与其他15个国家一起被联合国接纳为会员国，从而结束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态。

为了避免国际纠纷和可能发生的殖民战争，佛朗哥忍痛割爱，放弃了摩洛哥这块西班牙最重要的殖民地。1956年4月7日，西班牙和摩洛哥签订了关于摩洛哥（由前法属和西属保护地合并而成）独立的协议。但是，仍保留了休达和梅利利亚两座城市，伊夫尼地区西属撒哈拉和木尼河区。

走向现代化

佛朗哥通过内战夺取政权后，国内许多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保证极权国家的政治安定，佛朗哥在全国实行了法西斯式的统制经济制度，把经济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国家对工业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控制，强迫工人遵守“严格的战地纪律”，以此来提高工作量。1945年6月又公布了“赎罪法令”，大量使用罪犯劳动来恢复经济。各类私营承包人利用罪犯的低报酬和强迫劳动，为国家建造了许多工程建筑物、桥梁、道路和楼房。

为了保持政治稳定，佛朗哥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政措施，对劳动人民作出了某些让步。他利用西班牙劳动人民害怕失业，宁愿干低报酬的固定工作，而不愿干报酬较高的不固定工作的习惯，把工业中 $3/4$ 和农业中 $1/5$ 的雇佣劳动在企业中固定下来，以低微的工资保证了固定工人就业的稳定。国家禁止企业解雇固定工人，但同时也禁止罢工。事实上，却有不少工人宁可处于无权罢工的地位，也不愿以企业主有解雇权的代价来获得罢工权。佛朗哥政府建立了比较发达的社会保险制度（由企业负担费用，但可以转嫁到商品价格中）。政府控制下的产业工会还建造了一些医院、疗养院、膳宿公寓、休养所、体育馆、文化馆和第一流的职业学校即“工人大学”来感化工人阶级，并收买其中某些代表人物。50年代初，佛朗哥政府颁布了对劳动人民实施免费医疗的法案，但遭到大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佛朗哥政府利用左翼长枪党人反资本主义的言论来恐吓他们作出让步。在农村，政府禁止把小佃农从土地上赶走，佃农交付地租减半，将1936年以前出租的房屋租金冻结在低水平上。由于国家把主要农产品价格维持在对低效率农户有利的水平上，所以农村的社会分化很缓慢。

佛朗哥政权摆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况后，外国的商品和投资大量涌入西班牙，大量的新企业开始建立起来，这对于加速西班牙的工业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1950年到1960年，炼钢增加了1.5倍，水泥生产增加了2倍，电力增加了1.7倍。西班牙从一个农业——工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农业国家。1955年10月28日，佛朗哥在一次有全国51个省的省长、厅长出席的会议上讲话时不无骄

傲地说：“我们可以向过去的几代要人挑战，请他们拿出可以与我们这一代的成就相媲美的成绩来。”尽管生产发展了，但是劳动人民的收入却明显地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佛朗哥政府为了提高投资总额，采取了强制积累的政策。国家通过通货膨胀，增加税收等方式向劳动人民搜括钱财。对工资的增长实行严格的控制和抑制，以便保持比较高的积累率。这样，生产的发展便与国内市场的狭窄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自给自足的政策与统制经济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这种矛盾导致西班牙在 50 年代后期爆发了严重的货币财政危机，国家预算的赤字超过了 20%，1955～1958 年入超达 15 亿美元之巨，通货膨胀加剧，生活费用飞快上升，引起了各阶层人民对佛朗哥政权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满。1956 年，马德里、巴塞罗那、比斯开等地大小工厂 20 多万工人为提高工资而罢工，农村各阶层对土地政策不满的人们更是群情鼎沸。形势一触即发。

佛朗哥为稳定经济和政治局势，消除危机，不得不起用技术人才和专家。1957 年 2 月 25 日，佛朗哥重新改组政府，将商业部、财政部、农业部、公共工程部、不管部等有关经济的几个部几乎所有的职务都给了“上帝事工派”的骨干成员及其追随者。这个组织在西班牙学术界和知识界有很大影响，报刊认为“上帝事工派”的部长们是技术专家，后来又把他们看作是专家治国论者。“上帝事工派”于 1958 年起实行了企业集体合同制度，表明佛朗哥政府力图避免工人阶级同国家直接的和经常的对抗。新政府的组成打破了长枪党自上而下实现国家长枪党化的企图。当佛朗哥看到长枪党对其政治统治产生了不良影响时，他毫不犹豫地开始削弱长

枪党的势力和威望。但是，佛朗哥的独裁地位丝毫未损。为了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和所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佛朗哥不得不在政治事务和社会秩序问题上尽量保持冷静慎重和克制的态度。面对学生游行，工人罢工，反政府人士的敌对宣传，许多支持政府的人士特别是一些军界人士认为政府的政策软弱无力，佛朗哥仍反复强调要忍耐，按法律准则办事。内战结束 20 周年纪念日前夕，耗资巨大，从 1940 年就开始动工的阵亡将士陵园建成并隆重揭幕。根据佛朗哥的命令，1936 年～1939 年战争中阵亡的“国民军”和“共和军”的遗骨一起被迁到这里来。为此，人们褒贬不一，但佛朗哥则说这是他受到一种非常正确的启发，天主教會的启发，以便忘掉死难者中派别的分野。他说：“在赤色分子中，有许多人进行斗争是误以为在为共和国尽义务，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被强迫动员参加斗争。修建纪念碑不是为了把西班牙人继续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而是为了纪念战胜企图统治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故把天主教两派都安葬在陵园里。”佛朗哥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他亲自设计了祭坛的装饰，还设计了碑门上耶稣受难的浮雕等其他东西。佛朗哥的这一怀柔政策引起了外国舆论的极大关注。佛朗哥希望以此使原来的敌对双方趋向于宽恕和忘记过去。从而遏制国内政治斗争的发展，消弥反佛朗哥主义各派势力的敌对情绪，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

为了促进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活动，避免在通货膨胀的狂风巨浪中翻船的危险，西班牙于 1958 年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被迫向这两个组织及美国私人银行和美国政府求援。1959 年 6 月，经过长期艰巨的谈判，西班牙取得了 4.18 亿美元的巨额贷

款。作为交换条件，西班牙答应实行由双方共同制订的改善经济的“稳定计划”；佛朗哥政府在规定的期限内逐步取消在对外贸易数量上的限制，让更多的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改用关税来调节进口。比塞塔必须贬值（从 42 比塞塔增到 60 比塞塔兑换 1 美元），并成为可兑换的货币。同时，必须逐步取消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行政监督，把支出固定在 1958 年的水平上以缩小财政赤字。“稳定计划”的最终目标是西班牙准备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实行这一计划佛朗哥政权是冒着一定危险的。果然，计划的实施立即引起了工商业的下降，失业增多，数十万人为了谋生跑到西欧去工作。政府内部冲突加剧。对此，佛朗哥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这一计划的政府部长被撤职，罢工者、政敌遭到了佛朗哥政府残酷的镇压。为了吓唬反对派，1959 年 7 月，佛朗哥指示议会通过了社会秩序法，授予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如有必要还可宣布战时状态。佛朗哥主义的反对派因此受到巨大损失。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稳定计划”渡过险滩终于实现。“稳定计划”的实行，使西班牙经济在 60 年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从 1961 年开始的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和准备进入“共同市场”促进了竞争，并使固定资本更新过程具有广泛的规模，这就使工业从根本上改进了生产工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61 年到 1971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7.6%，工业高速发展，工业生产总值从 1963 年至 1972 年平均每年增加 10.7%。这使西班牙工业生产量超过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瑞典，占欧洲第 5 位和资本主义世界第 8 位。钢产量从 1962 年至 1972 年增长了 3 倍，耐用商品产量从 1961 年至 1972 年增加了 14 倍，其中汽车生产增加了 10

倍。对外贸易额在 1962—1972 年期间增长了 2.4 倍，其中出口增长了 2.8 倍。旅游业也获得了迅猛发展。参观访问西班牙的人从 1969 年的 610 万人增加到 1972 年的 3200 万人，大大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旅游者。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突飞猛进。劳动人民的生活也大大改善，从 1960 年至 1970 年实际工资提高了 76.1%，每年平均增长 5.8%。1968 年，38% 的家庭有电视机，39% 的有洗衣机，35% 的有冰箱，13% 的有汽车。1970 年，西班牙对 14 岁以下的适龄儿童实行了义务初等教育。从 1950 年到 1970 年，20 年内农业在业人口所占比重减少了 1/3 以上，而工业在业人口所占比重几乎以同样比重增加。不过 20 年的时间，西班牙的经济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个国家已明显地向发达的工业国家接近了。

恢复君主制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佛朗哥主义的极权政体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为了维护独裁统治，佛朗哥采取了镇压和安抚并举的政策。

60 年代，佛朗哥政府提心吊胆地实行了一些温和的自由化政策；如放松书报检查，承认纯经济性质罢工的权利，宣布原则上可以从事不带政党性质的结社，颁布部分特赦政治犯的法令等。佛朗哥政府本希望以此来缓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独裁制度的不满，然而它却从客观上促进了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涨。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西班牙爆发了 12 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佛朗哥采取了软硬兼施的镇

压政策，先出动军警进行镇压，大肆逮捕和屠杀工人，镇压失败后则对工人实行一些让步政策：如提高工人的工资，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等。在反对独裁制度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大学生、农民、知识分子逐渐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建立了一条广泛的反佛朗哥主义的阵线。佛朗哥认为这些运动都是由国外共产党暗中策划的。为了杀一儆百，他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抗议，甚至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赦免请求也置之不理，下令在 1963 年 4 月 20 日枪毙了西共中央委员胡利安·格里莫，罪名是他在共和国年代领导契卡杀死了许多人。8 月 7 日，又以尚未完全证实的罪名绞死了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盟的两名成员；同时还将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右翼反对派政治家如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萨特鲁斯特吉、希尔·罗夫莱斯等人驱逐出境。其中迪奥尼西奥·里德鲁埃霍是长枪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长枪党党歌《向着太阳》的作者，他到达纽约后受到流亡中的共和派人士的热烈欢迎。佛朗哥对此评论说：“这个人由于其个人野心未能实现而叛党，可见他从未理解长枪党的理想。”尽管佛朗哥的独裁政府遭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但佛朗哥却大言不惭地说：“现政权是经过人民投票产生的。敌人很清楚，我得到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民和军队的支持和爱戴。西班牙人民知道全国 90% 的人都支持我，我推行的是一项大公无私的政策。今天，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西班牙实行的是‘有组织的民主’，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裁。如果现政权被推翻，那么伊比利亚半岛就会变成铁幕后的另一个卫星国。”

佛朗哥政府在对内加强镇压的同时，始终把加强外交联

系看作是稳定现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为了赢得美国对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和军事经济方面的支持，佛朗哥邀请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1959 年 12 月对西班牙进行了访问。1963 年佛朗哥政府利用戴高乐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建立多边核力量的提议而引起美法关系紧张之机，加强了西班牙和法国的军事关系，并以此迫使急欲把西班牙的海军基地罗塔变成配备有“北极星”式导弹的原子潜艇基地的美国向西班牙提供了总值约 3.4 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双方缔结了独立于北约之外的新的军事政治同盟，从而大大巩固了西班牙的国际地位。美国加强罗塔海军基地的战略意图给了西班牙采取更为独立的对外政策的机会，当西班牙加入西欧共同市场的努力受挫时，佛朗哥政府乘机打开了古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这些成功的外交努力大大拓宽了极权政治的生存空间。

佛朗哥是 100% 的佛朗哥主义者。他多次公开表示，只要他还健康，还有体力和思维功能，他就不会放弃国家元首的职位。为了保持健康，他在晚年经常外出打猎或乘游艇到海上捕鱼。佛朗哥捕鱼成瘾，有时候甚至连晚上也要外出捕鱼。1958 年 8 月底，佛朗哥乘坐“亚速尔”号游艇捕到了一条大约两万公斤的鲸鱼，他非常兴奋，逢人便说：“我同这家伙搏斗了 20 多个小时，一直斗到它最后彻底屈服。这种活动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希望捕到一条更大的鲸鱼。”当他回到帕尔多宫同前来欢迎的部长们谈话时，也是关于他捕鱼的情况，部长们还必须装出极大的热情，否则，佛朗哥就会把他们转入二级预备役。佛朗哥捕鱼兴师动众，耗资惊人，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群众作歌

讽刺道：“帕科（佛朗哥名字的俗称）老爹，牵着孙子，为沼泽地工程剪彩开张，钓鱼是最最拿手的本事，帕科老爹！”佛朗哥对此却满不在乎。佛朗哥出外打猎，更是气势浩大，经常要陆军部长、空军部长、农业部长、贸易部长以及元首府部长等作陪，有时一个月中竟有 17 天都在打猎，结果使得政府各部门的正常工作都为之瘫痪。而那些组织这种游猎活动的人却大获其利，他们借机讨得佛朗哥的欢心，从而获得了进口各种物品的权利；或者以与元首有交情作资本招摇过市，以便逃减赋税或免纳罚款等。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佛朗哥治理国家的时间本来就不够，却把许多精力都浪费在这些无谓的活动上，以致于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形象。

佛朗哥为了把权利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经常玩弄政治手腕。他一会儿摆弄这些人，一会儿又摆弄那些人，对任何事情都不作肯定的承诺，用他的手腕弄得所有人都晕头转向。如他任命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为陆军部长，因其不善处理行政事务，故而把工作搞得一团糟，弄得陆军部上下怨声载道，从而使其成为废品。如果格兰德斯想要当西班牙之主，他就不得不放弃依靠陆军而转依长枪党人和“蓝色师团”。除了自己的妻子卡门外，佛朗哥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尽管西班牙政府已经老朽，但佛朗哥却不愿改变它。他宁愿任用那些被自己识透的人，那怕是坏人，也不愿和一些素昧平生的人士共事。他对他的亲信以及那些摸透了他的脾气和阿谀奉承的人很热情，而对那些行止严肃，直言不讳的人却冷若冰霜。佛朗哥经常任命许多无能的人出任领导，甚至把许多应由国家元首处理的事情交给政府各部部长去处理。而这些部长却工作疲塌，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弄得民众怨声

载道，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西班牙表面上是在接受佛朗哥的独裁，其实是在接受各部部长的独裁。”为此许多议员要求对政府各部的部长们提出质询并监督他们的工作，佛朗哥坚决反对。他说：“这种治病的方法恐怕比病症的本身还要糟糕。”实际上，佛朗哥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独裁权利因此而受到限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佛朗哥的精力日渐衰退。他不得不开始考虑独裁制度的前途和自己的接班人问题。在西班牙，公众舆论中存在着一一条欢迎君主制的广泛战线，作为政府支柱的三军将领大部分都是君主派人士，这正是 1947 年 7 月佛朗哥根据全民投票宣布西班牙为天主教的代议制的立宪王国的根本原因。佛朗哥说：“君主制是唯一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我国政治上稳定的政体。”现在，摆在佛朗哥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确保将来恢复的君主制政体以民族运动的宗旨为基础，并与现政权一脉相承。换句话说，佛朗哥不但要维护自己现时的独裁统治，还要让这一制度在自己死后继续维持下去。尽管反对派对极权制度极尽攻击之能事，但是佛朗哥却认为：既然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出人意料的选择它的制度，就像俄国和它的卫星国那样，那么，为什么西班牙不能拥有自己在牺牲了近 100 万人的战争中建立的制度呢？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扶持一个遵从“民族运动”宗旨的王位继承人。

那么，谁是最合适的王位继承人人选呢？在西班牙，王位追求者分为两派：阿尔丰斯派拥护西班牙最后一个国王阿尔丰斯十三世的儿子胡安·巴塞罗那伯爵；卡洛斯派拥护的是费利佩五世的继承人唐·卡洛斯·乌戈·德·波旁·帕尔马伯

爵。乌戈是法国人，西班牙人民对他毫无感情，因此，佛朗哥一开始就把他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胡安是阿尔丰斯十三世的直系后裔，是西班牙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内战中，当胡安要求参军作战时，佛朗哥出于政治考虑没有同意这一要求。然而到了1945年3月，胡安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发表了一封致佛朗哥和西班牙人民的公开信，强烈谴责极权主义的国家制度，要求恢复君主制，从而走上了与佛朗哥政权为敌的道路。佛朗哥对此耿耿于怀，始终不愿原谅胡安的“这一错误”。胡安长期生活在英国，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那些反对佛朗哥主义的人都逐渐汇集在他的周围，因此，佛朗哥认为胡安在政治上已不可救药，如果让他上台，势必恢复自由主义的君主制，全面否定“民族运动”，推翻现政权，从而为共产主义和共和国大开方便之门，那样的话，西班牙就会重新陷入内战的深渊。在排除了胡安之后，佛朗哥把希望寄托到胡安的长子胡安·卡洛斯王子身上。

为了把胡安·卡洛斯培养成“民族运动”的忠实接班人，佛朗哥费尽了心机。从1948年到1954年，几经谈判之后，胡安终于同意了佛朗哥提出的要求，让儿子回国接受教育。佛朗哥精心挑选出那些对自己绝对忠诚的人担任王子的任课教员。从1954年12月开始，胡安·卡洛斯先后在国家军官总校，萨拉戈萨军事学院接受军事教育，并获得了三军上尉证书。然后，佛朗哥又让他留在马德里上大学，接受理科、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广泛教育。1962年3月，卡洛斯王子大学毕业后，佛朗哥又劝说他留在西班牙，以便“更好的了解祖国和人民的愿望。”为了拉拢王子，佛朗哥郑重地对卡洛斯说：“我向你保证，殿下，你比你父亲更有可能成为西

班牙的国王。”1962年7月，胡安·卡洛斯与希腊公主索菲亚在雅典举行结婚典礼，佛朗哥派海军部长代表他前往祝贺。婚后，王子夫妇遵从佛朗哥的建议在西班牙居住了下来。卡洛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渐渐地和他的父亲拉开了距离。佛朗哥非常高兴，经常夸奖王子聪明，有才能，堪当重任。

1966年6月13日，西班牙举行重大的阅兵式。73岁高龄的佛朗哥冒着倾盆大雨，站在敞蓬车上检阅队伍，他想以此向群众和世人证明他的身体仍很健康。事后他还风趣地说：“我们淋得像落汤鸡，电视的镜头全照出来了。”尽管如此，佛朗哥还是认为，一个政府领导人到了他这个年龄，对一切都应该有所准备了。这年年底，佛朗哥已经明确表示，在他一旦没有精力治理国家或者去世时，将由胡安·卡洛斯继承西班牙王位。虽然胡安并未宣布放弃王位继承权，但佛朗哥相信到了关键的时候，胡安为了王朝的命运和君主制度本身的命运，是会同意把继承权转让给儿子的。1969年1月，胡安·卡洛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表明了自己拥护民族运动的政治立场。同年7月，佛朗哥按照1947年继承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式指定胡安·卡洛斯在他死后担任国王。

在王位继承人问题上，狡猾的佛朗哥早就作好了第二手准备，如果胡安或他的儿子不能维护“民族运动”的宗旨的话，他就要任命一个忠于自己的摄政王。1962年7月，佛朗哥任命穆尼奥斯·格兰德斯为政府的第二把手，并指定他在自己万一生病或死亡时代行其职务。按《继承法》，枢密院有最终拥立或废黜国王的权利，但佛朗哥事实上并不信任它。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把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所指定的人手里。

1973 年，佛朗哥辞去了政府总理职务，但仍保留了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民族运动”领袖的头衔。凭着这些权力，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依然独断专行。同年，刚刚接任总理职务的海军上将卡·布兰科遇刺身亡，在佛朗哥政府中享有很高威望的“上帝事工派”因此失去了在政府中的地位。长枪党势力重新猖獗起来。1975 年 9 月底，佛朗哥以杀害警察罪下令逮捕了一批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的成员。政府和军事法庭对他们仅仅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匆促审讯，便把其中三个小伙子和两名姑娘判处死刑。政治警察对他们进行了严刑逼供，被告的辩护人也被军事法庭逐出门外。9 月 27 日，他们被分头枪毙。根据法庭判决书，其中只有两名肇事者，另三人最多只能算从犯或教唆犯。这是佛朗哥临死前最后一批下令处死的人。

1975 年 11 月 20 日，83 岁的佛朗哥带着对权利的无限贪恋死去了。和西班牙关系密切的西方大国的政治家们没有一个人来参加这个独夫民贼的葬礼。在佛朗哥出殡时，西班牙人最后一次领略了这个独裁政权从前公开推行的法西斯礼仪。内战老战士、“蓝色师团”、佛朗哥卫队老战士——所有这些都身穿蓝色长枪党制服，举起右手行法西斯礼，高唱着长枪党的赞歌《向着太阳》、《我们有过一位同伴》。在一遍接一遍低迴沉闷的哀歌声中，他们将佛朗哥送进了墓地。两天后，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议会上宣誓效忠宪法，登上了西班牙王位，称为胡安·卡洛斯一世。这样，经历了 8 年共和和 36 年独裁统治的西班牙又变成了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